
武俠世界
第38年
2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五醜十女雙劍客」乃石中奇先生所著。「天慾十女」之一的「銷魂姹女」葉白在武昌黃鶴樓邂逅公孫化，因其倜儻端正的品格，使其慾海沉淪知回頭……凌霄欲求朱竹替至友療傷，問道於「放誕夫人」方芍藥，而恰好「邊荒五醜」亦前來求婚……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故事內容文采並茂，使人閱之如沐春風，是一篇詩情洋溢的好文章。欲知五醜與雙鳳三嬌、一花四葉，雙劍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如何，請細閱本文，定讓你拍案叫絕。

*　　*　　*

今期續刊凌雲先生所著的「苗疆風雲」下闕，欲知精彩絕倫的故事大結局如何，請千萬莫錯過。

申公豹先生的作品向以詼諧、佈局嚴謹稱著，新故事「龍蛇干戈」續刊上，以饗讀友，亦感謝諸君的熱烈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馬行空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青雲不歸路」，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630.00 |
| | 一年港幣 | $1,20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671.00 |
| | 一年港幣 | $1,342.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65.00 |
| | 一年港幣 | $1,529.00 |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期**

（總號19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江湖艷異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 雙劍客　五醜十女



「慾」之一字，本來是相當廣義的，諸如貪慾、奢慾、名慾、妄慾、情慾等等。

但在此處，却祇作狹義的解釋，僅僅專指着「男女之慾」。

再狹義一些，把「男」字也復拋開，便成了「女子之慾」。

為甚麼如此狹義，因為這段「風流三劍」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十位貌美如花，風流放誕，並且身負絕藝的江湖女傑。

她們主要的聚居所在，是廣西勾漏山逍遙宮中的「天慾宮」，但在別處又闢有別府。

她們一來因行踪詭秘，二來因專心研究藝業，並享受男女之情，甚少在江湖中爭名奪利，故未為一般江湖人物所知，祇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當世武林中，有這羣行徑雖邪，却作惡不多的「天慾十



## 俊美少年　佳人垂青



女」。

說她們作惡不多，絕非無故。

因為「天慾十女」雖極熱衷色慾，但於擒獲面首時，多半不仗武功暴力，祇仗恃本身的美貌風情，使那些男子們心甘情願地，迷戀在其石榴裙下。

除了「天慾十女」之外，她們還有相當美麗的稱呼，那就是「雙鳳三嬌、一花四葉」。

「雙鳳」是「多口鳳」燕鳳和「多手鳳」燕月。她們是身材相貌完全相同的孿生姊妹。

「三嬌」是「殊人嬌」李光、「媚人嬌」白莉和「醉人嬌」郭雲。

「一花」是「放誕夫人」方芍藥。

「四葉」是「勾魂姹女」葉紅、「迷魂姹女」葉青、「蕩魂姹女」葉紫、「銷魂姹女」葉白。

這「雙鳳三嬌、一花四葉」等「天慾十女」，年齡都相差不多，最小的也有雙十年華，最大的也不過是年方花信。

於是，一論功力，二論年齡。

「放誕夫人」方芍藥她自然而然，成了「天慾宮」中的掌宮大姊。

宮中的逍遙歲月，和床上的男女風流，本已使這十位嬌娃忘却了江湖名利。

誰知好景不常，天災忽降，「天慾宮」中竟然發生了巨變。

所謂「天災」、「突變」，是有場瘟疫的急性疾病，在「天慾宮」中發生。

「瘟疫」本是極可怕的。

但這場瘟疫，好似專對男子生威，冥冥天蒼，居然憐香惜玉，似乎使「天慾宮」中所有女子，都具有免疫特性。

半月光景，「天慾宮」變成了「清心宮」，因為宮中所有的男人均已死得一個不剩！

雨露難匀，孤陰不長，風流成夢之下，「花」失色了，「葉」失潤了，「嬌」落淚了，「鳳」傷心了。

淒涼歲月，不易消磨，於是由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傳令開宮，十姊妹分頭外出，一方面視察幾處別府，一方面尋覓情郎，把他們帶回宮中去，再復共同享受。

花散葉飄之下，故事開始了。

開始的時間，是深秋九月，開始的地點是武昌黃鶴樓頭。

開始的人物則是「天慾十女」中最年幼的「銷魂姹女」葉白。

葉白夠美、夠俏，生平愛穿白衣，假如一千個人，其餘九百九十九人，包保都要看她，但她如今却看人。

錯了，她不是看人，是看人家所寫的字，那是黃鶴樓頭所懸掛的一幅對聯。

那副對聯寫的是：

「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州渚千年芳草。

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葉白看完對聯，覺得風流蘊藉，確實才人筆調，正在點頭暗讚，忽然聽得身右有人吟：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這首詩句，雖是青蓮舊句，但吟詩之人的吟聲清朗，似乎也不是尋常人物。

葉白循着吟聲望去，見身左七尺之外，有位青衣書生，正自凭欄遠眺江天景色，手中並操着一管玉笛。

雖然對方背着葉白而立，難睹臉貌，但僅僅從他俊挺身材上看，也已使這位年歲雖輕，却已閱人甚多的「銷魂姹女」，覺得可能是位罕見的美男子，絕非凡品。

葉白目光一注，立即嬌聲笑道：「尊駕既朗吟青蓮佳句，手中又有玉笛，何不臨風一弄，飽我耳福，聯詞上的『誰吹玉笛』中的『誰』字，便有了其人，並非虛幻的了！」

她是位絕色的佳人，這笑語之聲，自然如鸝囀鶯鳴，極為悅耳。

青衫書生聞得語聲，立即回過頭來，果然是位星目劍眉，臉如冠玉，鼻如懸膽，年約二十七八的罕見俊男人物。

因為男女二人均具絕世風華，故而目光一接之下，都覺得眼前一亮地，為之怔了一怔！

青衫書生對葉白略一注目，點頭笑道：「佳人有旨，在下不敢不從命。」話畢，立刻橫笛在口，吹了一首「落梅引」。

葉白是位風流女將，對於吹拉彈唱，歌舞琴棋等技，無不雅擅勝場，一聽便知這青衫書生的笛韻甚

高，吹得如龍吟水，如雁叫雲，剪雨截煙，美妙已極。

等他一首吹完，葉白便撫掌笑道：「妙極妙極，我今日耳福實在不淺，新腔吹漢玉，古調接涼州；鶴歸樓月冷，龍吟海風秋。此情此景，眞所謂『黃鶴樓中吹玉笛……』」

話方至此，那青衫書生接口笑道：「江城九月謫仙人……」

葉白聽他把「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改爲「江城九月謫仙人」，不禁嫣然一笑，嬌聲道：「時雖九月，地屬江城，但仙人却飄渺雲天，未見謫降，尊駕這『謫仙』一語，却自何來……」

青衫書生不等葉白往下再問，便含笑說道：「姑娘天人顏色，絕代容光，凡俗之間，幾曾瞻仰？顯然縱非月殿嫦娥，思凡偶降，也是瑤台仙子，小謫紅塵……」

葉白嫣然一笑道：「你認爲我長得美麼？」

青衫書生連連點頭道：「當然美，姑娘除了絕代容光之外，身材也美到極處，使我想起曹子建的幾句話來：『修短適中、濃纖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

「好了，好了，尊駕不要老是稱讚我美，其實你自己不是風神俊絕，仿如潘安再世，不啻子建重生了！」

青衫書生受寵若驚地，目光凝注在葉白的嬌臉上，囁嚅道：「姑娘既這樣看得起在下，在下便……便不揣冒昧，請教芳……芳名……」

葉白笑道：「請敎姓名，何必吞吞吐吐，我叫葉白，『九月清秋飛木葉』的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的白，你呢？」

青衫書生抱拳，答道：「在下複姓公孫，單名一個化字……」

葉白失侶已久，渴望風流，但因自負才貌武功，眼界太高，對一般世俗男子，又不輕易委身，以致自從出得「天慾宮」以來，直到如今，還是夜夜孤眠獨宿。

此刻雖覺這公孫化俊美有餘，雄偉之氣却微嫌不足，却也已使她芳心暗動，打算加以交納，把他收爲石榴裙下之臣。

故而公孫化一報名，葉白便改口笑道：「公孫兄，你問我姓名則甚，是不是想交我這個朋友，請我飲杯酒呢？」

公孫化聞言，似乎是怔了一怔，然後方點頭答道：「葉姑娘不吝下交，公孫化榮幸何似？我……我就請妳飲杯『短命酒』吧。」

這「短命酒」三個字，聽得葉白心中一愕，目注公孫化皺眉問道：「公孫兄，你這『短命酒』三字，意作何解？」

公孫化苦笑一聲，道：「因爲我自知祇有兩個時辰活命，縱與葉姑娘風萍契合，杯酒論交，但，却天不假年，歡娛至此，豈非『短命酒』麼。」

葉白又向公孫化臉上端詳了兩眼，詫聲一問道：「公孫兄，臉無病色，目蘊神光，不似有甚麼嚴重傷病，爲何出此不祥之語？莫非你……你……是中了甚麼奇毒？」

公孫化搖搖頭答道：「在下一無傷病，二未中毒，祇有一勾魂約會，訂於今日黃昏，我有自知之明，多半逃不過這場大劫數了。」

葉白「哦」了一聲問道：「公孫兄是得罪了甚麼山神，勾魂太歲？」

公孫化輕嘆一聲，道：「不是太歲，而是位太歲娘娘。」

葉白越發引起興趣，揚眉問道：「公孫兄與這位太歲娘娘，是訂於何處相會？」

公孫化伸手指着樓下的江面，答道：「時間是今日黃昏，地點就在這黃鶴樓前的江面之上。」

葉白目光一轉，含笑說道：「公孫兄，我們在樓下僱舟，一面遊江飲酒，彼此訂交，一面聽聽公孫兄與那太歲娘娘，怎麼樣結下仇恨，互定約會，或許我能幫你渡過這場劫數，也未可知。」

她本想一面發話，一面略顯功力，但又覺此舉太俗，還不曾付諸實現。

公孫化大喜道：「在下早已看出姑娘風神絕俗，好似江湖俠女，居然被我料中，但那位太歲娘娘委實太淫、太凶、太毒，武功高明，厲害無比，我何必連累妳呢……」

葉白伸手作勢，叫他下樓，邊行邊笑道：「公孫兄不要擔心，我們既已訂交，便當禍福與共，我久居粵桂一帶，對於湖廣雲夢之間的黑白兩道人物有點陌生，不知你所說的太歲娘娘，究竟是何脚色？」

公孫化道：「中原綠林道上，有位業已死去的凶神惡煞，名叫『紫面太歲』皇甫松。姑娘可曾聽說過。」

葉白點首道：「知道。那『紫面太歲』皇甫松是水寇巨擘，號稱『五湖一霸』，業已死去十餘年了，却與公孫兄約會的太歲娘娘，有何關係？」

這時，二人已到了黃鶴樓下，公孫化僱了一隻有篷的小舟，並命舟子特別置辦些精美酒食，以便舟中享用。

等到了舟中坐定，公孫化命舟子解纜以後，方對葉白笑道：「『紫面太歲』皇甫松昔年共有一妻四妾，個個貌美如花，並各有一身厲害本領，其中數最後一位四姨奶奶最蕩，武功最高，她姓洪，名玉喬，當時江湖人稱她『奪命嫦



娥』……」

葉白聽得點頭道：「『奪命嫦娥』洪玉喬之名，我已聽人說過，她是以十二柄月牙帶刺飛刀，一根七孔銀龍軟鞭，和『五毒迷魂掌』絕技，馳名江湖……」話至此處，突然心有所悟，目注公孫化道：「公孫兄，你爲何特別提起她，莫非昔日的『奪命嫦娥』洪玉喬，就是如今與妳訂約的太歲娘娘麼？」

公孫化點了點頭，嘆道：「廿載紅顏成逝水，滿頭玄髮雜銀絲，洪玉喬風神容貌，無復當年，她不好意思再叫『奪命嫦娥』，逐自己替自己取了個『母太歲』的外號。」

葉白失笑道：「這『母太歲』三字，倒相當新穎有趣。」

公孫化雙眉一挑，冷然道：「誰知道『母太歲』洪玉喬的風韻貌相，雖已無復當年，但其淫凶的本性，却不止絲毫未改，反而變本加厲……」

葉白笑道：「洪玉喬妖婦爲了何事與公孫兄訂約會呢？」

公孫化俊臉一紅，不曾答話，持壺替葉白斟了一杯酒，並爲她挾了一粒特製的「簑衣丸子」。

葉白雖然看出了公孫化有難言之隱，她故意加以追問道：「公孫兄怎麼吞吞吐吐？常言道『大丈夫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

公孫化被她這樣一激，祇得無可奈何，紅着臉兒道：「我偶遊洞庭，巧遇洪玉喬妖婦，竟欲引誘我和她幹那苟且之事，被我大加斥罵，妖婦因爲當時尚有急事，不便翻臉，逐與我訂約下今日黃昏之約。」

葉白「哦」一聲，嬌笑說道：「公孫兄翩翩風采，難怪有佳人垂青……」

一語未畢，公孫化便苦笑接着道：「不單洪玉喬青春已逝，並非『佳人』，即使她是傾城之姿，絕代之容，也比豬狗不如，那裏當得上『佳人』兩字。」

葉白看了公孫化一眼，揚眉笑道：「名駒縱老，駿骨猶存，『奪命嫦娥』洪玉喬雖然改稱爲『母太歲』但算算年齡，也祇不過才四十出頭，總有幾分殘餘風韻，她不會醜得像豬狗吧！」

公孫化劍眉雙挑，目閃神光道：「我所謂『豬狗不如』之語，乃指其心，非指其貌，因爲，爲女子者，最重堅貞，洪玉喬放肆淫蕩，面首無數，她那裏還算是人？」

葉白聽至此處，心中一震！

她知道休看公孫化外貌倜儻，却是個生性守舊的方正君子。

對付這等人，自己不應該露以放蕩形骸，祇應該倚仗絕代姿容，故作高雅，使對方傾心追求，方可擒縱如意。

否則，雖可圖一夕歡娛，也無法令他永遠臣伏裙下。

葉白智珠一定，點首笑道：「公孫兄說得極是，自古男兒當意氣，由來女子重貞操，小妹有句冒昧之言，不知可否……」

公孫化不獨對葉白的天人顏色頗爲傾心，再聽她一口一聲「公孫兄」，又自稱「小妹」，心中越發受用，逐不等葉白說完，接口便笑道：「姑娘說那裏話來，我們雖然如風來水上，雲度寒塘，但黃鶴樓頭，因緣一合……」

「因緣」二字一出，他自覺措詞失當，遂趕緊赧然住口了。

葉白看出他頗對自己傾心，當然正中下懷，毫不在意地，嫣然一笑地，說道：「公孫兄爲何住口，怎麼不說下去？」

公孫化見葉白無慍色，心中一寬，朗聲說道：「在下是說我們雖風萍初識，但芝蘭同臭，相當投契，姑娘有甚麼話兒，儘管教我，不必用那『冒昧之語』。」

葉白妙目流波，含笑問道：「小妹是想請教公孫兄的師承派別，因在江湖道中，這等事兒，往往極爲機密，對相識未深之人，不便相告，故而……」

公孫化笑道：「姑娘無須如此見外，先師乃是『峨嵋逸客』……」

這「峨嵋逸客」四字一出，便把葉白驚得「哦」了一聲，連連搖頭，說道：「小妹不自量力，太多事了，原來公孫兄竟是名震江湖位列『風流三劍』之一的『玉潘安』蕭凌的師弟，武功得自『峨嵋』一脈眞傳，以你這大來頭，對付區區一個『母太歲』洪玉喬，必然綽綽有餘，那裏還用得着小妹再橫生枝節，多管閑事！」

公孫化從臉上浮現了一絲愧色，向葉白連連搖手道：「姑娘，千萬不要把我捧得太高，在下從師不久，先師便功行圓滿，坐化『峨嵋』，故而一身藝業，均是師兄所傳，加上資質魯鈍，成就方面，比起我那『玉潘安』蕭凌師兄，差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葉白聽了公孫化這番解釋，又見他臉上神色羞愧，嫣然笑道：「我相信公孫兄話出腑肺，不是謙詞，但常言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强將手下無弱兵』……」

公孫化接口道：「對付尋常江湖凶邪，在下當綽綽有餘，但那『母太歲』洪玉喬凶名久著，藝業甚高，我曾仔細衡量，覺得不是她對手，但大丈夫應當言而有信，不可背約不赴……」

葉白不等他再說下去，便擺手嬌笑道：「公孫兄放心，小妹不信合我們二人之力，會鬥不過一個半

老妖婆。」

公孫化俊目有光，盯在葉白如花的嬌臉上，揚眉問道：「姑娘，那妳的門派師承……」

葉白最怕他問起這一方面，故而心中早有打算，聞言之下，應聲接口道：「家師『十靈聖母』，久隱天南，從來不在江湖走動，公孫兄大概不會聽說過吧。」

公孫化的確不曾聽說過「十靈聖母」之名，祇得赧然笑道：「在下行道不久，見識淺陋，尤其是對於東南各省武林人物，更是極爲陌生得很……」

葉白笑了一笑，揚聲叫道：「船家，船家……」

船家應聲進艙，恭身問道：「姑娘有何吩咐？」

葉白笑道：「少時我們在江面上可能會遇見一些武林人物，甚至於互相爭鬥。但這是江湖之爭，你儘管放心駕船，不可驚慌，萬一船隻有甚麼損毀，我加倍賠償就是！」

說完，取出一錠十兩重銀元寶來，微伸二指，從中一挾，便把銀元寶夾成兩半，她把元寶夾成兩半，然後遞給船家，含笑說道：「船家，這先給你，萬一有甚麼意外，我會另行賠償。」

湘潭雲夢之間，一向異人甚多，船家曾有見識，加上葉白二指斷銀，又顯示不俗功力，自然使船家「喏喏」連聲地，稱謝而去。

葉白安頓了船家之後，又向公孫化問道：「公孫兄，時光快黃昏了，『母太歲』洪玉喬是怎麼來此，大概她也僱舟遊江……」

公孫化道：「不，不必僱舟，洪玉喬自有隻相當華麗的『太歲舟』，我料她泛舟爲家，多半長年累月地，都住在舟上！」

葉白彷彿想起此事，目光一轉，軒眉說道：「公孫兄，你所說的『太歲舟』是不是一隻相當龐大的雙桅樓船，船尾畫着一鈎下弦殘月，船頭上則畫有一個白色虎頭？」

公孫化點首道：「正是，姑娘居然見過這艘『太歲舟』麼？」

葉白笑道：「我來黃鶴樓前，是在上游處，見到這艘怪舟，初時祇知定是不甚正派的江湖人物所乘，却猜不出它的來歷，如今，聽公孫兄這麼一說，才明白船尾下弦殘月是代表洪玉喬過去的人稱外號『奪命嫦娥』，那船首的白色老虎頭，便是象徵她現在的自命外號『母太歲』了。」

公孫化鋼牙一挫，恨聲說道：「正是此意，洪玉喬委實無恥至極，她在那艘『太歲舟』上，胡天胡帝的花樣多呢！」

葉白梨渦雙現地，含笑問道：「如此說來，公孫兄登過『太歲舟』上了？」

公孫化俊臉一紅，點頭應道：「在洞庭湖上，我曾應邀登舟，便因舟中情景太以不堪入目，才對洪玉喬嚴加斥罵。所以彼此訂下今日之約……」

葉白明知故問地，却眉目雙揚道：「公孫兄，那『太歲舟』中情景，究竟是怎樣不堪入目的呢？」

公孫化道：「這……這……她……她們……」

他在期期艾艾地，說這幾個字，便俊臉脹得血紅地，再也說不出其他甚麼了。

葉白一笑而罷，搖了搖手說道：「公孫兄既有碍難，不談它也罷，『太歲舟』業已來了。我可以上得舟去，自己見識見識……」

公孫化舉目望去，果見上游江面上，有隻漆着白色虎頭的雙桅大船，正乘風破浪向黃鶴樓前駛來。」

這時，葉白向船家吩咐，道：「船家不必害怕，且迎着那艘漆有虎頭的雙桅巨舟，慢慢駛去。」

片刻過後，兩船業已接近。

公孫化走出船艙，巍然卓立船頭。

「太歲舟」頭之上，站着一個青衣侍婢，年雖妙齡，貌相却生得十分醜陋。

她一見公孫化，便恭身含笑道：「公孫公子眞是守信，我家太歲娘娘請你登舟一叙。」

葉白自公孫化背後閃身而出，軒眉笑道：「相煩姑娘向你家太歲娘娘通報一聲，就說公孫相公有位友好，要與他一同登舟。」

青衣侍婢凝目看時，不禁爲葉白的容光所奪，怔了一怔。

公孫化沉聲道：「姑娘叫你家太歲娘娘，把舟中收拾乾淨一點，倘若仍然上次那樣不堪入目，休怪我立即拂袖而去。」

青衣侍婢又向葉白看了一眼，恭身答問道：「這位姑娘可否賜告芳名美號？婢子才好向我家娘娘通報。」

葉白答道：「我叫葉白，樹葉的葉，黑白的白，由於初出江湖，我沒有甚麼外號。」

其實她不是沒有外號，祇因爲看出公孫化品行端正，不願把那些相當風流放蕩的「消魂姹女」之稱讓公孫化知道，以免對自己的彩鳳求凰之舉有所妨碍，不能將這個英俊郎君擄獲到石榴裙下。

青衣侍婢恭身一禮，退回艙內，去對那位「母太歲」洪玉喬轉告去了。

葉白向公孫化笑道：「公孫兄，洪玉喬昔年也是一位有名的美人，怎麼她所用的婢女，竟會如此



之醜陋？」

公孫化想了一想道：「這大概是由於一種心理作用，故意如此，因爲可以烘托出洪玉喬尚還有幾分姿色。」

稍頓，公孫化續道：「但畢竟青春已逝，雖不用俊俏婢女，把自己比較得……」

葉白聽到此處，嫣然笑道：「這樣說來，洪玉喬身邊所用，豈不是盡是些醜八怪的僕婦丫環麼？」

公孫化點頭答道：「半點不錯，方才在船頭傳話的那位姑娘，還算長得最齊整的一個了。」

他們說至此處，剛才那名青衣侍婢業已再度從艙中走出，向公孫化、葉白兩人恭身道：「我家娘娘請公孫相公與葉姑娘入艙相叙。」

公孫化尚未答話，葉白已柳眉剔處，一聲冷笑說道：「好個高傲慢客的主人，公孫兄，我們且登舟吧，小妹倒要看看這位太歲娘娘，究竟有多大藝業，是怎樣的驚天動地人物？」

她邊自發話，邊自以一式「風颼落花」身法，縱上了「太歲舟」頭。

葉白的天資特佳，一身功力，在「天慾十女」中，雖非翹楚，也僅僅略遜於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火候相當精深。

但她此時不願過早炫露，有所隱藏，故而所施展的祇是尋常的身法。

公孫化自見葉白身法，仿如未如所料之高，不由微微一怔。

但他深知「母太歲」洪玉喬相當陰險毒辣，恐怕葉白有所失閃，趕緊隨着她的身後，一同縱上舟去。

他們剛在「太歲舟」頭站定，艙中便傳出一聲嬌笑，有個極爲妖媚，又甜又沙的女子之聲，說道：「葉姑娘，不是我洪玉喬高傲慢客，是由於你這位公孫兄太以方正，生性拘泥，才逼得我必須先穿上衣裳，才可出艙迎接。」

話完，在「太歲舟」垂珠爲簾的艙門外，出現一個人影。

葉白注目望去，覺得這位「母太歲」洪玉喬雖然徐娘半老，却還眞的是風韻尤存，尤其是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仍眞有對男人勾魂攝魄的魔力，並非公孫化所說業已醜怪得令人厭惡模樣。

於是，她體會出好惡之意，多於心頭印象，自己要擄獲公孫化，非好好的用番心思不可。

目光再注洪玉喬，發覺她所謂穿衣迎迓之擧，祇不過在赤裸嬌軀之上，加御了一襲肉色輕紗而已。

一襲輕紗，尤其是一襲肉色輕紗，那裏遮掩得了紗內春光。

隆者如峯，凹者如壑，粉臂雪股，妙相畢呈，尤以胯間那片黑茸茸的芳草，竟蓋滿了小腹，直到臍眼部位，顯示出這位昔日的「奪命嫦娥」，今日的「母太歲」委實是個生具罕見的妖姬蕩婦。

公孫化見了對方這副模樣，不由立把兩道劍眉皺得結集在一起。

洪玉喬哈哈笑道：「公孫老弟不要皺眉，我在『太歲舟』中，長年都不穿衣服，今日披上了這一襲輕紗，業已算是爲你破例的了。」

說完，略一閃身，微伸右手，挑起珠簾，表示肅客入艙。

公孫化尚在猶疑，葉白含笑說道：「『既來之則安之』，公孫兄，人家既已爲你破例，我們就大大方方地，權爲這太歲娘娘的座上客吧。」

公孫化聽她這麼一說，自然不便推托，雙眉微挑，與葉白一同擧步進入艙內。

這一艘「太歲舟」着實不小，船艙之內相當寬敞，如今早已把其他陳設雜物，均都搬去，祇擺一席酒菜。

酒菜雖頗豐盛，座位祇有三個。

洪玉喬肅客入座，有四名侍婢，在旁邊侍候，果如公孫化所言，個個都長得十分醜陋。

洪玉喬等侍婢們爲公孫化、葉白二人斟酒完之後，擧杯笑道：「公孫老弟，葉姑娘，且先乾一杯，你們可以放心，我這酒菜之中，絕無任何花樣。」

公孫化擧起杯來，祇是象徵式的略一沾唇，葉白却毫不猶豫，一傾而盡。

洪玉喬看了葉白一眼，微笑說道：「葉姑娘相當豪爽，膽量不錯。」

葉白笑道：「不是我膽量豪爽，祇是敬重洪前輩，昔日的『奪命嫦娥』威名，知道縱然雙方話不投機，也定在這船頭論技，掌下較功，不會像下五門的人物，於酒菜之中，弄些甚麼卑鄙手段！」

洪玉喬道：「葉姑娘知道我爲何要與公孫老弟，定上這場約會麼？」

葉白點頭道：「知道，我已經聽公孫兄對我說過。」

洪玉喬笑了一笑，揚眉說道：「我洪玉喬不論是在昔日的『奪命嫦娥』時期，或是如今的『母太歲』時期，凡是看中了任何男子，從來無不到手，想不到上次在『洞庭湖』上，竟碰了這位公孫老弟一個大釘子……」

公孫化聽得俊臉之上微紅赧色，洪玉喬繼續又道：「故而我與之訂下了今日之約，不結歡喜寃家，便爲生死仇敵……」

公孫化不待洪玉喬再說下去，便即雙眉一挑，朗聲接道：「在下

在江湖行走，何懼結仇，今日既然來赴此約，別無選擇……」

洪玉喬搖頭笑道：「公孫老弟稍安毋燥，我這『不結歡喜寃家，便爲生死之仇家』之念，是在『洞庭湖』上碰了這大大釘子時之想法，今日到了『黃鶴樓』前，我又突然改變了主意。」

公孫化聞言，略感詫異，不知這位「母太歲」變了甚麼主意？

洪玉喬眼波流轉，又向葉白一瞧，嫣然一笑，道：「我的主意之變，是由於這位葉姑娘而起。」

這句話兒，把葉白也聽得爲之茫然。

洪玉喬微微一笑又道：「昔日被公孫老弟碰了一個釘子，委實略傷自尊，激起了滿腔怒火，但如今見了葉姑娘之後，怒火自然消除減弱，因爲人之好色，理之常情，公孫老弟有了這一位麗絕天下的紅粉知己，鎮日鳳倒鸞顛，親親密密，那裏還會對我這靑春已逝，鬢髮漸霜的徐娘婆子感到興趣……」

公孫化見洪玉喬把自己與葉白的關係弄錯，生恐羞了葉白，趕忙緊搖雙手不停，急急叫道：「不對，不對……」

洪玉喬喟然一嘆，截斷了公孫化的話頭說道：「甚麼不對不對，我有自知之明，倘能把時光倒退了二十年，洪玉喬可與今日的葉姑娘爭艷鬥麗互稱瑜亮，如今……」

說到如今二字，「母太歲」洪玉喬頓住話頭，目光凝注葉白，緩緩問道：「葉姑娘，洪玉喬的慾火已熄了。今夕彼此爭勝之事，也就可有可無……」

葉白知道這位「母太歲」功力深厚，並不好鬥，故而聞言之後，接口笑道：「那太好了，江湖之中，本來血腥太重，洪前輩若肯化干戈爲玉帛，自屬祥和之事。」

洪玉喬笑道：「大動干戈，業已不必，小小遊戲，却不妨爲之，這樣吧，公孫老弟或葉姑娘，你們隨意推出一人，接受我一杯敬酒，倘若認爲洪玉喬功力不弱，則除了今日約會，就算抹過以外，我還要奉托兩位一件事兒，也備相當酬報。」

葉白方待自告奮勇，公孫化業已霍然站起身形，朗聲說道：「今日之事，既由公孫化而起，自應由我公孫化來承受洪前輩的這杯敬酒！」

話一說完，立取起桌上的一隻空杯子，擎在手中。

洪玉喬笑道：「我看得出公孫老弟乃是名門子弟，曾獲高明傳授，但火候方面，似乎尚略欠精純，老弟不嫌我這幾句話兒，說得太過老氣横秋了麼？」

她一面說話，一面向桌上酒壺略一注目，壺咀中便自動飛起一道酒泉，凌空注入公孫化所擎杯內。

酒泉才入杯，公孫化便覺得有股奇强勁力，壓得自己手腕一沉，險些兒把酒潑洒了。

他俊臉一紅，趕緊凝聚了十一成的內勁眞力，貫注右腕杯中，才算是勉强可以承受。

轉瞬之間，杯中已滿，洪玉喬玄功已斂，收了酒泉，向公孫化含笑問道：「怎麼樣？公孫老弟，我這昔日『奪命嫦娥』，今日的『母太歲』，大概還不是徒負虛名之輩吧？」

公孫化心中明白，對方剛才祇是玄功注酒，自己業已有點承受爲難，倘如親手把持酒壺，自己非要出乖露醜不可！

故而，把一張俊臉脹得通紅地，放下酒杯，赧然抱拳，正待開口發話，葉白却搶先嬌笑道：「薑畢竟是老的辣，甘蔗還是老的甜，洪前輩吩咐吧，妳有甚麼事兒交辦，至於酬報一事，則可免了……」

洪玉喬搖手接口道：「常言道：『朝廷不差餓兵』，公孫老弟與葉姑娘若是不收酬報，我也不敢勞煩的了……」

公孫化微一皺眉道：「洪前輩，請先說明是甚麼事兒好了，倘若此舉有悖天理、國法、人情……」

洪玉喬失笑道：「公孫老弟放心，我祇是想奉托老弟與葉姑娘，幫我找一個人，絕非要你們去做甚麼傷天害理之事……」

「銷魂姹女」葉白問道：「洪前輩要找的是甚麼人？」

洪玉喬突從臉上浮現一片哀怨神色，幽幽着道：「找的是我未嫁『紫面太歲』皇甫松以前的初戀情人……」

說至此處，苦笑了一聲嘆道：「我應該先加說明，皇甫松死後的這二十餘年以來，我五湖泛舟，鎮日都在尋訪他的音訊踪跡，但烟水茫茫，伊水渺渺……」

葉白插口道：「既然水道難尋，洪前輩怎不到陸路去找了？莫非妳的初戀情人，竟是位浮家泛宅，孤舟簑笠，獨釣寒江的老漁翁麼？」

洪玉喬失聲一笑，道：「不是，他在『漁樵耕讀』之中，是個躭於讀書的酸秀才。」

葉白「哦」了一聲，說道：「奇怪，洪前輩既要找尋這一位鎮日吟風嘯月的秀才，怎不去三山五岳的仙區粵境，却在三江五湖地到處泛舟……」

洪玉喬微嘆了一聲道：「葉姑娘有所不知，我於皇甫松死後，曾有奇遇，功力增强不少，但也爲此



自立誓言，終身不能離開這艘『太歲舟』了。」

葉白聽完，轉面向公孫化嫣然一笑道：「公孫兄，這是成人之美事兒，我們可以應允洪前輩效勞麼？」

公孫化點了點頭，目注洪玉喬道：「洪前輩，妳要我們在陸地幫妳找的是甚麼人？他是否居無定所？」

洪玉喬點頭道：「當然居無定所，否則，我也不必勞煩兩位於悠遊四海八荒，行道江湖之際，替我多費神了。」

話音至此略停，臉上又從回憶中，泛起一片異様的光彩，緩緩地說道：「他複姓夏侯，單名一個瑞字……」

葉白見聞較廣，一聽「夏侯瑞」三個字，便失聲驚叫道：「夏侯瑞？是不是二十多年前，被稱爲『哀牢大俠』的『九指書生』？」

洪玉喬喜道：「正是，正是，葉姑娘認得他麼？」

葉白失笑道：「夏侯前輩享名哀牢之際，我尚未出生，怎有機緣拜識，祇是曾在江湖人物口中，聽過他的威名而已。」

洪玉喬「哦」了一聲，苦笑道：「公孫老弟與葉姑娘，萬一與『九指書生』夏侯瑞偶遇江湖，祇請轉告一聲，就說我洪玉喬長年泛舟五湖，在『太歲舟』中，等他見面便了。」

公孫化起初對洪玉喬印象十分惡劣，但是此時，却又覺得她雖然半生淫亂，倒也不失爲性情中人，遂慨然點頭道：「好，我和葉姑娘，接受洪前輩付托，並保證盡力而爲，不論天涯海角，當求尋得夏侯前輩，轉告此語。」

洪玉喬轉身向侍立身邊的一名婢女說道：「取我的『百寶箱』來。」

那名婢女恭身應命，走入內艙。

洪玉喬目光一掃公孫化、葉白二人，含笑道：「公孫老弟、葉姑娘，你們不要推托，我打算送你們每人一件東西，行走江湖，或有用處，此擧絕非報酬性質，祇是留作今日之會紀念而已。」

公孫化見洪玉喬當眞要送自己東西，未免有點不知所措，悄悄的向葉白看了一眼。

葉白當然知道公孫化此擧，是探詢自己意見，遂微揚秀目，妙目流波，向他微微笑了一笑。

公孫化猜出葉白這種無言答覆，大概是叫自己且等洪玉喬把所謂「百寶箱」取來後，看她打算相增的究竟是甚麼東西，然後再隨機應變，決定是否接受？

念方至此，內艙口門啟處，那靑衣侍婢雙手已捧持着一隻長約二尺方形朱紅木箱走來，向洪玉喬恭身送上。

洪玉喬接將過去，啟開箱蓋，取出一隻琥柏色的玉環，一把鋒刀長才三寸的牙柄小刀，迎向公孫化和葉白。

公孫化見這兩件東西絲毫不涉邪淫，覺得若加拒絕，可能會惱了洪玉喬，加上葉白無反對神色，遂向她一同稱謝接過。

洪玉喬因他們未加拒絕，果然臉帶欣慰地，高興笑道：「這柄『三靈刄』和『琥珀環』，是我昔年……」

一語未畢，葉白突然「哎吔」一聲，失驚叫道：「這隻玉環竟是妙用甚多的『琥珀環』，如此說來，葉白便不敢拜領洪前輩的隆重厚禮了！」

洪玉喬搖手說道：「葉姑娘不要大驚小怪，這隻『琥珀環』雖然能夠驅邪解毒，並於暗處生光，但我業已立下血誓，終生不離『太歲舟』，還要它作甚麼用處，何況……」

說至「何況」二字，她臉上又泛起一種似乎由於回憶引起的傷感神情，嘆了一聲，緩緩又道：「何況這隻『琥珀環』，便是『九指書生』夏侯瑞送我之物，葉姑娘萬一爲我找到了他，以此相示，夏侯瑞前情定識，不會有任何懷疑地，便立刻趕來與我相見的了。」

經她這一解釋，葉白自然不便推拒，便一面收起「琥珀環」一面指向着公孫化猶在手中的小刀，向洪玉喬含笑問道：「洪前輩，『琥珀環』的解毒驅邪用法，我已聽人說過，但不知這柄小刀，爲何叫作『三靈刄』呢？」

公孫化道：「我已看出他的鋒刄乃海底寒鐵所鑄，無堅不摧，可以洞金切玉！」

洪玉喬笑道：「這把小刀鋒刄雖利，但主要妙用，却在牙柄之中，公孫老弟請把牙柄之中，扯開看看。」

公孫化依言扯開一看，果見牙柄中空，暗藏着一紅一綠一白、大小若梧桐子般的三粒丹丸。

公孫化「哦」了一聲道：「難怪這把小刀定名爲『三靈刄』了。」

葉白接口道：「原來在它牙柄之中，藏着這三粒靈丹，但不知道色澤艷麗的這三粒丹丸，各有甚麼妙用。」

洪玉喬應聲答道：「白丹療傷，綠丹解毒，雖不敢說是能起死回生，而肉白骨般的仙丹靈藥，但至少也能在垂危時保住生命，等待進一步的療治。」

公孫化聽得洪玉喬祇說明白丹、綠丹用途，單單不提那粒紅丹丸，不禁詫然問道：「白丹能夠療傷，綠丹能夠解毒，那麼紅丹却作

甚麼用途呢？洪前輩怎不一併解釋？」

洪玉喬目光一閃，在公孫化與葉白兩人臉上來回一掃，臉露梨渦笑道：「公孫老弟，以你和葉姑娘之間的感情，大概用不着這粒紅色的丸子了，但不妨保留着它，以備日後會有甚麼有情人之用吧？」

公孫化猶自茫然，葉白已聽出那粒紅色藥丸，定是一粒威力極强的催情春藥。

故而她趕緊岔開話題，站起身形，向公孫化揚眉一笑道：「公孫兄，我們既叨厚賜，應該告辭了，去爲洪前輩海角天涯，找尋那位『九指書生』夏侯前輩的了。」

洪玉喬也不挽留，祇是點了點頭，目光如兩道利刃般地，盯在葉白臉上，含笑說道：「慾海貪迷終有誤，空空我是過來人，葉姑娘萬一找着了夏侯瑞，除了出示『琥珀環』外，並請妳代我向他唸出這句詩兒，此外，我並有二句詩兒送妳！」

葉白恭身道：「願聞前輩指示。」

洪玉喬臉上神色，突轉嚴肅地，一字一字緩緩地道：「要……走……回……頭……路，莫……錯……好……姻……緣。」

葉白原來神情自若的一張嬌臉突然紅了起來，恭恭敬敬地，向洪玉喬抱拳施了一禮，轉對公孫化低聲說：「公孫兄，我們走吧！」

公孫化本來以爲上了「太歲舟」，難免惡鬥，多少有點兒險，想不到結果大出意外，洪玉喬客客氣氣和和平平，並且還送了自己與葉白兩件武林至寶。

## 同赴滇境　險遭劫難

看來，這「母太歲」洪玉喬與上次在洞庭湖相見時性情大變，好似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上次，她放蕩萬分，迫着自己和她同床共枕，鳳倒鸞顛……

這次，她……

公孫化心頭百轉中，腳下一震，身形微晃。

原來他心神恍惚，在不知不覺中，已被葉白拉着離開了「太歲舟」，縱回自己原乘的小舟上。

葉白見他似乎有些心神不屬，詫然問道：「公孫兄，你……你怎麼了？」

公孫化俊臉一熱，皺眉說道：「這事太以奇怪，那『母太歲』洪玉喬怎麼竟似突然變了個人？」

葉白想了一想，目注公孫化問道：「公孫兄，你上次在『洞庭湖』與洪玉喬訂約時，距今多久？」

公孫化略一沉思，道：「約莫半年之久。」

葉白「嗯」了一聲，頷首笑道：「既有半載時光，洪玉喬可能是遇見了甚麼絕世高人，加以點化，氣質有了改變！」

說至此處，不禁心中暗忖道：「這位公孫化，乃『風流三劍』之一、『玉潘安』蕭凌的師弟，藝出名門，人品又端正，絕非充當面首的淫樂對象，自己若想與他鸞儔結伴，永世相依，恐怕也非像『母太歲』洪玉喬那樣，來個完全改變氣質不可……」

她想得一雙秀眉，忽而微展，忽而微結，口中更不由自主地，把適才臨別時，洪玉喬所贈她那句「要走回頭路，莫錯好姻緣。」的詩兒，低聲地唸了出來。

因她自言自語，公孫化不曾聽清，祇見她兀立船頭，茫然目注江水，似有所思，便低聲問道：「姑娘在想些甚麼？」

葉白抬手微整鬢邊被江風吹亂的秀髮，並向業已戴在左腕上的那隻『琥珀環』看了一眼，嫣然一笑，說道：「我是在想，我既然收了人家的『琥珀環』，你也收了人家的『三靈刃』，如今應該忠人之事，一諾千金，但天涯莽莽，海角茫茫，卻到那裏去找『九指書生』呢？尤其……」

公孫化見她語音忽頓，詫然問道：「尤其甚麼，姑娘怎不說下去？」

葉白皺眉道：「尤其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洪玉喬與夏侯瑞不通音訊已有二十餘年，萬一那位『九指書生』於遊俠江湖時，遇甚麼兇險遭害，或是生甚麼大病，已終天年，卻教我們那裏去找？」

公孫化苦笑一聲，挑眉說道：「姑娘顧慮得有理，但我們既對洪玉喬作了承諾，恁再怎樣困難，也非盡力不可，上窮落碧三十界，下掘黃泉十八層，『九指書生』夏侯瑞是生，我們便轉達那幾句話兒，是死也該還報洪玉喬一個訊息。」

葉白臉露敬佩神色地，伸出纖纖右玉手，向公孫化一挑拇指，點頭笑道：「好，公孫兄義膽俠肝，令人可敬，小妹從此便天涯海角，永遠追隨就是。」

這位「銷魂姹女」姿容本美，如今卓立船頭，輕颺衣袂，風神越發秀絕，再加上這幾句故意滲有甜蜜情意的話兒，委實使公孫化看得他目光直直，聽得心神栩栩，在她話完之後，好大半天，似才回過神來，喜極若狂地叫道：「姑娘……」

「姑娘」二字才出，便被葉白截斷了話頭，向他佯嗔薄怨地，幽幽說道：「公孫兄，我們既然天涯海角，長相追隨，彼此不宜過於生份，我都叫你公孫兄，你却還是姑



娘姑娘的，是否因爲你之藝出名門，我有點高攀不上？」

公孫化慌忙脹紅一張俊臉，囁嚅問道：「我……我……我應該怎麼……」

葉白接口道：「我的小名如霜，公孫兄就叫我『霜妹』好了，我從此也叫你一聲『化哥』吧。」

「化哥」之稱，自然比「公孫兄」更爲親熱，更爲含情，正使公孫化聽得喜心倒翻之際，天空中突然起了一陣「鈴鈴鈴」的奇異聲音。

公孫化循聲看去，見有一隻雪白健鴿，在空中飛翔。

那「鈴鈴」之聲，便發自這健鴿身上。

葉白見了這健鴿，臉色忽變，撮唇發出一聲清嘯。

健鴿本在高空飛翔，一聞得葉白嘯聲，竟立即認準方向，對小舟划空飛降而下。

轉眼之間，一隻雪白健鴿，業已飛降在葉白的手臂之上。

葉白從這隻健鴿項間，解下一隻小小銀鈴，鈴索之上，並捲了一張摺疊紙來。

葉白展開一看，立即撕碎，丟入江水之中，並一振手臂，讓那隻雪白健鴿，破空飛去。

公孫化方待動問，葉白已先行笑道：「適才是我一位至交姐妹的飛鴿傳書，說有急事待商，要我到『雲南』走走。」

公孫化笑道：「那倒巧極，『九指書生』夏侯瑞有『哀牢大俠』之稱，我們爲了找他，也應走趟雲南，覽遊滇中名勝！」

葉白好似有所吃驚地，皺眉道：「化哥，你要去雲南？」

公孫化笑道：「葉……霜妹怎麼了，妳方才不是說，我們從此天涯海角永遠追隨麼？」

葉白把兩道蘊含深情的目光凝注公孫化，但她的大眼眶上的兩道秀眉，卻越來越是憂慮地慢慢愁結！

公孫化不明白她何以有此神情變化，故而訝然的急問道：「霜妹，妳是不願意我與妳同走雲南……」

葉白不便對他吐露心中隱秘，祇得苦笑一聲，搖搖頭說道：「化哥，我怎會不願與你同行，但等到了雲南後，你我却要暫時分別數日……」

公孫化驚道：「怎樣分別？」

葉白接口道：「等到了雲南後，化哥請先去『哀牢』探詢『九指書生』夏侯瑞的訊息，我則前往『六詔』，應至交姐妹之邀，看看有何急事，然後再趕往『哀牢』與你相會。」

公孫化道：「霜妹爲何要作如此安排，我先隨妳同去『六詔』，不是好麼？萬一有甚麼事，也可助一臂之力！」

葉白搖頭答道：「不行，我不願你和我那幾位至交姐妹見面。」

公孫化越發莫名其妙地問道：「爲甚麼呢？是我見不得她們，還是她們見不得我？」

葉白苦笑一聲道：「這是甚麼理由，化哥，暫時不能問，但你日後定會明白，也定會原諒我的一片苦心！」

這幾句話兒，顯然話中有話，含意甚深，把這位公孫化越發聽得目瞪口呆，如墮入雲山霧沼。

葉白愁容忽斂，「噗嗤」一聲，失笑道：「化哥，你怎麼竟如此惜別傷離呢？由如今開始，我們長日相聚，等到了雲南後的數日分離，你就忍受不住了？」

公孫化本是初涉情場的人，自然被葉白這幾句話兒，說得有點臉紅耳赤！

其實，葉白又何嘗願意與公孫化小作分離，她之如此決定，乃有不得已之苦衷。

因爲，葉白深知「天慾十女」的風流慣性，像公孫化之如此風神人物，若是到了「天慾別府」，「快樂橋」時，必將成爲衆矢之的，那裏還容得自己春光獨佔？

十女之中，祇有掌宮大姊方芍藥，平素對葉白特別鍾愛。

葉白便打定主意，準備獨去「六詔快樂橋」向方大姊披肝瀝膽地報告實情，說明自己慾海知非，欲求歸宿，請求方大姊准許自己退出「天慾十女」陣營，與公孫化結爲愛侶，行道江湖，相依爲命。

但葉白知道這種想法祇是自己的如意算盤，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是否肯破例准許自己退出「天慾十女」組織，尚在未定之數，却怎麼能把這種念頭，對公孫化透露？

尤其在公孫化的眼中，自己是個聖女，倘若讓他跟去「六詔」到了「快樂橋」，發現了他心目中的高潔聖女，竟是聲名狼藉的蕩婦淫娃，則公孫化悔恨之餘，可能終生不理睬自己。

葉白判明利害，自不肯輕露心聲，祇是滿臉嬌笑，向公孫化忙道：「化哥，對於黃鶴樓及武昌古道景色，是否還有興趣，倘若你業已遊遍，我們便雙雙聯袂，同作滇中之行如何？」

公孫化道：「受人之托，理應忠人之事，何況滇中洱海滇池，金馬碧雞，風光絕美，一路之間更多勝景。我們似乎無須再去甚麼漢陽樹，鸚鵡洲，以及黃鶴樓等處多逗留了。」

葉白聽他這等說法，遂嫣然點頭，與公孫化離別武昌，同往雲南

而去。

常言道：「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衣裳」，憑葉白的俏麗姿容，以及一身相當高明的風流解數，若是要想擄獲業已對己傾心癡迷的又是初涉情場的公孫化，眞乃輕而易舉之事！

但由於葉白對公孫化，也動了眞心摯愛，決心慾海知非，回頭是岸，找個郎托以終身，逐一改往日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風流習性，無論在花晨月夕，或是耳鬢廝磨的郎情似水，妾意如綿之際，都是發於情止於禮，沒有半點輕挑舉措。

越是這樣，越是使這位生性稍嫌方正的公孫化，對葉白格外心懷溫存，眼波傳神，簡直愛得有點如癡如醉，尚未達雲南境界，整個人兒業已深深陷入葉白的無邊情網之內。

這日，已抵雲南邊境，兩人用完晚飯，尋了家乾淨旅店投宿。

一路間，兩人每逢投宿都是各居一室，但這次葉白於入店之際，却通知店伴，祇要一間上房。

公孫化不知是喜是驚，一顆心兒可有點不由自主的「砰砰」亂跳。

葉白等店伴退去之後，向公孫化嬌笑道：「化哥，你知不知道我今晚爲何祇要一間房麼？」

公孫化俊臉通紅，欲言又止，祇是看着葉白不住傻笑。

葉白失笑道：「化哥，你看你這副傻相，爲甚麼不說話呢？」

公孫化囁嚅道：「是不是霜妹想……想和我……」

他本來想說「和我親熱親熱」，但話到喉邊，空自脹紅了一張俊臉，仍然說不出話來。

葉白自然是懂得他的心意，但她嘆了一口氣兒，搖頭笑道：「化哥，你猜錯了，如今到了滇邊，今後就是你我小別之日。」

公孫化悚然一驚，急忙拉着葉白的玉手，失聲道：「霜妹，妳……妳妳……妳這就要走？」

葉白笑道：「化哥，你急些甚麼，不過是三五日小別離……」

公孫化星目之中閃動淚光地，接口道：「古人云良友之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則我們三五日的別離，業已等於十多年，霜妹還嫌短麼？」

葉白見狀，心中也自一酸，强裝笑臉道：「化哥，既如此不捨相離，我便盡快把事情辦完，決定三日之後，趕去『哀牢』之中和你相見，從此可能天涯海角，長相斷守，彼此永不分離的了！」

公孫化回過頭去，拭抹掉目中欲滴之淚，嘆息一聲道：「霜妹，妳何必作事如此神秘，我眞不懂妳爲何不許我陪妳去『六詔』，見見妳這幾位至交姊妹！」

葉白苦笑道：「我已說過，這原因恕我暫時不能解釋，但化哥日後自會明白……」說至此處，忽然銀牙一咬，朗聲說道：「化哥，我不再躭擱了，這就走了，因爲早點分別，便可以早點相會，三日後『哀牢』再見！」

說完，拔門開門，嬌軀一閃而去。

公孫化沒想到她說走便走，一把竟未拉着。

等他趕到院中，祇見庭院空空，葉白竟毫不拘泥地，業已越牆而去。

公孫化怔了片刻，頓足說道：「妳不要我去看，我偏要去，非要看看妳那些姊妹是甚麼樣人物不可。」

他主意打定，回到房中，丢下些散碎銀兩，作爲店資，便也連夜趕往「六詔」而去。

葉白脚程本就不比他慢，動身既有先後，公孫化自然難於追及。

追了半夜，芳踪杳然，公孫化茫然止步，「哎呀！」一聲自言自語地說道：「我忘了詢問霜妹的那些至交姊妹，是住甚麼峯巒洞府，偌大一座『六詔山』，却是如何去找尋？」

他自己對自己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却自己無法解答。

公孫化呆了半晌，依然拔足前奔。

因爲既已追來，到了此處，雖然「六詔山」幅員廣闊，峯巒萬千，公孫化也祇好冒行冒撞，去碰碰運氣。

「突突……突突……」這兩聲「突突」木魚聲，把公孫化敲得停了脚步。

因爲他目光閃處，看到前路轉角處的一方大石上，坐着一位灰袍僧人。

公孫化覺得這位僧人，年約五旬，相貌威嚴，儀表不俗，遂搶前兩步，抱拳笑道：「大師月夜遊山，雅興不淺！」

「阿彌陀佛，」那灰袍僧人放下手中木魚，合掌當胸低聲唸了一聲佛號，含笑說道：「白藏通禪日，紅塵少年劫，三十開世界，十二證姻緣，施主在此月夜深山，與老衲相逢，果見彼此有點緣份……」

公孫化急於追葉白，向僧人話完，便即抱拳插口道：「在下想向大師請教一聲，大師在不久之前，可曾見過一位姑娘，從此路過麼？」

灰袍僧人說道：「施主所問的是那位姑娘，是否年歲甚輕，姿色絕美，身材十分窈窕，穿一件白色衣裳？」

公孫化大喜道：「正是，正



是……大師見她走的是何方向，敬請賜告。」

灰袍僧人伸手指向西南方一座高峯，指了一指答道：「那位白衣姑娘，似乎有急事，她是足下如飛，毫未停留的向那座高峯馳去。」

公孫化道：「多謝大師指引……」

陡然，身後灰袍僧人又唸了一聲佛號，高聲叫道：「施主留步！」

公孫化聞得呼聲，不得不强打「千斤墜」，從空中落下身形，轉過臉兒，微帶詫異地向那灰袍僧人問道：「在下已然謝過指引，不知大師尚有何教言？」

灰袍僧人道：「不瞞施主說，老衲久走風塵，善觀氣色……」

話方至此，公孫化已有所悟地「哦」了一聲，接口道：「大師這麼說，莫非是發現在下臉上有甚麼晦氣？」

灰袍僧人點了點頭，正容答道：「施主印堂發暗，主將危於陰人，尤其眉心間，現出叉形線，其狀至凶，甚或可危性命，尚望莫怪老僧直言才好！」

公孫化微笑道：「大師說那裏話來，常言道：『君子問凶不問吉』，在下當謹記大師之言，對陰人多加注意就是……」

灰袍僧人道：「老衲適才在袖中代施主占了一卦，似乎不利西南，施主可否稍改行程，轉變方向？」

公孫化劍眉雙挑，目閃神光，笑道：「在下身在江湖，四海遊俠，經常驚魂劍底，喋血刀頭，不能爲了區區氣色之凶，便輕易改變意念……」

灰袍僧人嘆息一聲道：「施主俠腸傲骨，老衲無法勉强，但我袖中占卜，經常頗驗機橄，意欲奉告施主四句卦語，不知施主可願記一記麼？」

公孫化雖然急於趕路，但一來看灰袍僧人品貌不俗，臉有神光，二來人家分明又全出於一番好意，不便過份拒絕，祇得點頭說道：「大師盛意可感，在下那敢不記金言……」

灰袍僧人又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臉色莊嚴地，緩緩說道：「逢紫則凶，逢白則吉，寧可近西，不可近酒……」

公孫化聽完了四句似偈非偈之語，抱拳恭身，謝過灰袍僧人的指點教言，含笑說道：「多謝大師，請教大師法號，在下怎麼稱呼？」

灰袍僧人却微笑道：「老衲悟非，施主怎麼稱呼？」

公孫化道：「在下複姓公孫，單名一個化字，因心急尋人，就此拜別，他日江湖有緣，再領教大師教益！」

話畢身形轉處，不再稍作逗留，向那座聳立雲霄的西南高峯飛馳而去。

那位身穿灰袍的悟非大師，目送公孫化背影，搖了搖頭，發出一聲嘆息。

公孫化幾經轉折，覺得業已馳出數里，但那座高峯，却依然屹立西南月影之中，彷彿絲毫未接近。

他平時酷愛遊覽登臨，懂得「望山跑死馬」的道理，祇得耐着性兒，繼續向西南前進。

月夜深山本極幽靜，但如今却不寂靜了。

因爲有一縷歌聲，起自左側方約莫三十丈外，衝破了那種既可怕又可愛的羣山空寂！

歌聲甚甜，歌詞甚美，唱的是宋代女詩人易安居士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適才那灰衣僧人悟非苦勸公孫化改變方向，莫去西南，他却執意不聽，但如今却一聽歌聲之下，便立即掉頭左馳，走向歌聲來處。

這首李清照的一剪梅，作得雖佳，竟能對數百載以後的公孫化，具有如此吸引力麼？

不對，對他產生吸引力的，不是歌詞，而是歌聲。

公孫化起初聽來，歌聲絕似葉白！

但經改變途徑，尋近歌聲來處以後，他又發覺歌聲祇有八九分與葉白相似，却絕非發自葉白口中。

面前五六丈外，有片高約數丈的陡峭山壁，歌聲便是從壁後傳來。

公孫化雖然聽出作歌女子並非葉白，但因喉音有八九分相似，認爲或許便是葉白來此相尋的至交姊妹，自然不肯中途折返，索性看個究竟。

那片山壁雖然陡峭，但高度祇有數丈，那裏難得住他？

人到壁頂，往下一看，不禁暗自驚奇。

那作歌之人，竟是個妙齡青衣少女。

公孫化從歌聲的嬌脆甜美之上，自然對作歌人是位少女一事，早在意料中，但他所驚奇的是這少女不單喉音與葉白有八九分相似，連相貌身材方面，居然同樣也有八九分相似！

她們之間有兩項區別，一項是一望而知的明顯。

另一項則是非與當事人相當熟悉，無法加以辨認的隱晦區別。

所謂明顯區別，則是葉白縞衣如雪，一身白衫，這作歌少女，却是一身青衣。

明顯隱晦的區別，則是葉白眉目清秀，這位青衣少女的眉目之間，却充滿了一片飛揚蕩逸的艷冶氣息。

公孫化起初以爲雙方既然喉音貌相均頗似，則這青衣少女極可能便是葉白來此相尋的至交姊妹。

因爲他心目中把葉白視爲聖女，堅信薰蕕不共器，冰炭不同爐，像葉白這種高雅純潔的女孩子，不可能與這種蕩婦妖姬的青衣少女，結莫逆之交。

「壁上之人是誰？爲何鬼鬼祟祟，彷彿見不得人一般，躲在壁頂，向我窺視？」

她言中的「鬼鬼祟祟」四字，罵得公孫化不便再悄然退出，劍眉挑處，飄身縱落，向那青衣少女抱拳說道：「在下是來六詔尋人，偶然過此，並非有意窺視，請姑娘莫生誤會。」

青衣少女閃動妙目，從目中射出兩道美得撩人、更媚得撩人的目光，緊盯在公孫化俊臉之上。

公孫化祇覺得被她看得臉上烘然一熱，劍眉微皺，抱拳說道：「在下已加解釋，姑娘可以不加怪罪了吧！」

青衣少女掩口嫣然一笑道：「你在壁上對我看了大半天，方才我也對你看了一會，彼此業已扯平，我還怪你則甚？」

公孫化怔了一怔，苦笑道：「姑娘既已不加怪罪，在下就此告辭……」

青衣少女把手一搖，嬌聲叱道：「慢點，你這人長得頗斯文，怎麼竟如此不懂禮貌？」

公孫化簡直被她罵得莫名奇妙，惶然問道：「在下又有甚麼失禮之處？」

青衣少女媚笑道：「風萍偶聚，也是因緣，我們既已認識，你爲何不報出姓名，並向我請教芳名，是不是有點自以爲了不起，對人輕視？」

公孫化無可奈何，皺眉說道：「在下公孫化，請教姑娘芳名上姓？」

青衣少女柳眉微軒，妙目流波地嫣然一笑道：「我叫葉青。」

「葉青」二字聽在公孫化的耳中，使他不禁吃了一驚，目注對方，滿臉驚異神色。

葉青吃吃笑道：「原來你這人也不老實，又老是兩道目光直勾勾地盯視着我了。」

公孫化滿臉通紅，陪笑地道：「非是在下失禮，祇因聞得姑娘芳名之後，有件事兒要想請教！」

葉青笑道：「甚麼事情，儘管說呀，我答應你必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就是。」

公孫化道：「有位葉白姑娘，不論在姓氏或芳名之上，均與姑娘頗有關係，不知姑娘是否相識？」

葉青笑道：「你算是問對了人，葉白是我的四妹，我是她的二姊，但不知你……公孫兄與我四妹，彼此結識多久？」

公孫化見對方果然是葉白來此訪晤的姊妹中人，不禁把初見葉青時的心中戒意，泯除了不少，含笑答道：「我與……白妹是在黃鶴樓，互相結識的，因獲得信鴿之召，遂一路相偕，趕來此處。」

葉青聞言，不禁在臉上浮現了一種媚得撩人的會心蕩笑。

她因爲「天慾十女」一向祇要對看上的任何男子略加勾引，無不立效于飛。

葉青自然認爲這公孫化既與葉白在武昌相識，一路偕行，稱呼上又如此親密，彼此間的關係，無疑已朝朝寒食，夜夜春宵，彼此魂銷眞箇，老吃老作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了。

而葉白之所以把公孫化帶來「六詔」之意，也必是遵照「天慾宮」中慣例。

葉青打算將這位生得十分英俊，一身武功亦有相當高明的如意郎君，長枕大被地，公諸姊妹同享。

葉青由於有了這種想法，故而對公孫化笑得更蕩，笑得更媚。

公孫化本是甚爲持重的方正少年，但見了葉青這種的冶蕩神情，心中不禁有點「怦怦」亂跳。

他越是心跳，葉青便越是不停的蕩笑。

公孫化耳根發熱地，一皺劍眉，問道：「葉姑娘……」

「葉姑娘」三字方出，葉青便連連搖頭，接口說道：「不對，不要稱葉姑娘，公孫化既然叫我四妹爲『白妹』，就該叫我一聲『青妹』吧！」

公孫化不是擅於倚紅偎翠的輕薄少年，他與葉青祇是初識，毫無感情，這聲「青妹」如何叫得出口？

但他雖然對「青妹」二字叫不出口，却也不好意思再稱「葉姑娘」，祇好含含混混囁囁嚅嚅問道：「妳，妳爲何這樣對我發笑？」

公孫化滿臉通紅的這副「窘態」，不禁把這位風流成性的「迷魂姹女」葉青撩撥得慾火高騰，一張嬌臉也立即平添春意，紅了起來，答非所問地，便即向公孫化問道：「公孫兄，我四妹對你好麼？」

這句問話，不容否定，公孫化毫不遲疑地點頭答道：「好，當然好，白妹對我恩情之厚，使公孫化浹骨淪心……」



這本是正面的答話，偏偏葉青又生了反面的誤會，不等公孫化說完，便自媚笑接道：「她對你很好，四妹的功夫還不如我的，我會給你更高的享受。」

公孫化瞠目道：「葉……葉青姑娘，妳……妳在說甚麼？」

葉青吃吃笑道：「你是眞糊塗的還是假糊塗呢？我是說，我四妹和你顚鸞倒鳳之際，能使你浹骨淪心，我更進一步，能使你欲仙欲死。」

公孫化這才知道對方是把茄子纏到冬瓜上去，不禁把張俊臉脹得如同豬肝地，急急叫道：「葉青姑娘，妳……妳弄錯了，我和白……葉白姑娘之間，是彼此清清白白。」

他一急之下，不敢再用親密暱稱「白妹」，又改成了生疏的「葉白姑娘」。

葉青那會相信他的說法，銀牙微咬了下唇，搖頭笑道：「已染橫塘水，何須假撇清，移乾柴近烈火，那得不焚，攝艷女配俊郎，怎會不合？我絕不相信在我們姊妹面前，還會出現甚麼柳下惠……魯男子……」

她的話猶未了，突有另一個蕩媚語音接道：「誰是柳下惠？誰是魯男子？我倒要見識見識。」

公孫化方自一驚，葉青已聽出來人是「天慾十女」之中，總排行名列第五的「媚人嬌」白莉，遂嬌笑答道：「是白五姊麼？妳要見識見識，怎不快來，我們姊妹不是曾有信條，若有所得，永遠不會有私，公諸同好的麼？」

一條倩影，隨着一聲嬌笑，立從當空飄墜下來。

來人是個身穿紫色宮衣的美艷少女，但僅從那雙顧盼勾魂，水淋淋的桃花眼上，已可看出，比較「迷魂姹女」葉青，還要來得風流騷蕩。

公孫化目光注處，不禁吃了一驚。

他驚的是葉白與自己的結識訂交，長途同行，一切舉措，無不發乎情，止乎禮，分明是個無邪聖女，怎麼她的姊妹團，全是些慾海妖姬，武林蕩婦呢？

公孫化就在這一驚之下，突然明白了過來。

他明白的是葉白爲何不許自己與她同來「六詔」的原因，以及葉白對他所說：「化哥，日後自然明白，定會原諒我一片苦心。」之語。

他忘了那位灰衣老僧人對他所作「逢紫則凶，逢白則吉，寧可近西，不可近酒」的卦語，如今面對一身紫衣「媚人嬌」白莉，仍然祇有驚心，並無戒心。

白莉身形落地，閃動着兩道足以勾魂攝魄的眼波，向公孫化上下一掃，側頭在「天慾十女」、「雙鳳三嬌」、「一花四葉」中，排行第八的「迷魂姹女」葉青，含笑問道：「葉八妹，如此風流英俊的俊俏郎君，必然蘊藉多情，怎會有柳下惠，魯男子之稱？」

葉青笑道：「這位公孫兄，自稱與我四妹在黃鶴樓結識，一路偕行至此，彼此間却還清清白白，絕無枕席之親，豈不是現代魯男子，今日柳下惠麼？甚至於連這兩位古人復生，也未必如此心如鐵石。」

白莉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移乾柴近烈火，那得不焚呢？」

稍頓，白莉續道：「攝艷女、配俊郎，怎會不會……」這兩句話兒，竟與葉青剛才所說，不約而同地完全一樣。

公孫化見她們二人看法完全一樣，不肯信任自己，不禁劍眉一揚，憤然冷聲說道：「怎麼不可能呢？我與葉白姑娘之間，是發乎情，止乎禮……」

話方至此，白莉便以一聲媚笑，截斷了他的話頭，向公孫化注目道：「公孫兄，你既說與我葉十妹彼此清清白白，則你定是完陽未洩的童男子？」

公孫化雖嫌對方說話太粗，但却不能不答，「當然」二字遂脫口而出。

白莉笑說道：「好，你既然嘴硬，可敢讓我檢查一下？」

這聲「檢查」，不禁把這位未經人道的公孫化窘起了滿臉紅雲，眉峯緊皺地，囁嚅問道：「妳……妳……妳怎麼樣檢查？」

「媚人嬌」白莉失笑道：「你不必緊張，我不是要脫你褲子，讓我驗明正身，祇消在你鼻尖上，輕輕的摸上一把，便知道你是否吹牛，抑或眞是一個尚未試過女人滋味的童男子？」

她邊自說話，邊自扭動楊柳細腰，擺動着風俏步，走向公孫化面前，並伸出纖纖玉手，對他鼻尖摸索。

公孫化不知應否拒絕，還是接受此舉之際，葉青笑道：「公孫兄不要怕，這是我五姊白莉，你讓她摸摸好了，不會對你有害。」

話未說完，白莉那隻手兒，業已觸及公孫化的鼻尖。

僅僅是那麼輕輕一觸，白莉便已有所覺地，立即縮回手兒，口中「嘖嘖」兩聲，向葉青稱奇，說道：「眞是奇怪，這位公孫兄並沒吹牛，他居然未經人道，仍是隻大補特補的童子鷄呢！」

葉青詫異道：「這事有可能麼？就算他不解風情，心如鐵石，

難道我四妹也突然變成了……」一語未畢，白莉突然向公孫化微微說道：「公孫兒，我還是第一次遇見你，第一次遇見你這種輕於女色的鐵錚奇男，非要對你表示欽佩之意不可了。」

白莉說完，從懷中取出一隻高約四五寸的白玉葫蘆，遞向公孫化道：「這玉葫蘆中，貯的是最爲難得的『猴兒美酒』，可惜沒有酒杯，公孫兒便以口對口兒地，飲上一口，聊表敬意，喝完以後，我還有關葉十妹的重大事兒告訴你呢。」

公孫化一來覺得不便推托，二來還想聽聽白莉所說有關葉白的重大事兒，遂點了點頭，伸手把白玉葫蘆接過。

才一拔開葫蘆塞兒，一般清醇酒香，業已薰人欲醉。

他忘了「逢紫則凶，逢白則吉」之語，那還記得「不可近酒」之誡，遂面對着一身紫衣，滿臉嬌笑的「媚人嬌」白莉，把玉葫蘆中的香醇美酒喝了兩口。

總算公孫化並不貪杯，雖覺那「猴兒美酒」可口，並沒多飲。

他祇是喝了兩小口，表示接受對方的敬意之後，拿還給白莉。

他還沒開口詢問白莉，葉青業已向他問道：「公孫兒，你既與我四妹一同前來，現時她却人在何處？」

公孫化遂把葉白獨來「六詔」，自己悄悄追踪之事說了一遍。

他說完向白莉問道：「白姑娘，妳剛才說要告訴我有關葉白姑娘的重大事兒，莫非妳見過她了？」

白莉從衣襟上取下一條紫色紗巾，邊在手中絞弄，邊自點頭答道：「我已見過我葉十妹子了（在天慾十女中她排行第十，在葉家四姊妹中她是排行最小），她也向我提起過與你一路之間，所生感情……」

語音至此略頓，側顧葉青笑道：「葉八妹，妳且猜猜妳那葉四妹對我表示了甚麼態度？」

葉青道：「我四妹總不會違背姊妹間所立信條，表示她想吃獨的吧？」

白莉冷笑一聲：「妳猜得不夠。」

葉青詫異道：「猜得不夠，此話怎講？」

白莉把唇角一披，目注葉青說道：「葉八妹，妳聽了我所說之語，大概定必大感意外，她表示要從此退出『天慾十女』之外。」

葉青目定口呆地「啊」了一聲道：「我……我四妹眞……眞會這麼說麼？」

白莉道：「怎麼不會？她親口向我表示要從此退出姊妹盟約，與這位如意郞君，地老天荒，同偕白首。」

語音略頓，轉過臉去，對公孫化笑道：「公孫兒，聽見了麼？你的魔力眞不小呢！」

公孫化先前聞得葉白的要好姊妹，竟是這些分明十分淫蕩的蕩婦妖姬，心中不由生出一種又似悲哀，又似失望難過意念。

但等聽了白莉說出葉白要從此退出甚麼「天慾十女」組織，與自己天荒地老，長相厮守後，不由又從難過情緒中，生出了一些安慰。

就在他心中忽悲忽喜，慰意方生之際，葉青已十分吃驚地，向白莉問道：「白五姊，妳不是開玩笑吧？我不信我四妹竟會把性情變化到這等地步。」

白莉笑道：「葉八妹何必不信，少時到了別府之中，妳那四妹必將對妳作同樣的表示，說不定還會要求妳幫她說話。」

葉青道：「白五姊，妳在我四妹對妳表示退出『天慾十女』組織後，你是怎麼樣答覆？」

白莉笑道：「我自然說是茲事重大，必須等掌宮大姊到來，或是由十姊妹全體開會決定。」

葉青揚眉道：「白五姊在開會時，將採取何種態度？是幫我四妹，抑或不幫？」

白莉不答反向葉青問道：「葉八妹，妳自己呢？妳將採取何種態度？」

葉青毫不遲疑地，立即應聲答道：「我會反對，我們十姊妹在『天慾宮』中那等生活，多麼快樂逍遙，故而我反對我四妹成爲背叛組織、破壞情趣的始作俑者。」

白莉點了點頭，緩緩的說道：「葉八妹的態度和我一樣，但反對也得要有辦法才對。」

稍頓，白莉又續道：「僅靠空言辯論，恐怕無濟於事，因爲我發覺葉十妹既如此表示，她的態度顯然十分堅決。」

這時，公孫化的心中，由對葉白失望轉爲原諒，由原諒轉爲安慰，由安慰轉爲尊敬，最後，他心坎中的葉白又由有瑕疵，成了純潔聖女。

葉青聽出了白莉弦外之音，目光凝注問道：「白五姊在我們之中，向有『智多星』之稱，妳大概也智珠在握，有辦法了？」

白莉神色堅定，點首答道：「我認爲除了『刻木成舟，煮米成飯』這八個字兒以外，根本別無辦法。」

公孫化在旁聽得不禁把眉頭一皺。

葉青正待想問，白莉繼續說道：「坦白說，我認爲葉十妹所以如此之故，是爲了這位公孫兒，祇是她一個人的情人，假如把公孫兒變



成了『大衆情人』，葉十妹就不會再想退出『天慾十女』的姊妹組織了。」

葉青「哦」了一聲，嬌聲說道：「原來白五姊想的是這個辦法。」語音略頓，向公孫化媚態十足地，瞄了一眼笑道：「但是這位公孫兒相當古板，相當頑固，恐怕朽木難以雕成舟，生米頗難煮成飯呢？」

白莉笑道：「我剛才曾經檢查，知道他未經人道，不解風情，故而未雨綢繆地，業已作了準備。」

公孫化心中怦然一驚，趕緊眞氣暗提，加强警戒，防範着了人家的甚麼道兒。

葉青也是玲瓏剔透之人，一聽便恍有所悟地，向白莉笑道：「白五姊，妳眞厲害，方才敬給公孫兒所飲的就是『回春酒』麼？」

公孫化聞言更驚，立即氣運全身，察看有何異狀。

說也奇怪，無論是丹田臟腑，或是全身任何經脈，均一如平時，毫無異樣感覺。

白莉一面點頭，一面秋波注處，向公孫化媚笑道：「公孫兒，你的造化不小，艷福不淺，我的『回春酒』，藥力能巧奪天工，連七八十歲的老頭兒，或斲喪太過……」

稍頓，白莉續道：「甚而萎而不舉的痨病，服用之後，都會立即大振雄風，龍精虎猛，你雖英俊健挺，但在風流陣仗之上，却還是個新出道的雛兒，若無回春酒力之助，恐怕在我姊妹面前，戰不了三五回合……」

公孫化聽得雖然心中暗罵，但暗自行功暗察，覺得絲毫無異，遂沉聲低叱道：「無恥丫頭，休觸淫詞穢語，妳那些下流的藥物，其奈我何？」

話才至此，白莉已略揚在手中那條紫色紗巾，向公孫化媚氣十足地叫道：「喲，公孫化，我姊妹看上你了，打算把你當作我們的大衆情人，享受無邊艷福，你怎麼說起話來，這樣不客氣呢？」

隨着那紫色布紗揚處，有股淡淡的香氣，送入公孫化的鼻管。

公孫化畢竟是行道未久，閱歷尚淺，不以爲意地，峻聲說道：「賤婢，休得胡扯，我的心如鐵石。」

話方至此，白莉已一陣吃吃浪笑，笑得花枝亂顫。

公孫化怒道：「妳笑甚麼？難道我說錯了麼？」

白莉笑道：「你不是說錯了，祇是形容錯了，因爲凡是飲了我的『回春酒』，又經我以『引春香』，引發酒力之後，絕不會心如鐵石，但有樣別的東西，倒是會威武不屈，堅如鐵石！」

公孫化心跳了，流汗了。

他流汗之故，是爲了熱。

這種熱，並非來自體外，而是由丹田上冒升起來。

不對了，剛才曾經行功暗察，全身毫無異狀，如今却在刹那之間，那股奇熱，便由丹田傳佈全身，燒得四肢百骸，血脈賁張，尤其是胯下不文之物，竟眞是如白莉所言，堅如鐵石的昂然而擧。

白莉、葉青二女，已發覺可以從外衣看出公孫化的生理變化，不禁掩口葫蘆，吃吃而笑。

再被她們這樣一笑，公孫化站不住了，滿臉通紅地，盤膝坐地。

一來衣服已遮掩不住，站着太過難堪，二來公孫化想於盤膝坐下後，消除體中邪毒。

白莉知他心意，嬌笑道：「公孫兒，別再發傻勁了，飲了『回春酒』，並被『引春香』引發之後，祇有男女好合，把它盡情發洩，才可無事，否則，必將精髓枯乾而死。」

公孫化咬牙道：「我寧可身遭慘死，也絕不和妳們行甚麼苟且之事。」

葉青柳眉一挑，向白莉笑道：「白五姊，公孫兒業已領略『生香』，我們何不再讓他看看『活色』，他多半會立刻投降，不能抵抗的了。」

白莉點頭道：「八妹這個辦法想得不錯，我們可以一齊表演，但他若閉上眼睛，不敢看呢？」

葉青笑道：「不看也不要緊，他可以閉上眼睛，却無法堵住耳朶，五姊那套擅長的『銷魂妙音』，足以令金剛發狂，羅漢還俗，難道竟勾引不動一個分明藥力發作，業已春情正熾的童子麼？」

白莉「嗯」了一聲，目注葉青道：「八妹要我獻醜，自然可以，但我除了要妳和我一明一暗，互相合作，還有一個要求……」

葉青不等白莉再往下說，便接口笑道：「我猜得出五姊的這項要求，大概是妳要吃這隻童子鷄的頭啖湯了？」

白莉銀牙微咬下唇，浪笑說道：「八妹若覺我要求不太公平，我們便各憑功夫，來個馬上爭戰也行。」

葉青苦笑道：「算了，算了，五姊的那手『玉關吸髓，素女偸元』功夫，連久經戰陣的風流浪子也經不起妳一夾一轉，一擠一吸，像公孫化這等雛兒，怎有倖免之理，祇望妳不要竭澤而漁，留點新鮮給我試試便了。」

語完，這兩位慾海妖姬，便自行褪去衫裙，把全身上下脫得一絲不掛，一乾二淨。

公孫化一見她們開始有所動作，便眉峯更緊，雖未像葉青所料，立即閉上眼睛，却也低下頭去，垂目不看。

因爲「媚人嬌」白莉，和「迷魂姹女」葉青的身段太迷人了。

尤其是白莉，在兩條修長玉腿之上，有個不太大的渾圓妙臀。

白莉的臀雖不大，腰却極細，一雙玉峯奇豪，乳頭却又小如米粒，臍眼以下小腹之間，則滿是柔絲，呈現了異於常人的茸茸一片。

葉青身材雖比白莉略遜，粉臂雪腹，全身上下無處不是放射出足以使男人爲之銷魂蝕骨、目眩神搖的女人魅力。

換在平時，公孫化仗着修爲定力，或可做到眼中有色，心中無色地步。

如今不行，「回春酒」所生出的奇强藥力，已在他腹中作怪，那裡還敢稍接受甚麼外來的撩撥？

白莉見公孫化不敢正視，低下頭去，便對葉青笑道：「公孫兄不敢正視，大概快投降了，在他投降之前，我們來場『假鳳虛凰』過過癮，殺殺火，並替這位尚未經人道的美童子公孫化作點示範工作。」

語音一了，便向葉青來了個縱體投懷。

葉青一把摟住白莉，「嚶嚀」一聲，兩條赤裸裸的玉蟲兒，便在公孫化面前的石地上，開始了各種姿態的顛鸞倒鳳姦戲起來。

雖然這是假戲，但天慾二女，却會假戲眞做，假功既入骨三分，唱功更高明無比。

白莉擅於哼，葉青擅於叫。

叫是高音，叫得令人戰慄。

哼是低音，哼得令人酥痲。

究竟是怎麼樣叫，怎麼樣哼，最好自行想像，自行體會了。

倘若坦白寫了出來，未免過份汚穢筆墨。

總之，公孫化可以垂目低頭，不欣賞做功，却無法堵塞雙耳不欣賞唱功。

他被葉青叫得戰慄，他被白莉哼得酥痲。

他被葉青叫得血脈賁張。

他被白莉哼得心魂欲飛。

外誘如此，內生苛熱，公孫化究竟是人，不是神，更不是沒有靈性的機械。

他已經到了人類所不能抵抗的時候。

他無可奈何地，要在白莉、葉青身上，立謀發洩。

第一個動作，是抬頭睜眼。

不睜眼還好，這一睜眼之下，恰好看見葉青和白莉二女，正顛鸞倒鳳地，互爲對方各效口舌之勞。

公孫化連男女正常交合都無經驗，却那裡見過如此奇形惡狀。

心中「轟」的一聲，臉上「烘」的一熱。

他坐不住了，陡然站了起來。

不單是站了起來，並猿臂雙張，向二女之中，較迷人的「媚人嬌」白莉撲了過去。

白莉自然不會躲藏，任憑他把自己摟入懷中，祇是把語音放得極低地，媚聲笑道：「你猴急甚麼？一箭雙鵰，夠你享受的了，還不快脫衣服，這樣能辦事麼？」

公孫化靈智已泯，無話不聽，果然把自己的內外衣服脫了一個一絲不掛。

他本是個英挺奇昂，再服用了特殊的催情藥物，某部器官自更爲奇偉。

白莉媚目一眨，吃吃笑道：「嗯，雄糾糾，氣昂昂，眞是好大本錢，無怪葉十妹會對你愛得發瘋，那樣顚倒，但我不懂她與你彼此投緣，却爲何熬得住，沒有肌膚之親，使你至今還不知道女人是甚麼味。」

這時，公孫化的靈智已被慾火燒昏了，他那裡還聽得見白莉說些甚麼。

他祇急於替自己最難過、最突出的器官，找一處最舒服、最隱蔽的藏放所在。

這不是專門知識，也不是奇功絕學，祇是人類的本能。

公孫化雖然一無經驗，二無師父，他也知道怎麼樣獲得他如今最需要的安樂之窩、銷魂之洞。

巢穴已開，揮戈直入。

就在這時候，將入未入或是已入少許之際，陡然有人喝道：「且慢！」

眼前一條人影，飛躍當場，是個身穿宮裝，年約花信的美俏婦人。

這少婦玉手一揮，公孫化已在白莉身上滾下，一動不動。

他不是乖，而是被那新來的少婦點了穴道。

白莉眼看肥肉到口，大慾將逞，突然遭此變故，怎不心中大怒。

但她敢怒而不敢言，因爲來人正是「天慾十女」，「一花四葉」、「雙鳳三嬌」中的首腦人物，「天慾宮」的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

見了掌宮大姊，白莉自然是發不出脾氣，祇得苦笑了一聲，道：「大姊爲何突然來了個棒打鴛鴦，大煞風景，莫非妳也久曠，食指大動，想要拔個頭籌麼？」

方芍藥雙眉一挑，冷冷說道：「我不會饑不擇食……」

這句「饑不擇食」，把白莉、葉青聽得一怔。

她們雙雙對那被點了穴道，但藥性未退，內火仍煎，依然雄糾糾、氣昂昂，充份表現男性魅力的公孫化看了一眼，然後再向方芍藥投射過詢問的眼色。



這是無言的詢問，意思是說，「饑不擇食」一語何來？難道如此健美的「美男童」，還當不起「美食」二字麼？

方芍藥懂得她們目光中的詢問之意，伸手指着公孫化，道：「五妹、八妹，莫要錯會了意，我不是說他的條件不夠、本錢不足，而是說此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不能盲目亂來，要審慎考慮。」

白莉與葉青幾乎是同時說道：「大姊……妳……妳是說他身份？」

方芍藥不再等她們再往下問，逕自點了點頭，目注白莉問道：「這人是否複姓公孫，單名一個化字？」

白莉詫異道：「正是，大姊認識他？」

方芍藥搖搖頭道：「我不認識他，是方才聽妳提起十妹，試加猜測，誰知果然猜對了。」

葉青道：「大姊業已回到『天慾別府』，見着我四妹了？」

方芍藥道：「不錯，我如今宣佈這公孫化的雙重身份，第一，他是『風流三劍』中『玉潘安』蕭凌的師弟。」

「玉潘安」蕭凌五個字，果然使「媚人嬌」白莉，和「迷魂姹女」葉青全都吃了一驚。

因爲，這「風流三劍」的名頭委實太大，當世武林中，誰不知道「滄海巫山」雲夢襄、「玉潘安」蕭凌，與另一位不知姓名的紅衣女子均身負絕世武學，行踪神出鬼沒，不論黑白兩道，那門那派，都得對「風流三劍」存有幾分忌憚。

如今聽得公孫化竟是「風流三劍」中「玉潘安」蕭凌的師弟，白莉和葉青怎不立即雙眉緊皺。

方芍藥緩緩又道：「第二，這位公孫化的第二種特殊身份，是我們十妹夫。」

白莉聞言，急急叫道：「大姊，妳且摸摸他的鼻尖看，這位公孫化分明尚是元陽之體，尚未和十妹……」

方芍藥微笑道：「我知道他們之間尚未有床第之親，但十妹已向我表示要嫁給公孫化，並請我准許她退出『天慾十女』的姊妹組織。」

葉青目注方芍藥道：「大姊批准我四妹的這種要求麼？」

方芍藥搖了搖頭，說道：「我們當初聚盟時，曾經決定『一人背約，姊妹立分』，故而十妹要求脫離組織，是整個『天慾十女』聚散的問題，我雖忝掌宮令，也未便擅加批准，或是駁斥。」

白莉笑道：「大姊既然覺得准駁兩難，到底應該怎麼辦？」

方芍藥神色鄭重地答道：「恰巧這次因另有要事，我已飛鴿傳書『天慾宮』，把十姊妹都召集來『六詔別府』，便不妨在『快樂橋』上，開場全體會議，由十姊妹公決十妹去留，但希望不要釀成悲痛慘劇才好。」

葉青詫然問道：「大姊這悲痛慘劇一語何來？」

方芍藥搖了搖頭，輕輕嘆息一聲道：「我眞想不到，十妹會突然改變了性情，對公孫化如此純摯眞愛，八妹妳且猜猜妳四妹打算以何種態度，參予『快樂橋』的『天慾十女』會議呢？」

葉青苦笑道：「我那裡猜得出來，大姊請道其詳。」

方芍藥輕輕一嘆，道：「由如今開始，十妹已在口中親置一粒毒丸，到時再帶柄鋒利匕首與會。」

白莉驚道：「十妹要柄匕首則甚，難道她竟準備姊妹反目一戰麼？」

方芍藥搖頭道：「十妹怎會如此毀了她已定的決定，倘若姊妹們批准她脫離『天慾十女』組織，便以鋒利匕首自削手中小指，還諸姊妹，藉謝背盟之罪，否則，她要嫁公孫化的心願難償，便立即咬破口中毒丸，香消玉殞而死。」

白莉與葉青從這番話兒之中，已聽出葉白的確下了決心，不禁面面相覷。

默然片刻後，「媚人嬌」白莉輕輕一嘆，幽幽說道：「這樣說來『天慾十女』恐怕要成爲歷史名稱，我們姊妹的盟約，難免要被解散的了。」

方芍藥從鼻中哼了一聲道：「就算沒有十妹之事，恐怕別人也不允許『天慾十女』繼續存在。」

白莉與葉青詫異然莫解地向「放誕夫人」方芍藥投過一瞥的詢問的目光。

方芍藥道：「五妹、八妹，忘了我適才所說飛鴿傳『天慾令』邀集十姊妹，在六詔山聚合之舉。」

葉青道：「小妹就是接得『天慾令』趕來，正想請示大姊，有何要事相商。」

方芍藥伸出兩根纖纖玉指答道：「有兩件事兒，第一件事兒，是燕二妹和燕三妹闖了一件大禍。」

說至「大禍」二字，她的語氣頓了一頓，然後正色又說道：「她們爲了意圖勾引『風流三劍』中的『滄海山』雲夢襄，竟設法把雲夢襄的未婚妻子歐陽珊，擄來『六詔別府』，並留下『快樂橋』的地名，雲夢襄來到此處找尋人。」

「迷魂姹女」葉青目光略注公孫化，哎呀一聲道：「我和五姊惹了

『玉潘安』蕭凌，二姊三姊又惹了『滄海巫山』雲夢襄，這倒是夠熱鬧了。」

「放誕夫人」方芍藥皺眉道：「這也是我適才出手阻止妳們與公孫化胡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爲我與雲夢襄還有點香火因緣，祇要禮待她未婚妻歐陽珊，等雲夢襄尋來，尚可解釋誤會，不致把事情弄大，但『玉潘安』蕭凌却素無交情，我們在麻煩滿身之際，委實不宜再樹如此強敵。」

白莉聽出方芍藥言外之意，失驚問道：「大姊既有麻煩滿身之語，想必另外一件事兒，也在不小。」

方芍藥點頭道：「那才是最主要的麻煩，五妹與八妹知不知道當世武林中，有『邊荒五醜』等五個怪物？」

白莉想了一想道：「是不是『塌鼻淫猿』魏子平、『闊嘴媚豬』葛天保、『獨目臭驢』吳小隆、『天麻書生』劉伯涼和『四尺蝦蟆』熊大量。」

葉青一旁插口問道：「大姊突然提起這五個怪物則甚？」

方芍藥苦笑道：「五妹、八妹有所不知，這『邊荒五醜』居然色心大起，看中了『天慾十女』姊妹，聯名來向我們求親。」

白莉哦了一聲，有點忍俊不禁地失聲笑道：「這眞是醜人多作怪，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但不知他們是看中了我們之中那五位姊妹？」

方芍藥道：「不是五個，是十個一齊看中，這『邊荒五醜』聲稱欲享齊人之福，每人要娶我們兩個姊妹。」

白莉、葉青聽得方芍藥說得十分有趣，不禁笑得彎腰捧腹，有點喘不過氣來。

方芍藥正色道：「妳們不要覺得好笑，『邊荒五醜』不是說着玩的，他們於十日之內，便來『快樂橋』相親，每人挑選我們兩個人，就是任憑我們每兩人，在他們當中挑選一個的。」

葉青柳眉倒豎道：「這個『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的東西，敢來『快樂橋』撒野最好，通通把他們殺了，該餵豬的餵豬，餵狗的餵狗。」

「媚人嬌」白莉冷笑地道：「八妹不要說得那麼容易，據我所聞，『邊荒五醜』中，無一是庸手，個個身負絕學。」

葉青接口道：「身負絕學又便怎樣？五姊這等說法，莫非打算接受『邊荒五醜』的求親，把朵嬌滴滴的鮮花插到臭烘烘的牛糞上去。」

白莉失笑道：「我那會如此自賤，八妹不要抬槓，大姊想必有應敵之策！」

方芍藥苦笑一聲道：「在未曾確知對方功力程度之前，我也並無良策，但既有『邊荒五醜』的麻煩當前，我們委實不應該再惹『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潘安』蕭凌等特殊強敵『風流雙劍』的了。」

白莉、葉青聽得方芍藥的如此說法，也知道「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潘安」蕭凌，實非浪得虛名，遂向公孫化看了兩眼之後，白莉苦笑一聲，發話說道：「大姊既然這樣說話，我就給公孫化服食『回春酒』和『引春香』的解藥便了。」

方芍藥點頭道：「解藥應該給他服下，免得內火大煎，身體受傷，衣服也請五妹替他穿上，但所點穴道却不必爲他解開。」

白莉聽到此處，訝然問道：「大姊，我們一來是爲了十妹的意志太堅決，二來爲了在此時期，不宜再惹『玉潘安』蕭凌，業已決定不再撩撥公孫化了，還要點了他的穴道則甚？」

方芍藥微笑道：「因爲十妹對他鍾情太甚，矢志許以終身，我遂不得不多加謹愼，準備在『快樂橋』上，再當着十妹，設法考驗這位準妹夫的愛情忠貞程度。」

白莉心中佩服地，含笑說道：「大姊不愧掌握號令，領袖羣倫，作起事來，眞是面面俱到。」

說完，便遵照方芍藥所囑，替業已脫得精光的公孫化穿上了衣服，並餵他服下解藥。

方芍藥聽得白莉對自己讚美，不禁搖頭苦笑道：「這次『邊荒五醜』是志在必得，來勢洶洶，但願我們姊妹們能齊心合力，渡過這場劫難才好。」

葉青深知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無論武功智計，均冠於其餘九人，平素自視甚高，不輕許人，這次居然一再臉帶憂容，口出愁言，可見「邊荒五醜」無一庸手，個個身負絕學，於是問道：「大姊是否知道甚麼更實際的情況？」

方芍藥道：「我知道五醜之中，論智計『天麻書生』劉伯涼最爲奸刁，自詡可比明朝開國功臣的軍師劉伯溫，論武功則數『四尺蝦蟆』熊大量爲最高。據說，他自詡練『蝦蟆氣』的威力，爲當世第一……」語音略頓，想了一想，繼續說道：「其餘『塌鼻淫猿』魏子平精於『白猿劍法』，並且擁有一柄前古神物，削鐵如泥，無堅不摧的『靈辰劍』、『闊嘴媚豬』葛天保練了一身相當高明的『混元氣功』、『獨目臭驢』吳小隆則除一套相當精妙的『無根推手』之外，還練有一種獨門奇物，能自口中噴出，令人嗅之難禁奇味的『臭驢屁』，但這些均屬耳聞，未經目睹，不知眞實情況，是否果如傳言。」





劉伯涼手捧明珠向「放誕夫人」方芍藥求婚……

葉青笑道：「那個『四尺蝦蟆』熊大量的『蝦蟆氣勁』眞是當世第一麼？莫非他還高過『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潘安』蕭凌不成？」

方芍藥雙目之中突然神光一閃，臉帶喜容叫道：「八妹，妳這句話兒提醒我了。」

葉青惑然道：「我祇是隨口一問，不知提醒妳大姊甚麼？」

方芍藥揚眉笑道：「假如我們能獲得『滄海巫山』雲夢襄或『玉潘安』蕭凌等『風流雙劍』其中之一劍助陣，便不難使『邊荒五醜』色瞇瞪眼前來，灰頭土臉而返，或者是永絕後患地，把這幾個可惡的東西一齊除去。」

葉青眼珠略轉，搖頭笑道：「大姊的這種構想雖好，祇怕不易實現。」

方芍藥目注問道：「何以見得？」

葉青正容答道：「一來『邊荒五醜』已定於十日之內前來『快樂橋』，『風流雙劍』却未必會適時也趕到，『滄海巫山』雲夢襄，或許因急於援救他未婚妻歐陽珊，而兼程趕來。『玉潘安』蕭凌却怎麼會知道他師弟公孫化，落在我們手中之事？」

接着葉青又問道：「二來我覺得雲夢襄和蕭凌能對我們容忍，不加怪罪，業已不錯，他們怎肯再幫我們，應付『邊荒五醜』呢？」

方芍藥把雙眉一揚，嬌笑地說道：「這倒並不一定，八妹不妨看看妳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有沒有這種能夠化敵爲友的翻雲覆雨的手段？」

這時，白莉已替公孫化把內外衣服都已穿上。

方芍藥遂向白莉、葉青囑咐道：「常言道：『命由天定，事在人爲』，我們目前將遭遇困難，但祇要處理得當，未必不可以轉禍爲福，五妹、八妹，先把公孫化送回『快樂橋』別府，暫時莫讓十妹知道，等我晚間回去，再作處置，但却千萬不可再在此事上，再增添麻煩的了。」

白莉與葉青自己知道方芍藥所說「再添增麻煩」之語是何含意。

她們便雙雙玉頰微紅地，喏喏連聲，抱起了那位藥力雖除，穴道未解的公孫化，向她們的「六詔別府」那「快樂橋」馳去。

方芍藥遣走這兩位結盟姊妹，遂展開輕功身法，馳向偏西以外的一處幽靜的一處山谷。

原來這位「放誕夫人」，於前來「六詔別府」途中，也定了一個約定。

她是在路上遇見一位騎白馬的白衣書生，兩人目光一合，男的覺得女的是位絕世天人，女的覺得男

的倜儻英挺，卓然不羣，自己風流放誕，遇人雖多，但如此俊拔人物，却還是生平罕見。

他們兩度目光相對，尚未互通款曲，那白衣書生的一位友人却匆匆趕來，把他從酒館拉走。

但白衣書生行時，口中却說出「十日後，六詔山翠雲谷」等九個字。

雖然他是並無所指，但方芍藥覺得此人已和自己靈犀互通。

白衣書生所說的九個字，極可能便是與自己的約會時地。

恰巧，地點是約在六詔山，更恰巧的是，方芍藥途中因事，略有躭誤，到達六詔，剛好是第十日止。

故而，她要去一趟「翠雲谷」，看看那白衣書生是否約自己相見？以及這位英氣逼人的罕見美少年，究竟是甚麼身份？

顧名思義，翠雲谷中，定多巨竹！

密翠浮天，清陰迎地，昏黃伴月，深碧流烟，這裡的確是處清幽妙境，更是男女約會的好所在。

方芍藥剛到谷口，便聽得有人在谷內竹林之中作歌。

歌詞並非新款，唱的是宋代詞人而兼大將，辛棄疾的一首「紅神子」：

「兩輪屋角走如梭，太忙勞，
怎禁地？
擬情何人天上問義娥。
何以從容來小住。傾美酒，聽高歌。
人生今古不消磨，積教多，似塵沙。
未必堅穿，划地事堪嗟。
莫道長生學不得，學得後，待如何……」

方芍藥一聽這豪放高朗歌聲，便知正是那小酒館曾通靈犀的白衣書生所發，遂也含笑說道：「好個『莫道長生學不得，學得後待如何！』稼軒此語，滿腹牢騷，但也等於恰爲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已下了一注解。」

邊自說話，邊自走進林中，目光注處，果然看見那位英挺的書生。

那書生仍是一襲白色儒衣，神態瀟洒地，坐在林內一個古樹枯根之上。

白衣書生瞥見方芍藥，不禁微笑道：「姑娘眞是個有心人，居然不辭遠路。」

方芍藥不等對方語畢，便嫣然笑道：「不是不辭遠路，祇是事有湊巧，因爲我恰巧住在『六詔山』內。」

白衣書生笑道：「哦，那我這次約會，眞是定得巧了。」

方芍藥含笑問道：「尊駕爲何會這樣湊巧地，邀我來此地相見？總不會你也住在『六詔山』吧？」

白衣書生道：「我住在『峨嵋』，是來『翠雲谷』中有事。」

方芍藥聽得略感驚訝地，微揚柳眉，道：「這『翠雲谷』中，似未有住有甚麼江湖人物，尊駕……」

目光凝注對方，頓住語音笑道：「眞是失禮，我已來此赴約，準備與尊駕定交，尚未請教尊上姓名？」

白衣書生略略一怔，抱拳答道：「我叫凌霄，就是『志節凌霄』的『凌霄』，姑娘妳呢？請諒我失禮之罪。」

方芍藥笑道：「我姓袁，小名俗氣得很，就是沾了富貴的『牡丹』二字。」

她不說本名之故，是對這英挺絕世的白衣書生印象太好，心生暗戀，更看出對方一團正氣，生恐萬一知道自己是「天慾十女」的掌宮大姊，會生出鄙棄之心，遂把方芍藥的名字，臨時換成了袁牡丹三個字。

凌霄聞言之下，含笑說道：「國姿替月，秀臉如花，袁姑娘不單人如其姓，也人如其名，其實牡丹姚黃魏紫，冠冕羣芳，花的本身不俗，祇恨世人偏要把它和『富貴』二字强拉在一起而已。」

方芍藥含笑道：「多謝凌兄謬讚，彼此互通姓名，但凌兄尚未說出前來『翠雲谷』，是爲了何事呢？」

凌霄道：「我來此尋找一樣東西，合藥治病。」

方芍藥揚眉問道：「凌兄要尋何物，小妹或可幫忙，但我居住『六詔山』，却未曾聽說這『翠雲谷』中生產甚麼罕世靈草。」

凌霄指着四外修篁蔽日，疊翠如雲的無數巨竹笑道：「我聞得此谷之中，巨竹甚多，且皆是百年以上古物，是想前來掘取一段『朱竹鞭』，誰知察遍全谷，均是綠竹，並無一根罕見朱竹在內。」

方芍藥笑道：「這『翠雲谷』中，何來『朱竹』，凌兄是找錯了地方了，幸虧……」

話方至此，忽然想起甚麼事，目注凌霄，問道：「那『朱竹鞭』療治內傷極具效驗，凌兄尋取此物，是否配製傷藥？」

凌霄點頭道：「正是，我有位至友，日前連誅一十三名江湖凶邪，雖告功成，却因衆寡之數太過懸殊，對方又個個功力不弱，故而本人也略受內傷，對眞氣運行凝發方面，頗有影响。」

說至此處，俊目凝望着方芍藥道：「袁姑娘適才曾有『幸虧』之語，又說我找錯了地方，莫非姑娘知道那種罕世『朱竹』是產在何處



麼？」

方芍藥暗暗佩服對方反應敏捷，點頭嬌笑道：「凌兄放心，小妹所居之處，便有一根朱竹，可以掘鞭相贈，包管凌兄對令友有所交代就是。」

凌霄搖手道：「那朱竹既成有主之物，非比山間明月，江上清風，我怎好意思……」

方芍藥也連連搖手，截斷對方話頭道：「我們一見投緣，凌兄更是豪氣凌雲之人，何須作甚世俗客套？小妹所居之處，共有朱竹三根，便爲凌兄掘去一根，也並不毀損靈景。」

凌霄聽她這樣說法，也就不再推辭，目注着方芍藥笑道：「袁姑娘仙居何處，離此地約莫多遠？」

方芍藥道：「離此並不太遠，翻越十來座峯頭便到，凌兄無須跋涉，祇需在此稍候，小妹去把『朱竹鞭』掘來相贈便是了。」

換在平時，「天慾十女」中，無論是誰，偶若遇見這等英挺的男子，均會設法帶回宮去，姊妹同享樂，但如今方芍藥却似愛慕特甚，動了眞情，並不願邀他回去「天慾十女」之「天慾別府」。

因爲不邀對方同去，一來可避免凌霄識破自己眞正身份，產生鄙視意念，二來暫不對「天慾十女」姊妹公開，免得她們見了凌霄後，大動染指之心，使自己無法應付。

方芍藥起下這種念頭，不禁自己在心中又是暗覺好笑，祇是略有感慨！

她好笑的是，自己一向自詡洒脫，不知怎的如今竟會對這凌霄相逢萍水，一見生情，居然與十妹「銷魂姹女」葉白，突然改變性情，愛上了公孫化之事，十分相似。

她感慨的是，既有這種情況連續發生，大概「天慾十女」姊妹同樂的緣份已滿，從今後，多半是風消雲散，各自東西。

凌霄聽對方不邀自己前往住所之處，自然是不便勉强，祇得把手一拱，含笑說道：「有勞袁姑娘，在下在此恭候，等袁姑娘轉來後，彼此再暢談吧！」

方芍藥笑道：「我這就回去掘取『朱竹鞭』，並處理另一件小事，最多兩個時辰，定可返來，凌兄不嫌等得太悶氣吧！」

凌霄搖頭笑道：「此處景色清幽，正好作點荒疏而久的功夫，便等上一日半日，又有何妨，我們不見不散就是。」

方芍藥聽他如此表示，她似芳心暗慰地帶着滿臉醉人的甜笑，向凌霄揮手告別，閃身穿出竹林。

她出得竹林，離開「翠雲谷」後，自然是立向自己所居的天慾別府「快樂橋」馳去。

誰知這位「放誕夫人」方芍藥剛剛離開「翠雲谷」不遠，又聽得一陣歌聲。

這歌聲非詞非詩，非曲非賦，唱的是：

「篩，
天牌，
香爐蓋，
兩打灰台，
霉洗斑點在，
石榴皮翻過來，
葵花帶子向陽開，
密點濃圈文章光彩，
破牛肚乾酒釀爛燒賣，
菱花浮水面榆錢遍地栽。」

方芍藥起初聽來，覺得雜亂無章，並有點莫名其妙。

但等把由一個字到十個字的寶塔形的歌詞聽完，方恍然悟出，每句歌兒所咏所嘲的，都是一個「痲」字。

歌兒聽完，人也出現。

從一角山崖之後，轉出一個身穿黃色儒衣之人。

若由背面或側方看去，這黃衣書生似乎舉止十分飄逸，風神也頗爲瀟洒。

但方芍藥是偏偏與對方正面相對，目光一注之下，不由倒抽一口涼氣。

原來這位黃衫書生不單一張臉兒長得比那號稱「長耳公」的驢兒還長，並且十分凹凸不平，大圈套小圈，黑點雜白點，長滿了無數痲子。

由於黃衫書生這張臉兒，痲得太難看，以致使人估不出他的正確年歲。

約略看去，大概總在三十八九，或了四十一二光景。

兩人是一左一右轉出，恰在峯角相逢，大約距離丈許遠近，停住脚步。

方芍藥是一驚，黃衫書生是一怔。

方芍藥驚的是這黃衫書生的一張臉兒，怎麼長得如此醜怪？

黃衫書生怔的是，這位宮裝少女的相貌風神，怎生得如此美俏？

方芍藥一驚之後，不禁啞然失笑，心想自己這才叫「少見多怪」，彼此萍水相逢不識，人家臉兒生得醜怪不堪，却與自己有何關係？

她心中既有這等想法，脚下自然不再停留，柳腰擺處，流水行雲地便欲走去。

脚下才動，剛剛閃過黃衫書生身旁，便聽得那黃衫書生發話叫道：「姑娘留步！」

方芍藥眉頭微皺，停步轉身問道：「尊駕與我素昧生平，有何見教？」

黃衫書生一抱拳，陪着笑臉，說道：「在下初到『六詔』，人地生

疏，訪友無着，想有煩姑娘，指引一條明路，尚望姑娘，莫責冒瀆才好。」

這黃衫書生貌相雖醜，出語倒還斯文，不太粗俗。

方芍藥因對方以禮相求，不便婉拒，祇得點頭問道：「尊駕欲訪之友人，是何姓名，所居是何峯谷？我若有所知，定必奉告就是。」

黃衫書生笑道：「照說人是大大有名，地點亦不太小，但我亦已問了不少山民獵戶，却偏偏毫無知曉。」

語音略略一頓，目注方芍藥，繼續的說道：「在下要找的地方，是廣西勾漏天慾宮設在『六詔』的別府『快樂橋』，要找之人則是『天慾十女』的『放誕夫人』『方芍藥。』」

方芍藥適才初睹對方那醜陋貌相，是以不覺吃了一驚，如今聽到他這番的話兒，是着實的吃了一驚。

她驚的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更無巧不有，這黃衫書生居然就是找的是自己，更居然碰上了自己。

就在她心中略驚，臉上神色却略起了變化之下，對方十分機警聰明，已從這神色變化之中有了覺察。

黃衫書生在他臉上那些大痲小痲，黑痲白痲中，綻放了令人看來全身都會發痲的難看醜怪笑容，道：「這回我大概問對了人了，從姑娘神色之上，已看出必肯對我指引出明路。」

方芍藥雙眉一挑，目中陡增寒意，看着對方，緩緩的說道：「尊駕自己大有來頭，你多半便是被武林人物稱爲『邊荒五醜』中的『天痲書生』劉伯涼吧？」

這位「放誕夫人」如今方在對方所問的話兒及特別醜怪的貌相上，恍然大悟地，猜出了對方身份。

黃衫書生一愣，閃動目光，向方芍藥盯了幾眼，嘿嘿冷笑說道：「姑娘，好銳利的眼光。」

方芍藥冷然的接道：「我目光有何銳利，祇不過是尊駕把招牌帶在臉上而已。」

黃衫書生笑道：「如此說來，姑娘莫非便是『天慾十女』之一麼？劉伯涼請教芳名？」

方芍藥道：「你先別問我的名兒，我有話要問你。」

劉伯涼呵呵的笑道：「姑娘請問，在下無不直說。」

方芍藥道：「『邊荒五醜』雖與我們約定，但爲期似乎還在數日以後，你爲何獨自提前先來？」

劉伯涼笑道：「誰能獨具看花眼，便賞春風第一夜，我劉伯涼獨自提前來此的用意很大，因爲我想獨佔花魁。」

方芍藥不解問道：「甚麼獨佔花魁？」

劉伯涼狂笑道：「『邊荒五醜』向『天慾十女』求婚，每人要聚兩個，但我聞十女之中，內才最美的首推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外貌最美的，則推小妹葉白，故我提早趕來，想定下這十女之中的一頭一尾。」

方芍藥又好氣又好笑地問：「你憑甚麼要想特別佔便宜呢？是憑內才，抑或是外貌？」

劉伯涼是傲氣十足地，揚眉答道：「兩者均兼，除了武功方面，『四尺蝦蟆』熊大量與我各具專長，互相伯仲，劉伯涼敢誇內才外貌，冠冕羣倫，論內才，我上知天文，下識地理，精通三教九流，諸子百家，論外貌，則這張痲臉雖不漂亮，但在『邊荒五醜』之中，却還是個醜中宋玉，怪裡潘安的標準美男子呢！」

這「標準美男子」五字聽在耳中，再把對方那張難看痲臉看在眼中，眞把這位平時極有涵養的「放誕夫人」方芍藥，氣得欲笑無聲，欲哭無淚。

劉伯涼說完了那幾句自鳴得意的狂語，又復目注方芍藥道：「但如今我突然改變了我那從『天慾十女』中一首一尾，獨佔花魁之念。」

方芍藥問道：「爲何改變？」

劉伯涼從目中射出含有慾火的邪惡光芒，怪笑說道：「因我一見姑娘驚若天人，假若你眞是『天慾十女』之一，我便改變初衷，在『放誕夫人』方芍藥、『銷魂姹女』葉白二女之中，取消一個，以妳來代替她的地位。」

方芍藥知道，此事無法迴避，彼此非見眞章不可，遂搖搖頭道：「你不必改變主意了。」

劉伯涼乍聞此語，不禁詫異聲道：「爲甚麼不必改，莫非姑娘並非『天慾十女』中人？」

方芍藥冷冷道：「你既自詡文通武略，我且唸首詩兒你聽，看你能否解開其中之意？」說完，便自嬌笑吟道：「鎭日尋春不見春，舊鞋踏遍嶺頭雲，歸來試對梅花看，春在枝頭已十分……」

吟聲方畢，劉伯涼已是臉色大變，失聲問道：「姑娘莫非就是『天慾十女』中，領袖羣倫的『放誕夫人』方芍藥麼？」

方芍藥點頭道：「對了，『邊荒五醜』既向我姊妹求婚，但不知憑的是甚麼條件，或是準備了甚麼令人見了貪得不可抗拒的豐厚聘禮？」

劉伯涼笑道：「有……有……有……」

他一連說了三個「有」字，然後



以一種充滿淫邪的目光，看着方芍藥，繼續緩緩的說道：「想不到，眞想不到，我居然於無意之中撞見方姑娘，足證我們之間，確實緣份不淺。」

方芍藥冷聲說道：「有甚麼緣？你以爲『天慾十女』眞會答允『邊荒五醜』的狂妄求親之舉麼？」

劉伯涼道：「妳們姊妹若是聰明之人，你定必欣然答允，絕不拒絕。」

方芍藥不解地問道：「却是爲何？」

劉伯涼笑道：「道理簡單得很，凡被『邊荒五醜』看中，而未獲得之物，也必被毀去，不容他人獲得。」

方芍藥挑眉道：「劉朋友對我威脅？」

劉伯涼發覺方芍藥柳眉雙挑，臉帶愠色，遂把聲音放得和緩地，含笑說道：「不是威脅，我祇是分析利害，何況僅從方姑娘適才所問聘禮這條件之上，我相信『邊荒五醜』也都遠遠高出一般男子之上。」

方芍藥冷冷地道：「莫替旁人吹牛，吹吹你自己吧！」

劉伯涼笑道：「常言道：『財帛動人心』，我們不妨現實一點，先請方姑娘看看我替妳及『消魂姹女』葉白姑娘，所準備的兩件罕世聘禮。」語音一住，這位「天痲書生」當眞伸手入懷，緩緩取出了兩件東西。

那是一隻錦囊，囊中盛着約莫比龍眼略帶的兩粒明珠。

方芍藥嘴角一披，哂然說道：「劉朋友，慢說勾漏『天慾宮』財富堆積如山，就是在我『六詔山』別府的『快樂橋』上，這等徑寸明珠爲數也是論升斗，你……」

劉伯涼不等方芍藥的話說完，便自含笑說道：「方姑娘，妳不要小看我這邊荒化外之人，這兩粒珠兒，恐怕不是甚麼如山財富，可以買得到的。」

他一方面發話，一面已把那兩粒珠兒從特別特製的絲囊之中取出。

珠兒一離囊，便令人感覺異樣，所謂「異樣」是指珠兒。

兩粒珠兒的光澤不同，一粒珠兒的光芒極强，流彩四射，色澤呈現火紅。

另一粒珠兒，則光彩柔和，呈現出淡藍色澤。

方芍藥一見之下，目中突閃奇光。

劉伯涼笑道：「方姑娘，妳爲何突然動容？莫非妳見聞廣博，業已看出我打算對妳及『銷魂姹女』葉白姑娘，用作聘禮的兩粒寶珠來歷？」

方芍藥又向劉伯涼托在掌上的兩粒珠兒，看了一眼，揚眉道：「莫非這便是僅僅武林曾有傳聞，但却從來無人見識過的『聚寶雙珠』麼？」

劉伯涼以一種讚佩目光，看着方芍藥道：「方姑娘確是廣博多才，妳既然能說出這『聚寶雙珠』名稱，可知道它的來歷以及用處？」

武林中人，多半皆心强好勝，方芍藥怎甘被「天痲書生」劉伯涼問倒，立即朗聲道：「據傳聞所云，這兩粒珠兒，一名『天傷』，一名『天容』，乃明初全國首富沈萬三，鑲嵌於『聚寶盆』邊之物，明太祖於獲得『聚寶盆』後，隨手取下這兩粒珠兒，賜予侍立一旁的開國軍師劉伯溫，至於怎樣流入江湖中却是無法知曉的了。」

劉伯涼連連點頭，怪笑說道：「來歷又被姑娘說對，至於那用途方面……」

方芍藥接口道：「據說發射出較强烈光芒的，是『天傷珠』，用以浸入靈泉，或無根水，片刻之後，水色微紅中便可療治各種嚴重內傷，以及力乏氣弱等虛脫之症，無不藥到病除，着實藥到回春……」

說至此處，方芍藥突然心中一動，暗忖：若讓凌霄把這「天傷珠」拿去，救治他那至交好友的未癒內傷，豈不比用「朱竹鞭」合藥，來得更具靈效……

劉伯涼見她突然停口不語，遂含笑問道：「方姑娘所知僅此而已了麼？怎不說將下去？」

方芍藥道：「發出淡藍柔和珠光的，是『天容珠』，據說此珠磨粉服食，非但長壽，且可不老，縱過百歲，亦若童顏！」

劉伯涼哈哈一笑道：「這『聚寶雙珠』的來歷及用途，全被姑娘說對了，但不知我以這兩粒珠兒作爲聘禮，能不能使妳和葉白姑娘動心？」

方芍藥自己閃動了心思，打主意，遂在略作沉思之後，搖頭答道：「不一定……」

劉伯涼詫然問道：「動心與否，一言可決，方姑娘這『不一定』之語，却是何意？」

方芍藥嫣然笑道：「這理由太簡單了，就算我雖然動了心，我葉十妹的意見如何？還不知道，應該由她本人來作決定！」

她故意對劉伯涼加以引誘，這嫣然一笑，麗絕天人，儀態萬千……

劉伯涼果然看得有點如痴如醉，點頭笑道：「好，好，就算葉十姑娘不識抬舉，則我不得驥尾，亦佔鰲頭，『放誕夫人』方姑娘是決定接受我這份罕世聘禮的了？」

方芍藥一笑道：「不一定……」

劉伯涼驚叫道：「怎麼又不一

定……」

方芍藥應聲含笑說道：「因爲『聚寶雙珠』，僅憑傳說，當世武林之中，恐怕誰也沒有見過這兩粒寶珠，究竟是怎麼樣兒。」

劉伯涼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原來方姑娘是怕這兩粒珠兒不眞，未必具有傳說中的神奇效驗？」

方芍藥風情萬種地向他一點頭，流波嬌笑說道：「江湖中講究的是『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在沒有事實證明之前，我無法僅從尊駕片言隻語之上，便深信這兩粒珠兒是含有特殊療傷，駐顏妙用的罕世奇寶。」

她所說之話入情入理，頓時把那位「天痲書生」劉伯涼難住了！

劉伯涼抬起手抓抓頭皮，苦笑說道：「這倒難了，我縱肯將『天容珠』給方姑娘獨佔或與葉姑娘共同磨粉享用，但其效用，也必須等妳們進入垂垂暮年，依然朱顏綠鬢，青春不凋，才可獲證明……」

方芍藥聽到此處，接口笑道：「劉朋友還自詡文通武達，是『邊荒五醜』中，的智多星，想不到頭腦如此簡單。」

劉伯涼被她罵得一頭霧水，不禁臉含苦笑地，向方芍藥愕然的注目。

方芍藥加以解釋，道：「這『聚寶雙珠』中，『天容珠』的靈效，雖非短期不得以見，但『天傷珠』却可立竿見影地加以試驗。」

劉伯涼大笑道：「對，對，方姑娘打算怎麼樣試驗？」

方芍藥笑道：「劉兄請將珠兒交我，我回至『六詔別府』中隨意尋名侍女，把她一掌打傷，然後再用『天傷珠』加以療治，不就可以證明眞假了麼？」

這一聲「劉兄」，自然比「劉朋友」或尊駕等稱呼受聽得多了，使那位「天痲書生」劉伯涼聽得眉開眼笑，幾乎連身子都酥了半截！

他毫不考慮，便將那粒流露火紅强烈光輝的「天傷珠」向方芍藥遞了過去，並含笑道：「好，好，方姑娘請拿回去試試，便知我劉伯涼是一片誠心，絕沒絲毫對妳欺騙之意！」

方芍藥伸手接珠，但就在此時，却犯了個大大的錯誤。

所謂大大錯誤，就是得意忘形，因她在奸計已售，滿懷得意之下，不自覺地，從嘴角之間泛出一絲輕蔑對方的淡淡笑意。

劉伯涼的確是個精明人物，他一時爲色所迷，但在發現方芍藥笑容有異之際，便立即收住手兒，不肯把「天傷珠」交給她，只向方芍藥笑道：「方姑娘，我和妳回去『快樂橋』吧，當面試驗，豈不是更妙？」

方芍藥想不到在即將到手之下，竟告突然生變，遂設法推諉道：「不行，在我們姊妹尚未集會對『邊荒五醜』，決定究竟爲友或爲敵之前，劉兄若去『快樂橋』，將有許多不便！」

劉伯涼笑道：「若我不便前去，就請方姑娘帶名侍女來此試驗好麼？」

方芍藥臉色一板，又恢復了「劉朋友」稱呼道：「劉朋友，是怕我騙了你這粒『天傷珠』麼？」

劉伯涼微笑道：「我本來未存此意，但方姑娘適才所說『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兩句話兒，却對我提醒了不少。方姑娘，妳不放心寶珠之眞僞，要作試驗，我當然也在未獲得妳答應下嫁之前，不會讓妳輕輕易易地，把這罕世雙珠取走！」

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無法招架。

方芍藥果無話可駁，她在詞窮之下只得苦笑一聲道：「好，那麼就請劉朋友在此候上個把時辰，我去帶人來此。」

劉伯涼抱拳笑道：「方姑娘，請便，我在此苦候，不見不散便是。」

方芍藥在鼻中哼了一聲，身如電閃而去，她此時主意已變，打算來個「霸王硬上弓」！

方芍藥是想回到「快樂橋」，把「天慾十女」姊妹邀上幾名同來，不單可奪取「聚寶雙珠」，並可先在「邊荒五醜」中個別擊破，除去一名勁敵！

本來她在劉伯涼收珠不遞，對她表示懷疑之際，就想動手。

但因看看這「天痲書生」，雙目神光極足，顯然內功甚高，身懷絕學，自己縱或不輸給他，也未必能夠有把握制他死命。

一擊不中，再擊便難，方芍藥權衡輕重利害下，才忍住氣兒，決定回去邀請幫手。

## 巧使奸計　五醜內鬨

事有湊巧，在她尚未回六詔「別府」之前，便遇見兩名姊妹。

方芍藥所遇見的是天慾十女中的老四「殊人嬌」李光，和老六「醉人嬌」郭雲。

但李光與郭雲二女，並非在輕鬆狀態下與方芍藥相見。

她們不單是在與人動手，並且以二對一，尚且不敵，其中的「醉人嬌」郭雲，且身法凌亂，脚下踉蹌，臉色慘白，彷彿已受了不輕內傷。

與這「天慾雙嬌」互相動手之人，是個頭大如斗，身高約莫四尺，穿一件綠色長袍的奇醜胖子。



方芍藥發現情況，立即大聲喝道：「四妹，六妹住手，對方不是外人！」

這位「放誕夫人」方芍藥，不愧是「天慾十女」之首，生平反應極敏捷處事極富權變。

她一見那身高約莫四尺的奇醜漢子，便猜出定是「邊荒五醜」中武功最高的「四尺蝦蟆」熊大量了。

至於「殊人嬌」李光，「醉人嬌」郭雲方面，以個別功力而論，雖及不上自己，但合二人聯手，却又未必比自己有多大遜色。

如今，李光、郭雲在以二對一之下，仍然不敵熊大量，郭雲並已受內傷，則自己縱然加入助陣，也並不一定準能佔得優勢。

由此之故，方芍藥在一刹那間，便拿定主意，對這「四尺蝦蟆」熊大量，只以智取，不可力敵。遂在喝令：「四妹、六妹停手」之後，加了一句「對方不是外人。」

李光、郭雲二女聞得喝聲，知是大姊到來接應，心中自然一喜。

但聽了末後一段之語，却又四目相望，心中有說不出的詫異。

這時，雙方業已暫停戰鬥，方芍藥也已現身。

李光、郭雲二女，雙雙恭身施禮喊了一聲：「大姊。」

那身穿綠色長袍的奇醜胖子，一見方芍藥，向她盯了幾眼，便咧開一張大嘴，呵呵笑道：「姑娘就是我所敬仰的『放誕夫人』方芍藥麼？不愧爲羣芳之首，眞是天姿國色。」

方芍藥笑道：「熊兄……」

那奇醜矮胖之人，吃了一驚道：「姑娘認得我麼？」

方芍藥已含笑答道：「我方才對四妹、六妹說你不是外人，怎會不認得呢？你不是『邊荒五醜』之中，極負威名的『四尺蝦蟆』熊大量麼？」

奇醜矮胖之人打了一個「哈哈」，點頭笑道：「對了，對了，我正是熊大量，方姑娘已認爲我不是外人，莫非『天慾十女』業已拿定了主意，答應我們求親之事，下嫁我們『邊荒五醜』麼？」

方芍藥以一種平靜語音緩緩說道：「『天慾十女』雖是結義姊妹，但婚姻大事，不可勉强，須憑個人緣份，故而我不把熊兄看作外人之語，只是指我自己而言……」

熊大量方詫異道：「指你自己？方姑娘此話怎講，莫非妳已下嫁了我們『邊荒五醜』中那一個？」

方芍藥嬌笑道：「那有這樣快法，只不過是你們『邊荒五醜』中，已有人向我指名求婚，也着實不錯，我正準備答應……」

話方至此，熊大量已急急問道：「是誰？是誰？」

方芍藥道：「是『邊荒五醜』中長得最漂亮的『天痲書生』劉伯涼。」

熊大量怒道：「他那張臉兒之上，大痲子圈着小痲子，黑痲子套着白痲子，眞所謂『濃圈密點，滿臉文章』，怎能稱得上漂亮，方姑娘爲何又考慮答應他呢？」

方芍藥微笑道：「劉伯涼說因爲我是『天慾十女』之首，而在『邊荒五醜』，只有他『天痲書生』才配得上我。」

「天慾十女」中個個玲瓏剔透，此時李光、郭雲二女均已猜出方芍藥，是欲刺激對方，遂不加插口，只顧利用機會，暗自調息行動，平定剛才因動手時所受內傷以及胸中震盪氣血！

方芍藥語音才落，熊大量越發怒容滿臉問道：「我們『邊荒五醜』，只是武林中好事之徒所加的一個籠統名稱，彼此並未定位，劉伯涼却憑甚麼說是只有他才配獨佔鰲頭，娶得方姑娘？」

方芍藥見他漸漸上鈎，遂含笑說道：「劉伯涼有三大理由。」

熊大量問道：「甚麼三大理由，方姑娘請說來聽聽，看他是否成立？因爲我也仰慕方姑娘的天姿國色，想向妳指名求婚。」

方芍藥伸出右手纖纖食指，笑吟吟地說道：「第一，劉伯涼說『邊荒五醜』中『塌鼻人猿』魏子平曾得過嚴重的性病，連鼻子都開了天窗，整個爛掉，『闊嘴媚猪』葛天保奇髒無比，體重足有四百餘斤；『獨目臭驢』吳小隆不單少了一目，並且全身都是奇臭；『四尺蝦蟆』熊大量……」

說到熊大量時，方芍藥賣弄狡獪，故意把話頓住。

熊大量叫道：「說，不管怎麼樣罵我，都不要緊，因爲這不是妳的意思，而是那卑鄙無恥的劉伯涼大痲所說的。」

方芍藥暗暗得意，微笑續道：「劉伯涼說熊大量肢短腹大，活像蝦蟆，非但身高不足四尺，連向女子求婚最關鍵重要的那話兒，宛如幼童，也眞長不足四寸。」

這一下眞把熊大量過份激怒，使他身外所穿的綠袍，「呼」的一聲脹了起來。

他本想撩起長袍，扯下褲袴，把胯間之物，向方芍藥展示一下。

但天下事往往極妙，熊大量越是生氣，他胯下之物，越是垂頭喪氣地，無法作軒昂表現。

方芍藥不去理他，繼續嬌笑地說道：「劉伯涼說，只有他，臉上雖然多了幾粒痲子，但論相貌、論身材，都不失爲『邊荒五醜』中的美男子，這是他要獨佔鰲頭，娶我爲妻的條件之一。」

熊大量雙眉緊皺，厲聲問道：「還有兩項條件呢？又是甚麼？」

方芍藥道：「是功夫，劉伯涼自稱無論文才武功，『邊荒五醜』中，均數他獨佔魁首。」

熊大量大怒道：「放屁，放屁，我應該早就要找這不要臉的臭麻子，好好較量一下了！」

方芍藥喜在心頭，但表面不露絲毫神色地，含笑又道：「第一項是人才，第二項是武才，第三項是錢財……」

熊大量「哦」了一聲：「那劉大麻子竟想用錢財說動妳……」

方芍藥「噗」的一聲，挑眉冷笑說道：「『天慾宮』，富堪敵國，我姊妹豈是可被金錢搖動的人？不過，劉伯涼所出聘禮，倒確屬是罕世奇珍，令我有點愛不忍釋。」

熊大量問道：「方姑娘所喜愛的罕世奇珍，是甚麼東西？」

方芍藥道：「『聚寶雙珠』，也就是聞名武林，從來無人見過的『天傷珠』和『天容珠』呢！」

熊大量眉峯略聚，想了一，又道：「那『聚寶雙珠』確屬罕世之物，但武林中既無人見過，怎知是眞是假？方姑娘久聞人心險詐，你就不怕那劉大麻子騙了妳麼？」

方芍藥笑道：「我當然懂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之理，故而已對劉伯涼表示，先要試試『聚寶雙珠』眞僞，然後再決定是否接受他之求婚之語。」

熊大量問道：「那劉伯涼大麻子現在何處？」

方芍藥含笑說出劉伯涼所在地，並把自己怎樣與對方的約定等情形，向熊大量說了一遍。

說畢以後，故意風情萬種的向對方嫣然一笑，又道：「熊兄，妳既然也有意向我求婚，但不知準備了甚麼聘禮，可否拿出來，讓我和那『聚寶雙珠』比較一下？」

這一問，不禁把那位「四尺蝦蟆」熊大量問得窘然發怔。

方芍藥一聲嬌笑，熊大量忽似下了甚麼決心似地，毅然說道：「我所準備的聘禮，也是方姑娘所喜愛的『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啊！」

這種答話，也令方芍藥愕然發怔！

熊大量呵呵笑道：「方姑娘不必發怔，妳且快去快來，我和劉大麻子，同在一處等妳，到時候誰有眞的『聚寶雙珠』，妳便答應誰的婚事如何？」

方芍藥心知這「邊荒二醜」之間，必然大拚，遂在略一沉思之後，點頭嬌笑道：「好，我儘快趕來，在你們兩人之中，挑上一個。」

說完，回頭對李光、郭雲二女笑道：「四妹，六妹，妳們把氣血調勻了麼？這幾天喜事重重，我們要趕快回六詔府準備一下！」

熊大量臉帶歉疚之色，伸手遞過兩粒朱紅色的丹丸，陪着笑臉道：「適才彼此略起誤會，致有失手得罪之處，這是我以邊荒雪蓮所煉的獨門靈丹，兩位姑娘服下後，不單微傷立愈，並會對眞氣內力方面，頗有助益！」

方芍藥也不客氣，謝了一聲，伸手接過，便同李光、郭雲二女，同向熊大量告別離去。

轉過崖角，有道山泉，方芍藥便命李光、郭雲二女把那丹藥服下。

李光苦笑道：「大姊妳倒信得過對方？」

方芍藥接口道：「四妹放心，妳難道沒看出，這隻醜蝦蟆，業已色迷心竅，在拚命討好我麼？他那裡還敢在療傷藥物上弄狡獪？」

郭雲一面以山泉服食丹丸，一臉笑道：「大姊眞不愧『夫人』之稱，熊大量與劉伯涼兩個醜八怪，業已被妳的『夫人』美色迷得暈頭轉向，眼看就要爲了爭風吃醋，來個同室操戈了。」

方芍藥苦笑道：「雖然我用了離間之計，但在劉伯涼與熊大量互相對質之下，却不知結果如何？」

說到此處，嘆了一口氣又繼續道：「這『邊荒五醜』委實名非虛傳，個個武功不凡，且業已趕到六詔，我們姊妹之中，恐怕是難免有場慘重的劫殺了！」

李光、郭雲二女，因方才已嚐過熊大量的厲害，知道方芍藥所說不虛，均玉容變色。

默然片刻，郭雲首先咬牙說道：「這『四尺蝦蟆』已然如此厲害，那些『塌鼻淫猿』、『闊嘴媚猪』、『獨目臭驢』，等想必更長得沒有半分像人，我寧可身遭劫數，玉殞香消，也不肯嫁這羣醜鬼，和他們同床共枕一席！」

李光表示同意地，點頭說道：「這羣東西，委實長得太醜，剛才那隻『蝦蟆』居然還向我們姊妹調情，想起他那樣兒，我如今都想作嘔！」

方芍藥乘着趕返別府途中，把最近所發生的各種事情，向李光、郭雲二女講述了一遍。

李光「呀」了一聲道：「這倒眞是所謂『多事之秋』，不料除了『邊荒五醜』，我們還惹上了『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潘安』蕭凌『風流雙劍客』。」

方芍藥嘆道：「惹了『風流雙劍』倒不要緊，希望雲夢襄與蕭凌祇要有一人及時趕來就好！」

郭雲問道：「大姊有把握能令雲夢襄和蕭凌幫我們共退『邊荒五



醜』麼？」

方芍藥道：「我和『滄海巫山』雲夢襄昔年略有交情，何況他那位心上人歐陽珊姑娘，我們又並未慢待，故而祇要他能及時趕到，則蒙他拔刀相助的希望很大，至於『玉潘安』蕭凌方面……」她語音略頓，輕輕嘆了一口氣，又道：「却因雙方素不相識，只好仰仗十妹的這段良緣才好！」

郭雲問道：「大姊當眞把十妹嫁給了公孫化麼？」

方芍藥點點頭，正色答道：「除了『玉潘安』蕭凌關係之外，公孫化人品極好，無論文才武功，那樣配十妹不過？」

郭雲囁嚅道：「大姊，妳……妳還記得……記得我們在『天慾宮』之中，曾有『一女有歸，十女皆散』之誓言麼？」

方芍藥道：「當然記得，我於荒唐了這些年後，突然覺悟。不單應『一女有歸』，並應『十女有歸』，女孩子的終極正當歸宿，還是嫁給一個自己喜歡的男人，因爲除了肉體歡娛以外，還有你更重要的享受事兒，那就是心靈安慰，李商隱說得好：『昨夜星辰昨夜風，小樓西畔畫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李光在一旁聽得失笑，道：「大姊，我看妳眼中閃射一種奇特眼色，臉上也顯露出一種奇異的光輝，八成兒是大姊有了心上人吧？」

郭雲點頭笑道：「四姊，猜得對了，適才『心有靈犀一點通』之語，定是大姊的心意自道，只不知與大姊靈犀相通的是那家有福的兒郎而已……」

方芍藥嫣然一笑道：「我也不瞞妳們二人……」

於是便相當大方，毫不忸怩地，把與凌霄結識一段經過，向李光、郭雲二女說了一遍。

說完以後，目注郭雲笑道：「六妹，少時我們回到別府之中，我須主持會議，報告『邊荒五醜』尋事經過。並開導其餘姊妹時，說明利害，玉成十妹與公孫化的一段良緣，四妹可在旁幫腔，妳則代我往『快樂橋』，挖根『朱竹鞭』備用，免得我無暇分身，措手不及，會讓凌霄在『翠雲谷』中等得太久！」

郭雲笑道：「大姊放心，這件事兒交給我，絕不會躭誤大姊對妳那位心上郎君所作允諾。」

就在方芍藥與李光、郭雲回轉六詔「別府」，召開姊妹會議之際，「翠雲谷」外却起了一番相當精彩的龍爭虎鬥。

這場爭鬥的主體，便是同列「邊荒五醜」之中的「天麻書生」劉伯涼，與「四尺蝦蟆」熊大量。

在動物之中，似乎以「蝦蟆」與「河豚魚」最會生氣，而在「邊荒五醜」中却推「四尺蝦蟆」熊大量，他的名號如其人，換句話說，也是最會生氣，氣量極小。

熊大量自從聽了「放誕夫人」方芍藥那些半假半眞的話兒，却彆足了一肚子的悶氣，找到劉伯涼約定等待方芍藥的「翠雲谷」去。

他的肚子本就甚大，這一彆足之氣，便彷彿發大了一倍。

起初，熊大量對於方芍藥所說之語並未深信，但才近「翠雲谷」外，遠遠瞥見「天麻書生」劉伯涼自詡爲「醜中宋玉、怪裏潘安」的蕭洒身形，便不禁怒上心頭，信了一半。

「天麻書生」劉伯涼正自負手閒眺四外風光山色，聽得身後有人走來，正想回頭察看之際，熊大量已在丈許以外，厲聲叫道：「劉大麻子……」

這一聲的高叫，把那位「天麻書生」劉伯涼嚇了一跳。

因爲他已聽出是「四尺蝦蟆」熊大量的語音，但這種「劉大麻子」，却太不客氣，與平時太不一樣。

劉伯涼眉頭微皺，一車轉身，歡臉含笑說道：「是熊兄麼？」

語方出，熊大量已氣沖沖地道：「甚麼熊兄，乾脆叫我蝦蟆，不更爽快一點……」

這時，劉伯涼已轉身過來，一眼瞥見熊大量那張怒氣沖沖的臉兒，和氣鼓鼓的肚子。

劉伯涼不禁詫異的問道：「熊兒，你氣成這副模樣，是和誰鬧了彆扭？」

熊大量自知「天麻書生」劉伯涼藝業甚好，自覺怒火冲冲，神明不朗，倉卒動手之下，未免吃虧，遂耐着性兒，不予答他，並找塊大石坐下，打算把眞氣略爲調勻，再和劉伯涼翻臉算賬。

劉伯涼見他不理睬自己，虎着一張臉兒，顯然在生氣，遂含笑地說道：「我們與『天慾十女』所定約日期，還有數日才到，熊兄提前趕來，莫非……」

聽了提前趕來一語，熊大量剛剛勉强抑壓的一股怒火，不禁又往上衝了起來。

他屁股尤未坐穩，便霍然又從石上彈了起來，厲聲說道：「難道只許你提早前來，就不許我提早來了？劉大麻子，你且答覆我這一個問題，你在應約期之前，單獨一人趕來六詔則甚？」

恁憑劉伯涼何等奸狡，他也想不到熊大量是巧遇「放誕夫人」方芍藥，並且中了她的激將反間計，遂未加隱瞞地照實答道：「因爲，我們『邊荒五醜』雖想迎娶『天慾十女』，只是籠統的表示每人要娶兩

個，並未特別指定對象，小弟遂略爲提前趕來，想……」

熊大量接道：「你想先加選擇？」

劉伯涼不加隱瞞地，坦然微笑道：「不瞞熊兄，小弟却實有此私心，但如今熊兄也已趕來了，你不妨先挑選兩個，賸下六個，再交給魏子平兄、葛天保兄和吳小隆兄分配便了！」

此時，熊大量越發相信方芍藥所言事實，雖盡量抑壓，但言語中仍帶火氣地，目注劉伯涼道：「你在『天慾十女』之中，你所選的是哪兩個人呢？」

劉伯涼道：「一頭一尾，是排行第一的『放誕夫人』方芍藥和排行第十的『消魂姹女』葉白……」

熊大量一面暗中凝聚自己的蝦蟆氣勁，一面繼續問道：「爲甚麼要選一頭一尾……」

劉伯涼不等熊大量再往下問，便揚眉笑道：「因爲小弟聞得一言，『天慾十女』中，數『銷魂姹女』葉白的外表最美，『放誕夫人』方芍藥的內心才最秀！」

熊大量「哦」了一聲，緩緩說道：「這樣說來，是『天慾十女』中的最好兩個了，但不知你憑甚麼要既得驥尾，又佔鰲頭，是憑你『天痳書生』的臉上痳子多麼？」

說至此處，獨擅專長的「蝦蟆氣勁」，業已凝足，目閃凶光，便待發作。

劉伯涼發覺熊大量的語音神情，兩皆不善，不禁心中一驚，哈哈大笑道：「小弟憑文才、憑武才、憑人才，那一樣不配獨佔鰲頭，我只是倚仗一些錢財，企圖以『財帛動人心』，打動方芍藥與葉白的美人好貨之念……」

語音至此略頓，目注熊大量又道：「熊兄是爲了此事生氣，小弟可以只要『放誕夫人』方芍藥，而把『天慾十女』中容貌最美的『銷魂姹女』葉白，讓給你去作銷魂享受！」

熊大量本來已將發難，但突然靈機一動，臉上怒容全釋地，咧着那張蝦蟆大口，呵呵笑道：「多謝，多謝，劉兄既有『財帛動人心』之語，定是準備甚麼稀世珍寶作聘禮了吧？快請取出來，讓我開開眼界！」

劉伯涼自然料不到熊大量與自己翻臉，並打算把自己置於死地，遂在聞言之下，含笑答道：「小弟擁有打動美人的聘禮，便是曾有傳聞，爲武林人物空自艷羨，却尚未有人見過的『聚寶雙珠』……」

說至此處，伸手入懷，摸出那粒閃燦淡藍、柔和的光芒「天容珠」來，遞向熊大量道：「這粒是『天容珠』，據說以之磨粉服食，可以駐顏不老，青春常駐！」

熊大量見劉伯涼竟把「天容珠」交給自己，不禁大喜過望，趕緊一把接過，連看也不看，便向劉伯涼急急道：「還有一粒『天傷珠』呢？」

一來因他接珠之擧，手兒伸得太急，二來接過天容珠去，却連看都不看，便索另外一珠，未免使那個機心本多的「天痳書生」劉伯涼疑念頓起。

劉伯涼既生疑念，便自然而然地，有了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不單沒有加速取珠，反而把摸取「聚寶雙珠」中另外一粒「天傷珠」的動作延緩一些。

第二個動作是抬頭來，向熊大量望了一眼，這一眼，望得好，劉伯涼望見熊大量眼中猶在閃爍的一種凶光，和剛自唇角收斂隱沒的一絲獰笑。

劉伯涼自詡智計超越熊大量，心性凶狡無比，照說他已發現熊大量神情有異，定必不肯再把那粒「天傷珠」取出，縱然取出，也絕不肯輕易交給對方，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劉伯涼不單從懷中取出那一粒「天傷珠」來，並且仍毫無戒心地，把那粒罕世寶珠向熊大量手中遞去。

熊大量接過第二粒寶珠，仍未加以鑑賞把玩，只是把那張酷似蝦蟆的大嘴咧開，不住呵呵大笑。

可眞是此一時彼一時，劉伯涼這時突然想到一事，不由得內心生了怯意。

那便是熊大量，此時在未得那粒「天傷珠」前，自己的武功縱好，也未必是熊大量的對手。

熊大量只可以智取，在他凶性狂發之時，若與他動起手來，未免吃虧。

第三個動作，劉伯涼含笑，似乎滿不在乎，淺笑道：「天下寶物多，小弟除了『聚寶雙珠』之外，還有別的珍寶。」

熊大量嘴角一歪，仍是狂笑，雙目兇光更露，透出了火焰，却道：「寶物雖多，留給劉兄你自己好了，劉兄肯以『天傷珠』奉贈，這是最好不過！」

劉伯涼到這時，知道再沒有拖延時間的機會，再延片刻，只有動手。

劉伯涼道：「熊兄，小弟這粒天傷珠倒是不假的，請熊兄看看。」

熊大量聽了，臉上立刻斂起了笑容，立即伸開掌來，看着這粒「天傷珠」是否天下罕見的珠兒。

只見「天傷珠」光芒四射，確不是贗品。

要是假的天傷珠，不會有這樣的閃閃光芒。

熊大量道：「倒不似是假貨，只是……」



劉伯涼似乎是被他笑得有點莫名其妙，訝然問道：「熊兄，你在笑些甚麼？」

熊大量道：「我在笑你所說『美人好貨』之話？」

劉伯涼正色說道：「這話半點不假，並不好笑，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外，熊兄不妨試試，包管在一百名美人中最少有九十五名以上美人，都輕視了文才、武才、人才等『無貝之財』，重視金銀珠寶等『有貝之才』……」

熊大量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好，好，他們若重視『有貝之才』最好，我只消照樣準備一份豐盛聘禮，便也有希望，既佔鰲頭，又獲驥尾，左擁右抱，享受『銷魂姹女』葉白，和『放誕夫人』方芍藥了。」

劉伯涼揚眉問道：「熊兄所準備的是甚麼豐厚聘禮？」

熊大量把兩隻蝦蟆突眼一瞪，向劉伯涼冷笑道：「劉大痳子，你平素不是以頭腦靈快見稱的麼？以智計勝人的麼？爲何聽不懂我適才所說我『照樣』二字？」

劉伯涼道：「『照樣』？熊兄，莫打燈謎了，你這『照樣』二字怎麼講？」

熊大量不答反問道：「你呢？你準備的是甚麼聘禮？」

劉伯涼指着熊大量手中之物，含笑道：「熊兄怎麼明知故問呢？我所準備的聘禮，用來換取『天慾十女』中，一頭一尾的美人心的，不就是這『天容』、『天傷』之『聚寶雙珠』麼？」

熊大量以一種頗含諷刺意味的神態，獰猙笑道：「你才是明知故問，你既然準備了『聚寶雙珠』，則我之所謂『照樣』二字，自然也是指這『天容』、『天傷』雙珠了。」

劉伯涼竟似不相信地，搖頭說道：「熊兄是在說笑，『聚寶雙珠』是絕世稀世的天財地寶，你不可能再弄得一份……」

話方至此，熊大量狂笑接口道：「何必呢？這還不是現成的可以換得美人心之物麼？」

這位「四尺蝦蟆」，一面發話，一面竟把托在手中的「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揣向自己懷內。

劉伯涼大叫一聲道：「你……你……是想搶我的……」

熊大量揣好珠兒，縮出右掌，向劉伯涼連連搖手，怪笑地說道：「這個『搶』字，用得那麼難聽，譬如山間明月，與江上清風，目過之而成色，耳得之而爲聲……」

劉伯涼怒道：「胡說，這與明月清風那無主之物怎能相提而論，『聚寶雙珠』是有主之物……」

熊大量狂笑道：「有主麼？主人是誰？若論過去，『聚寶雙珠』的主人是南京首富沈萬三，或明朝開國皇帝朱洪武，若論現在，『聚寶雙珠』的主人是我熊大量，怎麼也數不到你這素極奸狡極聰明的，今日却是笨蛋劉大痳子！」

「哈哈，哈哈……」這是劉伯涼揚挑雙眉，所發出的一陣震天狂笑。

熊大量雖在得意，也被他笑得略生疑惑地，愕然問道：「我覺得你如今應該連哭都哭不出來，怎麼還會笑得出來？」

劉伯涼笑道：「我笑的是你所說的『素極奸狡』四個字。」

熊大量怒道：「我說的難道不對麼？」

劉伯涼怪仍然笑道：「便因爲對，我才覺得好笑，笑你這隻『四尺蝦蟆』，委實比那坐井觀天的眞正蝦蟆還笨！」

熊大量竟似不服地叫道：「你說我笨，我笨在何處？」

劉伯涼道：「你既知我素極奸狡，便更該知道我不會上你這笨蝦蟆的惡當？你還得意個屁！」

熊大量怪叫一聲道：「你怎麼還沒有上我的當，你仗以向『放誕夫人』方芍藥與『銷魂姹女』葉白炫耀的『聚寶雙珠』業已在我懷中。」

劉伯涼冷哼一聲道：「起初我當你朋友，當你是人……」

稍頓，劉伯涼繼道：「故而在你索觀『聚寶雙珠』之際，毫不考慮地把『天容寶珠』取出，交給你……」

熊大量一陣狂笑，得意地說道：「你如今明白我不是朋友麼？只可惜明白得遲了一點，那『聚寶雙珠』業已過手易主，不再是屬於你了！」

劉伯涼「呸」了一聲道：「一點不晚，你這隻蝦蟆，畢竟還不成氣候，心中一懷鬼胎，臉上神色便沉穩不住，立即起變化，那裡還會把我這『素極奸狡』之人，騙得太久……」

熊大量聽出劉伯涼似乎話中有話，不禁向這滿面詭笑的「天痳書生」劉伯涼詫然的看了一眼。

劉伯涼道：「我既已發現你的神色有異，怎肯再以罕世之寶交入你手，故而你第一次往我手中取去的，根本是粒別的東西，不是『聚寶雙珠』中的『天傷珠』！」

熊大量聞言之下，氣得暴怒如雷的叫道：「劉大痳子，你敢騙我，替我拿命來吧！」

他的「蝦蟆氣勁」早已蓄足，在說到「你敢騙我……」之際，大肚皮陡然先是一凹，忽然又是一突，揮掌向劉伯涼當胸拍去。

到了這時，劉伯涼自然早有戒備，雙掌齊翻，迎勢一擋，口中冷

笑說道：「臭蝦蟆，憑你這點能耐，能要了我的命麼？」

「天痲書生」與「四尺蝦蟆」同屬「邊荒五醜」，彼此間雖已結交，却從未較量過長短强弱。

故而，劉伯涼一開始便不閃不避地硬接一掌，要試試對方有多少斤兩？

掌力互合，一聲如雷巨震，勁氣四飛，捲折了不少木葉。

熊大量屹立如山，身形不動，只是身上所著的綠色長袍下襬，起了一陣飄拂！

劉伯涼則覺臟腑間的血氣大震，足下也拿樁不住，向後退了兩步。

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就在這一掌硬接之下，劉伯涼已試出熊大量之「蝦蟆氣勁」果然驚人，至少在內力方面，要比自己强出兩成到三成左右。

熊大量佔上風，越發狂笑叫道：「劉大痲子，嚐到滋味了吧！」

劉伯涼默然不語。

熊大量道：「我這點能爲，雖不怎樣震天動地，泣鬼驚神，但要取你這條性命大概還不費勁！」

劉伯涼含笑道：「臭蝦蟆，別不要臉，我是讓你的，只要我一還手，你這笨得要死的蝦蟆，絕不會逃出十招以外！」

熊大量氣得目閃厲芒，凝足「蝦蟆氣勁」呼然又是一掌！

這次一來雙方距離稍遠，二來劉伯涼業已試出斤兩，嘗過厲害，遂不肯輕攖鋒芒，再度硬接。

熊大量掌力才發，劉伯涼身形已閃，輕飄飄地閃出了七八尺外。

熊大量道：「劉大痲子，你好沒種……」

劉伯涼臉含詭笑，接口說道：「不是我沒種，兵法有云：『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我就是要『避其盛，俟眞衰，而擊其竭！』倒要看看你這隻蝦蟆，能夠狠天狠地的發動幾次攻擊！」

熊大量獰笑道：「劉大痲子，你打錯算盤了，我這『蝦蟆氣勁』，不單厲害無比，並還有迴環往復，生生不竭，就是攻上你一百次，也不會使我有絲毫疲累……」

說話中絕招連發，果向劉伯涼接連猛攻。

劉伯涼因智珠在握，怎肯硬來，遂仗恃靈活身法，閃展騰挪，來個一味遊鬥。

熊大量猛攻了三十招，雖有時曾把劉伯涼逼得略見身法紊亂，但未正面接觸，無法克敵制勝，便氣得停手，厲聲叫道：「劉大痲子……」

劉伯涼站在丈許過外，目光冷注熊大量，嘴角泛起了陰森森笑意。

熊大量怒道：「你笑甚麼？像你這等膿包，還有臉笑？」

劉伯涼遙遙伸手，指着熊大量那顆大頭前額，怪笑說道：「臭蝦蟆，你剛才不是曾吹牛，說縱然對我猛攻百招，也不會絲毫累麼？爲何如今才攻了三十七招，我並未硬接一記，而你額頭之上，業已見了汗呢？」

熊大量此時不單額上見汗，胸中也略有點心跳氣喘，與往日的精力充沛迴有異狀。

他一面頗爲驚詫，一面藉着聆聽劉伯涼發話之機，暗中略爲調息。

劉伯涼果極奸狡，但似乎看破熊大量心中所想之事，冷笑一聲道：「臭蝦蟆，你不必再調息了，因爲調息結果，會使你嚇一大跳！」

果然，就在此時，熊大量雙眉忽皺，臉帶驚容。

這是因爲他於調息行功之際，發現自己體內有種不尋常的情況！

這情況像是中了毒，但毒性並不强烈，只是令人覺得懶洋洋地，似乎越來越覺有些氣虛力弱！

熊大量正在心驚，劉伯涼狂笑道：「臭蝦蟆，你那一股狂妄盛氣已過，如今已到了衰竭情況了吧！來來來，我如今來領教領教你的『蝦蟆氣勁』吧！」

話完，一招「推山塡海」，挾着極其强烈的呼呼掌風，向熊大量胸前狂湧拍到。

熊大量雖覺身體有異，仍不肯服。

他猛揚雙手，凝勁硬接來勢。

但這次果然大異先前，雙方掌力一合，只見劉伯涼屹立如山，熊大量却「騰騰騰」地，向後一連退了三步。

劉伯涼得勢之下，豈肯饒人，「渴驥奔泉」、「金豹露爪」、「神龍擺尾」三絕招迴環併發，全是含蘊極强勁力的內家重手！

這三招硬接，把熊大量震得頭暈耳鳴，雙眼亂冒金星，胸中更血氣翻騰，難過已極，證實確已中了奇毒，使功力大打折扣！

三招接罷，熊大量已被逼退出兩丈四五之外！

劉伯涼正欲再攻，熊大量搖手叫道：「且慢……」

劉伯涼得意獰笑道：「臭蝦蟆，你是投降？還是乞命？」

熊大量厲聲道：「我熊大量縱然戰死，也不投降，但我要明白你是弄了甚麼詭計，才會使我眞氣內力，有一種奇異中毒現象。」

劉伯涼先是一陣「嘿嘿」陰笑，然後得意地，揚眉說道：「好，反正你已着了我的道兒，我便告以實情，讓你這隻狂妄自大的蝦蟆死得



明白點。」

語音略頓，看了熊大量一眼，嘴角披處，不屑地冷聲說道：「臭蝦蟆，若論眞實武功，你我若想拚出勝負，一決生死，至少也要惡鬥上四五百招以後，但你一來太以狂妄，二來，又犯了個『貪』字，企圖奪去我的『聚寶雙珠』……」

熊大量聽到此處，恍然而悟道：「我明白，毛病出在那粒『天傷寶珠』之上！」

劉伯涼點頭道：「對了，『天容珠』雖然是眞，『天傷珠』却是假的，不單是假，並還是粒毒珠，被你搶去以後，藏入懷中，便會使你在不知不覺中，慢慢中毒……」

熊大量聽得不禁暗暗咬牙，準備把那粒含蘊奇毒的假『天傷珠』，從懷中取丟棄了！

但他心念才動，劉伯涼便已先知，搖頭怪笑說道：「臭蝦蟆，你已九州聚鐵，鑄成大錯，如今縱然把珠兒毀去，也來不及了，我告訴你，凡是中了我那『毒珠』的人，除服用我獨門解藥外，根本不會有第二條生路！」

熊大量伸手道：「你把解藥給我！」

劉伯涼想不到熊大量會出此語，吃了一驚：「你瘋了麼？我和你如今已在作生死之爭，爲甚麼還會給你解藥？」

熊大量不是傻瓜，他當然知道劉伯涼不會給他解藥，其所以如此說法之故，是在設法與劉伯涼互相拚命，來個孤注一擲！

毒無法解，但可以仗恃玄巧內力，把它暫時短禁，不會發作。

這等作法，不可能延遲到半個時辰以上，並極耗眞力，而在時效過去，毒力發作，更會猛烈十倍，可以說一發即死。

但熊大量顧不得許多，他只求換取半個時辰的搏鬥機會，不計付出任何重大代價。

例如，他在這半個時辰內，能制住劉伯涼，逼令他獻出解藥，或許有一綫生機，否則，就在確定生機全絕的一剎那前，盡展所能，與對方搏一個六詔併骨！

這種決策，需要準備時間，出人意料地，向劉伯涼索取解藥。

劉伯涼一問，熊大量應聲答道：「有兩大理由，第一，你如給我解藥，我便把業已奪得的『天容珠』交還給你……」

劉伯涼冷笑道：「你身已受傷，我還怕你不成？」

熊大量獰笑道：「你別打如意算盤，熊大量不是甚麼善男信女，我縱然死在你手上，也會死前把『天容珠』毀去！」

劉伯涼把嘴角微微一披，似含有不屑之意，但也不與熊大量辯駁，只是冷笑道：「不管第一個理由成不成立，你不妨再說出第二個理由。」

熊大量獰笑道：「第二個理由，便是我不單還你『天容珠』，並還不記仇不向你報復，彼此就算不曾有過這段過節。」

劉伯涼聽完以後，不禁發出一陣兼具自大狂妄暨諷刺意味的嘿嘿冷笑。

熊大量因爲自己暗運玄功，封閉毒力之累，本欲利用時間，自然不加喝止，聽憑這「天痲書生」，擺出任何狂妄態度。

劉伯涼笑聲一收，雙目神光冷注熊大量，說道：「臭蝦蟆，我問你一項問題，看你答得可對？」

熊大量自覺運功禁毒之舉已快成功，不禁心中暗喜，點了點頭，表示願意答覆對方問話。

劉伯涼道：「假如抓住了一條奇毒的蛇之尾巴，最好繼續手段，應是怎麼樣做？」

熊大量已知道劉伯涼之意，佯作想了一想以後，緩緩的答道：「既然抓住了牠的尾巴，便應該打碎牠的頭，否則，便會有反噬之危！」

劉伯涼陰笑一聲道：「答得好，答得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如今應該明白只消今日我把你置諸死地，何愁『天容珠』不物還原主，更何愁你這隻已死的臭蝦蟆會變成厲鬼，向我尋仇報復？甚至於想將那粒『天容珠』毀掉，恁你也不能了！」

熊大量怪叫道：「你捨得麼？你沒有『天容珠』，又怎麼娶那『天慾十女』中的一頭一尾，『放誕夫人』方芍藥及『消魂姹女』葉白呢？」

劉伯涼笑道：「『天容珠』是否能夠駐顏不老的效用，係要到數十年後，才可以證實，故而眞珠若毀，我可以假珠蒙混，好在有粒眞的『天傷珠』作爲陪襯，對方定不起疑，甚至於我不妨以一粒强烈春藥，代替『天容珠』給她們服食，那具有天人顏色的『放誕夫人』方芍藥及『消魂姹女』葉白，豈非均將玉體橫陳，任我享受的了。」

熊大量「哼」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你是非要我的命不可？」

劉伯涼點頭道：「當然，這是你教我的，我既已抓住你的尾巴，便不得不打碎你的頭。」

熊大量獰笑道：「好，於其我被你用這種卑鄙無恥的陰謀暗算害死，還不如不顧一切地，和你拚上一命！」

說話之間，一招「神龍擺尾」，已向劉伯涼胸腹之間擊到。

劉伯涼哂然笑道：「念頭打得雖好，可惜你力……」

他本來想說：「可惜你力不從

心」，但話猶未了，業已覺得情形不對！

因爲熊大量掌猶未到，罡勁先自襲人，頗像是奇毒已袪，功力得以恢復的模樣。

劉伯涼驚急匆忙之下，閃避不及，隨手一擋。

他既隨手一擋，自然用不上力量，而熊大量却是蓄意施爲。

故這一招硬接，是劉伯涼吃了苦頭，被震得右臂疼痛欲折，全身發麻，脚下騰騰地一連退後四五步去。

劉伯涼心中大驚，一面趕緊提聚眞氣，一面目注熊大量，詫異的問道：「你……」

一個「你」字方出，熊大量已狂笑說道：「劉大痲子，饒你平時奸過鬼，今天也喝了洗脚水，你大概萬萬想不到我身邊藏有極好的解藥，不過藉着說話，來拖延時間，把你自詡爲別無他藥可解的獨門奇毒解掉了吧！」

這幾句話兒，是熊大量頗爲高明的戰略。

他不願意被劉伯涼知道他只是作孤注一擲，與對方拚命。

而這個可以拚命的時間，最多又祇有半個時辰左右。

倘若劉伯涼知道這情況，便可以儘量設法閃展騰挪，不與自己硬拚狠鬥，等時間一久，自然獲得勝利。

果然劉伯涼聞言之後，目注熊大量，滿臉驚異神色！

他眞不相信熊大量能解去自己已共用十三種不同性質奇毒所煉成的毒珠奇毒。

但是剛才互接一掌，所嘗到滋味，却又證明了熊大量已經恢復功力之語，不是虛言。

「各！各！」這兩聲怪叫，發自熊大量口中，吸引得劉伯涼向對方凝目注視！

只見熊大量那本就不小的肚皮，隨即兩聲怪叫，越發膨脹地大了起來。

而他兩隻手掌也十指箕張，緩緩的在胸前提起！

劉伯涼自然識貨，知道熊大量是在準備施展最拿手的看家本領「蝦蟆氣勁」！

既能施展這種極耗眞力的內家絕學，則熊大量體內奇毒確已袪除，便屬於沒有疑問。

劉伯涼正自釋疑轉驚之際，熊大量冷笑說道：「劉大痲子，你有些膽戰心驚了吧，你不是曾對『放誕夫人』方芍藥誇稱，你在『邊荒五醜』之內，『文居獨秀，武也無雙』麼？我如今便來拆穿你的謊言，叫你這光會吹牛皮，而毫無實學的臭痲子，接不下我三掌『蝦蟆氣勁』呀！」

話剛說完，「各」的一聲，大肚皮先是一吸，再是一鼓，便有一片極强勁的內家罡氣，向劉伯涼「呼」的一聲襲到！

如今雙方距離約莫一丈二三，劉伯涼若想閃避，應該可以及時閃挪。

但因一來「邊荒五醜」中，一向係好友，從未互相較量。

雖知熊大量所練「蝦蟆氣勁」極爲厲害，却不知究竟厲害到甚麼程度。

二來熊大量剛才所說的激將之語，大大難聽，藐人已極，劉伯涼有點不信，憑自己的深厚修爲，就難接對方三掌！

三來，劉伯涼剛才倉促揮拳，吃了苦頭，如今業已有備地，提氣凝足了眞力。

由於這三種原因，劉伯涼便不肯徒自示弱而閃避！

凝勁揮拳，迎着「呼」然疾捲而來罡氣狂飆硬接一掌。

高手對敵，不忘防身，劉伯涼雖然硬接，仍自以八成內力應敵，保留了二成眞力。

「砰」然一聲巨响，石走沙飛，猛飆四捲，彼此身形微微一震，脚下却未移動分毫，竟然是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劉伯涼心中一定，冷笑說道：「『蝦蟆氣勁』也不過如此，這眞是井底的蝦蟆，焉知天大，穴中螞蟻，不識山高……」

熊大量不等劉伯涼說完，便即憤然接道：「劉大痲子莫要見笑，我剛才以爲殺你不費吹灰之力，只用了八成內勁，詐知你不只會吹，居然當眞有點門道，來來來，你再接我這凝足十二成功力的全力一擊！」

語音方落，「各」的一聲大叫，再度雙掌齊推，這次的狂飆銳嘯，果然越發驚人，來勢也越快，疾勁急速！

劉伯涼剛才雖不相形見拙，却也未佔得便宜，如今既聽得對方是以全力發掌，那裡敢再留半點餘勁防身，遂亦凝足了十二成眞力應敵。

「砰」的一聲暴响起處，除了周圍的樹下橫枝飛舞，沙飛蔽天之外。劉伯涼與熊大量兩個人之中，並有一個站樁不住，發出一聲悶哼，蹬蹬蹬地連退了四五大步。

劉伯涼不單脚下連退，身形匆匆，臟肺也震得一陣狂翻，難過已極！

他弄不懂了，爲何自以十成功力應敵對方時，能夠平分秋色，但以全力碰全力時，却又差到這等地步？

其實，此中道理毫不玄妙，十分簡單，祇是平素向以智計過人



的「天痲書生」劉伯涼，如今竟上了「四尺蝦蟆」熊大量一個惡當。

熊大量所用的詭計，乃是虛招，剛才他第一招「蝦蟆氣勁」只不過用半力施爲，却謊稱是凝重了十成內勁。

熊大量見詭計得售，怎肯讓劉伯涼獲得喘息機會，「天外飛鴻」、「南山擊虎」、「北海降龍」一連三招迭發，掌風如海，掌影如山的向劉伯涼狂捲狂罩而去，加上他喉中不斷的發出「各各」怪叫，着實懾人！

熊大量的掌影不單來勢極强，並且來勢極快，那裡容得他有輕易閃避的餘地，饒得劉伯涼身法十分靈活迅疾，也只有閃開了「天外飛鴻」及「南山擊虎」等兩招，對於那招「北海降龍」仍不得不硬接硬架地，接上一記。

適才舊傷未癒，臟腑再受到這巨震，劉伯涼覺得血脈若沸，心知大事不妙！

熊大量狂笑道：「臭痲子，你的得意神情，如今何在？替我認了命吧！」

語音甫落，「各各」怪叫起處，呼然又是一掌，劉伯涼因身法已滯，無法閃避得開，却又不甘坐以待斃，只得拚盡全力，再接一記！

這一記，把劉伯涼震得身形離地，飛出七八尺去，幸虧撞着一根石竹，藉仗枝竹支持，不曾倒跌在地上！

但劉伯涼身形雖然未倒，却已有兩縷瘀紅色的血，從嘴角緩緩的滲出。

這是臟腑間的重傷現象，熊大量祇消再加一掌，劉伯涼便難免立即絕命。

但熊大量不知何故，突起慈悲心腸，並不向劉伯涼進襲，只是站在丈許以外，動也不動地，向劉伯涼默默注視，兩人沉默相對了片刻時光，熊大量緩緩伸出左手。

他這伸手之舉，却非發招攻敵，只是向劉伯涼作了個索物之狀，並緩緩說道：「臭痲子，看在彼此都屬『邊荒五醜』份上，我也不想殺你，但你要把那獨門解藥給我。」

劉伯涼聞言一怔……

但眼珠略轉之後，他却張着那張仍在不斷滲出血絲的嘴巴，來了個縱聲狂笑。

熊大量愕然道：「臭痲子，你笑甚麼？」

劉伯涼先行吸了口涼氣，略爲調勻臟腑間的翻騰氣息，方始緩緩的說道：「我說我合那十三種奇毒煉製而成的獨門毒丹，怎會失去靈效？原來只是被你的內力玄功加以暫時抑制而已！」

熊大量傲然道：「只要我能抑制住，那就是我的功夫……」

劉伯涼獰笑道：「不錯，我佩服你的功夫，但也知道你的功夫已成强弩之末，大概最多不過一兩盞茶時分，你就會嘗到那種被勉强抑制以後，必定加倍强烈發作斷腸的滋味了！」

熊大量道：「胡說……」

劉伯涼緩笑道：「不必强辯，你如今在我中了詭計之下，分明已佔了上風，假如不是有異樣感，知道毒力將發，你肯不對我加一掌，取我的性命的麼？」

熊大量見被對方識破，不禁嗒然不語。

劉伯涼不禁嘴角一披，獰笑說道：「本來，以你修爲，既知玄功抑制，至少也可以在半個時辰以內，不會毒力發作，甚至可以將奇毒逼聚於左臂之上，來個斷臂保命，誰叫你的凶心太甚，對我全力撲擊，連下殺手，如今我雖受了重傷，你也在眞氣震盪之際，奇毒已散全身，就是我肯給你解藥，也是救不了你的命……」

熊大量望着劉伯涼的嘴角間，仍在不停外溢的血漬，厲聲道：「臭痲子，你已被我『蝦蟆眞氣』震成臟腑重傷，你以爲還活得成麼？」

劉伯涼回手取出一粒丹藥，投入口中，揚眉笑道：「傷勢雖重，我却不一定準死得了，就算非死不可，也會死在你之後，可以先看着你這隻蝦蟆將遭報應，稍解中我心頭之恨！」

熊大量氣得「各各」兩聲，雙掌又擧。

劉伯涼冷笑道：「不必作出這副令人討厭的怪相，我如今雖絕對無法再受得起任何攻擊，但只怕你也無法再提聚眞氣內力的了？」

熊大量心中怒極，打算拚死竭盡餘力，再給劉伯涼一掌，來個同歸於盡！

於是，他把肚皮猛力往回一吸……」

以前熊大量在肚皮猛力一吸以後，定必猛力一鼓，所練的「蝦蟆氣勁」便隨着那聲「各各」怪叫，狂湧而出。

這一回，異於先前，熊大量雖有吸肚皮的動作，却沒有鼓肚皮的動作。

不是沒有動作，是大有動作，只不過並非單單肚皮鼓動，而是全身齊動！

熊大量在猛吸肚皮之前，是滿臉通紅，在猛吸之後，立時變成了滿臉灰白。

跟着臉色的變化，他立即全身抖戰起來，越抖戰越覺劇烈！

怪事來了，熊大量似乎應該改改外號，不叫「蝦蟆」而叫「蜈蚣」！

因爲「蜈蚣」的足節，往往會自

行斷落，如今熊大量便也有這樣的情況。

沒有人拿劍砍，也沒有人拿刀切，熊大量却在一陣劇烈的抖戰以後，抖落了一條右臂。

接着，又是一條左臂……又是一條右腿……又是一條左腿……

如今，熊大量已是成了一個無手無足之人，但他的斷腿斷手之後，却並未流下鮮血。

他鼓起肚皮了，那原本就是不小的肚皮，如今幾乎鼓大了一倍！

看來是血液回流，可能就是斷手斷脚時所應流出之血，全部逆攻臟腑。

臉色又變了……

先前，熊大量的臉色是由血紅變成灰白，而今又由灰白變成血紅。

他那沒有手脚的軀幹之上每一寸皮肉，均在不停顫動，顯示出這位外號「四尺蝦蟆」的一代凶人，正忍受着似油煎的無邊痛苦。

熊大量向劉伯涼忍受着一雙蝦蟆眼，但眼中幾乎無神光，表示不知是乞憐還是憤恨？

劉伯涼目睹慘狀，絲毫無動於衷地，哂然一笑道：「臭蝦蟆，滋味如何？」

「何」字才一出口，「波」的一聲响！

這是熊大量那個大肚皮，由於鼓得不能再鼓，脹得不能再脹，終於爆了開來。

是罕世美景，抑或是罕世慘景？

一蓬血雨，像新年裡的特製花筒般，飛噴起了兩丈多高，然後撒落四外。

這便是一朵絕大的血花，一朵一現即逝的血化曇花，但其中還是有點點綴！

所謂「點綴」便是血雨血花之中，還夾雜有熊大量的無數碎塊內腸內臟肺腑等！

「哈哈……」

這是劉伯涼看得得意時，所打的一個「哈哈」！

但一個「哈哈」才打一半，便吃驚的把另外半個「哈哈」吞了回去！

因爲，場中白影忽閃！

白影是人，是個極爲英挺瀟洒、身法之快，宛如流水行雲的白衣書生。

熊大量的肚皮一爆，鮮血一噴，這白衣書生便在距離丈許外的一株大樹之上，飄身落下。

停在熊大量血水噴盡，五臟飛完，這白衣書生恰好站在業已身遭慘死的「四尺蝦蟆」的遺屍之前。

那是他以靈妙的身法，避開血花，而在空中，伸手接得的一件東西。

這東西便是熊大量因而傷身，劉伯涼因而殺友的「聚寶雙珠」之一的那粒「天容珠」。

劉伯涼何嘗不想收回「天容珠」，但因爲熊大量已死，無須着急，盡可從容行事。

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竟於他一聲「哈哈」尚未打完，又出現白衣書生，那粒「天容珠」，竟被他半空中伸手，輕易的接去。

劉伯涼心中又急又怒，但却急也無法，絕不敢言。

因爲劉伯涼識貨，僅從那白衣書生宛如流水行雲的美妙身法之上，已看出是位絕世高手，自己若在平時，或可一戰，但如今內傷嚴重，倘若再與强敵拚鬥，豈非自尋死路？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不如……

劉伯涼在刹那之間，心急電轉，利害已明，遂在眼看白衣書生接去「天容珠」之下，仍然保持冷靜，並無絲毫動作。

但他不找人，人却找他。

那白衣書生接得「天容珠」後，看了一看，便自揣入懷中，又復緩步向倚樹而立的「天厤書生」劉伯涼面前，向他伸出右手。

劉伯涼是反應極快之人，已知其意地，苦笑地問道：「尊駕得隴之下，仍復望蜀，是想向我索取『天傷珠』了？」

白衣書生笑笑道：「『天容珠』對我無甚用處，祇想送給我一位紅顏密友，但『天傷珠』因可療傷，又可增益眞氣內力，乃武林人士視爲地寶之物，我看你身受重傷，臉帶死色，雖然殺了『四尺蝦蟆』熊大量，自身亦不久於人世，何必還吝嗇這點身外之物呢？」

劉伯涼靜靜聽完，竟毫不加拒絕，點頭說道：「好，劉某願意在未死之前，結交尊駕這位朋友，把這粒『天傷珠』一併送你，但請朋友賜個名號聽一下好麼？」

白衣書生應聲道：「我叫凌霄。」

劉伯涼因知對方祇一用强，自己必然失去「天傷珠」，甚或立遭慘死，故而樂得漂亮，點頭應允，順勢探詢白衣書生名號，以便在逃過這場劫數之後，再向對方找場算賬！

但聞得白衣書生報出名號是凌霄，却不禁爲之一怔！

因「凌霄」二字太以陌生，由這白衣書生的身法氣宇看來，分明有絕世武功，怎會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之輩？

這些念頭，一閃而過。

劉伯涼仍然如言從懷中取出那粒「天傷珠」來遞向自稱凌霄的白衣書生，道：「凌朋友，我劉伯涼說話算話，這粒『天傷珠』送給你。」



凌霄並未立即接過手來，目注劉伯涼，揚眉說道：「劉朋友最好不要耍花樣，這粒珠兒究竟是『聚寶雙珠』之一的『天傷珠』？抑或是你用十三種毒物煉製的毒珠？」

劉伯涼哈哈一笑，道：「剛才那隻臭蝦蟆中毒上當之事，盡在尊駕眼前，劉伯涼倘再重施故技，豈非自速其死……」

語音至此，略略一頓，又復苦笑道：「何況尊駕既具絕世身法，眼力定也絕高，祇消把『天容』、『天傷』兩珠，互一比對觀察，便可知道，劉某人手內珠兒，是不是昔年洪武先帝的『聚寶雙珠』中之物？」

凌霄點頭道：「我相信劉朋友是聰明人，不必再比對觀察，因爲若有絲毫差錯，凌某不會容情，你必然會比那『四尺蝦蟆』熊大量死得更慘！」

## 八姝逢劫　五魄遭殃

凌霄邊說話，邊伸手接取劉伯涼托在手中的「天傷珠」。

「且慢！」隨着這聲斷喝之後，又响起了「刷刷刷」的三聲破空銳嘯，那是三件暗器，從三個不同方向，對凌霄的上中下三路打到。

這三件暗器並非甚麼「子午悶心釘」、「七孔黃蜂針」、「五雲棒」、「攝魂釘」等有名毒辣之物，而是發暗器者，就地取材在身邊隨手所取。

打向凌霄眉心的是一根松針！

打向凌霄丹田的是一段枯枝。

打向凌霄心胸的是塊碎石！

暗器本質雖然是平凡，但來勢却又快又準，帶着攝魂嘯聲，顯見含蘊有內家眞力，是一流高手所發，凌霄不敢怠慢，雙脚點處，略爲縱起四尺高，並在空中把身形一縮，縮成了一個尺許高的人球。

這樣一來，奔眉心的那根松針從他頭頂飛過；奔丹田的枯枝，從他脚底掠過；奔心胸的石塊，却被他接在手裏。

「突」的一響，那根松針釘在一株巨樹幹上，居然深陷入木。

「砰」的一聲，那段枯枝打在一塊方圓尺許的石塊上，居然把石塊擊得四分五裂！

至於那塊碎石，雖然被凌霄接在手中，未曾發揮威力，但從那勁頭之上，也使凌霄深深感覺得到發石之人具有强厚的內力。

「颼颼颼！」

這「颼颼颼」與剛才的「刷刷刷」不同，適才是暗器破空之聲，如今是縱來三條人影。

人影飄落，凌霄自然向敵方閃目打量。

來人是一個身材矮小，臉貌猥瑣的獨目中年人，一個形似猿猴，尖嘴削腮，鼻樑爛塌的灰衣老人和一個癡胖如豬，口可容拳的闊嘴大漢。

凌霄一見這三人的特殊形相，恍然笑道：「你們就是『邊荒五醜』中其餘三醜：『獨目臭驢』吳小隆、『闊嘴胖豬』葛天保和『塌鼻淫猿』魏子平麼？」

魏子平冷笑道：「你既知我們的威名，還不快將適才搶去的『天容寶珠』獻出，我或許可以祇割掉你那隻搶珠右手，而恩施格外地饒你一條狗命。」

凌霄哂然一笑，正待發話，劉伯涼已自叫道：「小弟已受了很重的內傷，五臟翻騰如絞，魏兄請先從體外傳功，助我一掌之力。」

魏子平急忙走過去，一面伸出右掌，按向劉伯涼命門穴上，凝功傳送內家眞氣，一面却以右手接過劉伯涼托在手掌中那粒「天傷珠」。

魏子平向他含笑道：「劉兄，這珠兒暫時由我替你保管，免得在你傷勢未癒，功力未復之前，容易被對方奪去。」

一番好意，劉伯涼自然依允，但珠兒才被魏子平接過，命門上便有了異樣的感覺。

劉伯涼心神一震，失聲一叫道：「魏兄，你……」

魏子平不等劉伯涼再往下說，便獰笑道：「你傷勢極重，業已魂遊墓墟，要想復原，難於登天，加上大敵當前，又不便過耗眞力，助你則也祇能苟延殘喘，祇好看在多年相交份上，送你早早脫離苦海吧！」

劉伯涼聞言，便知生望已絕，不禁咬牙切齒罵道：「魏子平，你……你好狠……」

「你好狠毒」的「毒」字未出口，魏子平右掌所凝的「小天星」掌力已發。

祇見掌心一落，劉伯涼的命門穴上，如受了千鈞重擊，悶哼了一聲，七竅中齊溢血，屍身便仆倒在地上，凌霄見狀，撫掌狂笑道：「夠義氣，夠義氣，『邊荒五醜』眞夠義氣，爲了尚未能確定眞假的兩粒珠兒，劉伯涼先殺了熊大量，魏子平又殺了劉伯涼，如今我要看看是誰來殺死魏子平之人。」他說話之間，目光流動，向葛天保、吳小隆三人一掃，這種言語，這種目光，委實極盡挑撥之能事。

魏子平陰惻惻地冷笑一聲道：「凌朋友，你不必設法挑撥，就算我們之間，會因貪得『聚寶雙珠』而起了衝突，也必然先把你殺掉，奪回『天容珠』之後行事的。」

凌霄哂道：「殺我？就憑你們？」

「獨目臭驢」吳小隆獰笑接道

：「怎麼樣，你敢小覷我們，我們三人中，無論何人出手，也足以把你送進鬼門關去！」

凌霄笑道：「就算『邊荒五醜』聯袂出擊，也未必能奈我何，如今劉伯涼、熊大量兩人已死，祇剩下你們這一豬一驢一猿三個醜怪，簡直如土雞瓦狗，戟指即碎，還敢在我面前妄肆猖狂麼？」

葛天保怒吼道：「好個狂妄的小輩，我先叫你試試我葛天保『混元十八掌』的厲害。」

話完，閃身而出向凌霄舉掌撲了過去。

休看這葛天保癡肥如豬，似乎十分臃腫，但他擧手投足、閃身發掌等動作，居然靈活已極，不過常言道得好：「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葛天保雖然身手靈活，但他的對手凌霄却比他還靈活多倍。

葛天保剛剛撲到，眼前白影一閃，凌霄以神妙異常的身法避開，並順手在葛天保的左頰以上摑了重重一記！

「啪」的一記，脆響起處，顯然挨得不輕，照說葛天保縱不被打掉大牙，也必從嘴角溢出血絲，或是挨摑的左頰上立時紅腫起來。

誰知葛天保口中既未溢血，臉頰上亦未紅腫，雖然挨了那重重一記，仍然若無其事。

他反而趁着凌霄掌摑自己之際，右掌揚處，一招「盤古開穴」，向對方頭頂上猛劈而下。

這種放棄防守，事事進攻的手段，委實厲害無比，換了常人，眞難逃得過這一掌之危。

尙幸凌霄身法異常敏捷，反應更是快速無比，他在一掌未能傷得對方之後，便驚覺不妙，趕緊脚下換步，身形宛如陀螺旋轉，接連轉了兩個旋轉，險煞人地恰恰避過了那招「盤古開穴」，閃飄到離葛天保八尺開外。

這位白衣書生雖因一時大意，幾乎遇險，但仍神態瀟灑，氣定神閒地看着葛天保，含笑說道：「葛天保，看不出你這蠢得像豬的人，居然把『混元氣』的護身功力，練到十一成火候左右！」

葛天保獰笑道：「狂妄之徒，你知道厲害了吧，還不快把那粒『天容珠』獻出？」

凌霄哂道：「厲害？你別往自己臉上再貼金了，『混元氣』護身祇是粗俗小技，你便練到登峯造極，爐火純青地步，也不會放在我眼內。」

葛天保怒吼道：「狂妄匹夫，不給點顏色你看看，你那裏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語聲頓處，欺身進步，奇招連發，幻起一匝掌影，帶着銳嘯勁風向凌霄猛攻而去。

凌霄微微一哂，閃身避開來勢，似乎不欲與對方硬打硬接。

他的身法委實太以神妙，雖然眼看着奇險無倫地，這麼一飄，那麼一閃，却把葛天保所發的甚爲兇狠的惡毒招式，輕輕的躲避開去。

葛天保被對方引逗得怒發如狂，厲吼連聲中，一掌比一掌快，一掌比一掌狠毒。

但任憑他掌風如海，任憑他掌影如山，却始終沾不上凌霄白衫的半點衣角。

這次，凌霄剛剛閃開葛天保一連三四招的猛烈正面攻擊，陡然發覺有股暗勁從後潛襲而至，凌霄一驚，閃身右避數尺，偏頭看去，見是「邊荒五醜」中的「獨目臭驢」吳小隆，用他的「無根推手」對自己發招暗襲。

凌霄怒道：「吳小隆，你想暗箭傷人，未免太無恥了。」

吳小隆閃動着那隻獨目，冷冷說道：「甚麼叫作無恥？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勝是英雄，敗是狗熊，我吳小隆生平作事，向來祇達目的，不擇手段！」說話之間，突有一股奇臭無比的氣息，從他口中噴出襲來，凌霄對於這種臭氣不敢領教，祇得身形再閃！

這次，他身在半空，還未落地，便聽得金刃劈風聲息。凌霄在百忙之中閃目一瞥，見是「邊荒五醜」中的另一個「塌鼻淫猿」魏子平，揮動手中一柄精芒奪目的奇形長劍，向自己攻出一招「天半橫霞」來。

剎那之間，連受三名一流高手的聯合攻擊，任憑凌霄的身手再快，也難免落入險境。

尤其是「塌鼻淫猿」魏子平手中這柄劍兒，光芒太以强烈，顯然是柄吹毛折鐵的前古神兵，所發的「半天橫霞」也是「白猿劍法」中相當精妙的招數。

故而，凌霄雖然縱身而起，從密密罩住他的千重劍影中拔身脫險而出，但他所穿的白衣儒服下襬，却已有寸許來長的一塊被劍風掃斷，飄然下地。

一角儒衣墮地，凌霄的臉色變了。

他那冠玉似的雙頰，本因曾受內傷，有點略嫌蒼白，如今却從蒼白中泛起一片微紅。

不單臉色變了，他的右掌心內，也多了一件東西，那是一粒徑約兩寸，色呈爛銀的圓形球狀之物。

魏子平、吳小隆、葛天保等「邊荒五醜」，起初以爲凌霄發覺被人圍攻，情勢不妙，打算獻出那粒「天容珠」了。

但目光注處，知道不對！



一來「聚寶雙珠」中的「天容珠」光呈微藍，不是這爛銀色澤。

二來「天容珠」沒有這麼大，最多徑約寸許，不會徑約二寸。

就在「邊荒五醜」微微一怔之際，凌霄手中的那團爛銀光芒，竟然伸展擴大起來。

原來那不是甚麼靈丹，也不是甚麼寶珠，却是一粒劍丸！

轉眼之間，凌霄手中握着一柄銀色軟劍。

魏子平突然想起了一個人起來，心中大吃一驚，急急問道：「尊駕姓甚名誰，莫非是……」

凌霄冷然地道：「不必問我來歷，我學你們剛才說過一句話兒，不給點顏色你們看看，你們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語音至此略頓，目注魏子平，道：「我先把你所着衣服左邊下襬，削短三寸。」

話聲方落，銀光立閃。

這是一招平淡無奇的常見劍法，先由「白蛇吐信」轉化「風捲殘雲」。

但常言道：事在人爲，這種平凡招術，在凌霄手上施展出來，便顯得太不平凡。

並不是變化方面有甚麼特殊神妙，祇是凌霄的動作方面，比平常人快了一些。

就憑這一點點快，便足以克敵致勝了。

照說，凌霄在發招之前，便已說明，要把魏子平所着衣衫的左下襬削短三寸。魏子平應該容易閃避才是。

但魏子平閃得開「白蛇吐信」，閃不開「風捲殘雲」。

凌霄的銀色劍芒掠空一閃，魏子平所穿的長衫左下襬部位，果然斷落了三寸二三之一截。

凌霄收式卓立，雙眉微軒，覷定魏子平道：「魏子平，剛才你從背後偷襲，斷了我寸許衣角，如今凌霄業已扳回本錢……」

魏子平聽到此處，插口問道：「朋友貴姓凌？」

凌霄點點頭道：「不錯，姓凌，名霄，在你們『邊荒五醜』的心目中大概還不知道我這麼一個人物。」

魏子平起初還以爲對方是另一位威震八荒的成名大俠，心中不由微起怯意。

如今一聽不是所料的人，心膽又壯了點，猛笑一聲道：「凌朋友也愛用劍，再妙不過，魏子平生……」

凌霄竟似不屑地，搖手接道：「你不必再老王賣瓜，作甚麼自我吹噓的了，我知道你『邊荒五醜』中，號稱『塌鼻淫猿』，並練成幾式自以爲了不起的『白猿劍法』！」

魏子平笑道：「凌朋友果然對我魏子平了解得這般清楚，眞是難得，我們既均是用劍之人，今日便比劍吧……」

凌霄哂道：「比劍，你配和我比劍？」

這句話兒中的藐視太濃，把魏子平刺激得幾乎跳了起來，怒聲吼叫道：「爲甚麼不配？你的劍丸雖是緬鐵精英所製，我的『靈辰劍』更是足以吹毛斷鐵，洞金切玉的前古神兵，至於劍法方面，我『白猿劍法』變幻無窮，威力精妙……」

凌霄搖手道：「不要吹了，你既要比劍，我們便賭點東西如何？」

魏子平道：「用甚麼東西作爲賭注？」

凌霄笑道：「既然要賭，便須賭得公平，賭注價值，應該相等，這樣好了，就以如今在我身上的『天容珠』去賭那如今在你身上的『天傷珠』，可謂公平吧。」

魏子平點頭道：「賭注也公平，但不知賭的方法，採用甚麼？是不是單純比劍，誰若獲勝，誰就可以獨佔那『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麼？」

凌霄搖頭道：「不是如此，因我自視太高，凡對意欲和我比劍的人，都要給他點便宜。」

魏子平說道：「便宜？甚麼便宜？凌朋友準知道我肯接受你所賜的所謂便宜麼？」

凌霄笑道：「接受與否，在你自己。我來問你，你那『白猿劍法』中，最爲得意，威力最神妙的招式，共有多少？」

魏子平答道：「我認爲招招神妙，但一定要精中選精，則有『地獄九式』和『天宮一十三招』哩。」

凌霄含笑道：「好，先用你的『地獄九式』吧，我要在你尚未把這自以爲精妙無窮的九招劍法，尚未施展完畢之前，再把你所穿的灰衫的右下襬部份，照樣削短三寸。」

魏子平怒道：「剛才我一時疏忽，如今既立下重大賭注，必然刻意提防，加上『地獄九式』威勢絕倫，你出此狂言，能夠辦得到麼？」

凌霄冷冷答道：「這就是給你的便宜，我若說不能做到，那一粒『天容珠』，便算輸掉了，你可以獨擁那『聚寶雙珠』的了！」

魏子平覺得這種賭注，自己委實佔了不少便宜，遂目注對方道：「好，魏子平便領教凌朋友的精妙手法，我們先把『聚寶雙珠』交給誰？」

凌霄笑道：「交給你，我不放心，交給我，你不放心，若交給吳小隆或葛天保時，則你我兩人可能都不放心，這樣好了，我們且把

『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交給那株大樹，總比一些見利忘義，人面獸心的東西，來得可靠一點！」

葛天保聽凌霄諷刺自己，勃然大怒，正欲發作，却被那比較深沉的吳小隆暗以眼色止住。

魏子平惑然道：「把『聚寶雙珠』交給一株樹兒麼？凌朋友可否把這辦法說得清楚一些？」

凌霄道：「不必解釋，我且作給你看！」

話完，伸手入懷，取出那粒「天容珠」來，手兒略揚，化作一團淡藍色柔和的光芒，向一株高達十二三丈的參天古木飛去。

「突」的一聲微響，「天容珠」嵌在樹幹九丈以上。凌霄揚眉笑道：「魏子平，你看見麼？這樣把『聚寶雙珠』交給大樹，是否相當穩妥，即使有人心生搶奪，必須先縱起九丈高下，你我可及時阻止，把他們斬除在雙劍同揮之下！」

魏子平想了一想，覺得委實沒有甚麼不妥之處，也效法凌霄那樣，向九丈以上樹幹上打去。

他的內家眞力也已練到收發由心地步，照樣控制自如地，把那粒「天傷珠」毫無損傷地，與「天容珠」並嵌在樹幹之上。

凌霄見他嵌珠入木後，便含笑說道：「魏子平，你如今可以施展你那『白猿劍法』中，相當得意的『地獄九式』，但在施展之時，並須特別注意防護你右面衣衫下襬。」

話完，手横緬鐵軟劍，宛如嶽峙淵停，巍然卓立！

原先，魏子平對凌霄頗爲輕敵之心，如今一來已知對方身手高，二來又於緬鐵劍丸之下，疑心對方所報並非眞名，可能是另外一位名震八荒的曠世大俠，心中業已傲念全收，大添戒意。

他聽得凌霄叫他發招，遂把「靈辰劍」略略一抖，一式「九幽搜魂」向凌霄當胸緩緩刺去。

這招劍式，來勢雖緩，但行家一看便知，其中蘊藏了不少毒着，極盡變化之能事。

對付這種毒辣劍招，通常不外兩個法門。

比較穩妥的一種法門，是不俟對方發動變化，便飄身閃避，閃出對方劍勢所及的威力圈外。

比較激進的一種法門，是不俟對方發動變化，便施展出更厲害的劍法，迅加襲擊，令對方不得不改變原來意圖。

無論是守是攻，都有一項共同的原則，那就是制敵先機。

換句話說，也就是不能被動，倘如稍事遲延，等對方先發動了劍招中所蘊藏的毒辣變化時，便難免進退失據，性命在於呼吸間，否則最低限度也落得灰頭土臉。

凌霄所操的是那種法門呢？是守還是攻？

妙極了，他既不守，也不攻，偏偏犯了大忌，紋風不動巍立如山，彷彿靜待「塌鼻淫猿」魏子平把那「九幽搜魂」，展盡精微變化。

魏子平的「靈辰劍」劍尖刺到距離凌霄胸前僅約一尺，凌霄仍然是視若無睹，沒有絲毫動作。

這一來，倒叫魏子平莫名其妙了，他不知道這位氣宇軒昂，懾人心魄的年輕對手，究竟葫蘆之中賣的是甚麼藥？

敵情既然不太明瞭，他也原來的招式略變！

如今，魏子平立意放棄了一切變化，只來個化虛爲實！

所謂化虛爲實，也就是陡然加快了緩緩來勢，眞力凝處，以那鋒利無比的「靈辰劍」向凌霄之心胸直刺。

只有一尺距離，再一加快，豈非轉眼便劍抵心窩，閃避着實不易！

但內家高手對敵，講究的是先行以靜制動，然後就以動制動，換句話說，也就是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

魏子平未曾加勁時，凌霄靜立如山，毫無動作。

魏子平才一加勁，凌霄便動如脫兔地，有了反應。

不過，他這動作太不平凡，太以出人意料。

凌霄一沒有閃身避勢，二沒有擧劍招架，他所動的只是一隻左手！

「靈辰劍」是前古神兵，洞金穿石，鋒利無比，但凌霄偏偏却用左手食中二指，疾如電光石火地，揑住了「靈辰劍」劍尖部份的劍脊位置上。

他揑的部位太準，位置也太巧，「靈辰劍」空具絕世鋒芒，却傷不了凌霄血肉之軀的左手食中二指！

揑住劍光的動作已極驚人，下面的動作却更厲害！

凌霄左手才一揑住劍尖，右手隨着也有動作。

他右手揮處，一式「白雲封壑」以那種鋒芒犀利的緬鐵軟劍，向魏子平攔腰斬去。

魏子平大驚不已，猛一凝力抽劍，但覺得那柄「靈辰劍」，宛如生了根般，無法抽動分毫。

這一躭擱，緬鐵軟劍所挾砭肌寒骨的陰森劍氣，業已到了魏子平的腰間。

魏子平如不趕緊後退，必然慘被腰斬，肝腸臟腑一齊塗地。

萬般無奈之下，性命畢竟比「靈辰劍」來得重要。

魏子平只好撒開手兒，趕緊吸



氣，騰身倒縱而出。

總算他身法還快，於千鈞一髮之下，險煞人地，閃避過緬鐵軟劍的劍鋒，但那柄前古神物「靈辰劍」却到了凌霄手中，半空中也飄飄蕩蕩的落下了三寸灰衫下襬。

一招才出，勝負而分，連珍逾性命的護身寶劍也告失去，魏子平怎的不怒？怎的不驚？臉上顏色，委實灰敗到了極點。

凌霄這時目光略瞥，向那株嵌有「聚寶雙珠」的參天古樹笑道：「樹上何人？」

參天古木近頂處的枝葉叢中，響起了嬌脆語音答道：「小妹袁牡丹，我已把三根『朱竹鞭』，悉數掘得來了！」

跟着，便在枝葉中，出現了「放誕夫人」方芍藥的臉龐兒來。

但這張臉龐兒如今已非春風得意，宜喜宜嗔，而是流露一種極悲苦神色。

凌霄一見是她，含笑道：「我早就猜出是妳，姑娘不必再化名『袁牡丹』了，妳應該是『天慾十女』中的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吧！」

方芍藥見凌霄居然識破了自己的眞正身份，不禁赧然，臉上訕訕地，不知應怎樣答話才好。

凌霄笑道：「方姑娘，妳窘甚麼？男女之間，應該平等，『浪子回頭金不換』，然則蕩女回頭，豈不也是淑婦賢妻，假如方姑娘對我不棄的話，樹幹上所嵌的『聚寶雙珠』就是我送給妳的定情之物！」

這番話兒，聽入方芍藥芳心之中，不知獲得多大的安慰，多麼甜蜜，感動得兩行珠淚立即流下雙頰。

但凌霄說話以後，却臉色慘白，身形搖搖欲倒！

原來凌霄身上本有內傷，剛才動手難免震動臟腑，尤其是凝勁奪取魏子平「靈辰劍」一擧，過耗眞力，如今才會有這等現象。

方芍藥一見凌霄的情形有異，根本顧不得去取甚麼罕世奇珍「聚寶雙珠」，她飄然下樹，撲到凌霄身邊，先伸手將他搖搖欲倒的身形扶住，再拭目中含淚，一副極關懷的神情表現出來。

方芍藥以極關切的語聲，問道：「凌兒，你……你怎麼了，你……不礙事吧？」

就在方芍藥從參天古木躍向凌霄之際，有三條人影，却撲向那參天古木。

方芍藥是不顧那「聚寶雙珠」的得失，先探視凌霄的安危情況。

那三條人影則是不管凌霄的死活，便想乘機奪取「天傷」、「天容」「聚寶雙珠」。

不必解釋，那三條人影，自然是「邊荒五醜」中所剩餘的三醜。

眼看三條人影電掣雲飄，業已逼近參天古木。

凌霄來不及答覆方芍藥的關切問話，陡地舌綻春雷，一聲大喝道：「站住！」

他這一喝之威，居然令魏子平、吳小陰、葛天保等三個凶人，一齊在參天古木之下站住脚步。

凌霄趁此機會，把左手新奪來的「靈辰劍」交與方芍藥，取出兩粒朱紅丹藥，納入了手，然後冷冷地說道：「你們三人休動妄念，我雖有內傷在身，但在你們縱身九丈，去取『聚寶雙珠』之際，却不難仗恃精妙劍法，和緬鐵軟劍的絕世鋒芒，把你們一一加以腰斬！」

魏子平聞言後，立向吳小隆、葛天保二人，眼皮微動！

凌霄服了丹藥後，臉色已漸漸回復紅潤。

他發現魏子平等正以「蟻語傳音」互相密議，遂也不加理會，只向方芍藥詫然問道：「方姑娘，妳怎麼滿臉悲苦神色？你的那些姊妹……」

方芍藥悲聲答道：「我們姊妹已遭浩劫，十人中已死了八人，如今只剩下我和排行最末的葉白十妹了。」

凌霄大驚問道：「那八位姑娘是死在何人之手？」

方芍藥銀牙一咬，伸手指着魏子平，吳小隆、葛天保等三人恨聲地說道：「就是這三個萬惡無恥的東西，他們找到『快樂橋』別府，向我那些姊妹求婚不遂，竟暗施劇毒，他們害得衆姊妹在無法還手的情況之下，便一個個香消玉殞，當時我尚未回府之中，葉十妹則在別府之後的一間秘室中，招呼另外一位歐陽姑娘和公孫化兄，才僥倖逃過了這場劫數……」

凌霄失驚道：「公孫化……」

方芍藥道：「他是『風流三劍』中『玉潘安』蕭凌的師弟，與我葉十妹兩情相悅，已有嚙臂之盟，凌兄認識他麼？」

凌霄點點頭，未再細問，便向魏子平等，挑眉喝道：「魏子平，你們既造此殺孽，實不能再予寬恕，只有照着江湖規矩，血債血償，來個三人償八命！」

這時，魏子平等三人已計議妥當，認爲凌霄既有內傷在身，必然不耐久戰，縱然加上一個「放誕夫人」方芍藥，自己三人只要合力齊上，以三對二，定然能夠取得勝利，把對方一齊消滅。

故而，凌霄的語音才落，魏子平便獰笑說道：「凌朋友，你少賣狂，我早看出你有不太輕的內傷在身，我們如今已決定三人聯手齊上，縱然不能把你殺死，也會活活

的把你累死！」

凌霄冷笑一聲道：「魏子平，你看走眼了，些許內傷不算得甚麼，剛才我是因你們惡跡未彰，才未下辣手……」

一語未畢，怪事忽生！

所謂「怪事」，便是那高高嵌在參天古木樹幹之中，離地九丈以上的「天傷」、「天容」「聚寶雙珠」，竟突然受了吸引，自行離卻樹幹，飄然墜落。

起初，凌霄、方芍藥、魏子平等雙方均未發現。

等到發現一紅一藍兩團珠光凌空飄落之際，珠光業已降到距離魏子平最近，他逐閃身縱起，欲從空中搶取。

誰知他身子才縱起，便有一股奇强無形潛力，從橫側方撞來。

這一撞，把魏子平的身形撞得凌空飛出數尺，幾乎摔倒在地！

跟着，一條飄逸如仙的白衣人影，突從大堆亂石之後出現。

這條人影在空中一掠，便把「聚寶雙珠」所化的兩團藍紅珠光一齊接住。

這條人影飄然落在方芍藥身前，向她含笑說道：「方姑娘別來無恙？」

方芍藥驚詫之下，略一定神，認出來人竟是以前見過一面的，彼此稍有香火因緣，身爲「風流三劍」之一、名震四海八荒的「滄海巫山」雲夢襄，不禁大喜道：「雲兄，我姊妹雖遭劫數，但你那位心上人歐陽珊姑娘却尚安然無恙！」

雲夢襄點頭道：「我已見過她了，多謝方姑娘款待維護之德。」

方芍藥玉頰之上方自一紅，雲夢襄已將手中的那粒火紅光芒的「天傷珠」遞與她道：「蕭兄的內傷不輕，眞氣也受震盪，方姑娘請趕緊利用『天傷珠』替他療治，使他好好將息，暫時勿再勞動，至於這幾個無恥的凶人，且由我代爲打發便了。」

方芍藥一面接過「天傷珠」，一面却自心中詫異。

她詫異的是，雲夢襄爲何對凌霄稱爲：「蕭兄？」

但方芍藥本是玲瓏剔通的人，她想到了凌霄那種翩翩絕世，不輸給「滄海巫山」雲夢襄的出塵風采，她想到凌霄聞得「公孫化」之名時，曾表現驚異，她想到假如把凌霄二字倒轉過來……

方芍藥明白了，她猜出自己所結交的這位意中人，竟是與「滄海巫山」雲夢襄齊名的併列「風流三劍」的「玉潘安」蕭凌。

她不是高興的哭，而是難過的哭！

因爲她覺得「玉潘安」蕭凌的身份太高，以「風流三劍」之尊，怎會看得上自己這種會入歧途的殘花敗柳？方才所說的甜言蜜語，無非是調謔自己的一種風流解數而已。

「玉潘安」蕭凌不愧爲風流人物，居然懂得方芍藥淚流滿臉的自卑心理，竟伸手把她摟入懷中，一面替她拭淚，一面溫言笑道：「芍妹，妳傷心甚麼？是怪我這凌霄騙了妳的袁牡丹麼？」

僅僅「芍妹」兩字，已把方芍藥聽得芳心大慰，再加上後面的兩句話兒，不禁窘得她玉頰通紅，把頭連搖。

蕭凌笑道：「芍妹，既不怪我，那就別難過了，我剛才把『聚寶雙珠』送妳作爲定情之物之語，乃出自肺腑之言，如今再說一遍，芍妹肯接受麼？」

方芍藥如今似吃了一粒最最甜蜜的定心丸，由嗓眼中一直甜到心靈的深處。

休看她號稱「放誕夫人」，平日極爲風流瀟灑，如今竟然變個羞澀起來，不好意思作正面答覆，祇向蕭凌報以含有無限感激，以致無限深情的嫣然一笑，低聲說道：「凌哥，我替你用『天傷珠』療治內傷，把這柄『靈辰劍』交與雲大俠，藉以誅除魏子平等『邊荒三醜』可好？」

蕭凌先是點了點頭，旋又失笑道：「芍妹，妳且試試看吧，我怕雲夢襄兄不屑於這柄奪自魏子平的『靈辰劍』呢？」

這時，「滄海巫山」雲夢襄的心中，正自感慨無窮……

他感慨的是自己對於女子，一向最重視女子處子之貞，蕭凌却偏偏認爲「蕩女回頭金不換」，去向曾經風流無數蕩遊的「放誕夫人」方芍藥，主動追求，定情結愛，可見得雖然一同名列「風流三劍」、「玉潘安」蕭凌對於「情愛」似乎是祇重心而不重質，風流得又比自己更進一步……

想到此處，他不禁又想起了那位武功高明，行動有如神龍見首難見尾的紅衣女來……

但不知這位「風流三劍」中的另外一劍，對於男女情愛，又會採取甚麼觀點呢？

雲夢襄感慨之際，方芍藥已滿臉春風地，把那柄「靈辰劍」向他含笑遞過。

他剛剛接過劍兒，又聽得蕭凌所說的「我怕雲夢襄兄不屑使用這柄奪自魏子平的『靈辰劍』呢？」之語。

雲夢襄笑了一笑，目光微瞥蕭凌，點頭說道：「蕭兄是知音……」

語音頓處，目注闊嘴媚豬葛天保道：「葛天保，你是不是精於『護身橫練』以及『混元氣功』？」

葛天保不明對方話中用意，點頭答道：「不錯。」



雲夢襄轉對「獨目臭驢」吳小隆道：「吳小隆，風聞江湖傳言，你在『邊荒五醜』之中，是精於一套『無根推手』以及會放獨自專長的『臭驢屁』，是麼？」

吳小隆怯於「滄海巫山」威名，知遇大敵，絲毫不敢露出狂態地，祇是點了點頭。

雲夢襄又閃動冷厲目光，盯着魏子平道：「魏子平，你呢，你是不是仗恃一柄『靈辰劍』以及一套『白猿劍法』逞凶邊荒？」

魏子平從雲夢襄的詞色之中聽出了一些弦外之音，不禁心生希冀，揚聲答道：「老夫慣用神物『靈辰劍』業已落在你手中，所擅的『白猿劍法』再怎麼樣妙，又有何用？」

雲夢襄哈哈一笑，手掌微揚，「靈辰劍」化作一道精虹，向魏子平緩緩飛去。

魏子平見對方果然中了自己激將之計，不禁心中狂喜，趕緊一伸手兒，把「靈辰劍」所化的精虹接住。

雲夢襄冷然問道：「魏子平，我記得你們剛才業已決定，要乘着『玉潘安』蕭凌兄身有內傷，難耐久戰之際，向他聯手進襲？」

魏子平因適才確曾說過這種話兒，無法抵賴，祇得頷首說道：「我剛才確曾作過這種打算，雲大俠問起則甚？」

雲夢襄笑道：「我問起之故，是叫你們仍然照原計，各以本身最專長的功力，聯手進攻，並送給你們三項便宜……」

吳小隆一旁問道：「三項甚麼便宜……」

雲夢襄含笑說道：「第一項便宜是『玉潘安』蕭凌兄正由方芍藥姑娘爲他治療外傷，由我代爲迎戰你們的聯手合擊，蕭兄的功力勝我多了，由我代勞，你們豈非佔了不少便宜……」

魏子平與吳小隆、葛天保等「邊荒五醜」一齊默然不語。

他們默然不語之故，是認爲同屬「風流三劍」雲夢襄未必弱過蕭凌，尤其是雲夢襄身無內傷，由他代蕭凌出陣，那裏會有甚麼便宜可佔？

雲夢襄自然懂得魏子平等默然不作聲之意，不加理會，又復笑道：「第二項便宜是我先把『靈辰劍』還給魏子平，才好使你們能各憑所長，死而無怨，我則赤手空拳，以一對三，你們不能不承認這是項大大的便宜吧？」

魏子平聽得雲夢襄要赤手空拳，以一雙肉掌應敵，不禁又放寬了不少心腸，連連點頭答道：「這確是項便宜，但不知雲大俠要給我們的第三項便宜又是甚麼？」

雲夢襄俊目之中突然閃射出冷峻已極的如刃神光，沉聲說道：「你們以無耻下流手段，殺害了方芍藥姑娘的八名姊妹，我如今以八招絕學替她們報仇，這第三項便宜就是你們祇要有能力逃出我八招辣手之下，便可保存性命，逃出六詔，以後絕不再向你討甚麼舊債的了。」

雲夢襄說話時的神情語氣，以及凌厲的眼光，委實使魏子平等三人爲之心怵膽寒。

但聽之後，却又不覺大放寬心！

因爲一來他們以三對一，二來葛天保那身橫練氣功，至少也挨得起雲夢襄赤手空拳的兩三下千鈞重擊。三來魏子平又有削鐵如泥的神物利器在手，四來對方又把「要命招數」定爲八招……

有此四項原因，魏子平覺得若逃不過這場劫數，就算雲夢襄與蕭凌肯大發慈悲，寬赦他們性命，自己等也在武林中無顏再混下去……

他們交換了一瞥微帶興奮的眼色後，由魏子平發話道：「雲大俠此話當眞？」

雲夢襄劍眉一揚，冷然答道：「雲某向來一言九鼎，話出不移，你們儘管各展所能，或攻或守，祇要能在我掌下逃出八招，便屬八荒四海，任汝等逍遙的了！」

魏子平略一招手，把吳小隆、葛天保集合在一處，商議機宜。

魏子平向吳小隆、葛天保詢問意見，道：「吳兄、葛兄，在雲夢襄所定的八招互搏之中，我們究竟或攻或守似應先行拿個主意，免得彼此亂了步驟，容易予對方可乘之機。」

吳小隆的思路一向比較敏捷，略一尋思，便即悄然道：「對方名頭太大，功力太高，若採取守勢，便屬完全捱打，無法討得便宜，好在，魏兄『靈辰劍』業已在手，不如以攻代守，或許比較容易應付過八招之數。」

魏子平點頭道：「吳兄說來有理。」

葛天保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吳小隆想法。

魏子平道：「好，我也覺得採取攻勢最好，如今我們且把所攻部位規定一下，在開始第一招時，我們要同時出手，吳兄以『無根推手』攻擊上盤，葛兄以『混元掌力』猛攻中盤，我則仗恃『靈辰劍』的絕世鋒芒橫掃其下盤，由第二招上，依序轉換，即第一招攻上盤的，改攻中盤，攻中盤的改攻下盤，攻下盤的改攻上盤，這樣一來，雲夢襄每一招都是上中下同時被攻，解救自己已費心機，再要攻擊我們，縱有餘力，也必減弱威勢，不至於構成太大危害的了。」

吳小隆與葛天保深明魏子平的安排爲然，覺得祇要照計應付而行，一定可以渡過危機，逃出八招之外。

這時，雲夢襄因蕭凌以「天傷珠」療治內傷之擧，需要不少時光，遂對魏子平等三人，並不加以催促。

直等到看見他們彷彿計議已定，方揚眉問道：「你們密議半天，定以商量妥當作戰辦法，我們可以動手了吧？」

魏子平道：「可以了，我兄弟領教雲大俠八招驚世絕藝！」

他把「八招」兩字，說得特別響亮，似在提醒雲夢襄，不要忘了適才所作承諾！

雲夢襄自然懂得他爲何特別提高語音之故，嘴角微披，軒眉一笑說道：「魏朋友放心，我不會忘了諾言，祇要你們在我手下逃過八招，便算闖過鬼門關，出得生天，渡過這場劫數！」

他一面說話，一面緩步走出。

魏子平一施眼色，吳小隆繞向左邊，葛天保繞向右邊，他自己則手橫「靈辰劍」站在中央，作「品」字，把雲夢襄圍住。

雲夢襄笑道：「再送給你們一項便宜，讓你們先動手，我可以採取防衞！」

魏子平聞言，正中下懷，目光掃處，厲聲喝道：「上！」一個「上」字才出，「邊荒五醜」的凌厲攻勢立即展開。

「獨目臭驢」吳小隆是負責上盤，他便施展所擅長的「無根推手」中一招「怒海推帆」，掌凝陰勁，指帶嘯聲地向雲夢襄面門抓去。

「闊嘴媚豬」葛天保負責攻中盤，他自恃有橫練功未在手，內勁雄厚，便欺身進步，一招「敲山震虎」凝足「混元掌力」，拍向雲夢襄的胸膛。

「塌鼻淫猿」魏子平則塌身挺臂，勢如流雲，「靈辰劍」化成一片匹地精芒，向雲夢襄的雙膝部位狂捲掃去。

換了一位武功稍差的人，在這種上中下三路同時受攻之下，難免有點驚慌失措，不知先應付那一路的攻勢才好。

但雲夢襄却是會者不忙，他祇用了「閃」、「拒」兩個字兒，應付當前局面。

「閃」字訣，是應付下路方面的，「靈辰劍」是前古神劍，無堅不摧。

雲夢襄功力再高，也不敢輕攖其鋒，但他身法太妙，祇是輕一抬足，略一挺腰，便把那招看來凌厲無比的「靈辰劍」來勢閃避過去。

「拒」字訣，是應付上路方面，雲夢襄右手微揚，一式「當門拒虎」封拒吳小隆攻向自己的那招「怒海推帆」。

常言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雲夢襄「滄海巫山」之名，威震八方，他這一手抗拒，吳小隆怎敢頑抗，何況他那「無根推手」的一向應付原則，他是見硬就避，見軟就欺，遂在雲夢襄掌勢才動之際，便收招變式，準備變動第二輪的攻勢。

雲夢襄用「閃」字訣，避開了下盤劍氣，用「拒」字訣擋過了上路指風，對於猛壓胸膛的中路掌力，却連理都不理。

葛天保心中狂喜，猛一加勁，在那招「敲山震虎」之上凝足了十二成功力。

因爲他認定雲夢襄在閃開下路，拒却上路之下，業已無法再躲開中路之攻擊。

倘若借箸代籌，對方最佳辦法，也祇能是設法反擊自己，以求「圍魏救趙」或是一掌換一掌而已。

自己既有相當高明的「混元氣勁」防身，怎肯中了對方「圍魏救趙」之計，互相罷兵，祇消凝足十二成功力，來個一掌換一掌，或許便可出頭露面的，把個「滄海巫山」雲夢襄，傷在自己「混元掌力」之下。

果然，葛天保猜得不錯，雲夢襄彷彿當眞採取「圍魏救趙」策略。

他不避自己的攻勢，祇把右掌一翻，向自己當胸拍來。葛天保一見大喜之下，自然凝足全力，加勁攻出，他自以爲算盤打對了，誰知却是死星照命，自取滅亡，眼看葛天保的雄厚掌力，業已無形轉爲有形地，即將擊中雲夢襄的胸膛，却在這一刹那之間，突生阻力。

所謂「阻力」就是在雲夢襄的胸前五寸左右，突然發現一道無形氣牆。

這道無形氣牆並非矗立如牆地，硬抗葛天保「混元掌力」，而是具有活動性。

在葛天保掌力擊到時，稍一斜傾，即等於用了個「卸」字訣，把葛天保的雄渾掌力，卸得向雲夢襄胸旁偏左二寸掠過，根本對這位「滄海巫山」毫髮無損。

但葛天保由於欺身發掌，招式用老之故，他的「混元掌力」，雖對雲夢襄毫髮無損，雲夢襄的那隻左掌，却印在他的胸膛之上。

並非「砰」聲巨震，祇是「啪」的一聲輕響，或許是葛天保的橫練功夫到家，或許雲夢襄倉卒出手，打得不重。

葛天保胸膛被雲夢襄左掌擊中，但身形却未被擊得飛起，足下也未被震得後退。

他祇是極低地哼了一聲，然後



彷彿全身癱瘓般，雙脚一軟，緩緩的坐了下去。

魏子平與吳小隆正待依原計繼續進攻，見狀之下，自然祇得先行探看葛天保情況。

不看還好，一看之下，魏子平與吳小隆不禁心膽俱裂。

原來葛天保如今已像一灘軟泥般的癱在地上，眼耳口鼻七竅之中，正不斷地溢出黑血。

這位「闊嘴媚豬」空自詡有足以護身保命的「混元氣功」橫練功力，却被雲夢襄輕輕的一掌，便拍得功散魂飛，五臟碎裂。

雲夢襄見魏子平的驚懼神色，冷笑說道：「『混元氣勁』不過如此，如今『邊荒五醜』中，祇賸下兩個人了，招數倒還賸下七招，我該先打發那個？」

魏子平與吳小隆臉色如土，誰也不敢逞能，答話接腔，祇是在時間上說，其勢不能再拖延下去，不由魏子平與吳小隆不答話。

魏子平望望吳小隆，勉强的裝着平常神態道：「現在剩下七招，誰先試試雲大俠的掌法？」

吳小隆心中却想，這還要問，到了目前，誰也不能單獨和雲夢襄對招，便道：「仍照原計進攻吧！」

魏子平道：「不對，以雲大俠的功力，可說當今武林有素的英雄，不過，剩下七招，這對我們原定的計劃便太多了。」

他一方面對雲夢襄不斷稱呼雲大俠，一面却說剩下七招太多，可能用原來議好的計劃，另有心意，好教雲夢襄冷不提防，狐疑語中涵義矛盾。

無奈吳小隆這時內心戰抖，却想不到魏子平這樣的話有甚麼道理。

雲夢襄聽到了魏子平這樣說，却是一想便知，兩醜之中，誰也不願先出，祇是找個適當的機會逃走，或者還可以僥倖逃回邊荒，他兩眉微揚，冷笑道：「要走嗎？自然沒有機會，要拖延多少時候，這倒是可以。」

雲夢襄說完，轉頭看看蕭凌一眼。

他明白蕭凌服下「天傷珠」要休息至少半個時辰，才能恢復本身功力十分之八九。

照蕭凌的神態，此刻極欲躍躍欲動，一顯身手，因此，他說話之間，祇是指明兩醜要走固然無可能，有蕭凌站在兩醜丈外，兩醜要走是逃不遠的，不過大可以拖延一段時間，正合蕭凌顯顯英雄本色。

吳小隆搖頭道：「對了，七招太多，照我看魏兄如果使出本身功夫，兩招便可把姓雲的跌倒，剛才葛兄錯在自恃『混元氣勁』而已，對不對？」

吳小隆這一番話，實在是讓魏子平去送死。

不過，魏子平若肯傾全力以赴，兩招之內，他想到一個機會，大可以逃出生天，却因吳小隆見雲夢襄望望蕭凌之際，蕭凌正在調勻呼吸，這種神態自然是受到內傷未復原所應有療傷的一個階段。

吳小隆打算突然衝向蕭凌身前，若果一衝過去，蕭凌稍爲閃身避開，他是可以溜走了。

雲夢襄對兩醜心意，那有不知之理。

但蕭凌這時突然猛吸一口氣，却朗聲道：「你兩個都不願先死，去接雲兄剩下的七招，好吧，就讓在下兩招之內，送你們跟着『闊嘴媚豬』葛天保歸西去吧！」

蕭凌話聲一落，一躍而起，已是身落在魏子平與吳小隆醜身前。

蕭凌一躍之勢，縱是迅速已極，但在雲夢襄眼內，蕭凌的功力到了這刻，祇是恢復七成未到，雖然，「天傷珠」確可以療傷，但在此時，藥力看來還未到盡量發揮出來的時候。

但「塌鼻淫猿」魏子平與「獨目臭驢」吳小隆見到蕭凌飄然落下，不知他功力未復，兩醜却同時大吃一驚，各自倒退兩步。

魏子平人退兩步，搖手强笑道：「蕭朋友，好俊的功夫，祇是君子不食言，我等答應了雲大俠過招，確不能稍有改變之處，這還是等我們招架剩下的七招好了。」

吳小隆也立即道：「對，我們不是不想和雲大俠對招，但是商量妥當，即將實行諾言。」

蕭凌這刻巴不得下手格殺兩醜，替方芍藥八位死去的姊妹報仇，好在方芍藥面前顯顯「玉潘安」的功力。

「玉潘安」蕭凌雙眉一挑，冷笑道：「別要再拖延時間了，在下對『邊荒五醜』，本就不需要尊重之處，你們不動，讓我先發招好了，不過，在下却得聲明在先，第一招不會殺掉你們兩人，這不是在下功力有所不能，而是表示發招在先之故。」

魏子平首先發覺，要說甚麼話這時已無用。一按劍柄，目視遠遠站着的「放誕夫人」方芍藥，呵呵笑道：「吳兄，你看那個婆娘皺起眉頭來，擔心上人會中了你的氣功啊！」

蕭凌果然轉頭向「放誕夫人」望去。

刷的一聲風響，魏子平的劍如同電閃似的，一招「白猿劍法」中的「三峽倒流」向蕭凌掃了過去。

魏子平出劍極快，但蕭凌的身法也迅速絕倫，頭未轉向，凌空躍起，就在「塌鼻淫猿」劍鋒接近祇有

兩寸，已一掠閃避了魏子平「白猿劍法」中最惡毒的「三峽倒流」一招。

蕭凌人在半空，猛地又吸了一口氣，這才飄然落地下笑道：「在下早已說過了，對你這種無恥小人半句話也不要過信，對了吧？」

魏子平臉色大變，手中的劍正想再次揮動，祇是在旁的吳小隆已走上來，笑道：「眞是好俊的功夫，蕭朋友，剛才魏兄不該先發招，那是魏兄不對之處，可否也容在下先發一招，試試在下的氣功如何？」

蕭凌冷笑道：「隨你這臭驢放屁好了。」

吳小隆眞是無恥之極，答道：「在下正是放屁！」說畢，扭轉身軀，雙手向腰一撈，把寬大的袍子撩起，稍一彎腰，用屁股向着蕭凌。

這一舉動，不但使蕭凌爲之愕然，雲夢襄冷哼一聲，說了句話：「無恥臭驢！」

遠遠的「放誕夫人」方芍藥，連忙雙手掩目不敢看去，因爲吳小隆這刻不但袍子內沒有穿上褲子，彎下身軀，不文之物也垂了下來。

蕭凌一愕之下，心中有氣，便想發招在先，就要跨上一步，舉脚踢去。

吳小隆門戶大開，自是無法可以阻止蕭凌一脚踢出之勢，正欲如此，雲夢襄立刻道：「蕭兄，當心這獨目臭驢詭計。」

一語說畢，蕭凌立即領悟。

這一着吳小隆沒有遮攔，實在存有陰毒的把式在內，蕭凌當時倒不敢先行發招，看着這個光光的屁股了。

吳小隆見蕭凌不理不睬，便知雲夢襄已識破玄機，祇好一計未逞，再施出本門的獨特武功來。

呼的一聲奇响，那是「獨目臭驢」放一個臭屁。

這個「屁」不但聲响異於尋常，並且全身的積毒，就在這刻宣洩出來。

雲夢襄見到吳小隆露出屁股，他早年聽到「邊荒五醜」都練成一種邪門武功，不料今日才見這「獨目臭驢」詭異的演出本身絕學，既是心中好笑，但此刻怎樣也不敢笑了出來。

他防着蕭凌傷後身體未及十足痊癒，立即閉上呼吸，劍眉一挑，一掌推了出去。

「滄海巫山」雲夢襄的功力，自是不凡，這一掌推出，却是全無影响。

但是吳小隆露出的屁股却刹時感到如刀割一般，白白的臀部便變成了殷紅兩片，吳小隆大駭之下，匆匆的向前仆在地上。

「獨目臭驢」不但跌倒，也同時感到一股勁力奇强之風，在他身後捲了過去。

雲夢襄這時才哈哈地大笑起來。

蕭凌因自己未有動，吳小隆便猝然地仆倒，便知是雲夢襄從旁出手相助，便道：「怎麼？你這樣的打一個屁倒也奇怪之極，力道可眞不小，不過一經放了却會衝前，不是廢彈嗎？」

「獨目臭驢」吳小隆受到的是皮肉之傷，他一經跌撲落地，迅速爬了起來，仍然使出先前的姿勢，正準備放第二個屁。

雲夢襄看見了，忙道：「第二個屁又要放了，蕭兄，這『臭驢屁』功，一屁比一屁强，要不是先發制人，祇怕方姑娘要在六詔別府山用泉水洗漱眼口了。」

蕭凌聽到雲夢襄一語，他猛地一躍而出，立即舉脚便上挑，這一脚去勢快如閃電，祇聽得「波」的一聲，吳小隆人已被踢到半空中去了。

「塌鼻淫猿」魏子平這時跨前一步，雙手頻搖道：「不對，我看得清楚，雲大俠你已用過一招了，是不是？」

魏子平的話未了，在半空的吳小隆却忍着了痛苦，在半空使出一招「驢子打滾」把身子扭轉過來，心中暗念：「這樣的凌空放屁，倒是本門最擅長的功夫，看你們死在毒屁之下。」當下猛吸一口氣，運到丹田，便要凌空打出第二個「臭驢屁」來。

可是，正在這刹那間，奇事却出現。

兩條人影，突然在天際掠過。一道影子白色，一道影子是紅色。

當雲夢襄正在點頭，自承已使過一招道：「不錯，在下這一招總得算賬，但還有一招，你們得準備受死。」

雲夢襄一面說，吳小隆突然身軀一歪，却是飄出一丈以外，接着隆的一聲大响，頭下脚上，撞在山邊一塊石山之上。

在這一瞬間，連遠遠站着的「放誕夫人」也看到，白色的影子正是公孫化，另外一個紅色衣褲的却是方芍藥也曾見過一面的歐陽姑娘，公孫化一着地，對着魏子平厲聲喝道：「原來你這隻淫猿走到這裡來。」

魏子平臉色大變，一轉身軀，立即慌不擇路的奪路飛奔。

祇是公孫化已放開了歐陽珊的玉手，身形急掠，後發而先至，已攔在「塌鼻淫猿」魏子平的身前，左手疾伸，一把握着魏子平的胸口的袍子，輕輕的提了起來，一轉身再又掠過蕭凌與雲夢襄的身前，又把魏子平輕輕的放下，冷笑道：「不要走了，要是再走，教你死得更辛苦。」公孫化說畢，這才和雲夢襄、蕭凌招呼。



歐陽珊已走近了雲夢襄身前美目流盼，但祇是默默無聲，似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雲夢襄臉帶微笑，是恰似此時不用多說。

「放誕夫人」方芍藥走了過來，說道：「可惜我們姊妹，十人中八個已遭大劫，祇有葉十妹……她……她……」

歐陽珊不等方芍藥說完，便道：「小妹所以回轉頭與公孫兄同行，其中是有原故的，葉姑娘之所以不能抽身，也因爲趕緊修葺『快樂橋』別院，方姑娘可明白嗎？」

「放誕夫人」方芍藥道：「小妹心意，難道要我們也回到『快樂橋』別院嗎？」

歐陽珊望了望蕭凌、公孫化道：「倘若蕭兄和襄哥，不嫌打擾方大姐、葉姑娘，我們一起在快樂橋別府暢叙，會比任何一處地方作居停方便得多了。」

方芍藥點頭道：「可恨深仇未報，重回快樂橋別院，何以慰各姊妹在九泉之下？」

公孫化雙眉一掀，道：「小弟趕來正爲這兩醜討回血債。」說畢，正色盯住魏子平，道：「這刻有三個辦法，悉隨你兩人方便，早點了結。」

魏子平給公孫化執着胸口，這時感到胸前一股力量，便有多少氣力也不能運行傳達四肢。

「塌鼻淫猿」魏子平明白來人又是名震江湖的風流三劍之一的蕭凌之師弟，却又不悉公孫化所使的功夫，知道此時絕不能討好，勉强地說笑道：「那邊雲大俠尚欠一招，這邊蕭大俠還有一招，此刻又多了公孫大俠，姑勿論辦法有多少個，在下和吳兄不過兩人，倒不如乾脆三位一齊動手，還有兩位美麗的姑娘在旁作證，好教天下英雄得悉，邊荒兩名漢子並不畏懼以寡敵衆的啊！」

那邊的「獨目臭驢」吳小隆雖然受了傷，但傷得不重，便悄悄地爬了起來，匆匆的走近一衆站立之處，他也知道一個雲夢襄還敵不過。

吳小隆又看着蕭凌功力雖似漸復，也不要緊，雖來了個武功深不可測的公孫化，但此時集中全身積聚的毒，作最後放了出來，那就不管魏子平一齊化爲烏有了。於是吳小隆悄悄的爬了起來，走到這公孫化的身前道：「你給魏兄三個辦法，爲甚麼不給我？」

公孫化哈哈大笑道：「好，獨目臭驢倒也膽子不小，你不要以爲會放屁，就難倒了我們任何一人，我給你一個機會，放屁吧！」

吳小隆成敗在此一舉，當下似是十分滑稽，走開十數步，轉過身來，他把身中藏着的毒先運到腸裏之後，猛一彎腰，然後豎起屁股，向着雲夢襄等，再把氣力運行。

吳小隆這一個屁，本是有個名堂，乃是「日月無光」，不但有聲有色，而且有如烏烟瘴氣，但公孫化此行之來，早已有備，便即說道：「塌鼻淫猿，你不自擇死道，現在無選擇餘地了。」

魏子平正要說話，不料公孫化已驟伸手，把他提起，運起神功，把魏子平提了起來，向着吳小隆翹起的屁股擲去。

公孫化勁道之猛，魏子平人到之處，恰好正是「獨目臭驢」的大屁放出之時，不過，魏子平身體壓着了吳小隆，因此雖然霹靂一聲，天崩地裂般的大响，魏子平首當其衝，肚皮也炸了開來，而吳小隆也在放屁之後烟消雲散了。正在這時候公孫化急道：「我們也要趕回去快樂橋別院，免得葉姑娘掛念了。」

公孫化說罷，一面掏出白絲絹手帕包着的「萬香解毒粉」來，左手一揚，抖開解毒粉末，接着右手運勁一推，立見那細如塵埃的粉末築成一道屏障，霎時四方嗅到異香撲鼻，但雲夢襄、蕭凌、歐陽珊與方芍藥離開六詔，回頭一望，却見滿山遍佈臭氣，直衝霄漢。

公孫化道：「可惜六詔山的草木，經過『獨目臭驢』的毒屁一薰，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長出野草閒花來？」

三俠兩美，回到了快樂橋別院，「放誕夫人」方芍藥把事情經過，一一說給葉白知道。

葉白也在欣慶之餘，不覺感慨無限。

既哀悼姊妹八人，長此不見，也爲六詔汚染毒霧氣氛，惋惜不已的了。

（全文完）

新派湖海恩仇記/凌雲‧文
可飛‧圖

# 苗疆風雲

**上文提要：**龍角洞僻處湘西，是荒涼之地，一年之中很少人會經此地，但却有在一條通往苗疆的小徑。風雨交加的惡劣天氣裡，蓉蓉與小鈴子兩姐妹經營的客棧竟接二連三有三個人來投棧……兩姐妹在棧中已毒害了十七個武林人，原來她們是鳴鏑門的門下，奉命行事。包曜名、鬼刀中了兩姐妹暗中下的毒，幸虧溫四絕幫他們解了毒……



## 千里追踪 開封銷案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本門一名弟子失踪，老夫必須查個明白，朋友的要求老夫未便同意。」

符備道：「各位，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三位不要見怪。」

他見走方名醫包曜名沒有回答，咳了一聲，接着道：「强龍不壓地頭蛇，這點道理我想三位必然十分明白，各位好好的想一想，明早在下再來候教。」說完雙拳一抱，轉身向門外走去。

鬼刀道：「符朋友，這些金子咱們不便保管，請你拿走。」

符備道：「不必，各位不要，交給店家就是。」

店家是一名五十出頭的瘦子老頭，自從符備在店中出現，他就一直噤若寒蟬，此時眉頭一皺，帶着一臉的苦笑，走了過來，道：「三位客官，小老兒姓勞，是這兒的店主。」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原來是勞老闆，你有事麼？」

勞老闆道：「剛才那個姓符的，小老兒認識，他是鳴鏑門的外事總管。」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勞老闆必然知道鳴鏑門了，咱們被那個姓符的弄得一頭霧水，正好請老闆指示一二。」

勞老闆搖搖頭道：「客官誤會了，小老兒是做賣買的，那裡會知道這些？」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哦，哪你要跟我們說些甚麼？」

勞老闆道：「小老兒是一番好意，爲了各位客官的安全……」

包曜名道：「好，請說下去。」

勞老闆道：「聽過往的客人傳說，鳴鏑門門主武功高得嚇人，手下的高手只怕在百人以上，他們還組織訓練了近兩千名苗族武士，形成一股强大的武力，無論三位客官武功多高，但雙拳難敵四手，苗疆千萬前去不得。」

包曜名道：「你還知道些甚麼？」

勞老闆道：「小老兒就只知道這些，三位既是小店的客人，小老兒不得不提出這點忠告。」

包曜名道：「多謝你，勞老闆，這三盒金子也請你收起來吧。」

勞老闆道：「好吧！綠君！快替三位客官將盒子收起來。」

綠君是勞老闆的女兒，年歲與蓉蓉不相上下，美艷却要超過三分。

她在櫃枱之內管理賬目，此時應了一聲，邁開細碎蓮步，緩緩地走了出來。

三百兩黃金不能算重，只不過十八斤另十二兩而已，不過十八斤也不算太輕，一般人捧着這三只木盒，絕不會像拿羽毛那麼方便。

當勞綠君伸出她那欺霜賽雪的皓腕，取走三隻木盒之際，人們的目光全被她的那白如羊脂的玉臂所吸引，沒有人注意她舉重若輕的神態。

只有溫四絕例外，他却注意到勞綠君的神情。

江湖之上，藏龍臥虎，莫非那店東老闆父女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人物？

這只是溫四絕的一種意念，此種意念一閃而過，已被走方名醫包曜名的言語所轉移。

「鳴鏑門門主雷奔將咱們三人摸得十分清楚，此人似乎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這是現實，走方名醫又將溫、鬼二人紛馳的念頭拉回到現實的問題上來了。

鬼刀道：「這也沒有甚麼，他得到惡殺手的報告，自然對咱們有點了解。」

包曜名道：「鬼大俠如何打算？」

鬼刀道：「在下要到遵義去看看一個朋友。」

包曜名道：「去遵義有兩條路，由銅仁經貴陽，這條路遠了一點，走近路就必須經過苗區，鬼大俠如何走法？」

鬼刀道：「我不想浪費時日。」

包曜名道：「好，老朽陪你，溫老弟呢？」

溫四絕道：「在下原想去雲霧山採藥，本是不必經過苗區的，但扯上徐氏姊妹，祇怕鳴鏑門放在下不過。」

包曜名道：「如若他們不再追究徐氏姊妹之事呢？」

溫四絕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如不再追究，在下一過明午就走。」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看來咱們要分道揚鏢了，老朽倒希望咱們三人聯手到苗區去見識見識。」

溫四絕沉吟道：「這個……」

包曜名道：「溫老弟不願意？」

溫四絕道：「不，在下祇是考慮爲徐氏姊妹之事，怕她們兩位受到牽連。」

包曜名道：「這是溫老弟的多慮，老朽一個人也會鬥鬥鳴鏑門的。」

鬼刀道：「在下有一個建議，不知道兩位意下如何？」

包曜名道：「鬼大俠請說。」

鬼刀道：「包大俠爲了門下失踪，在下不願走遠路而浪費時日，溫兄收了徐氏姊妹。咱們三人又共同毀了鳴鏑門在龍角洞的一處暗卡，依在下判斷，咱們三人都是鳴鏑門的敵人，該門對咱們三人都不會放過，既然樑子已經結了下來，就不必束手束脚。」

包曜名道：「鬼大俠是說……」

鬼刀道：「在下之意，咱們應該化明爲暗，也不必等到明天再走。」

包曜名道：「我明白了，鬼大俠是說咱們今晚就走。」

鬼刀道：「不錯，敵衆我寡，咱們祇有出奇制勝。」

包曜名道：「溫老弟，你認爲如何？」

溫四絕道：「在下完全同意。」

包曜名道：「好，初更之時，咱們在西邊鎮口會合。」

溫四絕道：「在下要先去關照一下徐氏姊妹，告辭。」

他回到客房，蓉蓉立即捧來一壺茗茶，道：「公子，姓符的明早還會來？」

溫四絕道：「他會來，但咱們却不能等他。」

蓉蓉道：「公子是說咱們在天一亮就走？」

溫四絕道：「不是天亮，是起更就走，妳們姊妹準備一下。」

蓉蓉道：「小婢姊妹沒有甚麼好準備的，倒是公子快歇息一下，待起更之時，小婢再叫醒你。」

溫四絕道：「現在時間還早，妳們姊妹也該調息一下。」

蓉蓉道：「是，公子。」

* * *

由正大營往西走，越過一條小河，就進入層巒起伏的山區，溫四絕等一行人原先跟着一條山徑走，後來連羊腸鳥道也沒有，祇好認方位，一步一步向山中深入。

所幸的還有一點月色，他們五人全有一身高明的武功，雖是層巒疊嶂，倒難他們不住。

約莫三更左右，一隻刺耳的響箭忽然衝霄而起，它帶着扣人心弦的銳嘯，由左側飛起向他們前進的方向射去。

鬼刀脚下一窒道：「不好，咱們被發現了。」

溫四絕道：「響箭所指的方向，與咱們前進的方向相同，咱們的路線是否要改變一下？」

包曜名道：「好，咱們現在轉向右方側走去。」

他們改變了方位，速度也快了不少，但奔出未及百丈，一隻響箭又由頭頂飛過。

經過幾次變換方位，他們依然沒有擺脫敵人的追踪，祇見響箭划空，此呼彼應，整個苗區已形成一種草木皆兵的態勢。

包曜名道：「這般兔崽子眞他娘的寃魂不散，要擺脫他們還眞不易。」

鬼刀道：「在下倒是有一個主意。」

包曜名道：「甚麼主意，鬼大

俠請快說。」

鬼刀道：「苗人身輕體健，善於弓箭、弩射，但他們不會武功……」

包曜名道：「我明白鬼大俠的意思，咱們不必跟他們捉迷藏，乾脆來一次大開殺戒。」

溫四絕道：「殺雞儆猴，又可迫使鳴鏑門現身，這辦法的確可行，不過，咱們要找一個有利的地勢，以免四面受敵，苗人毒箭太多，咱們不能不防。」

小鈴子道：「公子你看……」

溫四絕順着她所指之處望去，然後點點頭道：「雙峯插天，一綫中裂，祇要守着兩端，縱是千軍萬馬也不必害怕了，祇不過它有一點缺點，如若成局不利，再被人兩頭一堵，它就是咱們的葬身之地了。」

蓉蓉道：「小婢有一點拙見。」

溫四絕道：「妳說。」

蓉蓉道：「咱們以三人守裂隙，兩人爲外援，伺機裏應外合，必可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溫四絕道：「辦法可行，但人手如何分配？」

鬼刀道：「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守裂隙的不必太多，有在下跟包大俠就夠了，由外面向苗人突擊，較爲吃力，在下討個便宜，就由溫兄弟主婢三人擔任，各位是否同意。」

溫四絕道：「好，就這樣辦。」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了裂隙，包曜名及鬼刀向溫四絕雙拳一抱，反身一躍，閃入那條裂隙之內。

溫四絕擧目向隙口之外打量了一陣，指着塊山壁道：「走，咱們到那兒去看看。」

那兒距離地面一丈多高，有一塊兩尺方圓的石塊突了出來，石上長有野草可隱蔽身形，敵人絕不會想到有人藏在那兒。

溫四絕說道：「這裏不錯，居高臨下，對隙口看得十分清楚，妳們就藏在此地吧。」

小鈴子道：「你呢？公子。」

溫四絕道：「我到隙口那頭去。」

小鈴子道：「何必那麼費事，咱們守着這頭就行了。」

溫四絕道：「如果敵人由那頭衝出來呢？」

小鈴子道：「咱們再攻過去。」

溫四絕道：「不，咱們不能冒這個險，妳們小心一點，我走了。」一點足彈身，逕向另一端奔去。

另一端的地勢較爲闊，在隙口附近找不到可以藏身之處，到遠處找當然可以找到，但有兩項顧慮。

他們是想利用裂隙的有利地形與敵人決戰，如果溫四絕通過曠地上之時被發現，他可能會引開敵人，那就會計劃落空，失去利用地形的原意了。

再說距離隙口過遠，可能馳援不及，要是被人各個擊破，豈不更糟。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祇得冒一個險，身形一晃，躲進隙口附近的一撮草叢之內。

這樣易於支援的隙口，最大的缺點，是怕過早被敵人發現，但以形勢所迫，別無選擇的餘地。

他剛剛躲進草叢中，鼻端忽然飄來一股香風，就經驗推斷，他幾乎可以肯定，這股香風是由女人身上發出來的。

莫非徐氏姊妹暗中跟了過來？

他還未轉過念頭，腰際忽然一麻，已經着了別人的道兒。

接着被人抓着衣領，拖進一個山洞之內。

想不到這兒還有一個山洞，這是他意料不到的。

最意外的，自然是遭到了別人的暗算。如若對方是鳴鏑門的，那就表示他們已經處已下風，處處都在鳴鏑門的計算之中。

這太可怕了，別人是靈貓戲鳳，在玩弄着他們這幾隻獵物。

想到這裏，他的心頭不由一沉，不過失敗了就得認命，他灰心地連雙眼也閉了起來。

「你姓溫？」

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口音，却像黃鶯一般的悅耳。

不管那聲音如何好聽，他已失去欣賞的興趣，祇是以一聲冷哼作爲回答。

「哼！你這人倒神氣得很！」

「廢話。」

啪的一聲脆響，一陣香風送來了一記耳光。

疼痛，他不在乎，侮辱，却使他冒起了無邊的怒火。

「小賤人，妳敢打我？」

他終於睜開了雙眼，以憤怒的目光向着對方看去。

這一眼望去，他竟然神色一呆。

對方是一個女人，這一點他倒是沒有猜錯，沒有想到他竟是一個苗女。

一頭烏油油的長髮，用一條紅色布圈束縛着，星目瑤鼻之下，是一張像櫻桃的小口。

瓜子形臉蛋上，長得像一個熟透了的夭桃。

論身材，屬於嬌小形的，如同香扇墜那般可愛。

她那身環着闊邊的短衣，黃底紅花，嬌艷動人。

身下穿着同一樣的短裙，纖纖玉足之上，是一雙長統鹿皮小蠻



靴。

這身打扮最動人之處是衣短裙短，致使蠻腰一握，以及圓圓的臍眼也露在衣裙之外。

下面更不必說了，一對修長的玉腿珠圓玉潤，祇要望上一眼，就會連嚥幾口口水。

像這樣美麗的姑娘，當眞是世界罕見，估不到蠻荒之地，竟有如此動人的尤物。

但溫四絕的目光却迅速收回來了，而且還發出了一聲憐惜的長嘆。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溫四絕莫非認爲她太美了，因而杞人憂天的爲她擔心起來了。

她的確太美，但溫四絕却不是爲了這個而嘆息。

那他究竟爲了甚麼？

也許是天妒紅顏吧，她的右頰之上，竟然生有一塊錢大的黑斑，黑斑之上還有一撮粗短的黑毛。

這是一點瑕疵，却將她的美感破壞得點滴無存。

適才溫四絕曾經給她一聲怒罵，現在又是一聲遺憾般的嘆息，按說應該挑起苗女的怒火，給他一點罪受才對。

但她沒有，頭一垂，接着黯然神傷的流下幾滴眼淚來。

女人的笑固然可以傾城傾國，女人的眼淚也具有難以思議的魅力。

就拿現在來說罷，溫四絕原是有點惋惜的，覺得上蒼既然塑造了如此一個傑作，就不該再破壞它。

就算她祇是曇花一現，並無損於傑作的價值。

這祇是惋惜，如果說他是同情也未嘗不可，不過那祇是惋惜與同情而已。

經過苗女這一黯然傷神的珠淚暗洒，使溫四絕的心情受到一股冲激。

「姑娘，別傷心，我能治。」

啊！他竟想人力回天，爲她除去這塊瑕疵。

其實「我能治」這句話說得太過簡短，也說得太過突然，不太完整的字句，是很難令人領悟的。

但，她懂了，頭一抬，雙目大張，一對明如秋月的眼睛射出兩縷明澈的光輝，緊張的向他凝視着。

「公子，你說你能治？」

「是的，姑娘，我能除去妳臉上的那塊黑斑。」

「眞的？」

「姑娘既然知道我姓溫，就應該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你叫溫四絕，醫、毒、文、武，超凡脫俗，但我娘請遍天下名醫，他們都治不好我這塊東西。」

「妳娘請遍天下名醫，却沒有請到溫四絕，是麼？」

「是的，公子，不過……」

「不過甚麼？姑娘。」

「你是咱們的仇家，我怎能讓你替我治病？」

「仇家？姑娘說笑話了，咱們素不相識，怎會變作仇家？」

「可是你却來了。」

「我來了與姑娘何干？」

「你們來消滅我們的苗人，搶奪咱們的金鑛。」

「妳們苗區會有金鑛，在下還是第一次聽到這項消息，就算妳們有金鑛吧，寒家祖傳良田千畝，藥材行南北十三家，終在下一生都花用不盡，我要你們的金子做甚麼？」

「那你來做甚麼？」

「我家開藥材行，在下對各地的特產及稀有藥物，時常親往搜求，此次前來苗區，祇不過是搜尋藥材吧了。」

「這……」

「姑娘不信？」

「我相信，可是你們在龍角洞挑了鳴鏑門的一處子舵，那是爲了甚麼？」

「那是爲了自救，咱們總不能任人宰割吧！」

「說的也是，能夠活着走出龍角洞的，你們幾個還是第一次。」

「既已相信我的話，姑娘就應該替在下解開穴道。」

「好的。」

她果然替溫四絕解開了穴道，但她似乎想到了甚麼，神色之上顯得十分凝重。

溫四絕明白她的心意，因而雙拳一抱道：「多謝妳，姑娘，請問那些放响箭，對咱們步步緊迫的可是姑娘的族人？」

苗女道：「不錯，是我帶他們出來。」

溫四絕道：「咱們已經是朋友了，難道姑娘還要跟咱們爲敵？」

苗女道：「我自然不想跟你們爲敵，祇不過……咳，這些話叫我怎麼說呢？」

溫四絕道：「我知道姑娘顧慮的是鳴鏑門，這不要緊，咱們可以想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不過請姑娘先約束貴族人不要對我的朋友展開攻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亡。」

苗女道：「這個你請放心，沒有我的吩咐，他們是不敢發動攻擊的，有甚麼兩全其美的法子，你說吧！」

溫四絕道：「我想先知道妳在苗族中的身份。」

苗女道：「有關係嗎？」

溫四絕道：「關係很大。」

苗女道：「我爹是恢容德王，我名秀娃。」

溫四絕道：「啊！妳原來是苗族的公主，失敬。」

秀娃嫣然一笑道：「別酸了，快說出你的辦法呀！」

溫四絕道：「別忙，還有幾點問題，我先要弄個明白。」

秀娃道：「甚麼問題？」

溫四絕道：「鳴鏑門能夠在苗疆立足，必是經過妳爹允許的了，他們憑着甚麼能夠獲得妳爹的允許？」

秀娃道：「我爹已經過世，我弟弟年歲太小，本族由我娘管理，四年前苗區發生瘟疫，本族罹難者極多，那時來了一個金面人，他拯救了咱們族人，所以我娘就容他住了下去。」

溫四絕道：「那金面人必然就是現在鳴鏑門的門主了，後來他招來了同黨成立了鳴鏑門，並向妳娘顯露他的武功及門下强人力量，妳娘心中畏懼，更不敢干涉他們了。」

秀娃雙目圓睜，傻呆呆的瞪着溫四絕道：「原來你甚麼都知道。」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祇是想當然而已，這是江湖上慣用的手法，妳娘上當了。」

秀娃問道：「我娘上當了，我娘上了甚麼當？」

溫四絕道：「瘟疫，四年前苗疆的瘟疫是鳴鏑門主造成的。」

秀娃道：「那怎麼可能呢？」

溫四絕道：「爲甚麼沒有可能，他祇要在你們日常飲用的水源中洒下了一點毒藥，不就可以造成了瘟疫了。」

秀娃臉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你沒有騙我？」

溫四絕道：「冷靜一點，秀娃，我祇是舉出一個例子，說明那場瘟疫可能是鳴鏑門主造成的，不過我沒有親眼看到，無憑無據的不敢說絕對是他做的。」

秀娃道：「是他做的，沒錯，他强佔咱們的金鑛，並招收亡命之徒，擴充實力，妄想進軍中原，逐鹿武林盟主，哼！我要跟枉死的族人報仇，絕不能讓他如願以償。」

溫四絕道：「秀娃，這些妳怎麼知道的？」

秀娃道：「是黃鷄告訴我的。」

溫四絕問道：「黃鷄是誰？」

秀娃道：「黃鷄是本族大風長老的女兒，鳴鏑門主喜歡她，就要娶她作門主夫人了。」

溫四絕略作沉吟道：「秀娃，如果咱們想住到妳家裡，妳敢不敢收留。」

秀娃想了一陣，道：「可以，不過你們要改扮一下，扮成咱們的族人。」

溫四絕道：「這個當然，而且要絕對機密，尤其是要防着大風長老父女。」

秀娃道：「好，你去招呼你的同伴到裂隙中等候，我去安排一下馬上就來。」

溫四絕道：「好的。」

待秀娃走後，他才奔向裂隙，守隙口的是鬼刀，他對溫四絕道：「溫兄弟，苗人很久沒有動靜，莫非有了變化？」

溫四絕道：「大是變化，是轉機，咱們有了意外的收穫，鬼大俠先守着這裡，待在下將包大俠他們找來，再告訴你們詳情。」

鬼刀道：「溫兄弟請。」

溫四絕很快的將走方名醫包曜名及徐氏姊妹找來，並將巧遇苗族公主秀娃之事向他們說明。

鬼刀無比興奮的道：「好傢伙，他不祇是找到了金鑛，還要主盟武林，胃口當眞不小。」

他們言談之間，三條黑影已遠遠向他們奔來。是秀娃 帶着兩名苗女，其中一名苗女還背着一個大包袱。

溫四絕迎上前去道：「公主，都安排好了麼？」

秀娃道：「安排好了，快換上衣服跟我走！」

苗女打開包袱，是三套男苗裝，兩套女苗裝，他們立刻換上，在月夜之下，縱然遇到他人，也不易看出破綻。

待秀娃領着他們向西北奔馳之時，響箭劃空而過，那尖聲嘯呼之聲再度響了起來。

它是逐漸移向東方，好像這般苗族武士已將入侵者逐回龍角洞似的。

溫四絕由衷的讚許道：「公主好計策，只要咱們隱藏得宜，鳴鏑門就很難找出咱們來了。」

秀娃咧嘴一笑道：「這沒有甚麼，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包曜名道：「公主計策的確不錯，不過苗族武士之多，難免有人洩漏消息！」

秀娃道：「這個不必擔心，追縱你們以響箭指示族人的，是我娘舅神風長老，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該情，你們儘管放心好了。」

秀娃領頭健步如飛，總算在黎明之前趕到了王府。

此地名叫「甘龍龍」，位於叢山峻嶺之中，這兒聚族而居的苗人約六百戶，人口接近三十，是苗族最大聚居地之一。

王府是一幢古老的房子，雖然顯得陳舊一點，但是氣勢仍然不凡。

秀娃將溫四絕等人安置在一處別院之內，然後獨自去見她的娘親。

王妃是一個身材中等，容貌消瘦的婦人，她才不過四十出頭的年



紀，但兩鬢已經花白，臉容上也刻下不少飽經風霜的痕跡了。

此際天近黎明，大地依然一片黑暗，但王妃却仍然秉燭達旦，在等候秀娃的消息。

她是一個堅强的女人，有智慧，有魄力，處理重要的事故，可以不眠不休，勿怪她能夠妻代夫職，領導苗區數千族人了。

秀娃無恙歸來，她眉頭舒展了一下：「怎麼了？」

秀娃道：「那般人十分見機，已經退回龍角洞去了。」

王妃問道：「哦，沒有跟他們發生搏殺？」

秀娃道：「沒有。」

王妃吁了一口氣道：「很好，妳辛苦了，快去歇息呀！」

秀娃道：「娘，女兒還有點事……」

王妃道：「有事妳就快說呀！」

秀娃道：「是治療女兒臉上這塊黑斑的事。」

王妃道：「是找到了醫生，還是找到了靈藥？」

秀娃羞澀的低頭一笑，然後向侍立的婢女揮揮手道：「妳們都出去。」

公主治療痼疾，這是一個好消息，但她却有點羞於出口，少女就是這樣的模樣，婢女們自然不以爲然的笑着退了出去。

她向閉着的門窗瞥了一眼，忽然臉色一整道：「娘，四年前咱們這兒發生了瘟疫，娘不覺得奇怪麼？」

王妃想不到，秀娃會舊事重提，忽然提起那次慘痛的災難，不由一怔道：「秀娃，妳提這個作甚麼？」

秀娃道：「自然有原因，娘想想那次瘟疫的發生及結束，是不是有點奇怪？」

王妃道：「瘟疾發生是天意，不是咱們能夠知道的，這倒要感謝雷門主了，如非他湊巧來到苗疆，咱們的族人還能剩下多少就很難預料了。」

秀娃道：「不，這事女兒不是這般想法。」

王妃道：「啊！妳是怎麼想的？」

秀娃道：「如果有人在咱們的水源中下毒，使苗區發生像瘟疫一般的災害疾病，娘認爲不可能麼？」

王妃心頭一震，道：「秀娃，沒有證據的事不要隨便亂說。」

秀娃道：「咱們雖然沒有證據，他的行爲却已說明了一切。」

王妃道：「這只是他挾恩望報的結果而已，並不能算是證據。」

秀娃道：「娘老是喜歡往好處想，爲甚麼不認爲這些都是姓雷的預謀？」

王妃道：「這個……」

秀娃道：「還有，他不是自詡爲神醫麼？女兒臉上的這塊黑斑他爲甚麼醫治不好？」

王妃道：「妳這塊黑斑是胎裡帶來的，娘幾乎請遍天下名醫……」

秀娃道：「這些女兒知道，但現在却有一位既不是神醫，也不是名醫，他偏偏能治。」

王妃愕然問道：「此話當眞？他到底是誰？」

秀娃道：「溫四絕。」

王妃一怔道：「甚麼，他不就是入侵苗疆的那個姓溫的麼？」

秀娃道：「不錯，正是他。」

王妃臉色一沉，道：「不行，他是咱們的敵人。」

秀娃道：「娘錯了，娘，他是鳴鏑門的敵人，却是咱們的友人。」

王妃道：「妳根據甚麼如此說法？」

秀娃道：「娘想想，他們與咱們素不相識，爲甚麼會是咱們的敵人？如果說他是搶刧咱們的金子，咱們的金鑛早已被雷奔搶去了，說他是雷奔的敵人還可以，但他絕不是咱們的敵人。」

王妃一陣沉吟，道：「妳說他能夠治好妳臉上的黑斑？」

秀娃道：「他是這般的說。」

王妃道：「妳就相信他了？」

秀娃道：「我相信，因爲他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王妃呆了一呆，道：「他人呢？」

秀娃道：「女兒已經將他們帶進來，現在住在別院。」

王妃道：「秀娃，妳太胡鬧了，如果被雷門主知道，他必不會善罷甘休。」

秀娃道：「咱們謹愼一點，他不會發現的，就算當眞被他發現了也不要緊，他强佔咱們的地方，霸佔咱們的金鑛，這些年來，咱們受盡了他們的烏氣，趁溫公子他們在咱們這裡，乾脆挑開了跟他算清楚這筆賬豈不更好了？」

王妃道：「不，這件事咱們還得愼重考慮。」

秀娃道：「還要考慮甚麼？娘。」

王妃道：「要考慮的太多了，第一要看看溫四絕，他們的武功如何，能不能勝過雷門主。「第二，要看看他能否眞的有能力替妳治好這塊黑斑。「第三，要知道他們的眞正意圖。第四，他們是不是眞心願意幫助我們苗族。」

秀娃櫻唇一撇，道：「娘，妳不嫌問題太多了麼？那有這麼多的麻煩？」

王妃臉色一整道：「孩子，這四點馬虎不得，否則咱們寧願通知雷門主，絕不能爲幾個外人使咱們苗族人陷於危機。」

秀娃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娘要怎麼樣考查他們？」

王妃說道：「從現在起，別院加强警衛，不許外人進入，也不許他們走出別院一步。」

秀娃道：「爲甚麼要這樣？娘。」

王妃道：「妳不要管，娘自有分寸的，天已大亮了，妳去歇息吧。」

秀娃道：「是，娘。」

* * *

王府是依山而建的，別院更是三面環山，只有正面一條路可以出入。

走方名醫包曜名一走入別院，就叫了起來道：「好傢伙，這不是一個關野獸的籠子麼？」

鬼刀冷冷道：「這有甚麼要緊，人本來就跟禽獸差不多。」

溫四海沒有答腔，徐氏姊妹也只是抿着櫻唇笑了一笑。

話說多了沒有好處，所謂言多必失。

不過走方名醫包曜名並不是亂開黃腔，他說的只是一句玩笑話，玩笑話無傷大雅，却可以收到投石問路的效果。

他的石頭自然投向帶領導他們前來別院的苗女，可惜收穫不多，對方只是露出一點淡淡的笑意。

走方名醫包曜名是一頭老狐狸，人老成了精，江湖跑多了，顧慮的自然比別人多了一點。

當他們安頓下來之後，他就拉着鬼刀去找溫四絕。

「溫老弟，咱們想跟你聊聊。」

聊，那天不行，偏偏要在人困馬乏的節骨眼裡？

因而小鈴子道：「你是怎麼啦？包大俠，整夜都沒有闔一下眼皮，難道你不睏嗎？」

包曜名道：「睏，誰說我不睏，不過事有輕重急緩，咱們不得不研究一下。」

溫四絕道：「兩位請坐，小鈴子快斟茶。」

小鈴子雖是滿懷不願，但却不敢違拗溫四絕，祇得倒來兩杯茶，然後退了開去。

包曜名歉然道：「對不起，老弟，如果不弄個明白，老朽是難以安排。」

溫四絕道：「不要緊，包大俠有話請儘管說吧。」

包曜名道：「苗人菇毛飲血，不知禮儀，比野獸還可怕，那秀娃公主祇不過基於愛美心理，才將咱們帶來這裏，如若溫老弟無法治療她的痛疾，後果……咳，祇怕就不堪設想了。」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包大俠，如是爲了這一點而不安，那你就放心好了，在下雖然不是名醫，治療那塊黑斑，還可以勉爲其難，不過天下任何一個名醫，也不敢說對病者有絕對的把握，在下可以醫治秀娃公主，却不能寫下一張包單。」

蓉蓉撇撇嘴道：「其實這很簡單，包大俠祇要離開此地，就不會受到公子的牽連了。」

蓉蓉的話份量不輕。走方名醫却臉不改容，哈哈一笑道：「蓉姑娘說笑了，老朽適才那般說法，祇是對溫老弟的關心罷了。」

溫四絕淡淡道：「我說過，包大俠儘管放心，在下醫道雖是不精，那塊黑斑還難不倒在下。」

包曜名長長一吁道：「那就好，說實在的，同船過渡，五百年修，咱們此時同舟共濟，自然是同心協力，來對付眼前的這個難關，你說對了。兩位老弟。」

這回他的說話對象祇不是溫四絕，連鬼刀也算上了。

鬼刀道：「這話的確有點道理，縱使咱們前來苗疆的目的不盡相同，咱們的處境都是一樣的。」

溫四絕道：「鬼大俠的話在下也有同感，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祇要咱們同心協力，我想任何難關都可以渡過的。」

包曜名道：「那麼咱們就不打擾了，溫老弟歇息吧。」

他與鬼刀告辭退出，溫四絕與徐氏姊妹的確太疲累了，雖然是大白天，他們仍然閉門調息起來。

午間，他們醒來了，一名苗女前來請示道：「你們祇怕餓了吧，要不要立即開飯？」

溫四絕說道：「好的，那就有勞姑娘了。」

飯後稍作歇息，一名苗女匆匆趕來，道：「王妃公主駕到。」

王妃是苗族的領導者，在苗區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她居然會駕臨就教，使得溫四絕等神色一呆。

他們自然不會失禮，同時雙拳一抱道：「參見王妃。」

「各位不必多禮，請坐。」

王妃首先坐下，她身後立着一名白髮如銀的老婦，及四名身佩苗刀的姑娘。公主秀娃坐在她的身邊。

王妃眉峯輕輕一揚，一對精芒迫人的眸子流目一瞥，最後目光一凝，向溫四絕冷冷的望着。

「你是溫大俠？」

「不敢，在下溫四絕。」

「聽說妳能治好秀娃臉上黑斑？」

「在下願意試試。」

「試試？溫大俠如果是試試，



你還是找別人去試吧。」

「王妃要在下作肯定的答覆？」

「不錯，苗疆的公主豈是給你作試驗品的？」

「好，祇要將藥品配齊，百日之內在下保證治好了公主的痼疾。」

「你用甚麼保證？」

「人頭，行麼！」

「好，你們的五個人頭，秀娃，咱們可以走。」

「不，娘，這樣不公平的。」

「不准胡說，娘那兒不公平？」

「別人替女兒治病，爲甚麼要以人頭擔保？」

「這是他們自願的，娘並沒有强迫他們，適才姓溫的自己說，莫非妳沒有聽到了？」

以人頭擔保的確是溫四絕說的，秀娃雖然覺得娘有些過份，却也無話可說。

鬼刀冷哼一聲，道：「以人頭擔保的確是溫兄弟說的，王妃要以五顆人頭，咱們也不反對，但有一件事，王妃似乎沒有想到。」

王妃問道：「甚麼事？」

鬼刀道：「醫生替人看病，受益的是病人，但醫生却要投下五顆人頭的賭注，王妃認爲合理麼？」

王妃道：「我說過，這是姓溫的自願的。」

鬼刀道：「我算是溫兄的自願，咱們提出一個相對的要求，不算過份吧？」

王妃道：「你有甚麼要求？」

鬼刀道：「溫兄弟治不好公主的臉上黑斑，咱們就奉上人頭五個，如若治好了公主的痼疾，那就應該禮尚往來，王妃也應該交給咱們五顆人頭才對。」

王妃道：「這個……」

鬼刀道：「別忙，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這五顆人頭，必須包括王妃的人頭在內。」

王妃臉色一變道：「大膽，新嬤嬤，給他一點教訓。」

新嬤嬤就是王妃身後那位白髮如銀的老婦人，她應了一聲「遵命」，再對鬼刀招招手道：「漢娃子，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到院子裏過幾招玩玩。」

別看她年歲已高，但行動之際却俐落無比。

王妃母女也帶着婢女到院中，看來這一場搏殺是難以避免了。

溫四絕有點過意不去的道：「鬼大俠，都怨我……」

鬼刀道：「你錯了，溫兄弟，祇要來到苗疆，必然會遇到兇險，要怨祇能怨自己，誰叫咱們跑到苗疆來的？」

溫四絕道：「多謝鬼大俠諒解，待會過招之時，還望鬼大俠手下留情。」

鬼刀道：「我明白，走吧，再不出去，別人還以爲咱們是貪生怕死呢。」

他們到達院中，新嬤嬤已然蓄勢以待，看架式，敢情她習的是青城武功。

鬼刀走進場中，雙拳一抱道：「前輩，請賜招！」

新嬤嬤道了一聲：「好了！」身形一矮，一腿飛了出去。

鬼刀以爲她習的是青城武功，絕未想到第一次發招會是一招飛腿，由於心理上未加準備，幾乎着了她的道兒。

總算鬼刀功力夠高，反應夠快，在危機一髮之間避了過去。

新嬤嬤一招佔了上風，手底下絕不容情，掌拍足踢一連攻出二十幾招。

在頭十招，鬼刀的確有點手忙脚亂，因爲他摸不清楚對方的武功招式，因而祇守不攻，在冷靜的觀察。

最後他弄明白了，這位老婦人的武功是雜湊的，東鱗西爪，湊成一個大雜會。

不過她的功力不弱，必是經過長期的苦練，才能有今天的這種成就。

對這麼樣一個苦練有成老婦人，鬼刀不願傷她，却不能不叫她知難而退。

於是他撮口一聲長嘯，身形像鬼魅一般在鬥場中游走，開始之時，新嬤嬤還在奮力追撲，結果弄得筋疲力盡，連邊都摸不着，她祇好認敗服輸了。

「稟王妃，老婆子無能……」

「這沒有甚麼，他祇不過仗着身法逃避，並沒有勝過妳一招半式，妳歇着呀，四雲上。」

四雲就是王妃身後四名佩刀苗女。

一嬤四雲名滿苗疆，她們是苗疆的高手，也是巾幗女傑。

新嬤嬤功力深厚，她曾經鬥遍苗疆勇士，沒有人是她十合之敵。

四雲的功力不及新嬤嬤，但她們有一套合擊之術，如果四人聯手，新嬤嬤也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王妃以爲鬼刀仰仗的祇是一套神奇的身法，如果四雲聯手，他那套身法就無用武之地了。

這是王妃的估計，想不到這項估計竟然錯得離了譜，如果鬼刀要四雲死，她們必然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原因很簡單，四雲合擊之術不管用，鬼刀舉手投足之間，四柄苗刀就同時飛了起來，祇見寒芒如電，冷風掠至，幾記奪奪之聲響過，四柄苗刀竟一起插進王妃身後的樹幹上。

王妃原是倚在一棵樹幹之上的，苗刀插進樹幹，竟然夾着她的臉頰。

「啊……」

苗女們發出嚇極的驚呼，在一聲驚呼之後，又全都噤若寒蟬，因爲她們跟人家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不要說她們祇有六七個人，就算六七十個也是白搭的。

王妃究竟不同凡俗，她祇是臉色微微一變，立即就恢復了自然的神態。

「鬼大俠好功夫，當眞讓我們這些化外之人開了一次眼界。」

「好說，在下適才失禮，請王妃多多海涵。」

「是我失禮在先，鬼大俠不必介意，中午我準備一點蔬菜淡酒，咱們聚聚，務必請各位賞光。」

明快爽朗，絲毫不拖泥帶水，勿怪能夠治理苗疆，獲得族人的擁戴了。

午間他們赴了王妃之約，溫四絕並開出了一張藥方，叫秀娃派人採購，然後他們就在王府住了下來。

王府的內部頗爲單純，除了王妃母女，還有一名老國師楊善保，這三人是苗族的領導中心。

王府有兩支武力，一支是由老國師的兒子楊傑爲統率，他精選的苗族武士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另一支是由新嬤嬤統率的苗女七十二名。

他們人數不多，却崇尚團結和榮譽，這也是他們能夠領導苗族的另一原因。

溫四絕一行五人住在這麼一個地方，是不會行跡外洩的。

祇是這裡並非溫柔鄉，也不是安樂窩，苗疆風雲日緊，已呈現山雨欲來之勢。

當天傍晚的時分，王妃派人將走方名醫包曜名請去。

「包大俠請坐。」

「多謝，王妃召見老朽，必然有甚麼吩咐了，請說。」

「包大俠言重了，我祇是想證實一件事而已。」

「哦，王妃想証實甚麼？」

「聽說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大多是尚氣節，重諾言的，不知此話是否當眞？」

「是眞的，不過有時氣候會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

「這話怎麼說？」

「在下說個譬如吧，遇堯舜講仁義，遇紂桀動干戈，這就是因人而異的一個例子。」

「我明白了，包大俠名滿江湖，應該是一個尚氣節，重諾言的人物，但如果遇到一個江湖宵小，武林敗類，你就不會重視氣節與信義了，對呢？」

「可以這麼說。」

「那好……」

「王妃之意……」

「你聽我說，包大俠，我秉承先父遺志，替他治理苗疆，既非江湖宵小，也不是江湖敗類，這一點包大俠是否承認。」

「在下明白王妃的意思，要在下怎麼樣，王妃盡管吩咐。」

「好，包大俠果然快人快語，那我就要冒昧的請教一聲了，包大俠前來苗疆究竟是爲了甚麼？」

「兩點，在下一個門下在苗疆失踪，要查明他的生死，是此行目的之一。」

「另一點呢？」

「在下很窮，希望下半生不要再奔波江湖了，聽說苗疆出黃金，所以想來碰碰運氣。」

「包大俠找錯對象了，不過祇要包大俠願意跟我們合作，我可以幫你達成這兩個目的。」

「我衷心願意跟王妃合作，不過單憑王妃與在下的力量，祇怕不是嗚鏑門的對手。」

「難道鬼、溫二位會袖手不管？」

「這就難說了，咱們是在龍角洞相遇的，以前並不相識。」

「這不要緊，據我的觀察，溫四絕是一個正義感極爲强烈的血性青年，鬼刀面冷心熱，也不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人，包大俠不妨跟他們坦白的說了。」

「王妃說的是……」

語音未落，一名苗女忽然匆匆奔來道：「稟王妃，嗚鏑門大總管唐山求見。」

王妃略作沉吟道：「包大俠請回別院，跟鬼、溫二位聊聊，我不留你了。」

待包曜名退出之後，她才對苗女道：「請唐大總管。」

苗女應聲奔出，片刻之後，一名年約五旬，面貌清瘦的黑袍老者走了進來。

雙拳一抱向苗女微微一拱手道：「唐山參見王妃！」

王妃說道：「不敢當，大總管有何見教？」

唐山道：「日前由龍角洞闖來苗區的三名漢人，王妃是否知道？」

王妃道：「知道，聽說他們已退回龍角洞了，大總管問這個作甚？」

唐山道：「不，他們沒有退回龍角洞，本門曾經出動大批人手，搜遍了龍角洞方圓百里。」

「已搜遍方圓百里？大總管言過其實。」

「王妃不信？」

「不錯，方圓百里的地區何等之大，危崖無數，叢林森森，貴門有多少人，敢說那個『遍』字？」



王妃這是抬槓，是故意給他爲難，但她說的是理，嗚鏑門縱使人手再多一點，也不可能在一二日之間，搜遍廣大山區的每一個角落。

因此大總管唐山一呆，道：「王妃是說，那五人還是隱藏在山區之內？」

王妃道：「我沒有這麼說，我祇是認爲你的言語矛盾，令人無法理解而已。」

唐山道：「哦，在下那裡矛盾？」

王妃道：「你說那五人沒有退回龍角洞，又說搜遍了方圓百里，沒有找到他們，苗疆才有多大，莫非他們化作輕烟不成？」

唐山道：「苗疆的確不大，祇是咱們却有不便搜查之處。」

王妃臉色一寒，道：「嗚鏑門威震苗疆，居然有人不讓你們搜查？」

唐山說道：「王妃言重了，敝門立足苗疆是經過王妃允許的，而且這些年來，咱們合作得頗爲愉快，妳說是麼？王妃。」

王妃不願在此時跟唐山翻臉，因而臉色不悅道：「說的也是，這樣吧，我立即派人搜查甘龍口，如果發現他們的踪跡，我會派人通知貴門的。」

唐山雙拳一抱道：「多謝王妃，在下告辭了。」

王妃道：「大總管好走，國師替我送客。」

待唐山離開之後，秀娃與溫四絕進來，秀娃櫻唇一嘟道：「嗚鏑門欺人太甚，娘不該放過唐山的。」

王妃說道：「娘何嘗不想將唐山留下，祇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娘不得不忍耐一下。」

秀娃道：「娘放心，女兒剛才跟鬼大俠說過，他願意全力支持咱們。」

王妃道：「哦，那麼溫大俠呢？」

秀娃道：「那還用說麼？」

「那還用說」這句話自然表示溫四絕也會全力相助，不過語氣之中却另有一種含意，因而王妃雙目大張，向他們二人望去。

「啊，秀娃，快過來讓娘看看。」

看，看甚麼？娘兒兩個那一天還不看過十遍八遍？莫非秀娃的臉上長了花，因而引起了王妃的興趣了？

不，秀娃的臉頰上沒有長花，但却失去了那一點甚麼。

她粉臉上一塊黑斑不見了，還剩下一絲淡淡的黑影。

她原是一個絕色美人，爲了那一點小小的瑕疵，竟使她們母女挨過了十多年的痛苦歲月，現在雖然還有一點淡淡的黑影，在溫四絕悉心調治之下，早晚必能還她本來。

而且人逢喜事精神爽，秀娃不止是喜笑顏開，更是容光煥發。

王妃的高興絕不在秀娃之下，她含着喜悅的淚水，向溫四絕連聲稱謝道：「溫大俠大恩不敢言謝，你需要甚麼，祇要我們能辦到，絕不會叫你失望。」

溫四絕搖頭道：「別這麼說，王妃，在下祇是舉手之勞，並沒有花費甚麼。」

王妃一嘆道：「施恩不望報，這大概就是你們中原人所稱的君子呀！」

溫四絕道：「不敢當，王妃如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國師楊善保道：「請溫大俠留步，老朽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王妃道：「老國師還有甚麼事？」

楊善保道：「適才唐大總管與王妃的對話，溫大俠必然聽到了，嗚鏑門喧賓奪主，實在欺人太甚。」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我知道，我很同情貴族，所以咱們決定助貴族一臂之力，要咱們怎樣協助，國師不妨直接了當的說它出來。」

楊善保道：「多謝溫大俠，不過此時也不急在一時，老朽先作一些安排，再來請溫大俠拔刀相助。」

溫四絕道：「好，在下告退。」

楊善保道：「溫大俠請！」

待溫四絕離去之後，王妃問道：「國師，你究竟有甚麼打算？」

楊善保道：「稟王妃，老朽有一種想法。」

王妃道：「甚麼想法？你說。」

楊善保道：「我相信溫大俠他們會幫咱們，但不一定肯賣命。」

王妃道：「此話怎講？」

楊善保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中的一種道義，這種道義是有伸縮性的，也就是拔刀相助可以量力而爲，如果危及他自己的性命，他就不會管這閒事了。」

王妃略作沉吟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咱們要怎麼樣才能使他們賣命？」

楊善保道：「很難，依老朽估計，祇有一種法子。」

王妃道：「給他們金子？」

楊善保搖搖頭道：「他們三人之中，祇有走方名醫包曜名一人愛財，但愛財的必然十分惜命，所以給金子是行不通的。」

王妃道：「要怎樣才可以行？」

楊善保道：「將公主嫁給溫大俠。」

王妃錯愕良久，道：「國師，有兩項困難的問題，你有想到沒有？」

楊善保道：「老朽認爲祇有一項，但並非不可解決。」

王妃道：「好，你說。」

楊善保道：「老朽認爲惟一的問題，是公主必須繼承王位，治理苗疆，其實解決這項問題並不困難。」

王妃道：「說下去。」

楊善保道：「公主與溫大俠成婚之後，苗疆仍由王妃治理，但他們夫婦如想離去苗疆，必須等待生了孩子之後。」

王妃道：「我明白了，你是要以他們的孩子來接替王位？」

楊善保道：「不錯，王妃春秋莊盛，十年二十年之內，仍可治理本族，那時公主生下的小王爺已經長大成人，王妃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王妃道：「如果溫大俠不願待在苗疆呢？」

楊善保道：「秀娃公主是天下絕色，我想溫大俠暫留苗疆他會同意的。」

王妃道：「秀娃，妳有甚麼意見？」

秀娃低頭道：「女兒沒有意見，娘作主就是。」

王妃道：「好呀，國師，這件事就交給你了。」

楊善保道：「是，老朽告退了。」

楊善保即說即做，派人將溫四絕請來了。

* * *

「國師，找在下有甚麼吩咐？」

「溫大俠請坐，老朽是對大俠的仁心義擧表示謝意，此外也想好好的聊聊。」

「國師好說。」

「溫大俠的府上是……」

「山西五台。」

「是五台山的五台麼？好地方。」

「敝地雖稱五台山縣，但距離五台山遠達一百八十里，這五台二字，祇是沾沾名山的光而已。」

「原來如此，大俠的家中還有甚麼親人？」

「在下雙親早亡，孑然一身，否則就不會浪跡江湖了。」

「不錯，沒有家就像株沒有根的浮萍一樣，大俠應該成家了，老朽替你作伐你看怎麼樣？」

「多謝國師，不過在下是個流浪漢子，誰願意嫁給我？」

「不要妄自菲薄，溫大俠，咱們的公主秀娃就願意嫁給你。」

「啊！公主千金之體，在下無福消受，這個玩笑開不得。」

「如此重大的事，老朽豈敢開玩笑，不過王妃有一個條件，希望溫大俠能夠答允。」

「是甚麼條件？」

「公主是王位繼承人，溫大俠如要將公主帶返中原，王妃也不堅持，但公主必須替王室生一個孩子。」

「這個……」

「溫大俠與公主都習過武功，身體十分健全，祇要你們生理正常，生孩子並非難事。」

「公主同意了麼？」

「當然同意，否則，老朽怎敢前來作伐？」

「好，在下答應。」

「恭喜溫大俠，請先回別院等候老朽的安排。」

「有勞國師，在下告辭了。」

* * *

公主下嫁，是轟動苗疆的一件大事，不止整個苗疆萬衆歡騰，王府也大事鋪張，準備得極端隆重。

新房就是秀娃的閨房，此時已經裝飾得花團錦簇，煥然一新。

在中原，無論新郎新娘如何熟悉，在準備成婚期間，除非極端重大的事，多半是避免見面。

秀娃是一個苗族少女，她可不管這些，一天十二個時辰之中，幾乎多半跟溫四絕泡在一起。

這天晚餐之後，秀娃牽着溫四絕的手道：「四絕，咱們去看看新房，如果有甚麼不妥當的，也好叫他們改正。」

溫四絕道：「這倒不必，咱們到外面走走吧。」

秀娃道：「這麼晚，到那兒去？」

溫四絕道：「就到鎭外，我有話跟你說。」

秀娃道：「好吧。」

他們帶着徐氏姊妹，迎着落日與晚風，向鎭外一片山坡走去。

走過山坡，穿過一片叢林，在一座小山丘之上，席地坐了下來。

溫四絕對徐氏姊妹道：「妳們一前一後看着一點，不管發現甚麼異狀，趕緊通知咱們。」

徐氏姊妹答應一聲，立即前後馳出，向四週作嚴密的監視。

秀娃見溫四絕神色凝重，不由一呆道：「你是怎麼啦，莫非有甚麼不對？」

溫四絕道：「也許祇是我的疑心，我總覺得不太對勁。」

秀娃問道：「有甚麼不太對勁，你說吧。」

溫四絕道：「王府武士有多少？」

秀娃道：「一百二十名，由國師的兒子楊傑率領，另由新嬤嬤訓練的七十二名少女，是保護內部主要武力。」

溫四絕道：「那是說王府的武



力合起來不過是兩百名左右了，可是現在聚集的武士，怕不有千人之多！」

秀娃微微一笑道：「你原來是爲了這個不安，那是你多慮了，咱們結婚是一件大事，所以娘下令調集民間武士，以確保咱們的安全，其實這並不算多，娘還要徵調各族武士兩千個，在咱們婚期之日到達，那才叫熱鬧。」

溫四絕一怔道：「有這個必要麼？」

秀娃道：「怎麼沒有，你忘記我是公主了？」

溫四絕道：「有些甚麼人參加咱們的婚禮？」

秀娃道：「咱們轄下有八族，各族的族長及長老都會參加，外人就祇有鳴鏑門了，他們主要的人物共有九人，全部受到邀請。」

溫四絕道：「秀娃，我有一種預感，好像會發生甚麼意外，不管怎樣，這幾天妳必須份外小心，兵刄暗器都放在手邊，以免到時候措手不及。」

秀娃道：「會有這麼嚴重麼？」

溫四絕道：「有備無患，防着一點總是好的。」

秀娃道：「既是這樣，我得告訴娘一聲，叫她也當心點。」

溫四絕道：「不行，妳不能告訴妳娘。」

秀娃道：「爲甚麼？」

溫四絕道：「妳娘有新嬤嬤她們保護，是不會有事的，再說這祇是我的預感，毫無事實根據，如果妳去一說，豈不弄出笑話來？」

秀娃呆了一呆，說道：「但願你是多慮！」

她話音未落，守在他們身後的徐氏姊妹忽的嬌叱一聲道：「誰在那兒鬼鬼祟祟的，出來！」

溫四絕與秀娃回頭一瞥，祇見五丈外的一排大樹後走出三名彪形大漢。

秀娃一怔道：「是楊傑，你躲在那兒幹甚麼？」

領頭的大漢果然是王府衞隊隊長楊傑，他帶着兩名苗疆武士也是衞隊的。

雙拳一抱，楊傑向秀娃、溫四絕行了一禮道：「屬下祇是想暗中保護公主，想不到竟難逃過鈴子姑娘的法眼。」

秀娃哼了一聲道：「咱們如果要你保護咱們，豈不變作一對廢物，你請吧！」

楊傑道：「屬下遵命，不過時間已晚，風露過重，公主……」

秀娃不耐煩的揮揮手道：「我知道，咱們很快就會回去的。」

楊傑不敢再說，躬身一禮，帶着兩名武士逕自轉身而去。

溫四絕眉峯一皺，道：「秀娃，以前有過這樣的情形麼？」

秀娃搖搖頭道：「祇有十年前才有過一次，那也是阿珠她們，王府的衞隊從來不管我的行動。」

溫四絕道：「也許是因爲妳出嫁，所以與以前有些不同，妳說的阿珠呢，我好像沒有見過？」

秀娃黯然道：「那次苗疆發生瘟疫，王府有不少人罹難，阿珠也沒有逃過那可怕的劫難，新嬤嬤她們是娘後來在別處找來的。」

溫四絕道：「原來如此，好啦，咱們也該回去了，記住，從現在開始，妳要隨時注意保護妳自己。」

秀娃道：「你放心，我會照顧自己。」

公主下嫁的黃道吉日是國師選定的。還有四天，就要擧行苗疆罕見的結婚大典了。

各族族長及長老已陸續到達，他們分別帶來族中勇敢善戰的武士數百人，合計約有二千一百之衆，全都交給王府護衞隊隊長楊傑調用。

王府內已張燈結彩，眞個是熱鬧非常了。

在婚禮前的一天夜間，溫四絕與走方名醫包曜名及鬼刀三人在客室中閒聊，忽然臉色一整，道：「蓉蓉小鈴子到前門後窗守着，有人前來就招呼一聲。」

徐氏姊妹應了一聲，晃身一躍，分向門窗兩面撲去。

溫四絕向包、鬼二人瞥了一眼，道：「兩位可曾發覺，這王府之內，有些異乎尋常？」

包曜名道：「當然有，譬如公主下嫁漢家郎……」

溫四絕道：「不要笑話了，包大俠，我想無論他們的作法如何機密，必然逃不過兩位的法眼，危機已迫在眉睫，咱們必須謀妥應付的法子。」

走方名醫包曜名臉色一整，道：「咱們以爲你被女色衝昏了頭，原想今晚抽腿一走的，從你這麼一說，咱們都是不宜一走了之。」

溫四絕道：「包大俠誤會了，在下只是同情秀娃，絕不是貪戀女色。」

鬼刀道：「我相信溫兄弟不會貪戀女色，不過，咱們的處境的確危險，除了悄悄一走，實在找不出更好的法子。」

溫四絕道：「我想兩位不是到苗疆來玩的吧，拔腿一走，能夠解決兩位的問題麼？」

鬼刀道：「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好待以後再說了。」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時機稍縱即逝，放棄了現在，不見得會有將來，何況咱們並未絕望，問題是咱們肯不肯開誠公佈，衷心合

作。」

鬼刀道：「好，我聽你的，要怎麼樣作你說吧！」

包曜名道：「兩人合作不如三人心，只要溫老弟有辦法，老朽也願聽憑差遣。」

溫四絕雙拳一抱道：「多謝兩位。」

語音微頓，長長吁了一聲道：「三千苗族武士，數字的確驚人，再加上他們的吹箭、毒弩，咱們生存的機會實在不多，不過，兩位放心，在下已經作好了克敵的準備，只要兩位幫幫在下，必可萬無一失。」

包曜名道：「好，要咱們怎麼樣，老弟儘管吩咐。」

溫四絕道：「在下先要請教兩位與鳴鏑門是否有過節？」

包曜名道：「沒有，老朽前來苗疆，只是想弄點財物，使晚景不至太過淒涼而已。」

溫四絕道：「包大俠不是還有一個門下在此地失踪了麼？」

包曜名臉色一沉道：「那只是一個理由，老朽總不能說是為了苗疆的金子而來的？」

鬼刀道：「不，我是為替師門清理門戶。」

溫四絕道：「鳴鏑門主雷奔是貴門的叛徒？」

鬼刀道：「不錯，他不叫雷奔，原名為五通神雷震。」

溫四絕愕然道：「那麼鬼大俠是終南的門下了？」

鬼刀道：「是的，在下申無晴，鬼刀只是渾號而已。」

溫四絕抱拳一拱道：「申大俠名動江湖，幸會。」

鬼刀申無晴道：「溫兄弟不必客套，要咱們怎麼樣幫你，不妨直說。」

溫四絕道：「在下先將近日所見，以及個人的想法說出，咱們再作研究。」

鬼刀申無晴說道：「好，溫兄弟請說吧！」

溫四絕道：「據秀娃說，王妃與國師之間，似乎有着某種深厚的淵源。」

包曜名道：「那是甚麼淵源，連秀娃也不知道麼？」

溫四絕道：「我問過秀娃，她也說不上來，不過，根據秀娃的描述，好像涉及男女關係，事關別人的私隱，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鬼刀申無晴道：「溫兄弟還發現了甚麼？」

溫四絕道：「王府在甘龍口徵集了近千武士，交由衛隊隊長楊傑統率，據說是為了公主下嫁之時，用以顯示王府的武力，並為婚禮壯壯聲色，但經我暗中調查，發現兩點可疑之處。」

包曜名道：「哦，溫老弟覺得那兩點可疑呢？」

溫四絕道：「第一點這般武士集中於王府右側幾幢房屋之內，他們禁絕與外客來往，使人覺得分外神秘，第二點，在下曾經悄悄前往查探，發現他們在進行一種特別訓練。」

鬼刀申無晴道：「那是甚麼訓練？」

溫四絕道：「他們以吹箭為強弩，練習飛靶。」

鬼刀申無晴道：「甚麼叫做飛靶？」

溫四絕道：「由臂力强大的壯漢，將草人向不同的方向拋出，讓箭手向飛起的草人發射，兩位可知道這意味甚麼？」

鬼刀申無晴臉色一變道：「是對付你身負輕功之人？」

溫四絕道：「不錯，也是準備對付咱們三個。」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溫老弟說的是，咱們雖然不見得就怕了他們，防着一點總是好的，但不知老弟袖裡乾坤是甚麼？」

溫四絕道：「承蒙江湖朋友抬愛，賜給在下文武醫毒的四絕渾號，在下對其他三絕徒擁虛名，只有對最後那個『毒』字，倒還略知一二。」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這麼說老弟是要用毒了，他們人數如此之多，不知老弟如何用法？」

溫四絕道：「在下先要請教申大俠，如若那五通神雷震來到王府，申大俠是否立即動手清理門戶？」

鬼刀申無晴道：「只要他前來，我不會讓他活着離開，但也要等待婚禮之後，在下不會不近人情。」

溫四絕道：「多謝申大俠，我想婚禮舉行之後，申大俠動手也不行了。」

鬼刀申無晴道：「你是說五通神雷震向我們挑戰？」

溫四絕道：「不，是王妃，她會要咱們跟雷震火併，然後來個一網打盡，王府千名武士，再加上各族的兩千精銳，四週亂箭齊發，咱們就算是插翅也難飛了。」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溫老弟，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無論你如何善於用毒，也不可能一舉將三千人毒倒。」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兩位只要依照在下的法子，包管萬無一失。」

他取出兩根三寸長的竹管，及兩顆黑色的藥丸，分別交到包、申二人，並附着他們的耳朵交代了一番，然後詢問道：「兩位還有沒有



疑問？」

鬼刀申無晴道：「沒有問題。」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這法子很好，應該不會有甚麼差錯。」

溫四絕道：「那好，在下告辭了。」

*　*　*

這是一個罕見歡樂之夜，苗疆全境騰歡，處處昇着營火，一羣羣族男女在載歌載舞的狂歡着。

歡樂的焦點自然是王府了，直到婚禮舉行完畢，依然笙歌不絕。

在王府的大廳之上，擺着十幾桌酒席，最上首的一桌，除了新郎新娘，就是王妃，國師，三名年紀最大的長老，以及鳴鏑門主五通神雷震等八人。

一般婚禮的場合，最令人矚目的自然是新郎新娘了，但那位五通神雷震的吸引力絕不在一雙新人之下。

因為他頭戴金色面罩，身穿錦緞長袍，配上一副魁梧的身材，眞有如鶴立鷄羣般，不得不令人多看一眼。

他在飲食之際，只要將面罩由上一推，自鼻尖以下就露了出來，不必摘下面罩，並不妨礙他的進食。

在酒過三巡之後，他的目光忽然向溫四絕一凝道：「新郎哥好像不是苗族，請問大名怎麼稱呼？」

溫四絕淡淡的道：「敝姓溫，世居太原。」

五通神雷震愕然道：「溫四絕？」

王妃微微一笑道：「少女願嫁漢家郎，我這個做娘的卻拗不過她，哦，咱們這兒還有兩位來自中原的客人，門主要不要見麼？」

五通神雷震道：「很好，王妃就請他們出來吧。」

王妃回顧身邊的一位苗女道：「快去請包、鬼兩位大俠，就說鳴鏑門主要見見他們兩位。」

當苗女應聲奔去之後，五通神雷震的嘴角輕輕撇了一下，立即伸手將面罩拉了下來，同時目射殺光，向王妃瞥了一眼，道：「咱們一向互相尊重，王妃今日是想不顧苗疆的安危了！」

王妃平靜的一笑道：「門主不必多心，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五通神忽然推杯而起，道：「王妃收留雷某的敵人，還說沒有這意思？」

王妃道：「門主並未見說明仇家是誰，這可不能怨我。」

她語音未落，走方名醫包曜名、鬼刀申無晴已並肩進入大廳。徐氏姊姊一身勁裝，雙雙奔到溫四絕的身後。

鬼刀申無晴濃眉一挑，冷冷道：「不必怪王妃，你雖然躲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找到你的。」

五通神哼了一聲道：「申無晴，雷某並不怕你，只是看在同門份上，不願跟你一般見識而已。」

鬼刀申無晴道：「你欺師滅祖，人神共憤，申某今日要清理門戶，你就不必跟我套同門關係了。」

五通神雷震道：「既然如此，咱們祇好强存弱亡，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你出招吧！」

國師楊善保道：「慢來，大廳不太方便，兩位如果一定要動武，請到西鎮山坡之上，才好施展身手。」

五通神雷震道：「好吧！咱們鎭外見。」

他們先後奔出鎭外，雙方剛剛走上山坡，苗族武士已像潮水一般湧了過來。

由表面上去看，苗族武士是來看熱鬧的，但他們全部都手執兵刃，背負弓弩，將一大片山坡圍了個水洩不通。

五通神雷震臉色一變，向擠在武士羣中的國師楊善保道：「國師，你這是甚麼意思？」

楊善保道：「門主不要誤會，咱們祇是看看熱鬧，開開眼界而已。」

五通神自然不會相信楊善保的解釋，因而傳音對鬼刀申無晴道：「姓申的，苗人心存叵測，咱們何不換個地點及時間另行約鬥？」

鬼刀申無晴冷冷道：「師門之仇，不共戴天，你縱使舌粲蓮花，今天也放你不過。」

五通神帶來的八名高手此時已一字排在他的身後，這八人之中以二總管霹靂神彈孫山的性格最為粗暴，功力也最為突出，不待五通神回話，他忽然怒吼一聲道：「姓申的，當年一敗之仇，今天連本帶利也應該結算一下了。」

敢情這位二總管與鬼刀申無晴原是舊識，而且曾經結下樑子。

鬼刀申無晴冷冷的道：「當年申某一念之仁，給你留下一條生路，想不到你惡性難改，這就怨不得申某手辣心狠了。」

霹靂神彈孫山不再答話，彈身一躍，揮手抽出一鞭。

此人以霹靂神彈馳名江湖，掌中一條蟒鞭連續响起了一串爆音，其勢之高，在江湖上實屬不易多見。

鬼刀申無晴自然不會畏懼孫山的蟒鞭，祇是他却不想接鞭招，祇是輕輕一擰，逕自貼着苗人圍成的觀戰人牆遊走了起來。

霹靂神彈孫山不明白申無晴為甚麼要一味遊走，莫非他怕了霹靂神彈的威力？

想到這裡，孫山似乎心有所

悟，因爲申無晴是貼着觀戰的苗人遊走，如若他擲出霹靂神彈，必然會波及無辜。

那可不成，苗人全境的戰士幾乎全部都在此地集中，如若傷了他們，可能會激起劇變。

想到這裡，他竟然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起來。

此時他已經繞了兩週，孫山辱罵也不過剛剛開口，一縷晶芒忽然一閃即收，孫山再也罵不出來了。

一刀由頭頂劈了下來，直划到他的胸了。

霹靂神彈孫山幾乎已被劈成兩半，他如何還能罵得出來。

沒有看見申無晴的出刀，孫山却死得如此之慘，鬼刀震撼江湖，盛名果非虛傳。

不過無論鬼刀申無晴的功力多高，無論霹靂神彈死得如何慘烈，以場中的形勢而論，他們的前途並不樂觀。

因爲，他祇有一個，對方却還有八人之多。

尤以鳴鏑門主雷震是一個罕見的勁敵，縱然是一對一，也不見得就能穩操勝劵。

此時，五通神雷震一伸右手，一名背着黑色布袋的鳴鏑門下立即將布袋送了過來。

他解開了布袋，取出一張鐵胎弩，及十支短箭，那些箭是白羽紅桿黑鏃的，顯得十分醒目。

在箭桿尾端有一個銅哨，當羽箭划空之時，銅哨就會响起扣人心弦刺耳之聲，這就是鳴鏑門的由來。

五通神弓箭入手，神情顯得極端嚴肅，兩道如同寒星的目光，冷冷的向鬼刀申無晴注視着。

鬼刀申無晴與五通神雷震是同門，他們自然明白對方的武功，祇是雙方分別多年，無法明白彼此的進境如何而已。

他們相距約莫一丈，像兩隻負隅相抗的猛獸，雙方不言不動，目光緊緊的盯住着對方。

此時，全場靜寂，幾乎落針可聞，似乎連空氣都已凝結，壓得人們直冒冷汗。

良久，一聲銳嘯劃破長空，五隻白羽紅桿黑鏃連串飛起，向鬼刀申無晴攢射過去。

一發五矢，支支奔向對方的要害，五通神雷震的功力堪稱已達到化境了。

接着晶芒乍閃，响起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鬼刀伸縮之間，一連劈去了三支短箭。

第四支他來不及出刀，祇好閃身讓了過去，第五隻却擦過他的肩頭，帶走了一塊油皮。

第一輪攻守結束了，鬼刀似乎落了下風，他的神色十分凝重，但並無半分膽怯之色。

怯懼的是旁觀者，人們目瞪口呆，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

這是爲了甚麼？旁觀者爲甚麼會如此的害怕？

因爲五通神雷震的短箭會轉彎，除了被鬼刀劈掉了三支，餘下的兩支都已飛回到雷震的手中。

他如果要射他身後的人，他可以向前方或一側射出，在利箭貫胸以前，他身後的人必然會估計不到。

這太可怕了，四週觀戰幾乎人人自危。

好在鬼刀申無晴也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五通神雷震無暇他顧，否則誰還敢在這兒觀戰。

約莫半盞茶之後，銳嘯之聲再度响起，這回仍是五箭，却是並排飛行。

它們仍然奈何鬼刀不得，在晶芒連續閃動之下，短箭被劈掉四支，祇有一支飛了回去。

兩次交接，五通神雷震損失了七支短箭，他不再發射了，而是一聲哈哈的狂笑起來。

「好一把鬼刀，果然名不虛傳。」

他說話之際，已向前進迫了六步，右臂忽然一揮，一片烏光向鬼刀申無晴當頭砸去。

敢情他的弓弦也可以近身搏鬥，這弓泛起漫天烏光，短箭仍可以傷敵，當眞使人防不勝防。

祇是鬼刀申無晴並非弱者，兩人這一交上手，祇打得天昏地暗，兇狠無比，這一對終南門下的絕頂高手，祇怕短時間很難分出勝負。

鳴鏑門的大總管唐山可不願乾耗下去，一擺手中長劍，首先撲了出去。

其餘鳴鏑門下也紛紛撲出搶攻。

溫四絕及走方名醫包曜名同時大喝一聲，雙雙向場中衝了過來，秀娃及徐氏姊妹也一起投入了戰場。

刀光劍影帶着慘叫之聲，一溜溜的鮮血在無情的刀劍中飛洒而下，原是一個人人狂歡的所在，此時已變作修羅地獄了。

正當搏鬥到達高潮的時候，王妃帶着新嬷嬷及數十名苗女出現了。

國師迎上前去道：「妳來得正好，要不要現在傳下命令？」

王妃冷峻的點頭道：「既然正是時候，還有甚麼好等的。」

國師楊善保道：「好的。」他由衣袖之中取出一隻海螺，就口一吹，一股令人亢奮的怪異之聲，立即貫入人們的耳鼓。

這股海螺之聲，當眞怪異到了極點，它不止是沒有使搏鬥者停止



拚鬥，由於音調亢奮，使他們的搏殺更加兇猛。

以四週觀戰的苗人來說，它不僅能夠使他們興奮，也是叫他們殺人的訊號。

苗人殺人多數愛用弓箭，現在他們的手裡人人都有弓箭，祇要向着鬥場一陣亂射，那就可以達到殺人的目的了。

但海螺之聲並未達到它傳訊殺人的目的，那般苗族戰士竟出人意外的一片一片的仆倒下去。

祇不過片刻之間，三千多名苗族武士已全部仆倒，沒有一個能夠站立起來。

國師楊善保大吃一驚，他的法螺自然也吹不下去了。

「竟會出這種事？怎麼辦？霞珮。」

他是在跟王妃說話，他竟然呼叫王妃爲「霞珮」。

莫非王妃叫霞珮？

就算如此，國師也不能直呼王妃的閨名。

但王妃沒有因此而有所不快，她忽然銀牙一咬，向新嬷嬷揮手道：「妳們上，不許留下一個活口。」

新嬷嬷應了一聲，立即率領手下七十二名女殺手向鬥場上衝了過去。

此時，場中的搏殺已告結束，溫四絕等獲得輝煌的勝利。

鳴鏑門主的人頭被鬼刀切了下來，他帶來的八名高手，沒有一個留得命在。

祇不過鬼刀申無晴已身負重傷，他的胸腹插着三支短箭。

徐氏姊妹也受了傷，虧得溫四絕及時援手，她們祇受了一點皮肉之傷而已。

以他們現在的實力，將很難迎接另一場兇狠的搏殺，因爲鬼刀申無晴不止是無法出戰，還要有人對他加以保護。

而且，他們的對手是一支人數衆多的生力軍，王妃與國師還是兩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在此等形勢之下，他們的處境豈不危殆已極。

秀娃看見此等情況，惑然不解的道：「娘是怎麼啦，莫非怪責我們不該殺掉鳴鏑門主？」

溫四絕道：「不，她是存心要除去咱們。」

秀娃雙目大張道：「你瞎說，娘怎麼會這樣？」

溫四絕道：「不是我瞎說，難道妳沒有看到國師吹海螺傳令，要三千武士用箭攢射咱們，那時，他並不顧慮妳跟咱們是在一起。」

秀娃想想的確不錯，但仍不解的道：「虎毒不食子，娘爲甚麼要這樣？」

溫四絕道：「因爲她不是妳娘！」

秀娃一呆：「我不信……給我站住！」

「給我站住！」是對苗女叱喝的，因爲她們已經迫近秀娃的身前。

對公主的叱喝，苗女不敢不遵，她們脚下一窒，就一起停了下來。

秀娃越前幾步，對王妃說道：「娘！妳這是做甚麼？難道連女兒女婿妳也要殺害了？」

王妃一怔道：「這個……好，妳過來。」

秀娃道：「娘，溫四絕是女兒的丈夫，其餘的都是我丈夫的朋友。」

王妃道：「不要管他們了，孩子，娘會替妳找一個比溫四絕更好的丈夫。」

秀娃高聲大叫道：「不，娘，咱們雖是苗人，更不能這麼樣不知羞恥，丈夫是女兒的終身依靠，怎能隨便的換來換去！」

王妃臉色一沉道：「不聽娘的教訓就是不孝，我不要妳這個女兒了，新嬷嬷，給我殺。」

秀娃呆了一呆，道：「妳果然不是我的娘，我娘是不會這麼樣的，妳是誰？說！」

最後幾句話，問得聲色俱厲，等於否定了王妃的地位，在那七十二名苗女來說，心頭上自然造成了一股極大的混淆了。

王妃是假的，公主却半點不假，在當前情況來說，祇有公主才是她們的主人。

此等微妙的變化，已由她們的眼神中透了出來。秀娃沒有看出，却瞞不過溫四絕的觀察。

因此，他立即傳音對秀娃道：「秀娃，快些傳令七十二名女殺手圍着王妃及國師，不許一人離開這裏。」

秀娃不知苗女會不會聽她的話，仍然臉色一肅，「給我圍着現場，任何人不得離開，不聽命令者殺！」

她這一聲令下，想不到苗女竟然如斯響應，刹那之間已把王妃、國師、新嬷嬷，連同溫四絕等一起圍了起來。

王妃臉色一變道：「你們想造反，莫非認爲我殺不了妳們？」

她說話之間，已邁了大步，向最近幾名苗女迫去，國師及新嬷嬷跟在她的左右，三人都已取了兵刃。

溫四絕知道他們遭到全面挫敗，必然想乘機逃亡，因而用手一拉秀娃，飛身攔住了他們的出路。

王妃雙眉一挑道：「姓溫的，我將女兒嫁給你，待你不薄，難道你也要趕盡殺絕麼？」

溫四絕微微一笑，「可惜，她不是妳的女兒，這個情溫某祇好心領了。」

國師楊善保大喝一聲，道：「你敢挑撥王妃母女的感情，本國師先斃了你！」

此人使的是一雙金筆，雙筆翻飛之間，一連攻出五招，但覺勁風貫耳，功力竟然不凡。

溫四絕也使出了五劍，連消帶打，全部封住了楊善保的攻勢，然後長劍一收，冷冷的道：「不要反抗了，帥一民，跟我到開封府去打官司吧，也許你的叔叔還能再救你一次。」

楊善保大吃一驚，禁不住連退幾步，道：「你是誰？」

溫四絕道：「你不認識我，應該知道開封府總捕湯無影，他是我的師兄。」

楊善保呆了一呆，忽然暴吼一聲道：「跟你打官司，嘿嘿，先將你的狗命留下再說。」

身形暴起，金筆縱橫，剎那之間，一連攻出了二十七招，每一招都是傾盡全力，每一招都是指向溫四絕的關節要害打去。

王妃似乎也急於除掉溫四絕，手中單刀一挺，也縱身撲了上來。

走方名醫包曜名，旱烟鍋一橫，擋住王妃的去路，道：「別忙，大妹子，你們究竟犯了溫老弟甚麼，告訴我，老哥哥好替妳出個主意。」

此人當眞膽大包天，竟呼王妃爲大妹子。

但說來也有些奇怪，這位王妃竟然不以爲意。

「咱們犯着他甚麼，祇不過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罷了，誰叫咱們擁有數不盡的金子的！」

「啊！數不盡的金子？此話當眞？」

「哼！你的眼光太小了，咱們何止擁有數不盡的金子，連和氏之璧，夜明寶珠都在咱們的手中，你不是想後半世享清福麼？祇要你幫咱們除去溫四絕，你就是富可敵國的當代石崇了，願不願幫咱們，你快說。」

「唔，財帛動人心，這的確是一個很難拒絕的誘惑。」

「你答允了？」

「妳弄錯了，我沒有那麼大的胃口，人不與命爭，因爲我是一個天生的窮命漢。」

「那樣攔住我作甚麼？」

「不讓妳以多爲勝，等待溫老弟來收服妳。」

「找死！」

突一片刀光像怒潮一股湧了過來，但刀光一閃就斂，王妃已像木雕泥塑一樣的呆在那兒。

原來溫四絕已擒住了楊善保，趕過來一把勾住王妃的手腕，同時彈出兩指，制住了她的穴道。

然後雙拳一抱，對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多謝老哥了。」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多謝大可不必，祇要分我一點金子就可以了。」

溫四絕哈哈一笑道：「好，包在小弟身上。」

秀娃睜着一雙迷惑的目光走過來，依着溫四絕道：「你說她不是我娘？」

溫四絕道：「不是，我想她必然戴着人皮面具，妳不妨到她脖子上摸摸。」

秀娃走過去一摸，果然找出破綻，將她的面具撕了下來。

她是一個頗爲清秀的女人，約莫二十五六歲，此時圖窮匕現，她也流出了悔不當初的淚水來。

啪的一聲脆響，秀娃賞了她一記耳光，然後怒叱道：「我娘呢？妳將她怎麼樣了？」

假王妃嘆息一聲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妳殺了我吧。」

秀娃道：「我不會饒恕你的，妳先說我娘怎麼樣了。」

假王妃略作沉吟，道：「妳娘死了，但不是咱們害死的。」

原來假王妃她名叫胡霞珮，是開封府總捕頭湯無影的妻子。

湯無影雖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但日常忙於工務，又不善體貼，難免冷落了胡霞珮。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她認識了帥一民。

姓帥的是一名江湖惡棍，仗着他叔叔曾經當過副將，便以帥少爺自居，後來仗着叔父的關係，在府衙弄一個總務的差事，這一下不祇是翻雲覆雨，大飽私囊，還藉接近湯總捕頭，並且勾上了他的妻子，後來因舞弊東窗事發，他與湯婦的奸情又被人撞破，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害死了湯總捕頭，攜款潛逃。

他們逃到了苗疆，正趕上五通神雷震以毒藥造成瘟疫，這些鬼門道，自然瞞不過帥一民。

他們乘機殺了王妃及國師楊善保，然後扮成了他們，一面治理苗疆，一面跟五通神雷震虛與委蛇，然後想法子將鳴鏑門一併除去。

現在鳴鏑門是除去了，他們也惡貫滿盈，更要接受國法的制裁了。

自然溫四絕爲報師兄之仇，千里追踪，才獲得這對元兇，他也必須將他們押往開封府銷案。

但他還會回到苗疆的，因爲他不是一個薄情寡義的男人！

（全文完）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普通生」單開生去而復返，殺了東門姥姥的乾女兒杜二娘，可惜邵逍遙與彭怒已離開甘草城，此際却出現了卓蓋天，酒家內即湧現了數十名黑衣勁裝大漢，單開生乘機偷襲，他用鎖喉小刀……卓蓋天中刀負傷而逃，梨樹上藏着觀戰的風雪人與不苦大師却在侃侃而談，他們的話却惹怒了司空中原……

武林皇后傲且艷　風雪少俠不相讓

「三天不曾沐浴，小事耳！老夫上次沐浴，是在去年中秋之夜！」司空中原道。

「中秋之夜，月色溶溶，沐浴甚好！」老和尚道。

「別打岔，你身上的怪異氣味……唔……對了，是高粱酒混合着狗肉的氣味，對不？」

「小……小老施主所言甚是！佩服！佩服！」老和尚又再連連點頭。

「你是那一間和尚寺的和尚？」

「五台山勝音寺。」

「在寺中地位如何？」

「不怎麼樣，只是區區一名方丈！」

「方丈乃一寺之主，怎麼還自謙『區區一名方丈』？」

「都只是一句話而已！」

「哼！一言興邦，一言也可喪邦，大丈夫處世做人，首重愼言！」

「老衲乃出家人，做不了大丈夫！」

「法號怎麼稱呼？」

「老衲不苦。」

「不苦？」

「正是不苦。」

「何以以此作爲法號？」

「也許是天意。」

「天意！天意！何謂天意？咱們在這樹上胡言亂語，是否也是天意？」

「天命不可違，順天應者昌，自古皆然。」

「這並不是一個出家人應該說的話。」

「出家人也不應該喝酒、吃狗肉，但老衲一概不戒！」

「果然是個與別不同的老和尚！」

方振宇突然插口道：「十八無醜婦，八十老娘也自是不再美妍？」

司空中原瞪着他：「這兩句話，都是錯了！」

「錯了？連最後一句話也都錯了嗎？」

「當然是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

「有何爲証？」

「且隨老夫來！」

＊　＊　＊

司空中原身長不足四尺。

但其人輕功之佳妙，卻是世所罕見。

他奔於前，不苦大師、方振宇雙雙緊隨其後。

不苦大師內力修爲極是精湛，方振宇則是年輕一代高手。

但要緊緊跟隨司空中原，竟都是頗感吃力！

三人先後穿出甘草城，直往城北飛馳！

城北三里以外，都是崇山峻嶺。

司空中原登山。

山路崎嶇，一到此地，更見其人輕功造詣不凡。

換上別人，恐怕再也跟不上了。

但不苦、方振宇仍然如影隨形，一直緊緊跟隨着。

司空中原嘿嘿一笑，說了一句：「還算不賴。」

足下勁力陡增，去勢更急。

不苦大師唸了一句：「阿彌陀佛！」忽然手執方振宇右腕，疾喝一聲：「上！」

兩條身影，一老一少再度雙雙追隨司空中原！

三人竟似是怪鳥般，瞬即飛越三座山巒。

* * *

山外有山。

山外又有山。

山外之山，有清水潭，潭上有百丈飛瀑。

飛瀑流泉，氣勢磅礡，有如匹練而下。

司空中原立於潭水邊，忽然把身上衣物統統脫掉，赤條條地躍入水中。

潭水冰冷，但他渾然不覺，只是暢快地在呼叫，有如一尾游魚在水中左穿右插。

不苦大師道：「去年中秋沐浴至今，方始再度清洗身體，自是一樁快事！」

司空中原大笑：「老和尚說得好！你也來浸浸潭水吧！」

不苦大師搖搖頭：「一身酒氣，不宜作冷水之浴。」

司空中原道：「方牛肉麵的寶貝兒子又如何？」

方振宇默不作聲，只是背負雙手，仰覽四周美麗景色。

不苦大師道：「這是何地？」

司空中原在水中笑道：「洞天福地。」

不苦大師道：「不是世外桃源，卻像是世外桃源。」

司空中原道：「此地並無桃花。」

不苦大師道：「沒有桃花的世外桃源，豈非也是另一種美？」

司空中原道：「再美，也美不過主母。」

「主母？」

「不錯，是我家主母！」

「你家主母是何人？」

「龍鳳中人！」

「莫非來自帝王家？」

「不錯，那是武林帝王之家！」

「武林帝王之家？」

「正是！」

方振宇雖然沒有說甚麼，但眼神卻已變了。

* * *

武林帝王！

武林皇帝！

那是武林中最動人心魄的名號。

這矮小老人，輕功奇高，來歷自不尋常。

其主母又是何等樣人物？

眞是來自武林帝王之家嗎？

* * *

沐浴後，司空中原更見神采飛揚。

人雖矮小，氣勢卻宛如巨人。

這等人物，眞不簡單。

「兩位若是有福氣，也許可獲主母接見。」

「要是福氣不太好，那又如何？」不苦大師問。

「說不定主母會下令……下令……」

「下令把咱們趕出此地？」

「要是只下令趕出去，那已是最好的！」

「下逐客令，還算是最好的？」

「當然！」

「要是稍差一點，便又如何？」

「挖掉一對眼睛，或者是斬下雙足，又或者是把舌頭割了下來，以作懲戒！」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今天天氣不錯，主母的心情也許也是不錯，兩位不必過份擔憂。」

「不擔憂！不擔憂！一副臭皮囊，本不足惜，這又何憂之有？」

不苦大師由衷地說。

方振宇不禁爲之「嗤」一聲笑了起來，脫口道：「大師不愧是個出色的狗肉和尚！」

* * *

三人行行復行行。

這一次，司空中原並未施展絕世輕功，只是沿途緩緩步行。

又過了一頓飯時光，三人來到了一座高崖下。

崖下有陡壁如門，兩壁平滑，僅可容一人走過。

三人魚貫穿過，後面景色豁然開朗。

一頭大白猿，在一塊草坪上跳躍翻騰，吱吱喳喳地手舞足蹈，向不苦大師、方振宇投以好奇的目光。

大白猿吱吱喳喳，司空中原也在吱吱喳喳。

一人一猿，似是在對話。

有趣的是：司空中原身材矮小，那大白猿竟比他高出一倍多。

另一有趣之事，是司空中原一把銀白的長髮，其色澤居然與這大白猿身上很白的長毛一般無異。

方振宇畢竟是少年心性，忍不住說道：「眞像是一對兄弟！」

司空中原猛然回頭。



但他卻並不是慍怒，而是咧嘴一笑：「本來就是兄弟！」

方振宇一呆，隨即笑道：「你是兄長？」

司空中原卻搖頭不迭，道：「老白比我還大幾歲，他是兄，我是弟。」

方振宇道：「你們在說些甚麼？」

司空中原道：「牠問我甚麼時候成親？我反問牠甚麼時候早生貴子！哈哈……」

不苦大師聽了，又是不禁爲之嘖嘖稱奇。

* * *

在大塊草坪後，是一座氣派皇然的宮殿。

司空中原帶着兩人到殿前，大白猿自是在旁邊鍥而不捨地跟隨着。

司空中原道：「到大殿啦，你們可不許胡亂講話，一切務須小心！」

不苦大師連連點頭：「小心，小心，一定會小心！」

三人在大殿內佇立。

司空中原不動，不苦大師不動，方振宇這位海尊派的少掌門也不動。

只有老白在四周轉來轉去，有如走馬燈一般停不下來。

直至一聲嬌叱：「主母駕到！」

老白這才蹲了下來，動也不動。

主母！

是司空中原的主母，也是這裏每一個人的主母。

似乎就連老白，也知道主母的莊嚴。

主母！

這位主母到底是怎樣的人？

* * *

隨着一聲清叱之後，十六名宮裝艷婢，緩緩地自殿後走了出來。

然後，又是六名彩衣少女，簇擁着一位儀態雍容，頭戴金冠的艷婦而出。

這艷婦，看來似是三十不到，明眸皓齒，臉容秀美之極。

但她卻有一頭閃閃生亮的銀髮！

「奴才叩見主母！」司空中原一見這艷婦，立刻神情恭謹，叩拜倒地。

艷婦居中而坐，目光卻掃向不苦大師、方振宇二人。

「兩位是……」

不苦大師首先答道：「老衲不苦，五台山勝音寺方丈是也！」

艷婦目光森然，道：「原來是最近把江湖鬧得沸沸揚揚的不苦禪師，久仰了！」

嘴裏雖說是「久仰」，神態卻還是高傲不已，看來殊無半點敬仰之意。

不苦大師不比尋常之人，自是毫不介意。

他表面上不介意，心中也確是絕不介意。

方振宇卻不然。

他是少年心性，平素對人對事，甚少謙讓。

眼前這艷婦雖然看來大有來頭，但他仍然絕不退讓，更不會臉露卑屈之色。

艷婦目光如炬，自是一眼看出這少年的心性，是何等地高傲。

「這位少俠，看來也不是一般尋常人物，未知怎樣稱呼？」

「在下方振宇，來自東海。」

「東海？」

「正是。」

「東海有桃花、靈蛇、半壺、蓬萊等諸島，方少俠是否與其中某島大有淵源？」

方振宇聽了，不禁又是心中有氣。

她數來數去，偏偏沒數說出鼎鼎大名的海尊島，似乎根本不把海尊島放在眼內！

方振宇心中一氣之下，故意道：「在下是東海一葉孤舟之浪客，不值方家一哂！」

艷婦冷冷一笑：「方少俠如此妄自菲薄，不怕武林中朋友見笑嗎？」

方振宇道：「在下朋友不多。」

艷婦道：「以方少俠這等孤傲不羈性情，朋友不多，也是意料中事。」

方振宇心中不快，冷哼一聲，不再說話。

艷婦卻偏偏在這時道：「曾聽聞東海還有一座海尊島，島主似是姓圓……又似是姓方？」

方振宇眼神一變。

他又再冷哼一聲，仍不說話。

艷婦又自接道：「究竟是圓？還是方？」

方振宇忍不住道：「當然是姓方！」

「當眞姓方？」

「自然姓方！」

「唔，這就奇了，方少俠既也姓方，又是來自東海，又怎麼會跟海尊島姓方之人全然扯不上半點關係？」

「有關係沒關係，跟妳都是沒有半點關係，妳又何必多此一問？」

此言一出，司空中原陡地怒叫：「大膽！無禮！」

他發出怒吼的同時，大白猿老白也一起嘶叫。

方振宇冷冷一笑，道：「孤舟浪客，本來就是放蕩不羈，從不曉得禮教爲何物！」

司空中原更怒，左掌暴伸，一

招快掌便向方振宇當胸怒襲！

單以這一掌威勢而論，此矮小老人已足可位列當世武林一流好手有餘。

那頭大白猿見司空中原出手，似是甚為雀躍，居然情不自禁地在大殿上連續翻了七八個觔斗。

司空中原出掌極快。

但方振宇卻輕易地把這一掌化解於無形。

「卸得好！卸得妙！」司空中原冷冷一笑，「再接一掌！」

艷婦突然冷冷一喝：「司空住手！」

她一開口，司空中原立刻停頓下來。

艷婦目光射向方振宇，冷冷道：「好一手『海浪無涯化招大法』，司空雖然有數十載內力修為，出掌之快更是世間罕見，但如今看來，他要傷你，只怕二三百招之內也不容易辦得到！」

司空中原大不服氣，叫道：「奴才不信這個邪！奴才……」

艷婦搖了搖頭：「司空，你不相信我說的話嗎？」

「奴才不敢！」

「還不給我退下！」

「奴才遵命！」

* * *

司空中原不敢再動。

不但他不敢輕舉妄動，就連那頭大白猿老白也不敢胡亂跳動。

「方少掌門，海尊島的武功，早已名聞天下，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方振宇傲然道：「妳總算看出在下的來歷了？」

「就單憑這一手功夫，足可見方少俠令尊，必然是海尊島島主，又是海尊派掌門人方強笙無疑！」

「妳認識家父？」

「早在五十年前，曾有一面之緣，那時候，他年紀尚輕，大概和你此刻不相上下！」

「五十年前？」

「不錯。」

「妳今年幾歲啦？」

「八十！」

「甚麼？妳已八十歲？」

「不錯，你若不相信，那是不足以為奇的，就算我在鏡子面前，也不能相信，自己已在這世間上渡過了八十個寒暑！」

「妳……怎樣稱呼？」

「你聽過『武林皇帝』這個名號嗎？」

「早已聽過……」

「『武林皇帝』就是我的丈夫！」

「那麼，妳是……」

「名正言順的『武林皇后』！」

* * *

武林皇后！

她是武林皇帝的妻子！

武林皇帝！武林皇后！

一直以來，不少江湖中人，都以為這一對帝后夫妻，只是活在傳說中，甚至是神話中的人物！

然而，方振宇卻來到了這個神秘的大殿，遇上了武林皇后。

眞是不可思議。

而更令方振宇難以想像的，就是眼前這位銀髮麗人，居然自稱今年已八十歲。

倘若她說的是事實，那麼，司空中原先前在甘草城說的話，倒不是信口雌黃了。

自古名將美人，不許人間見白頭。

但武林皇后，雖然一頭銀髮，但其容貌之美艷，竟仍堪稱世間罕見。

方振宇驚訝地凝視着她。

「妳眞的就是『武林皇后』？」

「半點不假！」

「那麼，『武林皇帝』如今何在？我很想見一見他！」

「不但你想見他，我比你更想見他，可是……」

「他怎樣了？」

「他不見任何人，包括我在內！」

「這又是甚麼道理？」

「甚麼道理？」「武林皇后」似是無奈地一笑，「『武林皇帝』做事，從來不講任何道理，要是他有道理說出來，他也就不是『武林皇帝』！」

「只怕他有自己的道理，但旁人卻不瞭解，所以才會以為他不講道理罷了！」

「小子！你好大膽，竟敢當面嘲笑本宮嗎？」武林皇后陡地怒形於色。

方振宇卻不畏怯，昂頭挺胸朗聲說道：「誰講道理，誰不講道理，天下人自有公論，可不是單憑權勢、財富和武功便可隻手遮天的！」

武林皇后更怒：「本宮要殺你，乃是易如反掌之事，你莫再不識好歹！」

方振宇冷然道：「妳若眞的是傳說中的武林皇后，敢信一身藝業定必非同小可，然而有理能壓天子，無理難服小人，在下縱使萬萬不是皇后之敵，也絕不會屈服在皇后恫嚇之下！」

武林皇后嘿嘿一笑：「嘴巴倒是挺硬的，可不知道一身骨頭，是否也同樣堅硬有如鋼鐵！」

方振宇不再說話，只是傲然卓立於大殿中。

忽聽一人的聲音，自大殿外傳入：「皇后娘娘，這小子言出無狀，罪大惡極，可要微臣出手將他懲誡懲誡？」

「左丞，你來得正好！」皇后用



力一拍掌，叫道：「就且讓他嘗試一下『九逆亂筋分魂手』的厲害吧！」

那人哈哈一笑：「臣遵命！」語聲甫起，一條灰影已自大殿外飛射而至！

左丞！

武林皇帝麾下兩大臂助之一的左丞突然出現了！

* * *

左丞，身高八尺，比司空中原高出足足一倍！

他神態威猛，白髮黑鬚，看來怪異之極！

髮白如霜！

白得十分雪白！

鬚黑如墨！

黑得非常烏亮！

如此人物，自然也是世間罕見的！

但更罕見的，還是此人的武功！

* * *

「呼！呼！呼！」左丞甫殺至，已向方振宇連發三掌！

每一掌，俱攻方振宇必殺要害之處！

但方振宇不慌不忙，一一化解。

但左丞招數奇特，不等方振宇回招自保，突然連環腿疾踢對方咽喉。

一腿！兩腿！三腿！一腿比一腿更快！一腿比一腿更狠！

雖然這三腿，都是連環踢出，但竟能分別從三個不同方位閃電般踢至。

這就更令人防不勝防。

方振宇連續閃開兩腿，但第三腿是由他左下方，以刁鑽無比之勢疾踢而至。

他要再閃，已是萬萬來不及。

左丞的武功，果然非比尋常，厲害之極！

眼看方振宇立時便得中招倒下，忽見一道青影，自左丞右方直射而至。

左丞一驚，心知若不立刻撤招，必為這一道不明來歷的物事所傷。

權衡利害，在電光石火之間，急急撤招，把這第三腿縮回，繼而偏身向左閃開三尺。

如此一來，左丞始能堪堪閃開那一道來勢急勁之極之物事。

那是甚麼東西？

是暗器嗎？

不！

那並不是甚麼暗器，而是一隻鞋。

僧鞋！

那是不苦大師的僧鞋。

* * *

鞋，有很多種。

有極名貴的鞋，也有平賤之極的鞋。

有人喜歡穿新鞋，但也有人喜歡穿舊鞋，而且越舊越好。

因為舊鞋穿在腳上，定必比新鞋舒適。

不苦大師就是喜歡穿舊鞋的和尚。

他這一雙僧鞋，已穿了七八年，雖然又殘又破，但他仍然不捨得更換。

那是一雙青色的僧鞋。

* * *

鞋，是穿在腳上的。

有些人，喜歡穿鬆一點的鞋，當然也不能說是「越鬆越好」，因為若是太鬆了，就很容易會「甩鞋」。

但不苦大師的僧鞋，卻是寬鬆之至。

當這雙僧鞋還是簇新的時候，它穿在不苦大師的腳上，就已寬鬆得很。

過了一段時日，原本已很寬鬆的僧鞋，漸漸變得更是寬鬆了。

要是換上一般人，恐怕很容易就會「甩鞋」。

但不苦絕不會這樣，那是因為他「操控得宜」之故。

好一對寬鬆之極的僧鞋。

好一個怪異的老和尚。

* * *

鞋，本是穿在腳上的。

任何人，祇要提起「鞋」這一東西，都祇會聯想到腳。

正如帽是戴在頭上的道理一樣。

這道理本太簡淺，似乎並無可談之道。

但對不苦大師而言，卻不是這樣。

每天，當不苦大師穿上這一對僧鞋的時候，他想起的並不是腳。

而是他自己的嘴。

* * *

嘴？

一個人在穿鞋的時候，居然會想起他自己的嘴？

莫非這人的腦袋有毛病？

不！

不苦大師雖然看來怪異，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個老瘋僧，但他其實並不瘋。

他祇是和一般人的思想不同。

再者，一個大半輩子都匿藏在寺院中的老僧人，其言行怪誕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

直至如今，不苦大師的腦袋，還是十分清醒。

他絕對未曾忘記在三十年前一個寒夜裡所發生的事……

* * *

三十年前，他已經是五台山勝音寺的方丈。

那一年，適值大旱，到處都是飢民。

在五台山下，有一富戶，囤積了大量白米，但却不肯用來救濟飢民。

不苦知道了這件事，親自下山，向那富戶請求，希望他可以把這些米糧，撥出一半，以救濟方圓百里內的飢民。

那富戶姓傅，人稱「傅不仁」。此人不仁不義，乃是衆所周知的事。

要他把一半米糧獻出救濟飢民，根本就是緣木求魚，絕不可能的事。

然而，世事難料。

勝音寺所有僧衆，都不贊成方丈主持下山。

因爲根本沒有人相信，此行會有成功的機會。

但不苦却還是下山了。

他在勝音寺大半輩子足不出寺，但唯獨那一次，他算是破了戒。

他在下午下山。

未到黃昏，他已在傅不仁巨宅門外等候着。

但傅不仁拒絕接見。

一個老和尚，又不是如花般貌美的姑娘，傅不仁又怎會接見？

他知是老和尚在外面等。

傅不仁對妻妾說道：「就讓他等下去，咱們飲酒作樂吧！」

當晚，傅不仁喝了不少酒。

酒是好酒，陪在他身邊的妻妾，都是美人。

傅不仁自然是意氣風發極了。

到了二更時分，他忽然大喝一聲。

衆妻妾莫名其妙，膽小的嚇了一跳，誰都不曉得他爲甚麼會大喝叫起來。

唯獨最大的一個妾侍碧婉，她最瞭解傅不仁的脾氣，當下便說道：「夫君，是不是越玩越是煩悶了？」

傅不仁一拍桌子，道：「還是碧婉最明白俺……唉……眞是悶死人啦！」

碧婉道：「夫君要玩，賤妾是一定奉陪的，祇是，每天每晚，玩來玩去都是這些花樣，未免是太呆板了，倒不如……」

「妳有何妙法，可遣俺之煩悶？」

「玩和尚！」

「玩和尚？和尚有甚麼好玩？」

「平常的玩法，當然是太乏味的，但祇要夫君有興趣，大夥兒不妨想出一些妙法，玩得有聲有色，更有說不出的趣味。」

「唔……但和尚呢？」

「難道夫君忘記了有個老和尚在門外等着嗎？」碧婉悠然一笑地說道。

「那個老和尚？」

「嗯！他是勝音寺的方丈哩！」

「方丈，好一個糊塗的方丈。」

「他眞是糊塗，到此刻還在門外賴着不走！」

「當眞？」

「果然！」

「哈！這個老瘋僧，在五台上倒是蠻有點名氣的……」

「這才最好玩。」

「怎生玩法？」

「賤妾有一計，祇怕夫君不敢。」

「不敢？哈哈！妳丈夫財雄勢大，又有甚麼事情不敢幹？」

「但據賤妾所知……」碧婉說到這裡，欲言又止，似是有點猶豫。

傅不仁拂然不悅。

「妳有甚麼話說，請快說，不要吞吞吐吐，惹我生氣。」

「賤妾遵命！」

「唔，快說吧！」

「那個老和尚，是爲了夫君倉中白米而來的。」

「哼！他簡直是在做夢。」

「老和尚做不做夢，那是他的事，咱們此刻最重要的，是要怎樣玩他個淋漓痛快。」

「要玩，就玩個盡。」

「如何玩法？」

「把這老和尚叫入大廳，賤妾自有妙計。」

「好！就照妳的方法。」

* * *

外面天氣異常嚴寒。

但不苦大師果然沒有走。

還有六個對他異常欽佩的弟子，也在他左右一直相陪。

不苦沒有唸經。

他在傅不仁巨宅門外，一時練刀，一時練習掌法。

六名弟子也跟隨練武。

餓了，便到附近找些野果充飢。

祇是，連月飢荒，山下附近的野果也不多。

到了二更時分，衆僧都感飢寒交逼。

但不苦大師仍然堅持下去。

不苦大師堅持，跟隨在他左右的僧侶，也同樣陪他一起堅持着。

驀地，一個管家走了出來。

那是傅洪。

傅洪對不苦大師道：「員外請大師入內。」

不苦大師立刻帶着數名弟子，進入巨宅。

傅不仁並不是在大廳接見不苦大師，而是叫不苦大師到巨宅後院相見。

巨宅後院，依山而建，內有不少矮小房舍。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張興隆與魏泰邁等去觀看外國人的拳擊表演，俄羅斯的彼得留旺夫打遍歐州無敵手，目空一切地嘲笑中國人是：「東亞病夫」，張興隆聽了魏泰邁的翻譯後，決心教訓這個狂妄洋人……另一個俄國大力士不忿，出面找他比飛刀片與扳手腕，皮而苦也夫一樣慘敗收場……張興隆在上海露臉了，英國輪船公司上下搬運全交由他包了……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　玄・文
可　飛・圖

# 三爺

## 擂台輸贏下重注　參加比賽爲募捐

這個洋人聽後頻頻點頭，思忖了一下說：「這樣吧！你不用搖船了，幫我辦事吧！」

青年從這件拾金不昧的事情上，博得了這洋人的感激、信任、委托他做了買賣，發了洋財。後來他爲了培養中國的有志青年成才，辦了一個以他名字爲學校名號的中學，在當時的上海是名噪一時的名人。」

還有一個同一時期的故事。在靜安寺的西邊，田鷄濱朝南的陳家濱邊上，洋人在這裡建了一個網球場，每天有很多高鼻子男女洋人在這裡打網球，當時有個十六歲的男孩，在場邊幫着揀拾打出界外的網球，每場球結束下來，外國人總會給他幾個零錢。

有天下午，一個洋人打完了球，忘了帶走皮包，待他想起皮包丟在網球場時，這時已是華燈初起時刻。因爲皮包裡有支票、貨單、合同、契約、錢票等重要商務合約。他急不可待地匆匆坐車趕去網球場找皮包，到球場時，遠遠地看見這個小男孩，呆呆地捧着皮包，站在網球場的門口，小男孩也看見他了，高興地喊着：「哈囉！」向他招手奔來，把皮包送上。

這個高鼻子洋人的皮包失而復得，眞是喜出望外，把皮包打開，裡邊的錢一樣不少，心裏着實萬分感動，忙從包裡抽出錢來謝他，他拒不接受，說：「不義之財我絕不會要，我不能接受你的謝金，因爲我祇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

高鼻子洋人大受感動說：「你每天拾球能有多少收入？我交給你一個鋪子，請你管。」

小男孩說：「我不會，從沒幹過。」

洋人說：「你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找一個大門面的鋪子，我出錢，我把東西放在裡邊，由你主管，貨賣掉後分錢，這樣你不用出錢，祇要你幫我出力，你回去後和大人商量一下，明天我聽你的回音。」

這小男孩回來，和父母一商量，就決定在靜安寺斜對面河濱邊上，有個關帝廟，在他的後面租了一個鋪子，由洋人把外國運進來的新鮮玩意，兩個輪子的脚踏車，叫甚麼「三槍」牌、「蘭苓」牌的，擺在這個鋪子裡，車身上明碼標價，賣掉後分賬，不用本錢，全是代銷，生意越做越大。因爲此人品德高尚而得利，所以就起名「德利車行」，隨着他的年齡增長，搖身一變，爲當時的車行大老板了。

用誠實不貪非份之財的仁義之心，和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換來人際之間的相互信任，從而獲得身外之利，「君子取財應有道」確是至

理名言。時至今日，細細地讀來，還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的。

＊　＊　＊

就在這同一時期，古邑申城小東門外的十六舖，在碼頭上等過江擺渡的人特別多，因爲浦西菜田、農田，一塊塊被改成馬路樓房，這就由浦東的農民提供蔬菜、糧食。

每天清晨，菜農們肩挑各色蔬菜，過來到浦西，賣完後再回浦東。

當時十六舖碼頭是東渡、西渡，進出上海古城的必經通途。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之日，去城隍廟、沉香閣、三茅閣、廣福寺、雲居庵、淨修庵、白雲觀、法藏寺、拜神求佛，許願祈福，消災祛病，來進香的善男信女特別多，有的婦女穿着玄色長衫，拎着黃布袋，布袋上寫有「朝山進香」的字樣，手拿唸佛珠，口誦「南無阿彌陀佛」。人頭湧湧，好不熱鬧。由於市口特旺，所以潑皮流氓叢生，十六舖的地盤本是白癲痢的，因爲和山東的馬販子馬永貞發生仇殺，最後弄得兩敗俱亡。但他的徒子徒孫，仍步他的後塵，佔領一方稱王稱霸，他們都歡喜用小刀子戳人，這大概和過去的劉麗川創辦的「小刀會」有關吧！當時上海稱「小刀子」爲「小插子」，北方人稱：「小攮子」，書上常見爲「匕首」。

由於他們和鄭家木橋安徽幫的「斧頭黨」有關聯，爲了趕時髦，所以有時也用斧頭砍人，自稱爲「斧頭黨」，在十六舖橫行霸道，被將本求利的商販人等所嫌棄的。

在十六舖邊上，有條洋行街，在她的横街上都是地貨行、水菓行。在水菓行裏有個學徒，學甚麼像甚麼，如削一隻生梨，他一手把生梨捏在手裏飛快的旋轉，一手持刀，經過一陣轉動後，梨皮仍包在梨上，祇要將梨頭上的皮一拎，就成一串長條梨皮，厚薄均勻，露出雪白的梨肉，堪稱一絕。別人就是沒有他的快和好，因爲他生活在這十六舖地段，耳濡目染這些的流氓行徑，懂得弱肉强食的道理，後來他秉此閱歷技法，投靠在汪啟榮的手下充當軍師，出謀劃策，最後起而代之，由他當了汪啟榮的家，在上海創辦了很多事業，以後再表。

據說汪啟榮未出道時，曾在城隍廟裏一個裱畫舖裏學裱畫的，後來經人介紹，去法租界工部局裏任警探，整天在八仙橋附近悠轉，平時常偷閑在徐家開的湯團店裏吃湯團，閑聊。徐老闆家有個小姑娘才五歲，乖巧伶俐，汪啟榮喜歡把她抱在膝蓋上抖動，親着、點着她的小鼻子逗着玩，後來就認了乾女兒，汪啟榮做了她的乾爹，自此以後，汪啟榮又升了探長，步步高升，說是這個小姑娘有「幫父運」的原因，汪啟榮更是堅信不疑。

徐家湯團店有了這個乾爹做靠山，當然生意就更興旺了，比起自家城裏小橋頭的那家湯團店更爲發達了。據說這個小姑娘曾沾上了這個汪啟榮的「父氣」，長大後也擅於長袖善舞，八面威風，日僞時期，做了上海市警察局長盧英的姨太太，享盡呼僕、喚婢局長太太的生涯……

曇花一現，爲時不長，抗日戰爭勝利了，萬民歡騰，普天同慶，局長死了，她躲在新買的小房子裏，臉上塗厚脂粉，掩蓋那一去不復返的不光彩的歲月，不讓人們識得原來面目，怕千夫所指，和說短道長，度過了她的殘生……

在這之前，南通出了一個清朝科舉中的最後一個末代狀元叫張謇，在家鄉南通辦了一些富國强民的實業工廠，深受當地人民的愛戴，傳至他兒子一代張小石，仍繼承父業，來上海後，在一品香接待上海地方上的豪紳、闊佬，洽談生意，開辦公司，他憑借着自己老子張狀元創下的牌號，自然成了名門聞人，當然到處受人推崇，做任何事都能沾上幾分便宜，因爲一般人也喜歡攀這樣的高枝，仰承其餘威。

當時另外的一人叫屠芸生，已嶄露頭角，取代了汪啟榮的位置，在上海佔住了地盤，也處心積慮地想搞些能抬高身價的行業，因爲他曾在法租界杜美路轉角處造了一幢花園洋房。

法國總領事，對上海當時的這些流氓甚爲反感，當即就下了逐客令，說：「法租界是安靜美麗和平的地方，不允許無業流氓住在這裏鬥毆、兇殺，擾亂社會秩序，屠芸生是流氓頭子，必須搬出法租界居住……」

此令一下，屠芸生束手無策，曾請過去在法國人手下做過探長的汪啟榮去說情，也無濟於事；後來經人指點，去請在法國里昂大學畢業的法學博士吳凱聲大律師，吳凱聲學的是法國法律，他受屠芸生之托，得屠芸生的大把鈔票，立即去上海法國總領事館跑了一趟，他出面具名擔保，屠芸生現在是上海某銀行的董事長、某公司的總經理……法國人看在吳大律師的人面、情面、銀面（鉅額的銀錢面子上），收回了成命。屠芸生才有資格建房，居住在法租界。

自此以後，屠芸生立志要做一個文文雅雅的上等人，所以他平時穿着打扮，總是長衫、馬褂，學得文雅儒氣，嘴上的上海髒話，盡量不吐出來。

後來又學會了唱幾齣京戲，再



之後就是喜歡斜靠在香妃榻上，抽兩筒鴉片烟，這樣一來他的火氣盡消，力氣頓減，烟容滿臉，益加顯得老成「文」重了，儼然是一個滿腹文章生意經，運籌帷幄的大老闆總經理、董事長的樣子了……

吳凱聲學的法國法律，在中國的上海居然通用，他不是憑熟讀法律條文，第幾頁、第幾條、第幾款，來講道理。而是憑當時的吳雅揮是同鄉，吳鐵城是本家，法國人是靠山……凡是有人來打官司，找到吳凱聲大律師的事務所，祇要肯花洋錢、金條、官司總會贏的，至於還有甚麼決竅，祇有吳凱聲他自己心裏有數了。

當時由吳淞搬來上海開輪船公司的楊在田，在上海某女子中學對面，也建了一所花園洋房，把從沙州圍堰造田，販賣私鹽的錢都帶來上海，準備物色同伙靠山，合伙開輪船公司。

張小石、屠芸生、楊在田三人相見，一拍即合，他們三個人爲甚麼目標一致？看上開這輪船公司的行業？一：長江上游的物資豐富，運到上海可以賺錢；二：把上海進口的洋貨運至上游九江、武漢，又可牟利；三：爲客戶運輸貨物又可收取運費，還有乘船客人，上、下游來往的船票收入，可謂來去不落空。

以上這些，儘管有利可圖，但都比不上長江上游雲南下來的老土（鴉片烟）生意賺錢多。自長江上游一路下來，雖有一道道關卡和洪門的龍頭大爺、袍哥的層層剝皮，留下買路錢，這些事經屠芸生、楊在田他們兩人親自去打交道，由於手面闊綽、肯花錢，所以都一一擺平。他們三個人聯手合辦了一個「大達大通輪船公司」。

在清幫來說，告訴同道是「大」字輩、「通」字輩老爺子們辦的公司。下面小字輩的人物，如眼饞要分一勺子羹，也要看看祖爺的面子……

大達大通的輪船公司，下面擁有的輪船，在最初開創時，泊靠在王家碼頭上下。由長江上游運來的老土，也在王家碼頭卸貨。老土是黑色的，一塊塊像年糕，用多層油紙包裝，再用木箱釘好，一箱箱，就像影片林則徐在虎門燒鴉片那種印度公司的箱子，碼頭上卸貨都應該是搬運工幹的。張興隆的徒弟，駐在王家碼頭的管事，知道這事後，向張興隆稟報，張興隆認爲這鴉片是坑害人的毒品，幫他搬運，等於幫他害人，這怎麼能行呢？不僅不能搬運，應該把它送下黃浦江才是。

當時就關照下面的徒弟，王家碼頭的管事，不許搬運鴉片烟，也不許他們自己搬運鴉片烟，如果見了鴉片烟，就朝黃浦江裏倒下去，同時也關照把這個決定通知輪船公司老板照辦，由輪船公司的工作人員向三位老板——報告。

張小石一聽，大大喇喇地說：「不要睬伊……」

楊在田老謀深算地說：「我看此人非同一般，我親眼見過惹不得……」

屠芸生則大光其火，開口罵了聲上海人習慣用的髒話。

張小石和楊在田兩個都不作聲了，由屠芸生去辦吧。

當時屠芸生用手一招，管家趕緊走了過來（也是他的心腹徒弟），對他如此這般地吩咐了一通，這個管家連連點頭，口裡是「噢、噢」連聲地走了，馬上下去安排了百多個打手、保鏢，手持鐵尺、斧頭、大刀，趕往王家碼頭。

裏邊有個山東人，姓韓的教師爺武藝高强，能單掌開石板，手裡拿着一柄出了號的大刀片，像農村裡鍘草用的鍘刀，由他帶隊，來到王家碼頭，點名道姓，叫張興隆說話。

當時碼頭上的工友一邊報告張興隆，一邊去傳報，這些碼頭管事聞訊後，都帶了工友、手拿鐵尺，陸續趕來王家碼頭。張興隆在浦東家裡，聽到報告後，知道來了一百多號人，手拿鐵尺、斧頭、大刀是來打架的。全趕緊擺渡來到浦西，把及時趕到的各碼頭負責管事都叫來，吩咐各人分頭辦事，又先派人把水上浮碼頭的人都叫上了岸。

張興隆獨自一個人走下棧橋，上了兩個連在一起的水上浮碼頭，臉對着岸上這些殺氣騰騰的人講：「朋友，我就是張興隆，你們有事找我講好了。」

這一百多號人一看，對付這麼一個穿長衫馬褂、文質彬彬的人，眞是三隻手指頭捏田螺，太容易了。也不聽號令，就爭先恐後地踏過棧橋，向張興隆逼過來。

張興隆衝着他們的笑着說：「朋友！我們是素不相識，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請你們說清楚，是誰教你們來的？要想幹甚麼？」

這個帶隊的韓教師操着一口山東話說：「我們是來找你算賬的。」

張興隆說：「我欠你們甚麼賬？」

教師說：「我們是奉命來找你，給顏色你看的，要把你擺平。」

張興隆說：「寃有頭，債有主，你是好漢，就說明是奉誰的命令，爲了甚麼事？讓我弄個明白。」

邊上屠芸生的徒弟接着用上海話說：「因爲你管得太寬了，我們

奉屠先生的命令來教訓你的。」

張興隆笑笑說：「今天你們既然來了碼頭，我也來了，大家見了面，你們也代表不了屠芸生，你們可以回去交代，叫屠芸生來這裡和我談，要不然我去他家，把他的老窩給端掉。你們看我的人都在岸上，你們這些人，如果不聽我的話，一個也別想從這裡跑掉。」

當時碼頭岸邊站滿了工人，手執鐵尺、長矛、大刀，把碼頭棧橋口堵住了，地下堆滿石塊，使人無法靠近，今天正好沒有大輪船靠碼頭，面臨空闊的黃浦江。

但就在這時，江面上來了好多小筏子，上面都有工人手執鐵鈎、木槳，把筏子漂在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朝碼頭上看。

張興隆說：「彼此無怨無仇的，一個辦法是你們把手裡的傢伙都放下，放你們回去，告訴屠芸生來見我；另一個辦法你們要和我動手，我就把你們都放在江裡洗澡，但還是要屠芸生來見我，這兩條隨你揀。」

這個屠芸生的徒弟，平時在屠芸生身邊是搭慣順風車的，今天一看自己帶來了一百多號人，還怕對付不了這個赤手空拳、文質彬彬的張興隆？就氣勢洶洶地說：「今朝要擺平儂，叫你服貼……」

張興隆說：「我們今天不打不行嗎？大家免傷和氣，去叫屠芸生來說話吧！」

這個傢伙一聽，更是驕橫，目空一切，以爲張興隆已被嚇住，就大聲喝斥說：「服貼嗎？」

張興隆接着說：「你們屠芸生若聽我的話，不要做賣鴉片，賺黑心錢，我今天就放了你們，不然你們都要下江裡去洗澡。」

話剛說到這裡，這個山東拳教師急不可耐地手執着厚厚的大刀衝在前邊說：「我一個人來對付他足夠了，你們都閃開，看我的。」

說罷，直衝張興隆而來。

張興隆說：「慢着，看來今天你們都要下江裡去洗澡，不然你們不死心。」

轉臉對着黃浦江上的衆多小筏子上的工友們說：「孩子們聽着，今天來的客人多給他們點水喝，但別脹死他們，要活的……」

筏子上的工友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三爺放心吧！我們一定讓他們喝個夠。」

張興隆又對着山東拳教師說：「我本不想動手打架，你也是端人家的飯碗，聽人家使喚，那就動手吧！」

山東拳教師遲疑地看着張興隆說：「你是否也抄一個傢伙？我們對着幹？」

張興隆笑笑說：「不用了，你當心下江裡洗澡還是別帶傢伙好，兩手可以刨劃。」

山東拳教師兩眼一瞪，牙一咬，手握大刀，來了一個纏頭裹腦，左手立掌向前，隨接又向後翻腕，把大刀來了一個由上向下，由頭、頸、肩向下的斜劈，此刀法一出是刺，一翻是劈，一變是由下向上挑，變化莫測，張興隆一見大刀刺來，不避不讓，待刀尖快至衣服時，突向後一轉身，右脚就踩進了拳教師的中門，待拳教師的大刀由上向下劈時，張興隆的右側身子已靠在拳教師的胸前，左手一握，把拳教師握刀的右手肘的「曲池」穴、「少海」穴拿住，頓時拳教師的右手臂像觸電似地痲木，就聽「噹」地一聲響，大刀落地，張興隆右手肘由下朝上一頂，正好頂在拳教師的前胸「膻中」穴處，這位拳教師就身子騰空輕如鴻毛一般，背朝黃浦江「噗通」一聲，下了黃浦江。

當時碼頭上的工友們都齊聲叫「好」。

張興隆同時左脚尖一踢，大刀飛上了天，落下時張興隆一把接住在手，這時大家都看着在黃浦江裡，一隻手在撲騰的拳教師，因爲右手被點穴後刀也飛了，所以暫時還無法動彈，筏子上的工友們用長竹篙的鈎子，鈎住拳教師的衣服，朝下一掀，拳教師就「咕嘟咕嘟」地喝水，再把鈎子往上一提，讓拳教師的頭露出水面透上一口氣，再往下掀，又「咕嘟咕嘟」地喝水，如此反復數次，拳教師成了蛤蟆肚不動了，把他提出水面，拖在船邊。

張興隆手揣大刀，對着這羣手持斧頭、鐵尺的流氓說：「快放下你們手裡的傢伙，我就饒了你們，不然就叫你們下到江裡去洗澡。」

這羣流氓仗着人多，手裡有殺人的傢伙，打了一個「呼哨」，叫了一聲「一齊上！」這些傢伙亡命似地衝了上來，張興隆身子一矮，舞動着大刀，飛快地旋轉着，身體裹在刀芒裡，像一個風車、刀球，滾向人羣，這些人嚇得連連後退，就聽：「噗通、噗通」下了黃浦江，但刀鋒却一個人也不傷害，因爲刀鋒太快了，把人嚇得膽顫心驚，被逼着下了黃浦江，岸上的工友們一陣陣拍手叫好。

這樣一下二十幾個人掉進了黃浦江。

張興隆收了刀，站定說：「你們快放下手裡的傢伙，坐在地下，我不難爲你們，不然都叫你們下江裡去洗澡。」

這些流氓、痞子，都懂得「光棍不吃眼前虧」的至理名言，都乖乖地放下手中的鐵尺、斧頭，席地而坐。

黃浦江裡的小筏子上的工友，



把掉在水裡的人都用篙子的鐵鈎鈎住他們往水下掀、往上提，灌上一肚子水，然後叫他們自己拉住船幫，人仍浸在水裡。

張興隆對着黃浦江裡筏子上的工友們說：「孩子們，把他們拉上來吧！」又叫他們同來的，未會下水的在碼頭上往上拉，兩人拉一個，不一會二十多個人都拉了上來，每個上來的都是水淋淋地，直往脚下淌水。

這個山東拳教爺第一個下水，招待得特別周到，所以肚子裡灌的水比別人多，胃裡翻騰得特別難過，到現在還想吐，坐在地下直哼哼……

岸上的、筏子上的工友們都哈哈大笑，大聲地駡着粗野的俏皮話。

張興隆手執大刀，衝着坐在地下的流氓說：「我張興隆從不輕易開殺戒，今天是你們來找我的，因爲你們是吃屠芸生的飯，只能聽他的指派，我今天不難爲你們，讓你們回去告訴屠芸生，你要找我張興隆的痲煩，我可以叫你法租界住不了，我張興隆也可以隨時隨地找他討還公道，這個事沒有完，我張興隆要辦的事，沒有辦不了的。」

張興隆說罷把大刀換在左手拿着，右手摸向馬褂的左脅下，把錚亮發藍的左輪手槍摸了出來，握在手裡，說了聲：「你們看看。」

張興隆隨手把左手大刀向天空拋去，一個急速地背轉身，頭一低，右手握槍從左右腋下向上，來了一個「烏龍回首」的架勢，就在這瞬間，「砰、砰、砰」三聲槍響，大刀在天空連頓了三下，由於力的作用，大刀在空中向前方飄去，它的着地點，是坐在地上的人羣中的頭上開花，說時遲那時快，張興隆一縱身躍了過去，像飛一樣，在半空中把大刀接在左手，在前方無人的地方落下，隨接又是一個反身縱躍，飛過這羣人的頭頂，返回到剛才站的地方，毫無聲息，他舉起手中的這把大刀，刀背上有三個子彈洞大家看，右手把左輪槍揣回懷裡，把這厚厚的刀背前面一段，用兩個手指頭，像掐韮菜似地一掐，就聽：「察」一聲，大刀的前頭斷了。

當時一陣陣的掌聲、叫好聲，響徹整個碼頭，這羣人雖是來打架的，但也不得不從心裡佩服，叫起好來，這個山東拳教師知道，自己的厚背大刀的份量，能這樣被掐斷，這要多大的力氣啊！槍法是那麼準，身法是那麼輕，自己是遠遠不及萬一。今天他對我是手下留情的，心裡甚是感激。

張興隆把這把斷頭刀交給山東拳教師說：「這刀請你交給屠芸生看，告訴他，我張興隆要辦的事，都會辦到，不管你屠芸生有多少保鏢，要打就是三個洞，三天裡聽回音，不然就不要怪我不客氣……」

張興隆向岸上的工友們一揮手說：「孩子們讓步，不要難爲他們了，讓他們丟下傢伙回去吧！」

這些人來時氣勢洶洶，去時低頭縮腦，像打瞌盹，無精打彩，空着雙手，稀稀拉拉地往回走。

這個徒弟和教師爺回去後，向屠芸生、楊在田、張小石呈上厚厚的斷了頭的有三個子彈洞的大刀，把碼頭上發生的前後經過情況一講，氣得屠芸生暴跳如雷，氣咻咻地駡。

張小石在旁聽了也傻了眼，楊在田似乎胸有成竹地說：「現在用我的辦法，不用勞師動衆，包能治他。」

張小石和屠芸生兩人急不可耐地說：「你有甚麼辦法，快說出來。」

楊在田睇着狡猾眼睛說：「我有一個十拿九穩的辦法，去找阿德哥和王一亭商量，包能治他……」

當下他們三個人一致同意，下了帖子請余俠清、王一亭明朝在一品香午飯。

這兩位和他們也是場面上的朋友，第二天中午，他們倆如約而來。

在席間屠芸生談起了：「張興隆不許我們販賣烟土，我們派人去打架，結果弄得落花流水，一百多個人，被他一個人弄到黃浦江裏廿幾個，全部服貼，敗了陣回來，現在事情弄僵，還要尋着我。我寧願每次老土下船，自己派人搬運，運費加倍照付行不行？」

王一亭笑笑說：「屠先生，你們用錢是買不到他的，三弟絕不是爲了錢。我想這樣辦，你們把裝老土的木箱改成皮箱，自己派傭人來接貨，拿下船，直接裝上汽車不就行了，難道他還會『抄靶子』不成？這樣也不用花搬運費，餘下來的事體，由我們兩人再勸勸他也就可以了；另外你們派人上碼頭打架的事，好得雙方沒有傷亡事故發生，我們倆出面請喝茶，三弟是吃軟不吃硬的，你們一同來照照面，喝杯茶『叫開』就算了，你們看好嗎？」

當時屠芸生、張小石、楊在田都同意這樣做。

屠芸生手向後一招，他的徒弟把早準備好的一個托盤捧了上來，裏邊有兩個紅封袋，屠芸生把紅封袋一人一個放在余俠清、王一亭的面前，說道：「有勞兩位仁兄的大駕光臨，出力幫忙，一點點不成敬意，權作買杯茶水喝吧！」

余俠清、王一亭兩人也不客氣，照單全收。當時余俠清把紅封

袋拆開，拿出一看，是一張一千兩的一張銀票，王一亭的那一張，也是一千兩的銀票。

余俠清却笑着說：「這一千兩銀票喝茶，好吧！却之不恭，我們收下了，俗語：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們三位的事體，也是我們兩家的事體，我們立刻去辦，傍晚時屋裏聽回音。」

一品香的中午筵席散後，余俠清、王一亭兩人同坐一輛馬車，向南駛去，沿中華路來到喬家路王一亭的公館。

王一亭和余俠清在家坐等，派管家去請張興隆。

一頓飯的工夫，就把張興隆請到王一亭的公館裏，三兄弟見了面，大哥、三弟熱呼了一番。

張興隆呷了兩口之後，余俠清咧着闊嘴笑着對張興隆說：「三弟啊！昨天碼頭上，一人對付一百多人，還到黃浦江裏去沐浴……哈哈，今朝屠芸生、張小石、楊在田三家請我們倆在一品香吃中午飯，叫幫忙解決這樁事體，我想明早一品香碰頭喝茶，三家頭一齊來當面『叫開』，給我大阿哥的面子，講下次不要你們出勞力搬運，但每次付加倍運費，一亭兄講，三弟不是爲鈔票，爲了光棍不斷財路，一亭兄弟出了主意，裝皮箱自己搬運，明早你到一亭兄處，一同到一品香，我在門口等你們，七時正見面，我們三人一同進去……」

王一亭接着說：「三弟啊！天下烏鴉一般黑，如果屠芸生他們不做老土生意，還會有其他的白芸生、黑芸生的人來做；兩廣總督林則徐在虎門焚烟，雷厲風行地鬧騰了一陣之後，結果是鴉片烟迷漫全國，林則徐當時還操有生殺之權，可以任意殺剁，處置烟販，但最終還是沒有管好。總之天下的不平事，絕非你和我可以管得了的，還是睜隻眼、閉隻眼，眼不見、心不煩……」

張興隆也知道這世道黑暗，自己是無力管得了的。當時也就順着梯子下了台階，答應第二天一早到一亭兄處會合去一品香。當天傍晚余俠清派管事的去屠公館送信，約他們三人明天一早七時在一品香喝茶見面。

一宵無話，直至第二天一早，張小石、屠芸生、楊在田三人辦事倒也很認眞，早早就來到「一品香」等着了。

余俠清、王一亭、張興隆三人在門口七時正會齊後一同進去，進了包房後大家入座，由余俠清向張興隆一一介紹，張興隆很有禮貌一一見禮，他們也一一還禮。

楊在田笑着對張興隆說：「彼此在吳淞劉老太爺的桌面上見過，張先生的功夫表演，在下一直是很佩服的。」

張興隆回答說：「承楊先生謬讚，在下是雕蟲小技，不足道哉！」大家在打着哈哈的笑聲中，顯得那麼友好融洽。

屠芸生一看這張興隆文質彬彬的樣子，心裏就納悶，想着手下的山東拳教師，單掌能開石板，到他手裏，一個照面就下了黃浦江，眞是弄不懂……

當時茶博士過來，送上茶水，屠芸生借機舉起面前的茶杯，對着張興隆說：「前天在碼頭上，我手下的人對你多有冒犯，我在這裏向張先生表示歉意，請多原諒……」

張興隆也舉起茶杯，對着屠芸生他們三人說：「江湖上有句話，叫不打不相識。過去的事都不提了，今後我們都是朋友，我如有不敬的地方，也請各位老大見諒……」

張小石在邊上看得頻頻點頭，楊在田在旁也高興地舉起茶杯說：「張先生好樣的，夠朋友，我佩服。」

余俠清和王一亭兩人看了很高興。王一亭說：「大家從此以後都是朋友了，總之我們三弟絕不是爲了錢，眼紅想分一勺，他是喜歡讀書的人，他平時喜歡君子取財有道，在這一點上就請大家放心，今後不會有甚麼麻煩的，今天大家在此說開算了。」大家點頭。

余俠清也接着說：「我的三弟不愛金錢，最講信義爲朋友仗義，前天的事是誤會，既然『叫開』了，你們就放心吧！不會有麻煩事的。」

這樁碼頭風波就此平息了，余俠清、王一亭各得了千兩銀票，張興隆個人一文不名，他也不在乎錢，祇是覺得這世道黑暗，沒有人管得了，善惡並存，人間難摒惡念、難揚善意，善悲混合，併組成這人間的花花世界……

自此事件以後，張小石、屠芸生、楊在田他們三人開的輪船公司的大輪船(長江輪船)，一到王家碼頭，自備汽車來接大少爺(楊在田的乾兒子施桂生)，跟輪船來回的押貨人，穿長衫的傭人有四、五個，幫着把皮箱裝進汽車，還有四個穿短打服裝的保鏢，在衣服裏邊每個人都藏有鼓鼓的硬東西，是快慢機盒子槍，用這樣保鏢護駕，汽車招搖過市，好不威風，一路平安抵達公館……

在每條輪船上老闆都安插有自己信得過的親信，跟船接、送貨，下船的時候，都是施桂生這種架勢，他們把木箱都改裝成皮箱，通行無阻，做着他們的黑土、黑心、黑錢的生意，讓黑烟瀰漫着上海各



個角落……

就這樣，輪船公司越開越賺錢，一九三四年，在中城老北門外造了一座中滙大樓。

張興隆自從在浦東老白渡建了家庭後，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魏泰邁他們四個人，對張興隆是眞心愛護，勝似手足情深，安排他去上海灘的各個方面觀光長見識，讓他獨個兒去結交朋友。

記得張興隆最初來上海的時候，在法國總會打敗兩個外國大力士，盛大少爺慕名來訪未遇，張興隆去回拜，盛大少爺熱情款待，以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特地請了些上海灘上的闊少爺作陪客，請張興隆吃飯，揀了羣玉坊吃花酒。

盛大少爺在桌面上，看到張興隆既不飲酒又不和女人接近。盛大少爺當着他朋友們的面，傳頌着張興隆和洋人大力士比武的英雄事蹟，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盛大少爺要讓張興隆和賽貴妃吃交杯酒，張興隆堅決不幹。大少爺事先安排好了賽貴妃房間裡的酒席，說道：「張先生初來這裡，當着我們這許多人的面怕難爲情，你們到房裡去吃吧！」

說罷，就叫這些姑娘好生服侍張先生到房裡去，這些姑娘嘻嘻哈哈一齊動手，又推、又勸、又拉，把他們倆送進房裡，又在外面把門反鎖上，大家在門外笑個不停，還有幾個人笑着說：「今天英雄難逃美人關了……哈……哈……」

張興隆在房間裡坐下，枱上已擺滿酒菜，熱氣騰騰。

張興隆看着房內豪華的擺設，還有個珠光寶氣，脂粉香膩的姑娘，含情脈脈地凝視着他，張興隆說：「我肚子餓了，這好湯、好菜要吃一點。」

賽貴妃忙走過來爲張興隆斟酒，張興隆說：「姑娘謝妳啦！酒我是不會吃的，這些湯、菜、點心我還是要吃一點的，吃好了我就走。」

賽貴妃笑笑說：「你今晚走不了的，外面的門已被反鎖了。」

張興隆笑笑說：「姑娘你吃點點心吧！整天陪這些闊少爺花天酒地，你不覺得無聊嗎？現在你可以清靜些，吃飽了早點休息囉！」

說罷自顧自地吃了起來，不一會，菜、點心都吃了一點，隨接抹了一下嘴，站了起來，對着賽貴妃說：「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說着來到窗前，推開窗戶向天上看了下，下邊也看了一下，忽然身子一晃，人就不見了，上了對面的屋頂，由這個屋頂飛步跳躍到另一個屋面，看準了朝南的方向在黑夜中一路縱跳飛奔，來到上海灘，叫了一隻筏子，付了加倍的船錢，順着張潮向南的江水，划到對面老白渡上了岸，回到家裡。

在第二天的上海小報上，頭版通欄出現了這樣的標題報導……英雄逃脫美人關。張興隆臨幸羣玉坊，鎖進香閨房，翻窗跳牆上了房。

還有的小報上用大字標寫題目：「美女閨房鎖不住、英雄跳牆出房來。」

這些文章內容是褒？是貶？兩者有之，但也不敢過份得罪時下的英雄張興隆。算是滬上名人、聞人風流韻事的報導，在房間裡和賽貴妃的對話，房外人又怎能得知？全是些小報記者捕風捉影、添油加醬堆砌而成的肉麻文章，無非想製造些桃色新聞的轟動效應，來增加報紙的發行量。

余俠清、王一亭、顧燕萍、陸鴻斌、魏泰邁他們，都先後看到了這些文章，都笑誇三弟的英雄本色，不受美人的誘惑，坐懷不亂，乃柳下惠轉世也。

上海的十里洋場，張興隆都有幸被邀去涉足過，但他都不沾邊，唯看看而已！有很多人想和他結交，但他從來不拒絕交際，自盛大少爺的這個事件後，他就和這些公子哥兒祇交不往，他除了日常的上海灘工作外，和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魏泰邁來往外，又結識了一位王一亭先生，兩人意氣相投，成了張興隆後半生的莫逆之交。

王一亭先生住在城裡小南門附近，在藥局弄隔壁造了一所住宅，裡邊有一個花園，小橋流水、假山亭閣、奇花異草開放茂盛，房屋建造款式是西式的，外牆用淡黃的火磚，內裝飾是中西合璧，很實用。

王一亭家屬和張興隆家屬也成至交，張興隆的夫人招弟和女兒、兒子常來王家作客、打麻將、吃飯，還有汽車接送。

王一亭擅長書法、繪畫、虔誠地畫佛、信佛、拜佛做善事，如主持當時的同仁輔元堂、普善山莊，都是慈善機構。

古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是過去窮富兩極分化的社會寫照。在剛開埠、繁華的十里洋場，隆冬時節，有些無家可歸，凍死在馬路上的屍體，也時有出現，上述這些慈善機構，爲他們買棺材埋葬，入土爲安，還辦孤兒院、育嬰堂、施粥、施棉衣、藥茶等。

現在的老城隍廟大殿內的兩根柱子上，還刻有王一亭先生寫的一副對聯：「刻薄成家難免兒孫浪費，奸淫造孽焉能妻女清貞」。

張興隆的心地和王一亭相似相近，他們倆有共同語言，常常一起吟詩、寫字、作畫來研討人生，淡

泊人間的名、利、權、慾。張興隆雖然不擅書畫，但家裡收藏的王一亭先生畫的佛像、書法墨寶特別多，後來毀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佔領上海的戰火之中。

有時候王一亭喜歡詢問張興隆的武藝功夫，張興隆有時也會花園裡表演一套稀罕的功夫，有時余俠清、陸鴻斌、顧燕萍、魏泰邁一同來到王一亭家相聚，有時大家去余俠清家裡團聚，他們六個人常歡聚在一起，唯張興隆和王一亭兩人的感情最貼近，住家也近。

當時由王一亭家出來就是護城河，後來填成馬路，叫中華路，在城外小石橋街、中華路拐角上有個染坊，這個老板也行善施藥，凡是被瘋狗咬傷的病人親自來求醫，老板用一點藥粉，點在病人的眼角內，病人就能保險痊癒，治好不少被瘋狗咬後，性命垂危的病人，但若干年後，由於人事變遷，此秘方也不見傳下。

張興隆和王一亭有時也常來城隍廟，在內園(後來改爲錢業公會)飲茶；有時在豫園(後來由糖業公會、豆米業公會、鐵業公所，三家劃地合用的)品茶；有時在湖心亭、春風得意樓三樓品茗吃點心，有時就在九曲橋旁「素香齋」用餐，張興隆是淡薄名利，王一亭一心向善，兩人意氣相投，祇恨相見晚，談笑風生千語少，有說不完的佛、道偈語，和悟不完的道理。

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之日，上海灘的靜安寺，顯得特別熱鬧，善男信女們來進香拜佛的，囊括了申城西南一角。在靜安寺的大廟門口，有一口泉眼，整天汩汩往外冒出泉水，流向對面的河濱裡，河濱隔壁是關帝廟，關帝廟前邊的空地上有各色小販，買賣營生，還有唱申曲、和本地說書的小棚子，也常有外地來的馬戲班子，豎上大旗杆，在旗杆頂上表演三上吊之類的雜技表演。

這天由河北滄州道上，來了一個大力士，姓吳名運海，年在三十開外，一臉絡腮鬍子，胸前黑毛茸茸，混身栗子肉，一塊一塊地，超過一般人的個頭，馬大三粗的體態，稱得上是彪形大漢，今天剛來這裡擺攤子賣藝，他用單掌向下一劈，把一塊石板砸開；他還用單手舉起三百斤重的一副石擔，還在頭頂上盤旋打轉，最拿手的絕活是跌撲、摔跤，技藝嫺熟，打遍北七省無敵手，自己還豎了一面旗子，上面用絲綫繡着「天下無敵」四個大字，在場子上圍觀他表演硬功的，無不拍手叫好，大家把銅錢「叮叮、噹噹」地撒向場子中心。

就在這時，在場外進來了一位歪戴瓜皮帽子的大塊頭，是靜安寺地面上的地痞，手執黑紙竹骨三尺來長的大摺扇，身後還跟着兩個小潑皮，來到場子中央，把大摺扇一合，成了一條結結實實的大棒，指着賣藝的吳運海說：「喂！喂！到此地來擺場子規矩不懂啊？」

吳運海說：「甚麼規矩？」

這個地痞氣勢洶洶地說：「不懂規矩，今朝就教你。」

說罷頭一扭，兩個跟着的小潑皮彎腰、低頭，在地上揀起錢來，待揀完後，又把吳運海手裡剛揀起的錢，也一把搶了過去。

這吳運海無奈地說：「這叫規矩？那末這些拿去可以了吧？」

這個地痞瞪着兇狠的三角眼說：「你在這裡做多少，我收多少。」

吳運海說：「那我吃甚麼？」

這個地痞回答說：「這裡不許你擺場子，我說了算。」

吳運海說：「我初來乍到，不知你們住何方？來不及拜上，現在這點錢給你拿去，如果還不行，那就別怪我不仗義了。」

這個地痞說：「你敢怎樣？」

吳運海說：「我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朋友是多一個好一個，不想結冤家，你這樣趕盡殺絕，就太不仗義了。」

這個痞子說：「靜安寺鐵頭阿六的名氣，甚麼人不曉得，今朝儂勿服貼，就擺平儂。」

吳運海說：「既然你不給我吃飯，今天你們三個一齊上，你們一個子兒也別想拿走。」

說罷向他們三個一招手說：「來吧！」擺出了摔跤的架勢。

這三個流氓是本地人，平時扯慣了順風旗，欺行霸市，每一個來這廟前擺場子的人，事先都要向他們送上「保護費」，他們說一，沒有人敢說二。

今天遇到這一個外地人，本是三個手指頭捏田螺的事，就一擺頭，三個人一同上；想來完全可以將他抓住，抬起、摔下，排個「三合土」，把他摔個半死，全不在話下。

誰知三個人的手還未抓到對方的衣襟，就被吳運海一繞腕子抓住，一提、一送、一拉，這個人的身體向後、向前就飛了出去一丈多遠，臉朝下嘴啃泥。

說時遲、那時快，又朝右邊的一個一肩撞去，身子一矮，右膀子插在對方的褲襠裡，同時左手由頭上伸出抓住對方的右膀子，猛地一下伸直身子，對方像箭一樣地從頭上射了出去，也是臉朝下跌出一丈開外。

第三個還沒有回過神來，就被吳運海抓住左膀子一推，一拉，左腳踝處，又加了一腳，整個身體就傾向左側倒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們三個都重重地橫躺在地上，爬也爬不起來，嘴裡啊唷、啊唷直哼哼，隨着圍觀的人羣發出一陣陣的笑聲。

吳運海上前把鐵頭阿六的肚子踩着，吳運海暗暗地又使上了勁，痛得鐵頭阿六連連叫着：「好漢饒命，好漢饒命！」

吳運海說：「今天是你們逼着我幹的，現在我說了算，你們服不服？」

這鐵頭阿六躺在地下連聲叫着：「服……服了……」

當時又問另兩個躺在地下的說：「你們服不服？」

這兩個人看見，自己的老大也「開叫」了，哪有不服之理，也都連聲叫饒，說：「服、服了好漢。」

吳運海得意地笑着說：「好！我今天饒了你們，把剛才揀來的錢都給我放下走人吧！」

他們三個人慢慢從地上爬了起來，把這些小錢都歸在一起，雙手捧交給吳運海。

吳運海得意地捧着剛才觀衆給的一大把小錢，嘴裡還說：「老子天下無敵，還怕你們這三個潑皮？」這三個潑皮灰溜溜地走出人羣。

就在這時，由場外進來一個跟班二爺模樣的人，分開觀衆，徑直來到吳運海面前說道：「你是天下無敵？我家大少爺看中你啦！」

說着用手向場外一指，「你看外邊的這位就是我家的何大少爺。」

吳運海向場外看去，但見一位穿着華麗服裝的公子哥兒，向他點着頭含笑。

這位跟班二爺催着吳運海說：「我家何大少爺看上你的功夫好，你就交上好運了，往後你就不用再賺這露天小錢了，快收拾傢伙跟我走吧！」

這吳運海稍一思忖就滿口答應，忙收拾了石擔傢什挑了起來，跟着這二爺來到何大少爺面前，跟班二爺介紹說：「快見過大少爺。」

這吳運海趕忙放下傢什擔子，上前抱拳施禮說道：「見過何大少爺。」

這何大少爺把手輕輕一揮，說：「罷了，你願意做我的貼身保鏢嗎？有吃、有住，每月發五十個銀元爲零花錢。」

這吳運海一聽又一彎腿打了個扦說：「小的吳運海願意聽從大少爺的吩咐，爲大少爺效力賣命。」

何大少爺說：「好吧！一言爲定，祇要你跟着我，一完會有你的好處，現在就跟我上車回家。」

何大少爺把滄州來的吳運海養在家裡，叫他表演各種硬功夫，何大少爺也有興趣學這能耐，奈何自己生來是養尊處優，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人，連個馬步都蹲不下，怎吃得了這樣的苦？也只是把這個大個子的保鏢，出門時帶在身邊裝裝門面，助助威勢而已！

有時在衆多的公子哥兒們面前，叫他表演一番，以炫耀自己僱用的保鏢，有非凡的神力功夫，是天下無敵。

但也有人說：「天下無敵是自封的，我們不相信不會再有比他好的，是否想個法子，讓他和張興隆比試一番，如贏了張興隆，這才是天下第一的無敵手……」

經這位一說道，一挑逗，忽地在這些人羣中，燒起了一把「鬥人」的興趣之火。

這些個紈絝子弟終日飽食無所事事，但在如何用心設計「鬥人」的事情，歪點子却也不少，有的人說：「我們叫吳運海上門去找張興隆摔跤，把他摔倒就行。」

有的人說：「我們這些人又不能跟着去看，多沒有勁！」公子哥兒們衆說紛云，莫衷一是。

在他們身後有個跟班的二爺插話說：「我們擺一個擂台，登報點名道姓叫張興隆來比試，用河北滄州來的吳運海具名挑戰，我們在背後指揮，不擔負任何關係，這樣做我們：一：可以賣門票收鈔票；二：可以打賭抽頭賺鈔票；三：我們坐在前排既可賺鈔票，又可以大大方方看白戲。坐山觀虎鬥，比鬥鷄、鬥牛好看多，你們看這辦法怎麼樣？」

大家一聽，連連拍手叫好，一致同意這個辦法絕妙，並推舉何兆麟大少爺出頭主辦，其他的如楊慶和銀樓楊曉志、裘天寶銀樓裘開動、北四行李松園、浙江興業銀行的陳雲艮、程怡新茶莊的程裕明，都願出錢合辦並假座張家花園，擺擂台比武。

他們叫上海各大、小報紙的記者寫上號外文章，「河北滄州來的武師吳運海，打遍北七省無敵手，號稱天下無敵，今來滬上，在張家花園擺擂台，專門找張興隆比武，如果張興隆有膽量就請來場賜教，如自知武力不夠，應登報聲明不敢上擂台比賽也就作罷，我們絕不強人所難……」

這則消息在報上一登，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王一亭、魏泰邁都知道了，余俠清約了大家，又把張興隆找來家裡，大家一同商量，張興隆說：「這外地來的人不會認識我的，據說他是學石擔江湖賣藝的，是被這些公子哥兒買來耍着玩的，把他當槍使，矛頭對着我的，我想借此機會，叫他們花些錢，和他們打賭，下注二十萬兩銀子，贏了他的錢，給一亭兄做慈善事業用，你們看如何？」

大家一聽這主意好，就叫顧燕萍擬了一張文稿，針鋒相對，針對對方文章內容，去登報申明，內容大意是「我張興隆本不會甚麼武功，僅有一點小力氣而已！承你們抬舉，擺了擂台點名要與我比武，我是自食其力者，不做事沒有飯吃，因爲上一代沒有留給我大把的錢，供我任意揮霍，我知道要和我比武的人們，無非是吃飽了撐得難受，想取樂而已！既然你們有錢，喜歡取樂，你們是否敢用二十萬兩銀子打賭？在擂台上比輸贏？如果你們自知財力不夠，不敢打賭，請登報申明撤銷擂台比賽，就此作罷，我絕不強人所難……」

這篇文章在報上登載後，轟動了當時的整個上海灘。

這六個闊少爺，本來是尋開心，覺着看「鬥人」比「鬥鷄」好看，現在想不到要付如此鉅額的代價，想想又有點懊悔，但騎虎難下，話已出口，水已潑出，無法收攏了。擂台架子也搭罷，只好硬着頭皮上了。

當時六個人商量，先湊上二十萬兩銀子，贏了平分，輸了照攤，大家先得把家中的銀票拿出來塡上，接着又登報申明，內容大意是「區區二十萬銀子，不在話下，請張興隆先生於五月初四日下午二時，在張家花園上擂台比試，請別忘了帶上二十萬銀子……」

這裡余俠清、陸鴻斌、顧燕萍、魏泰邁、王一亭等人，也湊了二十萬兩銀票，支持張興隆去擂台較量。

五月初四日下午一點多鐘，張興隆和余俠清、顧燕萍、陸鴻斌、魏泰邁、王一亭等人，分頭把法國、英國、日本的領事、太太、小姐們，還有洋行買辦、工部局的負責人等都請到了，還請來了上海有名望的商會負責人李平詩、王曉來等人作擂台比賽的公証人，把雙方二十萬兩的銀票都拿在兩人手中，誰在擂台上贏了，四十萬兩銀票就交給誰。

以上這些人，都安排在前排；後面有警察和英國巡捕，荷着洋槍壓陣維持秩序；再後面的是買票來看打擂台的老百姓。

下午二時正開始比賽，由主持人上台講清了比賽要求，打死、打傷一切自認、自理，輸贏二十萬兩銀子，當場雙方把銀票交與公証人驗收存放，待比賽結束，輸贏定局後發放勝方，連下來是請雙方比賽上場，簽字畫押。

雙方比賽人來至台上，吳運海穿摔跤的跤衣先來至台上，露着前胸黑毛和黑黑的絡腮鬍子，臂膀上也是黑毛，身上的疙瘩肉一塊一塊，還會抖動跳躍，像小老鼠在裡邊跑動，人高馬大活像個黑狗熊。

這邊張興隆脫去長衫馬褂，裡邊是短打紮束，薄底快靴，紮脚褲管，個頭比他矮了三分之一，外表很是平常，但從他上陣時那麼自然輕鬆的神態裡，益發襯出他的飄逸、瀟洒的英氣。

張興隆在台下，一個旱地拔葱，整個身體就颼地一下，筆直地竄至一人多高的台上，兩脚踏在地板上時用上了神功，來了一個「恨天無攀」(意思是恨天上沒有把手，如有個把手可以把天拉下，使地沉陷下去)，頓時整個擂台都晃動起來，像散了架子一般，這種立地地陷的眞功夫，先露一招給他看看，看他是否知道？

但一看對方毫無表示，知道對方是一個普通之輩，拳脚功夫也不會好到那裡，心中已是了然一半，他向吳運海一抱拳說：「朋友，我們素昧平生，從未結過樑子，今天指名點姓要和我比武，你是受人家指派幹的，我自己知道是沒有甚麼能耐，我們彼此講和，這樣你的主子不會輸掉二十萬兩；你也好在他們家裡混口飯吃，同時又不傷和氣，豈不兩全其美？」

這個吳運海一聽此話火冒三丈，心想：這樣一個小個子，我招也把他招死，穩操勝券，豈能錯過今朝揚名天下機會，便大聲地說：「今朝你是死定的，只有把你打死，我才能天下無敵，你記住了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張興隆一聽，心裡想：這世界上的壞人太多了，只要損人能利己，就不擇手段，甚麼壞事都願去幹，這種人留在世上害人不淺，想開殺戒，又覺他年輕可憐，還是教訓他一下算了，想罷說：「你就發招吧！」

這吳運海瞪着滿佈血絲的紅眼睛，咬着鯰魚嘴，一個上步，雙手搶把張興隆的右膀子和手腕抓住，張興隆不躲不閃，任其抓住，吳運海向左一個狠步轉身，就把自己的背脊靠在張興隆的胸前，說時遲，那時快，張興隆的左手在他的腰間「命門」穴上一點，吳運海頓時全身陣陣痳木，身子就癱瘓了下來，雙手一鬆，人向前倒去。

張興隆乘勢在他身後一抬左膝，頂在他的尾閭骨處，祇是輕輕的一頂，吳運海身子吃到外力的頂送，人體就加快了速度頭向下，往台底下栽去，就聽「咕咚」一聲響，這一個黑毛熊癱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台下的人羣轟一下翻騰起來了，拍手叫好的聲震耳，又都感到遺憾！就這麼一照面，一轉身就下了台，不過癮……

張興隆一個人站在台上說：「跌下去如果不服，還可以起來再打。」



此時吳運海像海蜇皮子一般，軟癱在地下，動彈不得。

當時裁判也去問過吳運海是否要繼續比？吳運海連站都站不起來怎麼比？

裁判又匆匆地上了梯子，爬上擂台當衆宣佈：「張興隆先生勝利了，是徹底的勝利，吳運海是徹底的敗了，現在爬也不起來了，完全輸掉了。」

頓時場面歡聲雷動……

台下有的人大聲叫着說：「張先生贏了二十萬，快請大家吃頓飯……」

有些人附和着說：「對……對，請客吃飯。」

有些人拍手附和，有些人吹口哨叫好，場中羣情歡快激奮。

李平詩和王曉來都在台下站起來，向台上張興隆鼓掌致意。

張興隆站在台上，對着在場的人羣，來了一個羅拳揖，說道：「各位老少爺們，我今天贏了這二十萬兩銀子，全部捐給王一亭先生辦的慈善機關，普善山莊，爲我們上海人獻一份愛心，在這裡我也向有錢的、不幹正事的闊少爺們進上一言，平時不要無事生非，多行些善事，必有好報。我張興隆雖然不會打架，但也不怕打架。剛才未比武之前，我和這位吳先生商量，算是不分勝負，結束擂台比武，他不肯，非要打死我去賺二十萬兩銀子，硬逼着和他打架，但我還不想打死他，希望他日後好好做人，千萬不要爲錢去害人。」

這一番義正詞嚴的話，又博得了台下一陣陣掌聲……

張興隆「颼」地一聲跳下台來，余俠清、王一亭、陸鴻斌、顧燕萍、魏泰邁等人迎着勝利回來的張興隆，當時法國、英國、日本各國的領事和太太們，也都一一上來和他握手祝賀。

外國人在握他軟綿綿的手掌時，心裡思忖着他何以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就是不懂中國內功的中國人，也難以解答。

這裡是勝方，歡天喜地的景象自不必說；那邊敗方，都是垂頭喪氣，口裡駡着髒話，說吳運海「不經格」，一個照面就下了台，躺在台下就動彈不了，白白地輸了這二十萬兩銀子，這些公子哥兒心裡都窩着一股氣，都遷怒於吳運海的無能，沒有人再去睬他了，讓他躺在地上，死活不管，都自顧自地回家去了。

這邊張興隆是個心慈手軟的人，看到這個結局，於心不忍，就和他們大家說了聲：「我去看看他。」

張興隆來到吳運海面前，把吳運海扶成跪式，將他的頭背往下一壓，「喀察」一聲響，吳運海凹進的兩節腰脊椎骨又被頂了出來，當時吳運海的人就能站了起來。

張興隆叫他等一會，又走回余俠清他們坐的地方，向王一亭要了一張五十兩的銀票，拿了過來交與吳運海說：「朋友，這五十兩銀票拿回去，好好地做個買賣過生活吧！再不要做損人利己的事了，千萬不能被人用來當槍使，你看你現在用不上了，他們就把你甩了……回去吧！」

這吳運海雙手捧着這張五十兩的銀票，兩眼含着眼淚，嘴唇哆嗦着，看着張興隆，忽然噗通一聲跪下，向張興隆叩了一個響頭，口裡喃喃地說說：「你是好人，我現在明白了……」站起身就又向張興隆拱了拱拳走了。

這時圍觀的人們，都豎起大拇指，說張興隆是當代英雄豪傑。

這場打擂台時間短，僅一個照面解決了輸贏，但代價可大了，二十萬兩銀子，在當時的上海灘也不是個小數目，所以在第二天的上海，大小報紙從爭相報導張家花園擂台比賽的花絮，都在傳頌張興隆的武功高超、武德高尚、武恩浩蕩、威震江湖，上海城着實熱鬧了數天。

余俠清家裡，顧燕萍、陸鴻斌、魏泰邁、王一亭、張興隆他們在一起聚餐慶祝，在歡快的氣氛中，余俠清借着酒興說道：「三弟你的拳法叫甚麼名字？」

張興隆說：「叫無門心法，是用心、力和意念的瞬間變化來制勝。我現在每天早晚都在練，不敢有一日疏漏，到時候要向師父稟報考試呢！」

余俠清接着又問：「三弟啊！那你師父老人家是誰啊？」

張興隆說：「大哥這個問題不能問，也不能告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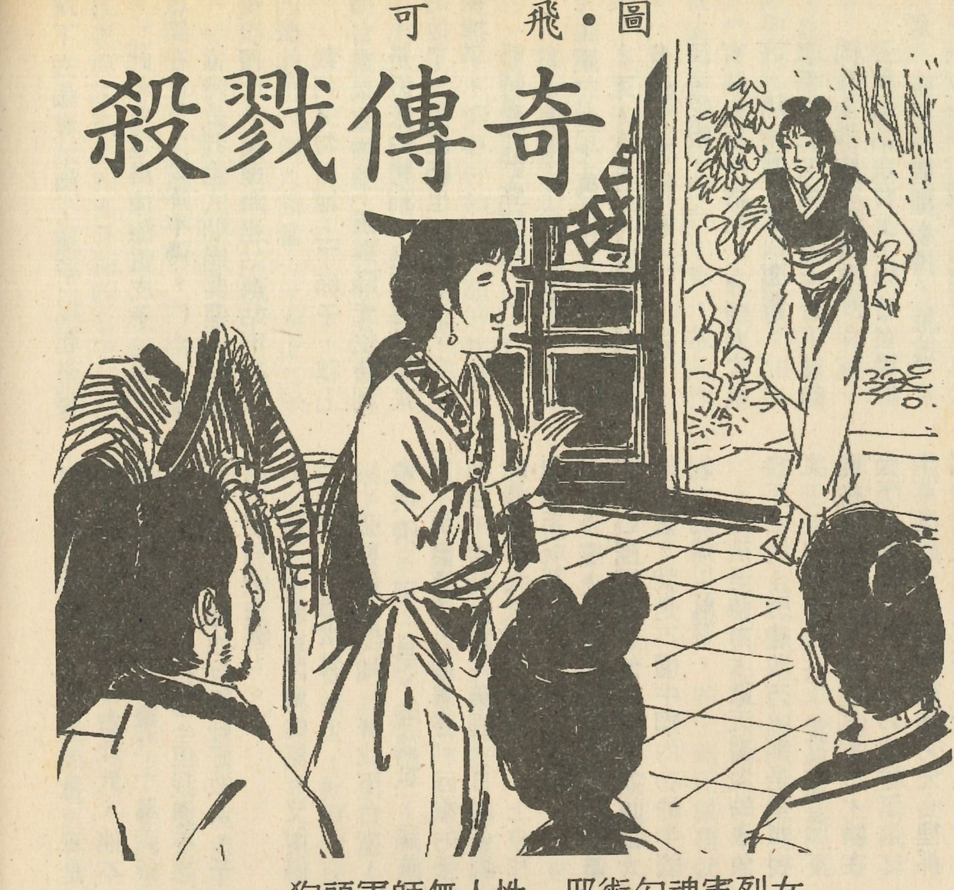
余俠清也笑了說：「對！對！我又忘了。哈！哈！」

張興隆生養了兩個姑娘和一個兒子，大姑娘不擅女紅，祇知飯從鍋裏盛來，全不知柴米油鹽的來之不易，臉慈心軟，最見不得別人痛苦的眼淚，凡有人上門來求告的，施財、施藥、施棺材，毫不吝嗇，都能滿足求告者。

二兒子雖有學問，也能使槍弄棒(請拳教師傳授)，還會看傷科治病，開處方，張興隆却不准二兒子張德武涉足碼頭的營生，避免仗着老子的權勢做壞事，以後二兒子張德武在人家公司裏打工，靠工資收入養家活口。

（未完・九）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邪術勾魂害烈女　狗頭軍師無人性

**上文提要：** 玄機子與何用知李自成的出處不簡單，二人想藉他的勢力復興白蓮教，玄機子便慫恿李自成攻打長安甚至北京，玄機子又利用「月蝕」號召義軍造反，稱李自成是「大王」，他們的軍隊稱「農民軍」，之後李自成便開始他的霸業第一步，攻打延安府，玄機子獻計圍城十日先瓦解士氣，再加上一句狠話「若不投降，集體活埋。」……

張獻忠把人馬擺成個犄角陣式，他立馬在山坡前，口中厲烈的一聲大吼：「兩軍對陣先搭話，過去個膽子大的，把他們的人叫過來問一問，為甚麼他們也是農民軍。」

這時候張翠山的人馬不走了，他們也列了個波浪陣，一排一排的持刀站着。

有個漢子走過來，張翠山道：「站住，你已走得夠遠了，有甚麼話，說吧！」

那漢子重重的抱拳施個禮，道：「先請問，你們當家的是那一位？」

張翠山冷冷的，翹着大拇指往身後指，道：「咱們沒有當家的，咱們有位大王，大名叫李自成。」

「李自成自立為王了呀。」

「你們又是甚麼人呀？那個大鬍子頭兒他……」

「他不是頭兒，他乃咱們的王爺，大名叫張獻忠。」

張翠山一聽，原來是張獻忠率人前來，心中一怔，聽人言，張獻忠流竄各地，人馬數萬，怎麼就是這麼三兩千人馬，難道他的大軍尚未到來？

心念間，他對那人道：「你回去向你們的大王說，延安府咱們已破了，拿下了，叫他改道吧，大伙都是農民軍，自己人不殺自己人。」

那人一聽，回頭就跑，他奔上了山坡，見到了張獻忠，而且也詳加報告。

張獻忠一聽大怒，他揮軍逼過來了。

就在這時候，自延安城關一溜的來了一彪騎馬的，為首的不是別人，李自成是也。

李自成已把延安府搜刮得差不多了，正自打算撤兵，忽聽報來了一批農民軍，倒令他也吃一驚。

他身邊的玄機子笑笑道：「咱們迎上前去，說不定來了投誠的。」

李自成意氣風發的趕到現場，張獻忠的人馬在移動。

李自成抬頭看，祇見一個大鬍子居中拍馬而來，雙方對上陣，立刻拔刀相向。

張獻忠沉叱：「你就是高迎祥的女婿李自成嗎？」

李自成道：「你是誰？」

「本王張獻忠，如果高迎祥不死，就不用多問了，他知道本王。」

李自成道：「閣下就是張獻忠呀，久仰大名了。」

張獻忠刀指延安府，道：「你破了延安府？」

李自成道：「也是我的農民軍個個驍勇，拚死把官兵殺跑奪下



了。」

巧的是宋總兵遇上了張獻忠，雙方有過一場血拚，光景反而便宜了李自成！

張獻忠突然仰天狂笑起來，笑得人們心頭如同被人搗了一拳似的！

李自成看看身邊的玄機子，道：「好像免不了一場搏殺，先生的意思是……」

玄機子道：「盡量不出刀，都是農民軍，且等一等，我們隨機應變！」

李自成點頭了！

張獻忠突然不笑了：「李自成，你大概還不知道吧，我的故鄉就在延安府！」

李自成道：「那又怎麼樣？」

張獻忠道：「破延安府應由我下手，而不是你，李自成，我今要進延安府，你打算如何對付本王？」

李自成聽得一楞，這是叫陣了！

不料身邊的玄機子笑對李自成道：「既然延安府是張大王的故鄉，念在都是農民軍，起義在四方，不合自相殘殺，大王，屬下建議，我們退出延安府，把此地交由張大王去處理！」

李自成一呆，但見玄機子直把一雙眼睛看向天空中，立刻間，他同意的一聲哈哈……

「好，你的故鄉我放棄，這以後大家算是一家人，你在西半天打天下，我往東方戰官家，農民軍不打農民軍，咱們又何必鬧自相殘殺！」

他這麼一吼叫，張獻忠的人馬大半都聽到，無不對這李自成另眼相看，以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很快的，李自成發佈撤退命令，他的人馬比之張獻忠帶來的人馬多兩倍！

人馬撤往白于山區，李自成半途問玄機子，道：「先生，我有打垮這張獻忠的力量！」

玄機子道：「張獻忠對我們不構成威脅，更何況我們已把延安搜得差不多了，等到張的人馬進了城，一城的飢民必向他伸手，姓張的不但得不到好處，他還得賠幾個，而咱們……哈……大義送他延安城，哈……」

李自成一聽玄機子的話，忍不住的也哈哈狂笑起來了：「妙，眞的是妙極了，哈……」

玄機子更進一步的對李自成道：「農民軍不能自相殘殺，這中間還有個極大的關鍵！」

李自成急問：「先生，是甚麼關鍵，這關鍵又是怎麼個解釋，你解說，本王聽聽！」

玄機子道：「這關鍵二字乃是一件事情的重要節骨眼，大王稍加思索便會明白為甚麼不能與張獻忠對殺了！」

他撫髯一笑，又接道：「我們不與張獻忠為敵，主要的就是他的力量，有了他的力量在各地流竄，必定牽動許多官兵防範，這就在無形中為我軍製造機會，使得官兵們顧此失彼，無法集中大軍對付我們，這才是主要的關鍵，大王三思！」

李自成一聽之下，茅塞頓開的道：「對，對，先生之言甚有道理，我已知道甚麼叫關鍵了，哈……」

李自成的大軍後面行，李自成率領的馬隊馳得快，延安府一役他也算是滿載而歸了！

祇不過一天快馬奔馳，老龍溝的人馬已過了風口村，李自成很高興，他要玄機子擬定計劃，選個黃道吉日，出兵攻打長安！

李自成攻打長安的用意十分的單純，他要讓妻子高貴貞高興！

李自成最關心的還是他的妻子高貴貞，因為高貴貞正懷了他的孩子！

李自成把大事交由玄機子處理，他一馬衝入老龍溝，當先奔向他與高貴貞二人住的窯洞正廳中！

李自成走得輕悄悄，一方面怕吵了妻子高貴貞，另一方面則是要叫高貴貞驚喜一番！

李自成側身探頭往正廳裏面看，這一看不由怒火衝上了頂門，祇見……

祇見洞廳的大暖炕上，文友艮大夫雙手按住了高貴貞的肚皮揉呀揉的，這算他娘的甚麼玩意！

再細看，高貴貞的褲子也不見了，文大夫那雙目盯在高貴貞的肚皮上瞧，口中還問着：「舒服吧，這樣你就不會再疼了！」

高貴貞一笑，道：「舒服！」

不料就在高貴貞的這句「舒服」剛落，一道金光疾閃之間，就聽喳的一聲，一顆人頭自土炕滾在地上了！

不錯，李自成出刀了！

這一刀李自成捏拿準了才出手，出手就把文大夫的人頭削落！

李自成口中厲叱：「你娘的，我叫你給我妻子治病，你好大的膽子，調弄我的妻子呀！」

高貴貞嚇一跳，當她看清楚是丈夫李自成出刀，立刻大叫：「你……誤會文大夫了！」

李自成吼道：「他剝了妳的褲子，一雙鳥爪在妳的肚皮上捏又摸，妳別上他的當，他存心不良！」

高貴貞道：「眞的呀，文大夫說，經過銀針下，需要定時按揉，那是保定孩子的手段呀！」

李自成大叫：「妳上他當了，我不相信！」

高貴貞落淚了！

她飲泣着，道：「不相信文大夫，就是不相信我對你的愛，我的丈夫，祇怕這孩子……」

李自成心中一震，立刻安慰，道：「放心，你祇每天睡在炕上別亂動，不會出事的！」

高貴貞無奈的閉上了眼睛，李自成找來兩個山寨中的女人，專門的侍候着高貴貞，他以爲如此就不會再出甚麼事了！

李自成安慰着高貴貞，道：「我的妻子呀，我這一次攻下延安府，未折損一兵一將！」

高貴貞並未太高興，祇是點個頭！

李自成道：「我可愛的女人呀，我已命玄機道長擬計劃，擇日攻打長安城！」

高貴貞祇一聽長安城，她忽的落下淚來了，這倒是很反常的事！

「妳怎麼哭了，妳應該高興才是！」

高貴貞伸出一手，緊緊的抓牢李自成，道：「攻打長安城，怕是我無法在你身邊了！」

李自成道：「妳放心，玄機道長是個十分機智的人物，他令我很折服！」

高貴貞道：「我知道，他救過我們！」

李自成道：「妳就安心養着，我如擬妥計劃，何日出征，必來告妳知道！」

高貴貞又一次點頭，她祇點一下就閉上眼睛了！

李自成深愛着高貴貞，對於殺文友艮，他的心中是有些愧疚，祇不過李自成已對殺人視爲極平常之事了！

對於這件事，老龍溝的大多數人都沉默不語，有人在心中以爲大王做得有些過份，這會令人們寒心的！

是的，至少也應該聽聽文大夫的說詞吧，一句話也不問就把人殺了，這如同曹操殺華佗一樣的舊事重演！

文大夫這些年在白于山也樹立了很高的美譽，他爲大伙治病療傷，無不藥到病除，不料却落得如此下場，實令人唏噓不已！

* * *

玄機子在一張大板子上勾劃着他的計劃，李自成與一干重要幹部均在座，大家聽着玄機子的解說。

重要的幹部中也有何用與左丘長兄弟、上官仁兄弟、金家兄弟，當然，會經守城姚家店的于把總與官副將也有位置坐，如今李自成的部衆已比之高迎祥在世時候幾乎多了一倍！

大伙正在論及如何發兵攻打長安城的時候，忽見一女人匆匆的奔進來！

「大王，大事不好了，夫人她……她……」

李自成幾乎自椅子上彈起來，他一把扣着那女人，用力過猛，抓得女人哎呀流眼淚！

「快說，夫人怎麼樣了！」

「夫人她……她流……流產了，出了許多血……」

大伙一聽全呆了，李自成拔身疾奔，口中大叫着：「貴貞，貴貞！」

李自成衝進窯洞正廳內，高貴貞已臉現灰色，見李自成奔來，她吃力的伸出一手，緊緊的抓住李自成！

「我……好冷……我……」

李自成大叫：「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高貴貞吃力的道：「文……大夫……死了以後，我知道有這一天……我……」

李自成一聽，眞是追悔莫及，恨不得一刀砍在自己的身上，急得他大叫：「快把先生請來，還有何用何先生也一齊請過來！」

有人匆匆的奔到前面，又急急的把玄機道長與何用二人請來！

那玄機道長首先踏進廳內，他一看之下也大吃一驚，因爲高貴貞曾服過他的靈丹保命！

但這一回大不相同，他稍掀棉被一角，不由對李自成道：「大王節哀順變吧！」

李自成大叫：「連你們也無法施救了？」

玄機道長道：「血已流盡，夫人已回天乏術了！」

何用也仔細觀看，他也搖頭了！

李自成猛可裏撲向閉上雙目的高貴貞，大號：「我的貴貞啊……」

祇不過他再是呼叫，高貴貞已再也不動了！

一時之間，老龍溝傳出一片哭喊聲，高迎祥的老幹部幾千人衆，猶是個個掩臉痛哭失聲！

李老八、張翠山，尹六郎等皆伏地大哭，老龍溝已變得成了個傷心之地了！

* * *

李自成的人似乎變了，他看上去也冷酷多了！

李自成決心攻打長安城，他要從痛苦中再站起來，他不能看着上萬人就這麼委頓下來！

李自成率領人馬往南走，首先把高貴貞的棺木也送進那個山洞之中。

他命人挖了洞中的那道石牆，祇見洞中兩口棺木完好，李自成多少還是放了心！



高貴貞的棺木放在洞中，李自成有禱告！

「岳父母二位大人，我把貴貞送來了，但願你們上天堂，西去路上通天堂！」

李自成沒有像高貴貞一樣的大叫！

他不能大叫，因爲他現在自立爲王，大王是叫不出口來的！

守洞三日，李自成方才率人再往南行，這一回他派人很仔細的把山洞自洞口就封起來了！

數百斤重的大石頭堵住了洞口，誰也不能移得動！

* * *

玄機子道長對李自成有個狠毒的建議，怪了，李自成就是聽他的！

玄機子對李自成道：「當今天下大亂，災荒連年，統領大軍，已不合適宜的佔山爲王，而是策馬四海，橫掃千軍，納入自己掌握之中者，唯兵多將廣，然後攻城掠地，建立義師，四海豪傑來歸，大事成矣！」

李自成道：「先生叫我放棄白于山基業？」

玄機子道：「何用師爺也如是想，若是人馬分散，長安實難攻得下來，到時候我軍潰敗，基業也不保了！」

李自成一聽，心中也就狠狠的決定，祇留下殘弱婦人，所有白于山區的人馬集中出動！

李自成就是這樣，才親率萬名大軍，沿着大道往南西奔殺過去！

他們繞過了富縣的時候，短短三百里，便又收編了八千名年輕力壯的災民！

李自成的力量壯大了！

那富縣正就是長安正北方，這兒的守軍兩千人，聽得探子報告，守城的總兵齊向前緊守城池不出戰，並早早派人前往西京長安救援！

這時候，玄機子又有了一番定奪！

玄機子首先把旗號再改！

「大王，咱們這是農民軍吧！」

李自成道：「也是你建議定的名稱！」

玄機子又道：「單祇是農民軍已不太適當了！」

李自成道：「先生的意思是……」

玄機子道：「祇因爲張獻忠的人馬也叫農民軍，這以後咱們征戰各地，怕是會混淆了！」

李自成道：「先生說的也對！」

玄機子道：「臣建議，咱們在農民軍的上面加上大順二字，叫做大順農民軍，不知大王以爲如何？」

李自成一聽大順二字，立刻點頭同意！

玄機子便命人把那些大旗上加寫成「大順農民軍」字樣，立刻間傳遍各路人馬知悉！

這件事有記載，正是李自成圍緊了富縣的那天過午，當軍旗二十四面列隊繞城的時候，那些守城的官兵們清楚的看到旗上的名號，「大順農民軍」！

李自成不會把這富縣放在心上的。

李自成的目標是西京長安，祇見他帶着他的近衞，在玄機子與何用師爺二人的伴隨下，騎馬緩緩的繞着富縣之城走一圈！

當他逼近城門時候，一排弩矢射過來！

李自成的奪魂刀猛一掄，所有的箭盡被他的刀劈斷！

祇這一刀，就令城上的人們大吃一驚！

李自成大叫一聲：「天黑以前若不投降，殺進城去放火燒人！」

土匪强盜放火燒屋，李自成叫燒人！

其實這以後的南征北討，奔殺攻擊中，他多是用這手段，而且也因此嚇得人們棄械投降！

* * *

「論風流代價幾何，草莽豪傑不自知！

爲災民殺戮搏命，英雄瀟洒美人恩！」

李自成並非好色之徒，他却因爲遇上個陳圓圓，而把到手的江山又失掉。

陳圓圓只不過一個秦淮歌女，這在李自成而言算不了甚麼，然而，陳圓圓在吳三桂的心中就不一樣了。

別看陳圓圓只是個歌女，她的美貌與才藝可是絕色的，此女溫柔曼妙，蕙質蘭心，睿秀天然，典雅絕俗，他被江南仕大夫稱之謂天仙，說她是花明雪艷，獨冠羣芳，人見人迷！

只不過自古紅顏多薄命！

這句話陳圓圓也不例外，她先是在蘇州認識了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冒襄，再被弄進北京。

然後她又被國丈田弘遇上視爲禁臠！

這以後形勢所變，陳圓圓已落入吳三桂之手！

李自成攻入北京，陳圓圓又成了李自成的臨時夫人，於是，事情有了巨變。

於是，李自成到手的江山又丢了，令他大爲後悔，實乃天意也。

* * *

且說李自成率領人馬直撲富縣。

李自成此刻人馬數十萬，他攻城掠地就同探囊取物一般。

現在，闖王李自成的人馬改道攻往富縣，那也正是他欲攻取長安的前哨戰，只這麼南下百里，他的人馬已增至二萬人，原因是沿路災民大部份經不住挨餓。

對於受編災民之事，自有何用與玄機子二人去安排，李自成不操這方面心事。

自從死了高貴貞以後，多天以來，李自成的臉上就沒有出現過笑容。

就在攻向富縣途中，消息傳來，張獻忠的那批農民軍進入延安只不過一天半，人馬便匆匆的拉往山西了，聽說張獻忠在延安沒得到便宜，反倒是父老們向他這位「歸鄉遊子」伸手討吃的。

張獻忠的原藉正是延安府，這就叫「人不親土親，土不親故鄉人」，張獻忠不能動刀，他只好連夜拉人馬往東走。

往東便是山西了！

李自成聽了這消息，更是佩服他的軍師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的智謀。

十里外，李自成的前鋒隊已把富縣圍起來了。

駐守富縣的官兵一千五百人，當地也組織地方民軍八百衆，總兵名齊向前，聽說此人乃洪承疇的幹部，在關外同旗人打過仗。

李自成圍緊了縣，人馬在城外高地埋鍋造飯，看上去好像不是來攻城，倒像是大批人前來渡假！

不時的傳出哈哈大笑聲，均是發自城外農民軍！

那富縣的四週城牆上面，旌旗招展迎風飄揚，人頭鑽動中好像早已有了妥善的準備。

只見城牆上支起大鐵鍋，燃上熊熊烈火，煮的可不是甚麼好吃的東西，正是那桐油火油一大堆。

弓箭手爬伏在城牆垛子上，斜着雙目看城外。

有個高台架設在門樓正中央，架子上放着一個巨大的皮鼓，四個守衛的分站架子兩邊。

這時候，忽見過來二十四員武官跟在一男一女的身後面走來。

那男的身高六尺餘，長得威武雄壯，年紀將近五十，身掛寶劍，虎目圓睜，對身側的女子道：「玉兒，爹還是以爲你應該守在府裡，你娘他們也需要你的保護！」

那女的，原來是齊大人的閨女叫齊玉兒！

齊玉兒自小不愛女紅愛功夫，原因也是環境所造成，因爲她爹是武將，耳濡目染的便也舞槍弄棒的，有一身的好功夫。

齊玉兒道：「兩位哥守在府中，夠了！」她放眼城外，又道：「我們正應集中力量守城，萬一此城不保，守在府中又有何用。」

忽的，她走到了大鼓前面，厲烈的又道：「梁紅玉擊鼓助戰，荀灌娘單騎搬兵，我齊玉兒不會落在她人之後！」

她走到了架子上站定，雙手拾起鼓搥，道：「爹，賊兵攻來，我擊鼓助威。」

齊向前撫髯點頭，道：「吾女頗有中國英雌之概，想我大明，人人如此，何至於天下大亂！」

這父女二人正在說着，忽見城外喊殺震天，猛一看，只見賊寇們仍在造飯，只有大約四千匪衆奔殺過來。

城樓上的人們緊張了。

齊向前手舉令旗空中揮，那齊玉兒舉着兩支大鼓搥奮力擂起來，鼓聲震天响，似乎壓過了城外喊殺聲。

只不過城外的農民軍奔殺到城外一箭地，立刻繞城轉，並未直撲到城下。

這種佯攻虛吼的架勢展開來，倒令一城軍民更吃驚。

城牆上，齊玉兒擂鼓半個時辰，忽見城外一批騎馬的逼近城下，令她咬牙切齒地怒吼：「來呀，誰怕誰呀，過來攻城呀，狗賊子們！」

她叫的聲音尖吭，聽得城外那幾十個騎馬的忍不住仰頭哈哈狂笑了。

有一人不笑，這人正睜大了眼睛看上城樓。

這人不是別人，李自成親率他的近衛軍過來了。

李自成有些目瞪口呆的道：「貴貞，貴貞！」

他這麼自言自語，身邊的李老八猛一看，他也看得吃一驚。

李老八忍不住的怪叫：「見鬼了，這女子長得還眞像咱們死了的姑娘。」

尹六郎也怔住了。

別開東道：「天下眞有如此相似的人呀，太像了，像得不得了！」

忽的，城上射下一排強弩，李自成已忘了出刀去撥打，還是他身邊的近衛揮刀攔撥。

唐大年急叫：「快退！」

李自成忽的大聲狂叫：「我的貴貞！」

馬隊疾回，李自成一路仍然狂叫着高貴貞的名字。

高貴貞早已與她的父母同放在斷崖山洞中去了，但李自成却難以忘了高姑娘，如今發現城上擊鼓的女子，立刻間好像把他的魂拘去了似的。

繞城呼吼着殺的人馬撤回了，大伙各自分開來，有人抬了飯在分發，李自成木然的坐在一塊大石上。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聽了李老八幾人提及這富縣城中那位擊鼓的女子十分像死了的高姑娘，二人也愕然。

玄機子對李自成道：「大王若想得到此女，在這種情況之下，太簡單了！」

不料李自成忽的站起來，道：「傳令，不許傷到此女，我親率人攻城！」

玄機子一笑搖手，道：「大王千萬不可如此！」

李自成道：「先生有良策？需知我決心要得到此女！」

玄機子道：「要想得到此女，大王更不能攻城！」

何用接道：「這中間有個最主要的原因。」

李自成道：「二位先生的高見是……」

玄機子道：「那女子必有男兒氣概，若是攻下這富縣城，肯定她會自戕而亡，看看，她能在城樓上效法梁紅玉擊鼓助戰的決心，當知必是烈女。」

何用接道：「所以不能立刻攻城！」

李自成道：「二位先生可有妙計？」

玄機子道：「有，但要有很大的代價！」

李自成雙眉一挑，道：「不計一切代價。」

玄機子道：「有大王這句話就好辦了。」

何用接道：「咱們以書信射入城中，指名索討此女，代價就是不攻此城。」

玄機子又接道：「對，我們索來此女，她若順從大王，一切就好說話，而且有此女在咱們手中，富縣總兵齊向前就不敢追擊我們了。」

李自成聽得微微點頭，那何用又道：「此女若不順從大王，我們就血洗富縣城，而且這件事我們不只射進一封信，而是射入多封信！」

一怔，李自成道：「爲甚麼射入多封信？你先說說，容本王聽聽。」

何用道：「大王，射入多封信之後，少不了有幾封信會落入百姓手上，一旦百姓知道全城的生命財產維繫在此女一人身上，大王想想看，他們有甚麼反應呀！」

「哈……」幾十個殺手全樂了。

李自成重重點頭，道：「此計甚妙，照計而行。」

玄機子道：「而且還得選在夜晚，若是白天，射入再多的信，也會被官兵們搜去。」

何用點着頭，道：「月落時份。」

李自成道：「你們趕快修書，我親率大軍繞城佯攻，亮亮咱們的軍威，提升我軍士氣，也叫那守城的齊向前心怯膽寒，早早把那女子送出城來。」

玄機子道：「當得如此！」

立刻間，玄機子手上令旗疾揮，便聽得附近傳來衝天火炮聲响起，四面八方彼此响徹天空，那李自成拔出金刀高舉過頂，一聲狂吼：「殺！」他當先率馬隊衝向城邊，怒馬奔騰中，近兩萬人馬狂吼：「殺！」

那富縣城不大，經過這些人馬的吼叫，立刻間城上的官兵與地方自衛隊緊張了。

立刻間，城門樓上的戰鼓咚咚响，城垛子邊的士兵們，拈弓搭箭往城外瞄了。

那齊向前大聲喊：「穩着，穩着，火油快燃上！」

不但有火油，滾木擂石也不少，等着侍候賊子們了。

只見那李自成率人拍馬只到城門附近就勒住坐騎，他在馬上二次觀看城門樓，心中下了決定：「這女子我要定了，她，太像我的貴貞了！」

要知道高貴貞在李自成的心中太美太重要了，李自成很後悔一刀殺了文友良，人家文友良文大夫是忠心的爲貴貞服務，人家是在行醫呀，只怪自己太過鹵莽，反倒也害死了貴貞妻。

李自成經常自責，但有時也有反常的反應，他咒罵上天太混帳，爲甚麼他的女人是那樣，別的女人生娃兒就像老母雞生雞子一樣那麼的容易，他的女人爲甚麼生個娃兒多艱難。

如今他看那城上擂戰鼓的女子，長得眞像他的高貴貞，不由得坐在馬上抬頭看，還忍不住的拍手叫：「好吔，你的鼓聲知本王的心吶，哈……」

李自成又有了笑，而且是大笑。

李自成很多天未曾笑過了。

這時候李老八也有了餿主意。

「大王，咱們光只是吼叫，令他們不痛不癢的沒有甚麼意思。」

李自成道：「老八叔，你有甚麼意見？」

李老八道：「把火箭隊調過來，先往城內射上幾排火箭，叫他們心中有個底，咱們一旦攻城，肯定很快破城，先煞一煞他們士氣。」

李自成道：「也是好意見，只不過必需傳令下去，小心射到那女子的身上，我砍了誰！」

李老八一聽，就知道原來少主人心中塞滿了高貴貞的影子，而高貴貞却是他從小看着長大的。

李老八、尹六郎、張翠山等這些高迎祥的老幹部，對高迎祥是忠心的，他們見李自成這樣，當然也高興。

於是，從後營中調來五百弓箭手，只見十大桶桐油燃起來，弓箭手們把利箭蘸上桐油燒起來，對準着城上就射過去，他們不射城上人，尤其是敵樓上擊鼓的女子。

他們射向城內，只見火箭颯颯的越過城牆，也越過守城官兵們的頭頂，消失在城內不見了。

不旋踵間，城內也有房子燃燒起來，都是些茅草屋，燒得很旺，火光衝天。

這時候城上有回應，城上也射出一排排的利箭來，雙方這是箭對箭的對上了。

城內傳出救火聲，人們好像亂烘烘，只見火光照耀下，城牆上的守軍看得清，那擊鼓的女子擂鼓咚咚響，這光景，她已擊鼓一個多時辰了。

城外面，李自成看得心疼，他大吼一聲：「別射了，收兵！」

他的行動已肯定他在關心擂鼓的女子了。

於是，就在這夜二更天，由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找了幾十個讀過幾天書的兄弟，書寫了幾十封書信，派出射手，把這些書信射入城中了。

那玄機子對李自成道：「大王，咱們把城圍緊，屬下以爲不出三天，此女必走出富縣城，投入大王的懷抱！」

何用接道：「此女性烈，大王小心。」

李自成哈哈笑，道：「那是以後之事，本王自有安排，定叫她小鳥依人，哈……」

富縣在陝北也是大縣，如今被兩萬流賊圍住，一時間無法對外邊遞消息，想求援軍也難了。

此刻，城中不少人拾到城外射進來的書信，有書信送到齊總兵的手中，那齊向前展開書信看，看得他不由怒火中燒，只見上面寫着：

「中國之女勇氣佳，感動本王要娶她。

放下鼓揹走出城，本王容情便撤兵。

明日此時不見人，本王血洗富縣城。」

這信連個名字也未註，只那麼簡單幾句話，可全是由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所擬的原稿，李自成也不用過目了。

這書信到了齊向前之手，嚄呀呀，他老總氣得直哆嗦，出口大罵起來。

「狗賊太過可惡，甚麼東西，主意打到本大人女兒身上，我要出城與此賊決一死戰！」






這時候的齊玉兒早已累得雙臂發酸，跌坐在一邊大喘氣，這麼的見老父在生氣，吃力的問道：「爹，甚麼事情叫你生那麼大氣，可千萬別上賊子攻心之當呀！」

齊向前把書信遞在女兒齊玉兒手上，道：「這可惡的李自成，他打我女兒的主意了！」

齊玉兒接過信只一看，不由冷笑道：「果然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了，莫非是咱們的機會了。」

齊向前道：「甚麼機會？」

齊玉兒道：「女兒出刀殺他的機會呀！」

齊向前叫道：「我的女兒，爲父的不會由你一人進入賊營的，這事你休放在心上。」

齊玉兒又坐下來，她坐下來陷入沉思中。

果然，當天夜裡富縣城十分平靜，李自成的兩萬大軍雖然圍得緊，却十分安靜。

這情景直到第二天寅時，只見從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來了二十多地方仕紳。

齊向前爲了女兒的事一夜未曾闔眼，如今雙目盡赤，戰袍濕露，見這些仕紳們上得城來，他祇是對他們淡淡的點點頭。

有個仕紳把拾到的書信剛取出來，齊向前已搖手道：「不用了，我已知道書信上寫的甚麼了。」

立刻，這批仕紳圍上來，大伙正自要開口，齊向前大吼一聲：「回去，軍國大事，何用爾等多問。」

那仕紳舉着手上書信不畏懼的道：「大人，賊子已把富縣圍住，他們兵多將猛，破城指日可待，全城生命都繫在小姐一人身上，大人吶，如今軍民已是同在一條危舟之上，生命已是共同體了，人命關天，怎不叫咱們擔驚受怕，大人三思。」

齊向前一把扣住那人，叱道：「你是叫我把我的女兒送給那李賊糟蹋？」

那仕紳道：「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此其時也。」

他這幾句話甫落，忽見冷焰一閃，大好的一顆人頭，生生被齊向前一刀砍滾在城上。

齊向前一刀殺了那人，順勢一推，沒頭的身子已飛落在城外。

祇聽城外流寇之中有人大吼：「拒絕了，兄弟們準備攻呀！」

祇見城上那些仕紳們嚇得回頭就走，一時之間空氣中彌漫着血腥，官兵們緊張了。

就在城內火光甫熄，城外面又是喊殺震天，五個人馬在黑暗中殺過來了。

流寇們一擁到了城下，就聽李老八大叫：「明日正午，再不把擊鼓女子送出城外，爺們殺進城來，管教你們血流成河，屍堆成山。」

祇見城上一排利箭射來，反而引得李老八哈哈狂笑，大吼着把人馬拉到一箭之地，吼聲徹夜不停。

土崗上，李自成問他身邊兩個軍師玄機子何用。

「二位先生，富縣在陝北是個富裕地方，我今要得到城上那個擊鼓女子，這事我想過了，如果那女子被他們送來，這攻城之事是否拉倒？」

玄機子哈哈一笑，道：「小惠足矣，何需大惠，那是會影响大局的，大王三思。」

李自成道：「先生明言。」

玄機子道：「我們攻城，不殺此女家人，施以小惠，放他們逃生，女子必會感恩不已，攻城乃是大局，大王呀，兩萬人馬的吃喝餉銀不能缺，更何況咱們要兵强馬壯然後直撲長安。」

何用接道：「屬下看過，城上那擊鼓女子確有些神似高姑娘，大王欲索，是爲情也是理，祇不過攻城乃是必然的行動，大王不可不三思。」

「嘿……」李自成陰陰的笑了。

李自成舉着手上金刀，道：「如是二位先生之言，我豈不是失信小人了？」

玄機子道：「大丈夫不拘小節，眞英雄爲大局着想，千古以來，不乏實例。」

何用道：「我二人爲大王基業論，吐的是眞言，千萬別像項羽與虞姬，呂布與貂蟬，歷朝的末代君王一般，把江山糟蹋在女人之手。」

「哈……」李自成大笑：「聽二位先生之言，我是頓開茅塞，祇不過……」

玄機子道：「大王還有疑慮？」

李自成道：「那擊鼓之女必屬烈婦型，她看見我失信攻城，必會對我反抗不從，一旦拚命，我將之何？」

「哈……」玄機子也笑了。

玄機子先是看看何用，這二人來自白蓮教。

何用點點頭，玄機子笑道：「大王，這一點你盡管放百二十個心，祇要此女來到，貧道定能叫她對大王百依百順，溫柔有加。」

李自成雙目一亮：「眞的？」

玄機子道：「除非貧道法術失靈。」

李自成對於玄機子的那一套，早已有了信心，延河岸懸崖下的大石上，玄機子施法把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隱身，就令李自成終生難忘。

＊　＊　＊

齊玉兒跪在他爹面前快一個時

辰了，齊總兵仍然氣咻咻的要殺人。

齊玉兒應該掉淚的，可是她一些兒也不流眼淚，她甚至一臉的堅毅之色。

「爹，我是你女兒，我的爲人爹清楚呀！」

齊向前叱道：「就是因爲爹最瞭解你，我才不會叫你一人入賊營去送死。」

齊玉兒道：「就算女兒不幸死了，女兒也必會殺了那個賊酋李自成。」

齊向前叱道：「賊命怎能與你命相比，爹不答應！」

齊玉兒道：「便是犧牲女兒一人，可救全城百姓免於生靈塗炭，女兒認了。」

齊向前冷叱：「我的女兒呀，你怎麼會相信賊子的話呀，如果他們是守信用的人，也不會造反了。」

齊玉兒道：「女兒以爲值得一試。」

就是這個局面，一直拖到了五更天，猛然間，有人大叫：「大人，街道上……」

齊向前回頭自城上看到街上，祇見男女老幼跪在那條大街之上，至少近千人。

爲首的幾人正是夜間曾經懇見過齊總兵的幾個地主仕紳老人。

有個老人還抬頭城上大叫：「大人救命！」

齊向前一看之下全身猛一震顫。

忽的，齊玉兒往地上叩了三個響頭，大叫一聲：「爹，請饒恕女兒不孝了。」

三頭叩完，齊玉兒挺身飛落城下，她衝進城門，厲叫一聲：「開城！」

守城門的五十名官兵見小姐奔來，又不見總兵大人有甚麼吩咐，祇得拉了鎖鏈，拖起大門放齊玉兒奔出城外，看着她走向賊衆。

齊向前齊大人到了這時候才大叫一聲：「女兒回來！」

齊玉兒當然聽到老父的呼喚，那種淒厲的呼叫，是令她心膽欲裂肝腸寸斷的，但她咬緊了牙關不回來。

齊玉兒一步一個足印的走着，她神情黯然，全身微抖，看着附近一批賊兵們向她圍上來，她仍然毫無反應。

就快走到半坡上了，斜刺裡閃出一個漢子來。

這漢子走近前，他呼叫：「齊姑娘！」

齊玉兒猛抬頭，不由的雙目一厲，她是再也忍不住的全身猛一哆嗦。

「是你，于把總！」

來人正是于把總，駐守姚家店的于把總，率他的三批人馬配合着變成正面攻堅的人馬了。

于把總迎着齊玉兒道：「姑娘，大人他……」

「呸！」齊玉兒張口吐得于把總滿臉口水。

于把總猛可裡發了楞，齊玉兒一聲冷叱：「閃開！」

就在這時候，忽的有人大叫：「頭兒，幹甚麼就得像甚麼，做甚麼就得吆喝甚麼，咱們不吃她這一套。」

叫的人不是別人，官副將是也。

官副將在姚家店也曾吼叫過這幾句話，他此刻一語提醒于把總，姓于的舉手就要打下去了。

忽聽坡上一名吼叫：「退下！」吼叫的是李老八，那尹六郎、張翠山也跟上來了。

這三個高迎祥的老幹部是要仔細看一看，這位齊姑娘是不是眞的就像他們的高姑娘。

這三個老匪迎上去，那于把總與官副將早已往兩邊閃出幾丈外。

齊玉兒的路被李老八三人堵住了，她雙目一厲，道：「你們那個是李自成，我來了。」

李老八三人聽得吃一驚，張翠山不由長長的「噫」了一聲，道：「像，像極了，眞是像得不得了。」

尹六郎道：「難怪了，咱們大王一看她就要定了。」

齊玉兒冷冷道：「我像誰？」

李老八道：「你酷像我們的高姑娘。」

「誰是高姑娘？」

「高姑娘就是闖王高迎祥的女兒呀！」

「哦呸，拿你家姑娘去同匪酋的女兒比呀，她不配！」

李老八三人一聽火大了。

這光景你可以罵他們三人祖宗十八代不是好東西，絕不能罵高迎祥一家。

尹六郎「咻」的一聲把刀掄，他這就要砍人了，早被張翠山一把攔住。

張翠山露齒凶殘一笑，道：「現在不能下刀，且等大王看過以後，等大王搖頭不愛了，咱們拿她再開刀。」

李老八道：「對，此時砍她不得了，走，帶她去上面見大王。」

三個老匪頭目品字形的把齊玉兒圍在正中央，一路走向黃土高坡上。

兩棵大樹下拴戰馬，李自成坐在一塊石頭上，他身邊站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巨漢七尺高，手持一根長木棍，此人不是別人，神木大師徒弟大力士封存壽是也。

另外兩人乃是玄機子與何用二



軍師。

那李自成身邊有這三人在，放眼未來天下肯定是他李自成的，因爲有人就那麼說過，三國時候大耳劉備打天下，有位水鏡先生曾對劉備說過：「臥龍鳳雛，得一而安天下。」他李自成身邊不正是兩位高明軍師嗎？

李自成早已雄心萬丈了。

此刻，李自成忽自大石上站起來，他仰面抬頭哈哈笑，還把手招。

玄機子也笑了，那何用對封存壽點個頭，祇見這大個子端棍大步迎上去，「站住！」

李老八三人分開來，齊玉兒面無表情的站住了。

封存壽走了齊玉兒面前，也是一呆，這女子眞像少夫人的模樣兒。

「姑娘，帶刀了嗎？」

齊玉兒把手抬起來，她不說話，封存壽也不多考慮，大巴掌似蒲扇一般在姑娘的身上搜一遍。

齊玉兒當然不會把刀帶身上，封存壽對李自成點點頭，道：「大王，沒帶傢伙。」

「哈……」李自成大步走過來了。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忙跟上，李老八三人三邊站，祇要齊玉兒出手，他三人立刻圍殺。

李自成站在齊玉兒面前，他很仔細的看着，口中也忍不住的嘖嘖稱奇：「太像了。」

齊玉兒這才開口問：「像誰？」

李自成道：「我的老婆高貴貞。」

齊玉兒冷叱一聲：「我是我，我叫齊玉兒。」

李自成不管這一套，他暴出手抓牢了齊玉兒，低吼：「從今以後你跟我過日子，要像我老婆一樣喜歡我，關心我，而且還要爲我養幾個娃兒。」

齊玉兒落淚了，她不是傷心落淚，她被快發瘋的李自成抓得忍不住疼才落淚。

齊玉兒流露出忿怒之色，她準備反擊，突見玄機子走到她面前，道：「齊姑娘能爲一城百姓而來，此種精神感動天地。」

齊玉兒道：「你是出家人，六根不淨，也落草爲寇。」

玄機子淡淡的道：「出家人也要活下去，姑娘，當一個人肚子餓得前心貼後心的時候，便甚麼身份也無所謂了。」

他忽然雙目一厲，打從他的眸子裡流露出兩條極光，立刻之間，齊玉兒全身一緊。

玄機子一見這反應，他又道：「姑娘有幸，在我們大王身邊受寵幸，可人吧，溫柔吧！」

齊玉兒宛如變了一個人似的，她的那股子潑辣與野性不見了，她的目光也盯在李自成的身上。

玄機子笑對李自成道：「大王，她是你的人了，屬下等爲大王賀……」

這光景李自成也吃一驚，心中在想着：「這個老道眞的是歪嘴屁股——(邪)斜門得緊。」

何用也笑道：「大王，中軍寶帳早已安排在林中了，大王莫忘，打鐵趁熱呀！」

李自成回頭林中看，果然搭起一座帳篷來。

其實別說是有帳篷，便是遼闊天地，李自成也一樣的會對齊玉兒下手。

話便再明白的說，李自成對於羊入虎口，他當然是不會輕易的放過。

現在，不用李自成動手，齊玉兒已走近李自成，她溫柔，就好像她聽玄機子的話一樣，果然溫柔了。

李自成把手一伸，齊玉兒右手伸過去，她的手立刻被李自成握住了。

齊玉兒不開口，但她的眼光像會說話，李自成把手一攬，攬住了齊玉兒的細柳腰。

齊玉兒微仰首，那個動作還眞的像極了高姑娘。

「你……」李自成忍不住的吻了一下，齊玉兒不迴避，她還木然的一笑。

大軍當前，圍城兩天，李自成不管了，他擁着齊玉兒往林中的軍帳走着，李自成忘了一切，他又沉醉在過去的美夢中。

高貴貞令他愉快，高貴貞也使他由卑微而一躍成了一個大人物，他不顧一切了，他旁若無人了。

其實，當他擁着木然的齊玉兒開始走的時候，玄機子等人站在原地不動。

李老八三人也沒有動，那張翠山半天才吃驚的道：「怪呀，她好像愛上大王了。」

李老八道：「這他娘的是不是龍配龍鳳配鳳呀！」

「哈……」玄機子笑了，但他並不解說。

何用也笑笑，忽然對李老八三人道：「準備了，準備攻城。」

張翠山道：「攻城？大王還沒……」

何用道：「大王有另一種戰爭，那是兩碼事，咱們就是要在這時候拿下富縣城。」

李老八道：「二位軍師爺呀，至少也等大王出來以後再動手吧，這萬一……」

玄機子道：「甚麼萬一？」

李老八道：「萬一人家姑娘眞

的合了大王意，高了大王興，大王改變主意不攻富縣城，放過富縣一馬，二位軍師爺呀，咱們攻城就無功有罪了。」

何用一聽，看看玄機子。

玄機子想了一下，道：「咱們等就等，等上一陣子也無所謂，兵馬圍緊城，咱們……攻是要攻的，否則糧秣不足，就無法拿下長安城了。」

李老八三人一聽之下，不由得一齊看向林子裡，那面，已不見了李自成與齊玉兒的影子了。

那兒，上百守衛由唐大年幾人帶領着，沒有人回頭看帳篷，而此一刻也，對李自成而言，他是太高興了。

此刻對齊玉兒而言則是太殘酷了。齊玉兒是厲烈的，剛强的，她隻身前來賊營抱定着破釜沉舟的決心，必要時候以死殉命，絕不有失齊家家風與老爹的威名。

齊玉兒身不帶刀，但她習過武功，赤手空拳仍然能置人於死！

祇不過齊玉兒好像中了邪似的，她木然。

玄機子對她施了法，齊玉兒不自知，她聽任李自成對她動手。

初時李自成是粗暴的，甚至等不及齊玉兒脫衣褲，李自成伸手去扯去拉。

祇不過當齊玉兒木然的平躺下去，李自成先是一驚，因爲齊玉兒的身段之美又壓過了高貴貞，那香體橫陳，玉潔冰晶，雙峯堅挺，下身還隱隱有一股桂花香味，引得李自成口水快流出來了。

還有更令李自成愉快的乃是這齊玉兒竟然還是熟透的未破之瓜，嚶嚀之中有顫動，這更比之高貴貞美多了。

高貴貞不是處子之身，那時候李自成不在乎，但現在的李自成在乎。

李自成就在這中軍帳中摘瓜摧殘施暴，他愉快得不得了，因爲祇一聽他不時的傳出哈哈笑便明白了。

這一折騰足有一個多時辰之久，才聽得中軍帳內傳出一聲尖叫。

「噢……」齊玉兒的慘叫聲，聽得附近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吃驚對望。

玄機子道：「大王是不是殺了此女？」

何用道：「剛才聽大王的笑聲，他應該不會吧？」

玄機子道：「滿足以後隨手丟棄，許多男子有這種怪癖，他……」

何用道：「怎麼祇叫一聲？難道你施的收魂大法不靈光了？」

玄機子笑笑道：「施法也有一定的時辰，也許大王先前得手了，但他不滿足，這女子很有吸引男人的動作！」

他吃吃一笑，又道：「當法力已過，女子清醒，發覺已被玷汚，心中必然憤怒，露出了她的本性與野性而反抗大王……」

「那還了得？」

「不用擔心，此女雖野，大王不弱，必是大王又採取二次上馬進攻，才會傳出女子那一聲尖叫！」

何用笑笑道：「果眞如此，咱們就放心了。」

這二人說着，輕悄悄的走近中軍帳，忽又傳得一聲沉悶的低吼傳來，祇一聽便知道是男子聲音。

玄機子大叫一聲：「不好！」

何用已對附近的封存壽示意。那封存壽立刻衝入中軍帳中，不由看得他大吃一驚欲退出外。

玄機子與何用也進入中軍帳，何用見那光景，看得心頭一緊。

突聽玄機子大吼一聲：「出棍壓住她！」

封存壽力大如牛，神棍壓在一片單薄的被單上，棍下面壓緊了兩個人。

兩個赤裸的男女被大棍壓得難以動顫。

何用指着毯子上的血，驚呼：「這血，這血呀！」

玄機子雙目圓睜，難以掙動，不知在那張薄被單之下發生了甚麼，以爲血是李自成身上流出來的。

玄機子急走到齊玉兒面前，他發覺齊玉兒正使出大力在被單之下扭動不已，大棍壓得她有些不自在，雙目也在噴出了怒火。

祇要齊玉兒瞪眼就好辦。

那何用對玄機子道：「迷魂大法，快施出來！」

玄機子早已在運功了。

任何法力，並非想施就施，也有必定的準備，尤其是迷人心志的法力，必先自己集中意志，六神通天方才會有效力，而玄機子心中有雜念，擔心大王中了刀，要不然爲甚麼這麼多的血？

祇不過就在何用的催促下，玄機子衝着齊玉兒的雙目猛一瞪間，厲吼一聲：「着！」

齊玉兒本來全力在薄被單下施爲的，就這麼被這玄機子一聲大吼，她又一震。

於是，她的雙手無力了。

但這齊玉兒也是個烈女子，她在失迷中還用力的往上猛推。

李自成與齊玉兒二人身上的被單被掀開一半，若非封存壽的棍子壓着，齊玉兒的那一掀，就會把被單全部掀開來。

便是祇掀一半，被單下的光景早已露出來了。



祇見這齊玉兒的雙手用力抓牢了李自成的雄獅般的傢伙不鬆手，便是一雙卵子也握住了。

李自成被抓得低呼，痛得他臉色也變了，幾乎昏死在齊玉兒的赤身上面。

再看那血，血並非是李自成流的，血是齊玉兒身上流的，而且流得很多。

於是，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放心了。

二人相視一笑，立刻與封存壽點點頭。

封存壽急忙收棍，他轉身便往外走去，這種事還是少在場爲妙。

齊玉兒又有些失魂了，她的一雙手被李自成用力的撥弄開來。

齊玉兒平躺着，她是那麼的令人驚艷，她眞夠美的了。

何用忙把李自成的衣褲送上，道：「屬下有藥，吃了就會復元！」

李自成滿頭冷汗，他吃力的穿上了戰袍，「嗆」的一聲拔出他的奪魂刀！

玄機子與何用不攔他，等着他殺齊玉兒！

二人祇爲躺着的齊玉兒直叫可惜。

李自成的刀已揚起來，眼看着一刀就會把齊玉兒砍成兩半了，忽的……

忽的李自成刀在半空不落下來了，他反而哈哈的大笑起來。

玄機子道：「大王必想到更妙之計了！」

李自成道：「我怎麼會把她殺掉？她太像我的貴貞了，我不會殺的，這是上天又爲我送來第二個貴貞呀，你們說是不是？」

何用聽得也一呆！

玄機子道：「大王說的也是，她太像夫人了。」

李自成道：「找兩個有力氣有功夫的女人來，好生的加以侍候，侍候得叫她明白我是眞心的喜歡她！」

玄機子道：「大王，這以後你可得多加小心了，男人最脆弱的地方就是那玩意。」

李自成反而又哈哈笑了。

* * *

天下有男人的地方肯定就會有女人，對於這句話的最佳印證，便是在流寇的陣營中。

災亂之年，男人落草爲寇，女人一樣要活命，於是就有不少女人混雜在流寇陣營之中，尤其是有功夫的女人，就如同沿海的海盜一般，有女人就住在海島上！

齊玉兒從迷惘之中醒過來，她發覺李自成不在了，而身邊却多了兩個大個子女人！

遠處傳來喊殺聲，兩萬流賊開始攻城了！

他們進攻的是富縣城，那殺聲震天中，城門樓上傳來齊向前的厲叫聲：「女兒，女兒，你爲富縣一城百姓捐軀了，齊門的光榮呀！」

他叫聲悲壯，以爲他的女兒已被李自成殺了。

恢復正常的齊玉兒彈身而起，她動作突然，出手如電，雙掌疾拍右邊的大個子女人乳突穴，右足已踢中左邊壯碩女人的肚皮，而且還聽得彭彭聲。

豈料這兩個女人皮粗肉厚也有功夫，兩人一抓齊玉兒的雙臂，另一壯女人已撈住了齊玉兒的右腿，兩個女人不客氣，提起齊玉兒就往地上扔，呼通一聲，齊玉兒發出悶叫聲：「噢！」

那壯女人戟指齊玉兒冷笑，還拍着自己的肚皮，道：「來，再踢呀，你看郭大姐我在不在乎你！」

齊玉兒被摔得七葷八素，吃力的大叫：「你們幹甚麼，快叫李自成來！」

壯女人沉聲道：「叫我們大王幹甚麼？」

齊玉兒道：「我已經被他佔有了，他答應了不攻富縣城的，他失信，他騙人！」

另一大個子女人道：「你這個女子太狠心了，咱們大王看上你，那是你幾輩子修的福氣，你不知圖報，反倒要把大王一把揑死，太過份了！」

壯女人接道：「是你太狠心了，怪不了咱們大王！」

這時候聽到遠處喊殺聲，齊玉兒急了，她再出招，不料祇那麼三五招間，竟又被兩個女人按在地上難以動顫。

齊玉兒急得雙目落淚，道：「求你們，快叫李自成不要攻城！」

姓郭的壯女人叱道：「晚了，一萬人像螞蟻上樹一般往城上攀上去，還有一萬人準備殺進城去屠城了！」

齊玉兒一聽之下，心中懊惱，雙手扯緊自己頭髮厲叫着：「爹，爹，我怎麼辦呀！」

高大的女子嘿嘿說道：「咱們想親近大王也難了，你却如此刁鑽古怪的來詐降，想乘機要大王的命呀，嘿……你完了！」

齊玉兒道：「李自成如果屠城，我就同他拚了！」

大個子女人冷冷道：「那要先打敗我們倆！」

「你們……」

「怎麼樣，你不服氣可以再試試！」

齊玉兒洩氣的嘆道：「我怎麼會遇上你們這兩個大母夜叉喲！」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張博天與戈正替李自成在「叫天嶺」埋了大量財寶，而後二人將帶來的二十個親兵殺了。翌年二人進山取寶，戈正被大蟒蛇纏死，張博天左臂被咬傷，幸虧被進山採藥的白中天救了，並帶他去第三道土地嶺的一家獵戶歇脚……張博天不見了埋藏的財寶，祇在地上拾到一片金片，聽說吳獵戶經常在山中走動他……

# 龍蛇干戈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 重操舊業奪財寶　抄家滅族殺土豪

突聽吳獵戶又道：「我是說山裡那頭大貓，那身毛皮我見過，還眞的不錯，等我把牠弄到手，把那張毛皮送到白家堡，一方面給老堡主拜壽，也算是一項見面禮，再方面小杰到白家堡去，免不了要大少堡主費心，吳超總不能不有所表示吧！」

白中天打個哈哈，道：「老吳！你有這份心意就好了，白家堡不缺你那一張虎皮，盡快把小杰送去，我還滿喜歡這娃兒的。」

一邊白中天掏出一錠銀子，塞在吳超手中，道：「替孩子製兩件新衣裳，免得讓人說咱們寒酸。」

吳超沒有說話，但誰都看得出來，吳超的喉梗在跳動，眼眶在蓄淚。

然而白中天早已與張博天二人跨過了山溪，頭也不回的沿着那條通往景陽鎭的唯一小徑走去。

一逕來到景陽鎭上的「悅來客店」，白中天與張博天一走入飯店那個大門，王掌櫃目露驚奇的迎上來。

「怎麼你們……」

白中天笑道：「王掌櫃的可是說我們怎麼會湊到一塊？」

「另外一位大個子呢？」

張博天粗聲粗氣的道：「死了！」一逕走入後面房間。

白中天雙眉一緊，緩緩的道：「這人透着怪，自從我救了他以後，看不出他有感謝我的意思，難道他是個不通人情道理的粗漢？」

王掌櫃一笑，道：「也許他這是大恩不言謝，全都擱在心裡頭吧！」

白中天嘴角上牽，冷笑道：「也許是我白中天多事，不該把他救活！」

二人就在正中的四方桌子上坐定，白中天一面掏出一個布包，打開來指着布包，邊說道：「王掌櫃你看，這可是難得一求的蛇涎香，草本上叫『蛇片』，得之不易。」

王掌櫃幾乎把臉都貼在桌面上，邊瞧着，邊聞：「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看樣子還眞值銀子。」

白中天含笑收起白布包，小心翼翼的揣入懷裡，邊笑嘻嘻的道：「打老遠的安康上一趟終南山，能有這樣的收穫，總算不虛此行了，哈……」

突然，張博天背着個包袱，挾着他那把大馬刀，自店後走出來。

祇見他先是一錠銀子放在王掌櫃面前，冷冷的道：「夠不夠？」

「客官你這是……」

「我問你這幾天的店飯銀子夠不夠？」

「夠！足夠了……」

張博天扭頭對白中天咬牙一



笑，使白中天打個寒顫。

「張兄，天都快黑了，難道你……」

「要事在身，天黑也得上路。」

「可是你的傷……」

「張博天命大，遇上你這位救星，大概是死不了啦！」

他一頓之後，看了站起來的王掌櫃一眼，又道：「不死，就得爲活着打算，二位說是吧！」

於是，張博天走了！

他走得匆匆，話祇兩句話。

然而，四方桌前的王掌櫃，手拿着烟袋，滿面狐疑的望着張博天遠去的背影，直在搖頭。

而白中天却自言自語道：「也許他是受了刺激，難免有這種不正常現象。」

於是，在王掌櫃的好奇心與追問下，白中天把昨天發生的人蟒大戰，對王掌櫃說了一遍。

「怪不得他是這副樣子，簡直就同他們二人來時候，全變了樣，來的時候，二人有說有笑，勾肩搭背的，一塊喝酒，一起睡覺，除了皺皺眉望望山頂以外，兩個人還眞的樂哈得過了火，如今好伙伴這麼一死，也難怪他住一宿的興緻全沒有，提起行李就走了。」

白中天道：「看來這姓張的可眞是性情中人，講義氣，夠朋友！」

「嗯！是個血性漢子！」王掌櫃接了一句。

然而他二人却再也料不到張博天這麼一走，並非是帶着朋友喪命而使他張博天哀傷逾恒的心情，相反的，在張博天的內心中，正充滿着怨毒的仇與恨，他眞正應了這句：「如蟻附羶，如蠅逐臭。」

但是張博天如今既未附羶，更未逐到臭，他祇是空歡喜一場。

張博天在失望沮喪之餘，離開了景陽鎭，連夜折回老河口附近的武當山。

就在武當山北道溝的溝口附近，有一間茅屋，那兒可是他張博天與戈正二人窩了一年的地方。

從北道溝子往正東，半天不到的時間，就會到老河口，祇是一年的山野生活，並未使張博天與戈正二人對人生稍有改變，如果說二人眞正改變些甚麼的話，那就是二人變得更貪得無厭，因爲二人已是急不及待的，要成爲雄霸一方的大財主。

如今，戈正算是應了那句「貪夫殉財」，而死在終南山的朝陽峯。

張博天却背了追查眞相的「重責大任」。

於是，張博天擬定一個「偉大計劃」，那可是跟着李闖王學的那一招。

終於，張博天收拾茅屋中值錢的東西，背了一個包袱，然後一把火，把個茅草屋燒掉。

當然，燒茅屋對他張博天而言，那是他的第一步，也是學自闖王的手筆，表示着「壯士一去不回頭」的決心。

遠遠的，張博天回頭望望冒黑烟的草茅屋，心中已產生了當年跟着闖王闖天下的那種吃天啃地的野心，當然，首先他得找找當年的舊屬同僚，因爲一個人是起不了甚麼大作用的。

他張博天當年能成爲闖王的貼身悍將，自然也知道不少名堂，更認識不少人物，不過要把這些東躲西藏的「過氣」流寇重新湊在一塊，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過就他所知，沿着漢江西上，有個白河鎭，那兒可是個三省交界地方，也是個眞正三不管地方，也因此李闖的舊屬窩在那兒的也最多。

再說這白河到安康不遠，有一天自己成了氣候，安康附近的白家堡，自然是頭一個目標。

春陽照醒了大地，但照不醒張博天一心尋找失寶的決心，他不甘心烤熟的鴨子竟然又飛了，所以他背包袱來到了白河鎭。

找了一家靠近河邊的客棧，張博天停了下來。

白河這地方，也算是個小小的水旱碼頭，自不免龍蛇雜居，牛鬼蛇神一大窩，但却誰也不識誰是老幾。

張博天頭兩天就在這白河鎭上閒逛，竟然沒有碰上一個認識的，他不覺有些納悶。

是不是有了甚麼風聲，全逃走了？

就在他這一意念中，緩步來到漢水河邊。

才一站定，張博天心中就是一喜，好大的一艘四方渡龍，兩邊站了七八個壯漢，黑短衫，鬆腿褲，光脚丫子黑頭巾，那露在外面的一張臉上，全透着迷惘的樣子。

但那個坐在船頭上抽着旱煙的中年漢子，他可知道，那不正是闖王的水軍副將高磊嗎！

四方的擺渡大木船上，張博天閃身來到高磊面前，隨手摘下他的那頂大草帽。

高磊一驚，習慣的站起身來，正要施禮開口，却被張博天以手制止。

「高兄這一向得意？」

「賺點血汗銀子，塞飽肚皮了事。」

張博天隨手一指，道：「這些弟兄們可是……」

「舊部老人，跟着我混日子。」望着張博天的臉，依舊是一副

福泰的將軍相，高磊低聲道：「將軍眞是福大命大，逃過一場大難。」

張博天冷冷一笑，道：「大難沒死，可也並未有甚麼後福臨頭。」

嘿嘿一笑，高磊也自怨自艾的道：「有道是，樹倒猢猻散，山倒河塞滿，咱們能在大劫之後，還有一條老命，算是祖上有德了。」

張博天一聽，冷哼一聲，道：「高兄，你知道我這是往那兒去？」

望着高磊的驚異模樣，張博天一本正經的道：「高兄大概還不知道，前年我同戈正……」

高磊一驚，張博天立刻又道：「我說的就是經常與我張博天在一起，替大王辦事的那個戈將軍的。」

「我知道，黑不溜粗大黑個，活像個毛張飛的，有一回我親眼看他在黃河岸邊揮刀殺人，像切蘿蔔疙瘩一樣。」

嘿嘿一笑，張博天道：「他人已往終南山去了，高兄你聽說過沒有？我同戈正押着大王一批金銀珠寶，正走在半道上，突然大王的死訊傳來，半夜之間，天全變色，沒辦法，祇好把那批寶物埋在終南山的一處高峯上。」

看着高磊吃驚的樣子，張博天心中自然是暗暗得意，於是他話在此地打住，人却緩緩的左右踱了幾步。

「伙計們，艙裡提壺茶來。」高磊高聲叫。

立刻就見一個年輕漢子，飛快的提了個茶壺與兩隻茶碗走過來。

高磊立刻把這位當年殺人不眨眼的張博天肅請到船頭，兩個人還眞的促膝暢談起來。

張博天邊喝着竹葉青，邊道：「弟兄們長年揮刀搏殺，流血淌汗不說，就說平日那種風刮日晒東竄西流，朝霞晚霜的日子，一苦十幾二十年，好不容易成了氣候，却他娘的突然一下子全變了樣。」

高磊嘆口氣，道：「將軍說的也是。」

「不要再稱呼我將軍，我聽着有些刺耳，將軍要在陣上亡，如果我是烈士，那就該是『烈士殉名』而死在大王的身旁，可是我與戈正……」

高磊道：「這是天意，如果張將軍與戈將軍二位在，或許不會有事。」

張博天的心事，高磊如何會知道？

而高磊的心事，張博天却摸得一清二楚。

如果張博天打從現在起，一句話也不說，抽腿就走人，包準高磊會黏着他的屁股般不放鬆。

張博天心裡明白，那全是寶藏的關係。

當然，這一招也是張博天所想出來的。

緩緩的，張博天招手，二人又坐在光溜溜的甲板上。

好長一陣，張博天沒有開口，祇管拿兩隻大眼望着海中來回渡的大小帆船。

張博天並非不知道高磊在等他的下面話，但他總得把高磊的胃口吊起來，才能一舉而說動其餘的人。

「我同戈正二人押的那『堆』金銀寶物，要我二人坐着算，也算不出究竟值多少，就算是富甲一方的大財主，也足以可以富個百二八十個的。」

張博天望着高磊在額頭冒汗，那是心跳加劇的正常反應現象。

於是，張博天不經意的又道：「埋了那麼多金子財寶在山上，對我二人來說，有個甚麼用？嗯！」

張博天心裡還眞想笑，但他自知已是苦哈哈，就算看到高磊的大嘴巴只張不闔，他仍然沒有笑出來。

輕輕一嘆，張博天又道：「我同戈正二人都有個同感，這些無價之寶，是咱們所有跟隨大王拚命得來的，兄弟們刀口上奔波淌血弄來的，按理說誰都有份。」

高磊不停的點着頭。

張博天也在心中點頭。

「你高兄在這碼頭要孔，算是混了些日子，眼下你又統領着十來個弟兄，算是有了飯碗可端了。」

仰頭把碗裡茶一喝而乾。

高磊立刻接過碗，又滿滿地給張博天倒了一碗，伸着脖子，就等張博天再往下說。

「我這是在替大王散財，約莫着高兄只要看到咱們的舊屬老伙伴們，有流落街市，混不下去的，只管來找我，我領他們去終南山，當然多了也沒有，三五百人，每人送他們幾十兩黃金，也好叫他們將本求利，謀個小生意，混個下半輩子餓不死。」

高磊一聽，立刻豎起大拇指，道：「張爺！你這是菩薩派你來的，救苦救難還眞的救在刀口上了，老實說，眼下這條大船，那不是我高磊的，這件事兄弟全知道，白河鎭的裘四爺的這條船，你不知道規矩可大呢！他們三日一收租，五日一驗船，收不到租，就得被趕下船，船壞了沒替他修好，也估價照收，你要是同他們講道理，連這白河小地方就別再混了。」

祈求的望着張博天，高磊又道：「過着這種日子，弟兄們想着過去，這下子又可好，張爺來了，只要我露露口風，誰不跟着張爺走，我高磊就是個龜兒子！」



張博天一聽，心中自然一陣高興，但也知道，那是寶藏的關係，於是，他慢吞吞的又道：「把弟兄們立刻派出去，白河鎭上該有不少弟兄們還在，晚上大家就在這大方船上聚一聚，趕這一兩天裡，我就帶各位上終南山去，別讓戈正盡在山裡苦等。」

張博天隨手掏出兩錠銀子，又道：「弄些酒菜來，晚上大夥也好喝一盅團圓酒。」

高磊立刻把這件事對正在忙着洗擦的七八人一說，立刻間全都圍在張博天的四週，一個個臉上又露出了當年那股子殺人奪城的標悍樣來。

「張爺！我們跟你走！」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咱們不是再當流寇，張博天只是看不慣，也不忍心各位就這麼爲那一日兩餐拚死拚活，才想各位往山裡去，把藏的那『堆』金銀珠寶分一點送給各位，張博天可沒有落草爲王的打算。」

「無論如何，我們這是跟定張爺了！」

「對！絕不再爲那姓裘的王八蛋流汗了。」

張博天雙眉一揚，道：「那姓裘的是甚麼人，也敢這般的橫行霸道？」

一咬牙，又道：「有道是虎死不倒，狠死露齒，大王完了，可是咱們做屬下的，可不能像個縮頭烏龜，等晚上弟兄們聚得差不多了，張爺領着你們，抄這姓裘的家去！」

十來個標悍的大漢，立刻高興的大叫。

於是，就在高磊的吩咐下，各人分途去行事，撐船？還撐他娘的屁船。

兩棵河邊的老柳樹根上，死死的繫着纜繩子，原本是漢江面上的大渡船，如今却人去船空，只有一個白胖而又粗壯的大漢，盤膝坐在半人高的艙屋裡，一邊磕瓜子喝竹葉茶，一邊微閉雙目，從他那寬口四週的鬍叉子不停的扭動中，不難猜出他在動心思，傷腦筋。

他正就是閻王的貼身心腹張博天。

他的心思，打在白河鎭姓裘的身上，當然，能在這姓裘的身上先撈上一票，張博天的這條根算是活了，然後拉人上山，應該可以成氣候的。

當然，目的只是爲了以實力去追回那無價的寶藏，否則眞的死不甘心。

張博天也下了狠心，就算這一回是下地獄，也認了。

江面上往來的大小船隻，全都泊近岸邊，有些船靠了岸，人全向白河鎭走去，而老柳樹下的大渡船上，天尚未黑，已經擁來五六十人，其中有十幾個人，見過這位大王身前的悍將張博天，而張博天也認識其中四人，那全是當過大王護衛的，如今全都成了落魄之人。

張博天知道那四名護衛，手底下還眞有兩下了，只是叫不出他們的名字。

當天晚上，六十個出身流寇的壯漢，在酒與肉的「點綴」下，全都又把「野心」結合起來。

於是原本是李大王的四名「過氣」衛士，搖身一變成了張博天的四大將，高磊成了副首領。

只是，張博天的這四大悍將也眞是怪，因爲他們的名字全是複姓，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淪爲替人趕猪，司馬山與上官中二人則爲人山上伐木，哥兒四個約定好，初一十五四個人就一定在這白河鎭上小聚一番，敍敍當年之「勇」。

正好今天初一，三月初一陽春開，看來四個人全要發筆小財了，因爲……他們在酒館裡碰上了高磊。

這是四人碰上高磊後所共同的想法。

當天晚上，白河鎭漢江邊，老柳樹下面的那艘四方擺渡大木船，就在正中的桅杆頂上垂下兩盞大燈籠，船上滿滿的擠了近七十人。

酒是整罎的，是船上人由白河鎭花銀子買的。

不過菜可是自己人做的，白河鎭「四方客店」的兩個二師傅，那可是高磊的舊屬，他們脫下流寇衣，穿上掌灶衣，鍋台前面一站，成了「四方客店」的廚師；只是二人在一聽到李大王的手下大將念舊，要給大夥分點「庫存」花用，自然也丟下鍋鏟菜刀跟到老柳樹下面，而且自告奮勇的給大夥弄吃的。

燈光下，甲板上，張博天大馬金刀的往船中央一站，那股子氣勢，立刻讓六七十人覺得，那不正是李大王的貼身大將還會是誰？

張博天沒有說話，腮幫子鼓得高高的，濃眉下的大眼睛，在他那懸膽鼻一聳一聳中，生生磨出了一眼眶的眼淚。

其實，這眼淚也只有張博天一人知道，而且他在心裡面也絕不會否認，那眼淚的來源，是出自他的思寶心切，那些他不只摸過一遍的寶物金塊。

然而如今張博天以淚洗面，他却來了個「楚淚晋用」，只見他大巴掌在臉上摸了一把，悲切切的道：「弟兄們！大王地下有知，必定在椎心泣血呀！好兄弟如今全成三

餐不繼的可憐虫，十多年南殺北砍，換來了甚麼？」

一頓之後，看着所有的人全仰頭望着他，心中有點不亦樂乎的感覺，不由的伸手撫了嘴巴四週那半寸長的黑不溜短鬍子一把，又道：「張博天這是路過白河，發現各位夾在這三不管的地方，忍饑挨餓，受人剝削，連個大氣也不敢吭一聲，我張博天是人，是人就忍不下這口鳥氣。」

伸手彎腰，撈起甲板上的酒杯子，一仰頭喝了個乾，咧着大嘴巴，又道：「我問你們，當年勇全到那兒了？」

環視四週一眼，又道：「沒銀子是吧！」

張博天環視一下岸上，岸上黑漆一片。

於是他這才沉聲道：「戈將軍如今入了終南山，約好了他在那兒等我，我想帶你們上山去……」

他又遲疑了一下，又道：「我這是把話說在前頭，帶各位上山，不是去落草，而是去挖寶，只要把那堆我與戈將軍親自埋在那兒的一堆金磚珠寶，多少給各位弄一些，弟兄們往後過日子，也就寬鬆多了。」

張博天此言一出，還眞的不少人鼓掌叫好的。

於是，張博天又道：「今天我才到了這白河鎭，却發現一樁令張博天無法容忍的事，聽說鎭上有個姓裘的，專喝咱們弟兄們的血，這種人咱們可得給他點苦頭吃。」

突然有人高聲道：「張爺，那姓裘的警衛嚴，門坎高，如今咱們連把刀全沒有，怎麼個殺法？」

張博天哈哈一笑，激昂的道：「要領着你們上山，總得先讓你們見識見識，正所謂，沒有三兩三，怎敢上刀山。」

一頓之後，張博天高聲對坐在自己面前的高磊道：「高老二！這就着人去裘家報個信，就說有人把他的大船砸了，要他快派他的手下大將，趕來捉人吧！」

高磊成了高老二，這是張博天封他的「官位」，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當即道：「馬上去！」

一個赤脚壯漢，鬼靈精一般隱到到夜暗中。

船上，七十個等着分一票的壯漢，正收拾起杯盤，等着他們的張爺發神威，露一手。

當然，在他們的心中，期望着張爺大獲全勝，因爲大夥還指望着領他們去分一杯羹呢！

也因此，張博天的四大複姓將軍還眞的暗暗戒備，萬一張爺有個失閃，也好大力支援。

在一排桑林望過去，白河鎭像失了踪影一般，一些也看不到，因爲這中間有了個不高的斜坡在擋着。

突然間，自斜坡上亮起了五六盞燈籠，朝着河岸邊走來，看情形走得還眞夠快的。

張博天立刻叫船上的人全躲到暗中，自己拎着大馬刀，朝着一幫來人迎上去。

兩下裡就在河岸不遠處碰了頭。

立刻，就見六個明亮的燈籠，把張博天圍了起來。

「你們大概就是姓裘那王八蛋所豢養，專喝人血的狗了？」

張博天暗中數一數，不多不少，整十個，每人手裡還拿了一把明晃晃的鋼刀。

燈光下，只見一個頭挽青巾，一身短打，足登薄底快靴的細瘦個子，翹着上唇的八字鬍子，冷冷的罵道：「他奶奶的，你娘是不是給你生了兩條命？還是兩個膽？竟敢撒野撒到裘四爺的地頭上，怎麼的！你想砸四爺的船？」

「老子不但要砸他裘老四的船，還要砸他那顆頂上的腦袋瓜子！」

仰天打個哈哈，來人道：「成！只要你能勝過我『白河熊』李霸的兩把板斧，裘四爺就在他那正廳上等你去摘他的頭。」

嘿嘿一陣笑，張博天道：「老子這把馬刀，很久很久沒有喝過人血了，今晚上可得好好祭一祭！」

他祭字出口，碩大的身影一閃而衝到李霸身前，大馬刀幻起一束懾人冷芒，激流一般劈向李霸的面門。

李霸再也想不到面前這個既粗又高且壯的大漢，說殺就殺，急切間，奮起雙斧，迎上張博天那致命的一擊。

就聽一聲脆響，火花四濺，緊接着「叭」的一聲，李霸的人已飛起三丈有餘，也只聽他「哎……」呀字尚未出口，人已癱在地上，四平八穩的樣子，準是死了。

原來張博天在一刀疾揮下，黑暗中却奮起右脚，正踹在李霸的關元，那可是要命的地方，李霸再也想不到，自己一身所學，竟然是這麼的不實在。

但李霸如何會知道面前站的人，正就是閻王老子也頭痛的闖王悍將張博天？那個人稱「閻王刀聲」的張將軍？

張博天一招之間，踢死了李霸，立刻招來另外三人的圍殺，但在各遞一招之後，張博天一邊揮刀，邊冷冷笑道：「就你們這幾招花拳繡腿，給張爺提夜壺也不夠格。」

就在他的揮刀劈砍中，三個人全都被他踢翻在地。



於是，六個提燈大漢，平日的威風都加以冷藏起來，掉頭就跑。

突聞張博天大吼一聲道：「站住！」

他的喉管粗，中氣足，這一吼，還眞把個提燈的叫軟了腿。

九個人不跑了，緩緩的翻過身來，且軟叭叭往地上一跪，就等面前這個煞神來挑肥撿瘦了。

大馬刀盡在幾個人面前比劃，張博天冷笑連連，道：「就你們這點玩藝兒，也想幹那吃天啃地不花老本的買賣？大爺我老實告訴你們，就你們這幾顆腦袋，不值我親自動手的。」

突然，他大喝一聲，道：「把刀放下，滾得遠遠的，再要讓我碰上，就別想活着等天亮了。」

幾個人還眞聽話，丟下死的李霸，一鬨而散。

於是，暗影中又是一陣鬨叫，六七十人全都圍着張博天直叫「要得」！

張博天立刻一整臉色，道：「高老二！」

「張爺你吩咐！」

張博天道：「把他們丟棄的傢伙，先分配給會武功的人，咱們這才在姓裘的蛇尾巴上敲了一小截，還未打到蛇頭。」

一頓之後，張博天又道：「約莫着龜孫子是不會甘休的，咱們這就合計合計，先整這姓裘的一個七葷八素，再連夜放船往西，一方面先替弟兄們出這口鳥氣再說。」

張博天此言一出，四週的人無不叫好。

於是，就在衆人「賊性又發」的激動中，每個人全都磨拳擦掌，共同的意願，就是先幹一票，而這一票的對象，偏就是白河惡霸裘四爺。

本來，幹過流寇的張博天，並非只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蠢材，否則他不會混到李大王的身邊。

拿白河鎭的這檔子事來說，對他張博天而言，那可是小事一樁。

很快的，他已把人手分配整齊。

湊合着有武功的每人手中操着傢伙，還有近四十人沒有刀劍使用的，張博天依照地形地物，把這些人全都掩在暗中，白河鎭的江邊上，有的是鵝卵石頭，每個人盡在身上揣上十多個，單等姓裘的人一到，先用這些石頭，砸他們個腦漿迸流，然後……

然後的事，張博天沒有說，當然也沒有人問，但每個人心裡全明白，裘老四煞星臨頭了。

江岸距離白河鎭本來不遠，就在張博天的人員分配妥當不久，從鎭上一溜的燈籠火把，似天上流星般，筆直的朝着江邊飛來。

守在斜坡上的一羣手握石頭的人，心情愉快的隱在暗中，他們每人全沒有忘記張爺的話，石頭要集中砸，下手要狠，砸完了石頭，就算責任完了，馬上隱入黑暗中，絕對不能逞能硬拚。

遠遠的從燈光的照耀中，約莫着姓裘的又派來三十多人，全都是舉着明晃晃的鋼刀，吶喊着殺奔江岸來。

沿着斜坡的管道兩旁，種了兩排不知名的樹，只是樹葉有巴掌大，有人叫楓樹，還有人戲稱瘋樹，不管甚麼樹，只要到晚上，總會遮住一大片的光。

一行人似一羣獵狗般，才剛衝過斜坡，只要再奔下去，就是江岸了。

突然間，天上像是下了冰雹一般，拳大的石頭盡朝着一衆人等砸來，當場就有幾個被砸昏在地，也有十幾個血流滿面的雙臂抱頭，往江岸衝去，那些提燈的，有一半丟下燈籠就逃。

逃，只有逃向江岸！

於是迎面遇上了張博天近三十人，他們舉刀就砍，見人就殺，完全一副當年流寇本色。

就在張博天率領的這羣「再武裝」流寇的圍殺中，從白河鎭裘四爺的府上殺向江岸的一衆近三十人，沒有一人倖免，全都躺在江岸邊。

對於這種羣殺羣毆，自從白河鎭淪入三不管地界以後，人們也看得多了，不論船上或地上，只要有了這種殺戮，誰都會緊閉門扉，躲之唯恐不及。

張博天看來眞的時運當頭，因爲自白河鎭衝來的一羣「獵狗」，全被他這羣似虎般的「屬下」，全要了命。

「弟兄們！把來人的傢伙撿起來，跟張爺找裘老四去！」

到了這時候，一衆人才眞的豁上了，因爲，只要殺入裘老四的大宅子裡，裘老四的那些得之「極」易金銀，就夠一幫弟兄們花上個三五年的。

張博天也只是衝着流寇一點頭，當先率領他那四個複姓衞士，拿着大馬刀朝白河鎭走去。

流寇立刻登高振臂一呼，粗聲的道：「弟兄們！咱們這可是另打莊重開鍋，要想往後跟着張爺上山挖寶，總得讓張爺知道咱們目前的處境，姓裘的刮得咱們皮包骨，張爺這是替咱們出氣，才拎着刀找那姓裘的算老賬，咱們大夥可得合着施把刀，先扳倒姓裘的，他娘的誰要孬種，高二爺先拿他來祭刀。」

於是，就見他一揮手中大馬刀，大叫一聲：「跟我走！」

一大羣人，走起來「喔喔沙沙」怪嚇人的。

如果說這時候有人勸阻他們，何必要再往地獄鑽，包準這羣人中沒有一個有同感，也不同意這個說法。

因為，他們明明是上金山，搬金磚，何來地獄可鑽？

但是，這個世界，有不少人正在做着「奔向地獄」的事而不自知！

誰會承認自己在自挖墳墓？

否則，這世界就太平多了。

張博天一戰服衆，再戰顯威，而顯威的眞正地方，正就是白河鎮北頭的那座四週圍着兩丈高的大院牆巨宅，那兒正住着白河一霸裘長根裘四爺。

裘長根並不是白河鎮的土生土長人物，如果認眞的說起來，他該是先朝的一名小官，也有人說這裘長根當年在安康縣衙當捕快頭子，手底下有那麼幾招絕活，他之所以在這白河鎮上落戶，也是由於處在亂世，跟着他的一些手下人，要吃要喝，他這才來到這三不管的白河小鎮。

裘長根，四十出頭，人長得黑不溜秋的，他人在安康當捕頭的時候，他交了不少江湖人物，只是大部份全是黑道上混的，也因此，他才在這白河鎮上成了氣候，如果在白河鎮上，只他裘四爺跺跺脚，白河鎮的房屋就會晃盪個好一陣子。

有道是，「人大不教不成才，樹高不修枝亂生」，於是裘四爺的樹大而枝也亂，於是裘四爺成了黑白不分，正邪兩面的大人物。

也因此，裘四爺還眞的在這白河鎮上成了露臉人物。

然而他再也沒有想到，他這棵未修剪的大樹，却倒得這麼快，快得令他有些莫名其妙。

且說裘四爺早已琢磨好了，姓裘的再有能耐，自己一連放倒他三十多人，不相信他的那個宅子裡還有多少人能派上用場的。

當然，先損耗姓裘的一些力量，自己再殺入他的窩，狠狠的洗劫一次，不定往終南山裡一紮根，這尋找失寶的事，就容易進行得多了。

一路上，張博天挺着他的那把大馬刀，三步併兩步行，有時候還來一陣小跑步。

幾隻「裘」字燈籠，似飛一般，走在張博天的前面，沒有人吭一聲大氣，對於這些當年殺人的流寇而言，能讓他們暫在這白河鎮上一年多，過着聽人呼喝的日子，那簡直就是一種奇蹟，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虐待，如今這彆過頭的肚皮，爆得是不是地方，他們沒人問，當然爆得是不是時候，更不會有人管，因為……

因為，他們只是一羣「過氣」的流寇。

流寇可比土匪強盜厲害多了。

裘老四他再也沒想到，在這三不管的地面上，還有人來制服他的！

因為制服他的，並非是大清的例律，却是一羣他想都想不到的一幫流寇！

＊　＊　＊

這天原是個大晴天，只因為沒有月亮，而這白河鎮北面，更是樹木雜生，視綫不良，守在裘四爺的那所大宅門的幾個持刀漢子，老遠望見上寫「裘」字的燈籠，只當成自已人折回來了呢！

就聽院門台階上有人喊道：「是個甚麼樣的貨色，你們抓來沒有？」

大門前才接上話，突然有人慘叫道：「不對呀！怎麼來了這麼多人？」

就在幾個人一怔而又未反應過來的時候，突然間張博天發一聲喊，道：「殺！」

門口幾個人那會是這些如狠似虎而又殺人不眨眼的流寇對手，像一陣浪潮滾來，幾個人就像被巨浪吞噬一般，消失不見。

一衝而進了裘四爺的宅子裡，靠西首邊，還有個大馬廐，正面大廳上，紅燈高照，裘四爺正在與幾個江湖朋友在「煮酒論英雄」呢，突見衝來一羣持刀大漢，還想上前講幾句江湖話呢！

却不料流寇的作風，沒有江湖規矩，全他娘的刀口上見眞章，殺了你姓裘的再說。

裘長根一脚跨出大廳門，迎着張博天道：「朋友們這是……」

「你可是姓裘？」

「不錯！」

張博天十分慓悍的罵道：「去你媽的！」大馬刀幻起一束刄芒，就在裘長根不及反應，也出乎意料中，「咻」的一聲，攔腰把裘長根劈死在大廳的門坎上，五臟六腑全分了家，血肉一灘就洒在門坎四週。

正在大廳上陪裘四爺喝酒的四個江湖客，一看這情形，全都拔出兵刄，劈砍而上，但他們遇上了慓悍的張博天，與他那四個「新任」衞士，算是遇上拘魂使者，還未施展開刀法劍訣，已全都被劈死在大廳上。

張博天大馬刀「砰」的一聲插在放滿酒菜的桌面上，右脚往一隻玉石面的圓櫈上一踩，高聲道：「殺！殺光了撿值錢的東西搬！」

像一股衝過柵門的洪水一般，盡在地上的裘四爺屍體上踩過。

原本尚有十幾個守院的，但看到這情形，早就翻了院牆逃之夭夭了。



後院的女眷，也算是裘四爺的老婆，五六個丫頭老媽子，也全都陪着裘四爺奔向「隔壁那個世界」去了。

如果論搶，張博天的這幫人全都是行家，才不過半個時辰，六七十個人全都成了「豐衣足袋」，幾乎到了扛不動的地步。

「張爺！該上路了吧！」

張博天咧開四方大嘴一笑，道：「高老二！不要忘了弄些吃的喝的，咱們一上船還得慶祝一番呢！」

「張爺！你放心，全都弄齊備了！」

張博天突然仰天哈哈大，粗獷的高聲哇哇大叫道：「走啦！走啦！」當先大踏步走去。

就在張博天的後面，一溜的跟了一大羣人，全都是手拎大刀，肩挑臂抬的一路哼咳着來到江邊。

漢江的水似乎在嗚咽，因為又一股死灰復燃的流寇，正又在形成中，雖談不到天下蒼生不幸，但至少對於終南山南面的大小市鎮，構成了威脅。

誰都不知道怎麼會又出現了這股流寇，當然，除了張博天自己知道之外，世上恐怕不會再有人知道了。

高磊的那條四方大船，原是漢江上的一條載貨船，當然有時候也載馬匹牲口，如今載了這麼多人，是有些超載，不過江平靜，再說溯江西進，不過一兩天的航程，就要棄船上山，只等找到戈爺，找到寶藏，大家分了金塊寶物，然後各自東西，往後就等過太平日子了。

由白河鎮裘四爺宅子裡，還眞的洗劫不少東西，單就金銀玉器，就有兩大籮筐。

就在船行途中，天才剛亮，張博天就叫高磊把所有的銀子全分給每個人，至於金子玉器寶物，先派專人管理。

立即又是一陣歡呼，張博天成了大夥的心中之「神」，這時候張博天心裡可明白得很，要想這些人眞心的跟着自己走，還得找機會施把勁，因為要在這莽莽江湖上買個人容易，但要買這個人的心，可就不太容易。

常言道：強盜不住店，土匪不上床；但張博天如今所帶的是流寇，雖說李大王完蛋了，却保不住他的餘孽不作亂，只要這些小股流寇往深山裡一藏，誰也拿他們沒辦法。

而張博天就是這種想法，他在第二天的晚上，就領着這六七十人全都上了岸，而高磊把他的那艘四方大木船，牢牢的拴在江岸上。

一行人肩挑背扛的沿着官道，來到了景陽鎮。

張博天一進入悅來客店，還眞把王掌櫃的嚇一跳，才幾天沒見，這姓張的竟領了這麼一大羣人來到此地。

姓張的究竟是幹甚麼的？王掌櫃祇能在心裏納悶。

「掌櫃的！你過來！」

高磊把王掌櫃找到桌前面，毫無忌諱的高聲道：「今晚你這個店裏，我們全包下了，有甚麼好吃的盡管朝上送，千萬不要掃了爺們的興頭，一把火燒了你這個破飯舖。」

手上的旱煙袋幾乎落地上，王掌櫃望望每個人，而每個人全都帶着大鋼刀。

於是，王掌櫃想起兩年前景陽鎮上流竄的流寇，他不僅打個冷顫，急忙把店裏的三個伙計全招呼出來，盡着店裏的一切好吃好喝的，全都搬出來。

張博天一直未開口說話，直不楞的伙計，自然也不敢多嘴。

這天晚上，六七十人就擠在這家悅來客店，安安逸逸的歇了一晚上，酒醉飯飽睡得又舒坦，養精蓄銳為的是明日要上山，高磊全都聽張博天的，然後再傳達下去。

張博天如今也有了四大衞士，四人輪流守在張博天房門外，表現的那份忠心，還眞叫張博天又想起從前，當年自己一出道，不正是這個模樣的替李大王守護嗎？

就在景陽鎮上雞叫頭遍的時候，張博天招呼高磊，把所有的人全都叫起來。

人數多，大夥全往深山裏走，自然得把吃住問題先設法解決，如果餓着肚子，就算有金子，也照樣抵不住餓。

於是，所有的六七十人，全都排了用場，當然，張博天心裏明白，這一去，少說也要個三二十天的光景。

終於一行人在張博天的率領下，天還沒有大亮，就離開了景陽鎮，臨走，雖說把悅來客店所有吃的存的，一掃而光，但王掌櫃並沒有損失，他依然從高磊手中接過幾個五兩重的銀錠，那算是一筆大數目了。

一行人過了一條河，開始往山裏面走，一個個精神抖擻，沿途歡愉之情，溢於言表，不少人還哼着當年流寇的那種越調腔，那是由各地梆子戲演變的另一種腔調：「天上的紫微星哎……哎咳咳！地上的李自成啊……哎……那你要問紫微星下凡塵為的是甚麼喲！哎！他為的是喲！為的是李自成他要坐北京呀……哎！」

一路上，就這麼幾句越調詞兒，還眞的叫這些上山挖寶的「過氣流寇」，唱了又唱。（未完・二）

**上文提要：**拂花公子的輕佻與目空一切，破壞了易天行的計劃，易天行暗中使陰，又逼他服下慢性毒藥，紫衣女此時喝破拂花公子沒吞下藥的秘密……紫衣女在衆人面前大談與易天行的秘密交易，使易天行騎虎難下……紫衣女讓易天行、查子淸等人離去後，用計賺宗濤等三十四人，祇放了宗濤一人，其餘則用天蠶絲扣住，要他們守墳三個月……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玉釵盟

## 明知不敵邀決戰　除魔衛道令人敬

一個粗豪的聲音打斷了紫衣少女柔婉聲音，道：「三月時光，雖然不長，但我們這一生算是毀了，被人用繩枷鎖起，守墓三月，那墓中埋葬的又是默默無名之人，單是這一樁事，就叫人沒法子再在江湖上立足、走動！」

紫衣少女銀鈴般的笑聲響遍在耳際，道：「這麼說來，聲譽身份當眞比生命還重了！諸位既然這等相惜聲譽，那祇有死亡一途可行了……」

紫衣少女又是一聲幽幽的歎惜，道：「我絕不勉强你們，守墓和死亡，任你們選擇一樣……」

話至此處，似是給羣豪一個考慮選擇的機會，停頓了良久，才說道：「如果不願守墓的，我也不敢相强，那就請站起來吧！」

無人知道站起來以後，是怎樣的一個後果，但却都預感到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後果。

祇有那剛才說話之人，左顧右盼了一陣，緩緩站起了身子。

場中所有之人的目光，都投注到那站起大漢的身上，每人的臉色都異常嚴肅，但誰都無法預料到他會有甚麼遭遇。

那紫衣少女緩步直對站起身子的大漢走了過去，停在他身前，柔聲說道：「你當眞不怕死麼？」

在那紫衣少女移動身軀，滿頭白髮的梅娘一直緊隨在她的身後，她臉上黯然憂傷的神情，顯然對紫衣少女的擧動十分不滿，但她已不再出言勸阻。

那站起身子的大漢，臉色一片青白，死亡的恐懼已流現於神情之間。

祇聽他長長歎一口氣道：「動手互搏，强存弱亡，算不得甚麼大事，但眼下我束手就戮，毫無反擊之能，自是死難瞑目。」武林中人，把名氣看得太重，他神色間雖已流現了死亡的恐懼，但口中却是不肯示弱。

紫衣少女嬌聲大笑道：「你可有妻子兒女？」

此言問得大是突然，全場中人無不爲之一呆。

那大漢道：「有又怎樣？」

紫衣少女道：「你如有妻子兒女，我就放你回去。」

那大漢奇道：「這話當眞麼？」

紫衣少女道：「我幾時說過謊言……不過……」

那大漢道：「不過甚麼？」

紫衣少女道：「你先答覆我有沒有妻子兒女再說？」

那大漢略一沉忖道：「有！」

紫衣少女道：「你女兒今年幾歲了？」

兩人談話，如敍家常，越談話題越遠，使在場中人，越聽越覺奇



怪。

那大漢猶豫了一下，道：「我女兒麼？今年一十三歲了。」

紫衣少女突然擧起右手，在他頸上結的索結上一陣拂動，低聲說道：「你用力扯開兩面索繩，拉開繩結去吧！」

那大漢祇道她存心相戲，突然大聲喝道：「反正我是死定了！」擧手一掌當頭劈下。

祇聽一聲冷笑，紫衣少女身後的梅娘迅快絕倫的伸出右手，迎着那大漢掌勢一拂，立時響起一聲大叫，但見那大漢身軀搖了兩搖，一屁股坐了下去。

紫衣少女回頭對梅娘說道：「拉開他頸上活結。」

梅娘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欲言又止，但却依言拉着那大漢頸間索結一扯，果然應手而開。

紫衣少女不容梅娘開口，又搶先說道：「梅娘，推活他被你震傷的脈穴，放他去吧！」

梅娘對她忽而殘酷，忽而仁慈的擧動，似是大感困惑，但却不忍忤逆於她，滿臉迷惘的歎息一聲道：「孩子，當眞要拍活他的穴道？」

紫衣少女幽幽說道：「梅娘，求你不要多問我，照着我的話去做吧！」

梅娘怔了一怔，擧手拍活那人的穴道。

那大漢挺身而起，愕然望着那紫衣少女說道：「姑娘當眞要放我走麼？」

紫衣少女玉手一揮，道：「你現在就可以走了。」

那大漢突然深深一揖，說道：「今日之情，在下當永銘肺腑之中，日後如有需用在下處，定當粉身碎骨以報。」

紫衣少女道：「你快些走吧！別再多嚕嗦了。」

那大漢垂下頭來，思索了一陣，緩緩抬起頭來，目光由羣豪臉上掃過，突然一挺身子，說道：「請姑娘再把那天蠶索繩套在我的頸項上吧！我不走了。」

紫衣少女道：「這是你自己之意，可不能再怪我了！」

那大漢道：「自然是不能再怪姑娘。」

紫衣少女伸手檢起天蠶索繩，套在他頸間，雙手在他項頸之間一陣拂動，又把那索繩結好，笑道：「我知道你會自己留下。」

宗濤忽然想起徐元平還在那山頂樹上藏着，立時對那紫衣少女一揮手，道：「老叫化子告辭了。」

紫衣少女對宗濤似是十分客氣，微一欠身，說道：「不送，不送。」

宗濤轉過身子大步而去，一口氣奔到那山頂大樹下面。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枝葉沙沙的響聲，徐元平電射而下，落在山峯背面，擧手一招，說道：「老前輩，咱們這邊談吧！」

宗濤走了過去，微微一歎，道：「老叫化走了一生江湖，如今年登古稀，心中還未佩服過甚麼人，如今行將就木之時，却爲兩個年輕的孩子心折。」

徐元平奇道：「甚麼人能使老前輩這等信服？」

宗濤突然放聲大笑，道：「你是當眞不知呢？還是明知故問？」

徐元平道：「自然是當眞不知。」

宗濤笑道：「這兩人現在左近之處。」

徐元平不自覺轉眼四外張望一下，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道：「可是那南海門下紫衣少女麼？」

宗濤道：「那紫衣女娃兒天份之高，乃老叫化子生平所見中第一奇人，當眞是胸羅玄機，才絕人寰，每一擧動，都非人能夠料到，唉！老叫化對她不能不服。」

徐元平笑道：「她不但聰明，就是那張嘴巴也夠厲害，能說會道，詞鋒逼人。」

宗濤突然把目光凝在徐元平的臉上說道：「還有使老叫化心中佩服的一個年輕娃兒，你可知他是哪個？」

徐元平略一沉思，道：「老前輩可是說那上官堡主的女公主？」

宗濤搖頭笑道：「上官姑娘武功成就雖高，但她已將達極限，而且在良師陶治之下，循序漸進，雖有大成，乃勢所必然。」

徐元平靦覥一笑，道：「老前輩可是說的晚輩麼？」

宗濤哈哈大笑道：「不錯，對你的武功進境，我一直感覺奇怪，日新月異，大背一般習武常規……」他輕輕歎息一聲，道：「咱們在那玄武宮水牢之中，你告訴老叫化甚多修習武功的口訣，無一不是修習上乘武功的要竅，武林中夢寐以求的東西……」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晚輩胸中尚熟記甚多，老前輩有興致，晚輩甚願盡相傳告……」

宗濤急急接道：「夠了，夠了，玄武宮水牢中所得之學，老叫化這一生已受用不了……」

他仰臉望着無際碧空，默然良久接道：「有一件事老叫化一直想不明白。」

徐元平奇道：「甚麼事？」

宗濤道：「你熟記着甚多武林中極上乘的武功眞訣，招術精奇那是當然之事，但你雄渾的內力，却使老叫化百思不解。這等內家眞力，不論天資何等聰慧之人，也難打破時間的限制。但你目下年齡却

超越這成就太多，而且還似正在增進之中，這實使人難以想出一點道理。」

徐元平微微一皺眉，道：「老前輩見多識廣，晚輩實有特殊的際遇，不過，不過……」

宗濤道：「不用說啦！既爲特殊際遇，自是不便告人，祇要老叫化知道，你內力的雄渾，不是自行練成，已經夠了。」

徐元平道：「老前輩雅量容人，晚輩感激不盡。」

宗濤淡然一笑，道：「老叫化行走江湖數十年，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一直甚爲自負，一宮、二谷、三堡中人，也未放在老叫化的眼中，想不到短短月來見聞，使我自傲一生的心情大變……」

徐元平歎道：「際遇不同，成就自是各異。晚輩得一位老前輩恩寵，才有今日，但那位老前輩却已歸化登天，使晚輩今生今世也無法相報他一番恩情了。」想到慧空大師傳授眞經，賜納眞元之恩，不禁一陣感傷，泫然欲泣。

「神丐」宗濤輕輕歎息一聲，道：「易天行和你有甚麼仇恨？」

徐元平忿然說道：「殺父淩母，不共戴天，誅師滅弟，深如血海。」

宗濤略一沉忖，道：「你雖然身懷絕世奇技，但恐還未到手刃易天行的功力，此人不但武功高強，而且狡獪絕倫，明結善緣，暗樹黨羽，他手下究竟有多少黨羽，祇怕舉世間沒有人能知底蘊……」

他仰天長長吁一口氣，道：「世人祇知他武功高強，但却沒有人知道他武功高強到何種程度，據我所知，當今武林之世，除了老叫化之外，還沒有人和他動過手，老叫化和他相搏三招，已經自知不敵……」

徐元平接道：「這麼說來，易天行的武功，當眞是高不可測了！」

宗濤道：「如若假以時日，十年後你勝他當無疑問。」

徐元平道：「晚輩心急親仇，終日如坐針毡，十年時光，我如何能夠等待？」

宗濤忽的黯然一笑，道：「老叫化老了，這一生祇怕已永無勝得易天行之日，如若你天份過人，這時日或能減少一些。」

徐元平滿臉痛苦，望了宗濤一眼，默然垂下頭去。

宗濤歎道：「不過眼下易天行的偽善面目已被揭穿，天下正邪各派，都已成了他的對頭，對你復仇一事，倒是大有幫助……」

徐元平道：「我要生擒老賊，活祭家父、恩師，一盡人子之心。」

宗濤呆了一呆，道：「死拿或許有望，生擒絕難辦到，縱然你武功能夠勝他，智計確要輸他三分，此人造孽無數，手段殘酷，難道還不會想到被人生擒的慘情？」

徐元平忽然流下淚水來，接道：「老前輩這等說法，晚輩今生之中，永無報仇之望了？」

宗濤一皺眉頭，道：「別哭了，老叫化一見眼淚，就沒有主意了。」

徐元平舉起衣袖拂拭一下臉上淚痕，抬頭一聲長嘯，登時豪氣飛揚，神采奕奕，大笑道：「大丈夫淚貴如金，豈肯畏難彈淚，易天行縱然是鐵打金剛，銅澆羅漢，我也要把他粉身碎骨，凌遲於家父、恩師靈前。」

「神丐」宗濤哈哈大笑，道：「好啊！就憑這一股豪壯之氣，已足先奪易天行三分鬥志。」

大笑聲中回目一瞥，忽然見丈餘外處，站着身軀修偉，一身錦袍的王冠中，他身後並肩站着四個黑衣武士。

兩人正談到了興頭之上，竟然不知王冠中何時到了身側。

宗濤目光一掃王冠中，停下了大笑之聲，說道：「你可是找老叫化來的麼？」

王冠中道：「不錯，有一事特來相求。」

宗濤道：「不敢當，甚麼話，請說就是。」

王冠中道：「兩位如若沒有甚麼重要之事，可否請早些離開此地。」

宗濤道：「你可是要趕老叫化麼？」

王冠中道：「兄弟是好言相求。」

宗濤道：「好！我們就走。」回頭對徐元平道：「咱們走吧！」轉過身子，大步行去。

徐元平欲言又止，轉身緊隨宗濤身後。

兩人走約四五十丈，突然聽得身後步履聲，徐元平回頭一望，祇見王冠中急步如飛的追了上來，那四個黑衣武士仍然站在原地未動。

徐元平低聲叫道：「宗老前輩。」

宗濤回頭望了王冠中一眼，停了下來。

就這一瞬工夫，王冠中已追到身側，抱拳一禮，肅容說道：「兄弟另有一個不情之求，不知徐兄是否能夠答應？」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這個，得先請你說出來，讓在下斟酌斟酌後，才能答覆。」

王冠中道：「此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全看徐兄的豪情雅量了。」



徐元平被人高帽子一扣，登時有些茫然無措，皺眉抓耳，答不出話。

宗濤冷笑一聲，道：「王兄不必多費心機，甚麼話還是明說出來的好。」

王冠中道：「兄弟想請這位徐兄從今之後，不要再和在下師妹見面……」

他似是自知此言有些不大合理，長長嘆息一聲，又道：「兄弟實有難言苦衷，不便明言相告，好在此事對徐兄也沒有損傷，如蒙見允，兄弟感謝盛情……」

徐元平微微一笑，接道：「我道是甚麼爲難之事，原來如此，在下從今之後，絕不……」

「神丐」宗濤大聲喝道：「且慢答應！」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怎麼？」

宗濤道：「王兄別怪老叫化多嘴，這件事說來簡單，祇怕……」

王冠中怒道：「關你甚麼事，那個要你多嘴？」

宗濤冷笑一聲，道：「老叫化生平之中，最愛管人閒事，中原武林道上，有誰不知……」

王冠中雙目神光閃動，瞪了宗濤兩眼，忽然消去滿臉怒容，歎道：「中原武林道上，你倒是一個值得可敬之人。」

宗濤仰天大笑道：「好說好說，老叫化受寵若驚了。」

王冠中沉聲說道：「在下師妹實有難再和徐兄相見的苦衷，兩位如若不肯答應，兄弟，兄弟……」下面之言，似是甚難出口，兄弟了半天，仍是兄弟不出個所以然來。

徐元平接口說道：「大駕既然不肯說出原因何在，在下也不便冒昧答應，山河遼闊，天涯路長，祇要彼此不存心相尋，偶然碰面談何容易，在下還有要事待理，就此別了。」拱手一禮，轉身大步而去。

宗濤輕聲一歎道：「王兄請再想上一想，此策是否可行？老叫化言盡於此，日後咱們還有見面之機，此事何必急於一時而決。」

也不待王冠中回答，轉身一躍，人已到二丈開外，和徐元平聯袂疾奔而去。

王冠中望着兩人急急奔去的背影，悵然若失，直待兩背影消失不見才黯然一歎，垂頭喪氣的向來路走去。

且說徐元平和宗濤奔出去四五里路，回頭瞧不見王冠中，才放緩了脚步，徐元平長長歎了一口氣，問道：「老前輩可知那新墳之中，埋葬的是甚麼人？」

宗濤道：「這個，老叫化沒有瞧清楚。」

徐元平沉默了一陣，又道：「那紫衣少女爲甚麼臉上垂着一層重重的黑紗？」

宗濤輕咳了兩聲，道：「這個麼？不外兩種原因。」

徐元平道：「是哪兩種原因？」

宗濤放聲大笑道：「第一個麼，是她長得太好看，羞把玉容對凡夫，故而帶着重重的蒙面黑紗，掩去廬山眞面目。」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這也算是原因麼？老前輩說那第二個理由吧！」

宗濤環目微側，溜了徐元平一眼道：「這第二個原因麼？是她臉上有了變化……」

徐元平胸口如受重重一擊，身子一顫，道：「甚麼變化？」

宗濤哈哈大笑道：「那等吹彈得破的嫩皮細肉，被蚊子叮一下也要破一塊……」

徐元平道：「老前輩說笑話了。」

宗濤忽的一整臉色，道：「美色誤人，兒女情長，小兄弟身負大仇，且莫讓似水柔情，消磨去凌雲大志。」

徐元平怔了一怔，長揖道：「老前輩金玉良言，有如醍醐灌頂，晚輩這裏拜領教言了。」

宗濤微微一笑，道：「孺子可教！」

徐元平大聲笑道：「此地乃是非之地，咱們早些走吧！」

宗濤道：「不錯，金老二和那大鬼丫頭在孤獨之墓中，已等得不耐煩……」

他微微一頓之後，急道：「易天行已收回戮情劍匣，此人作事，一向兼顧全盤，祇怕早已趕到孤獨之墓去了，咱們如再晚去一陣，祇怕兩人還有性命之險。」

徐元平想到金老二受毒之後，費盡手脚，千辛萬苦，才把他救了回來，易天行已對他恨如芒刺，再見面勢非立下毒手不可。

一念及此，心焦如焚，一提眞氣，施展開上乘輕功，急急向前奔去。

兩人有如競賽脚程一般，奔行之勢，愈來愈快。

月前兩人初度相遇競走，徐元平的脚程還略差宗濤一籌，此刻並肩奔行，竟是並駕齊驅，毫釐不差。

宗濤已用出九成內力奔走，眼看徐元平從容相隨，毫無吃力之感，不禁激起了好勝之心，當下加足了十成功力，速度又快了甚多。

回首看時，徐元平仍緊相追隨，不覺暗自一歎，忖道：此子不但胸懷絕世武功，而且稟賦過人，武功進境如此之速，老叫化如能設法激他刻苦厲進，一兩年內，當有大成。

兩人身法奇速，大白天奔行在大道之上，有如兩道滾滾塵煙，人影難辨。

大約有半個時辰之久，孤獨之墓已遙遙在望。

宗濤突然放緩了脚步，低聲對徐元平道：「咱們走慢一點。」

徐元平依言放緩了脚步，隨在宗濤身後。

宗濤彎下身子，借荒草掩護，緩緩向前走去，相距那古柏還有兩丈左右時，突然拔身一躍，飛落到那古柏之上。

徐元平緊隨身後躍起，飛落宗濤身側。

凝目望去，不禁心頭一震。

祇見兩座荒塚之旁，站着衣冠楚楚的易天行，在他旁邊，站着拂花公子。

丁玲雙手抱膝，坐在荒塚前的供台之上，長髮飄飛，抬頭望天，神態從容，望也不望兩人一眼。

宗濤回目望了徐元平一眼，不住點頭，神色間滿是讚賞之意。

徐元平也暗自佩服丁玲的膽氣，一個身負內傷的弱女子，在兩個強敵威迫之下，仍然這等神色從容，單是這一份鎮定的功夫，就非常人能及。

兩人目光交換，點頭微笑。

祇聽易天行敞聲大笑道：「鬼王谷二嬌，秤不離砣，妳既在這孤獨之墓現身，妳妹妹不在此地，此言說來，誰能相信？」

丁玲微微一笑道：「你要不信，那有甚麼法子？」

易天行道：「妳敢對我這般強嘴，難道我不能殺了你麼？」

丁玲笑道：「我如哭求於你，你就當眞肯放了我麼？」

易天行笑道：「好個利口丫頭，江湖久傳妳們鬼王二嬌之名，看來果然是難以對付的角色。」

丁玲道：「好說，好說，易大俠過獎了。」

易天行笑道：「妳縱然舌粲蓮花，今日也別想逃得性命……」

丁玲道：「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這舉世之間，祇有你易天行不殺之人，哪裏有逃得過你手底的餘生。」

易天行笑道：「妳知道那就好了……」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人活百歲，難免一死，這死亡並不可怕，有道是活罪難受，妳如敢再避重就輕，不講實話，我就先讓你試試分筋錯骨的滋味如何？」

丁玲抬頭望着天上一片浮雲，笑道：「易大俠把我丁玲粉身碎骨，寸剮凌遲，又該如何呢？反正今天我是死定了。」

徐元平早已聽得怒火大起，忍不下胸中忿怒之氣，正待縱身而下，却被宗濤搖手阻止。

祇聽拂花公子哈哈大笑了一陣道：「想不到中原道上，這樣美貌紅粉，這樣嬌滴滴的人兒，易兄要把她立時處死，豈不太可惜了麼？」

易天行道：「然則常兄之意如何？」

拂花公子道：「不如易兄把此女交給兄弟……」

丁玲突然轉過臉來，目光盯注在拂花公子臉上，說道：「交給你又怎麼樣？」

拂花公子笑道：「這下面的事，兄弟就不便說出口了。」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這麼辦吧……」突然向前欺進兩步，舉手一拂。

祇聽丁玲嬌嚶一聲，全身微微一陣抖動。

易天行哈哈一笑道：「兄弟先拂中她三處脈穴，先讓她失去自絕之能，也沒有了反抗之力，常兄要怎麼樣，也不用和她商量了。」

徐元平隱身在古柏之上，祇聽得暗暗罵道：好一個險惡之徒……

但聞拂花公子哈哈大笑之聲。響徹耳際，道：「易兄這等厚愛，兄弟感激不盡。」右手一抄，已把丁玲抱入懷中，正待放步而去，却被易天行一把抓住左腕，笑道：「常兄，兄弟還有幾句話說。」

美人在懷，拂花公子已有些控制不住心猿意馬，急急說道：「易兄有甚麼話，等會兒再談不遲。」一揮左臂，準備掙脫易天行緊抓的左腕。

哪知易天行手勁奇大，拂花公子沒有掙扎之時，還不覺得甚麼，這一掙扎，立時覺得腕上之手有如鋼箍，一掙之下，左臂登時一麻。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兄弟並非故意掃常兄的興，實是有幾句要緊之言，不得不說。」

拂花公子道：「那麼易兄就快些說吧。」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鬼王谷雲夢二嬌，乃中原武林道上出了名的美人兒，容色秀絕，傾動江湖，但不知在常兄的心目中，評價如何？」

拂花公子道：「貌如春花，算得上是一位美人胚子，比兄弟幾房妻妾，尤强幾分……」他微微一頓之後，接道：「易兄，就是這幾句話麼？」

易天行笑道：「美色醉人，最易賈禍，鬼王谷在我們中原武林之中聲譽甚著，常兄今日輕侮大嬌，勢必留下異日禍患，鬼王谷中之人，絕不肯輕易罷休，勢非傾出全力，尋找常兄報復，說不定還要牽累上令尊，就是兄弟，祇怕也難脫干係。」



拂花公子低頭望了懷中的丁玲一眼，祇見她星目微閉，嫩臉艷紅，一陣陣少女甜香，撲鼻沁心，早已慾念大熾，急急說道：「這個不用易兄費心，兄弟貪愛美色，家父早已默許，縱然牽累到他，也不會責怪兄弟。」

易天行道：「常兄不怕牽累令尊，但兄弟却不願因此事和鬼王谷形成勢不兩立之局。」

拂花公子急道：「如以易兄之意，該當如何？」

易天行低聲說道：「春風一度後，殺之滅口！」

祇聽拂花公子急道：「兄弟遵命照辦，易兄快請放開。」

易天行微微一笑，放開了拂花公子左腕，說道：「常兄最好先替她解開穴道……」

徐元平眼看丁玲被拂花公子挾持而去，不禁心中大急，低聲對宗濤說道：「老前輩去追拂花公子，易天行由我對付。」

也不待宗濤答話，雙足微一用力，人已穿樹，矯如游龍，直撲而下，雙脚落實，人已到易天行身前三尺之處。

易天行神態鎮靜，雖聞得衣袂飄空之聲，但頭也不肯輕動一下，直待徐元平落着實地，他才緩緩的轉過頭來。

顯然，徐元平的現身，大出易天行的意外，他目光一瞥徐元平後，微現驚愕之色，但瞬息之間，又恢復了平靜，微笑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

徐元平冷冷答道：「你沒有想到吧？可是以爲我早已死了麼？」

易天行目光一掠高聳的古柏，瞥見一條人影閃空而過，冷然一笑道：「宗兄也來了麼？」

那人影並不理易天行，施展「八步登空」的身法，有如天馬行空，流矢劃空般一閃而逝。

易天行目光橫掃了四週一眼，笑道：「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怎不一起出來？」

徐元平道：「祇有在下和宗老前輩兩人……」他冷然一笑，接道：「而且對付你易天行，祇有在下一人！」

易天行笑道：「你的膽子夠大，當今武林之世，還沒有人敢這般對我……」他朗朗大笑一陣，接道：「也許有不少人妒忌在下，但他們眞敢當面向我這般挑戰，我還沒有遇過，就憑你這股豪勇之氣，我也該饒你一次不死！」

徐元平劍眉一揚，圓睜星目，冷笑一聲，道：「以在下之見，大可不必，鹿死誰手，還難預料，先別把話說得太滿了！」

易天行雙目一陣眨動，登時眼神逼人，冷電般的神光投在徐元平的身上，道：「我已年過花甲，你不過弱冠之年，動手相搏事小，但事情必須先講清，你和老夫，何仇何恨？」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殺父凌母，誅師滅弟……」

易天行突然一揚雙目，冷冷接道：「你是甚麼人的後輩？怎敢肯定是老夫所爲？」

徐元平滿臉悲忿，大聲說道：「在下親目所見，親耳所聽，你在我師父榻前自訴罪狀之後，突下毒手把撫育我長大的恩師震斃掌下，又把我十五歲的師弟，一掌擊斃……」

易天行突然放聲大笑道：「你的師父，叫甚麼名字？」

徐元平冷冷說道：「你可是造孽太多，殺的人已經記不清了麼？」

易天行雙目神光一閃，道：「你敢對老夫這般無禮？」

他平時總是帶着和藹的微笑，一旦發起怒來，威嚴逼人。

徐元平爲他威嚴的氣度所懾，先是微微一怔，繼而大怒道：「我要手刃親仇，奠祭家父靈前，對你無禮，還算客氣了。」

易天行仰臉望天，嘿然冷笑，道：「很好，很好，老夫今天成就你一番孝心了。」緩緩舉起右掌。

徐元平面對强敵那敢大意，抬頭望去，日光下，祇見他掌心鮮艷，一片血紅，不禁心頭一震，暗道：這是甚麼武功？

他見聞不多，難辨對方是何掌力。

易天行舉掌不發，又恢復了和藹之色，笑道：「你能和甘南上官堡主的女兒上官婉倩，打一個兩敗俱傷，想來武功定然不錯了，可識得老夫這是甚麼掌力麼？」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不論你用的何等惡毒掌力，在下也不放在心上。」

易天行道：「井底之蛙，能有多大的見識？量你也看不出老夫是何掌力？」

徐元平已把全身功力提足十成，大聲說道：「不論甚麼武功，祇管出手吧！」

易天行笑道：「老夫要讓你明白自己是死在何等武功之下，這叫『紅熖掌』。」高舉的掌勢突然一揮。

徐元平已準備揮掌硬接，忽見他又把掌勢收了回去，心中甚爲奇怪，正待搶先發掌，忽覺一股熱力直襲上身，不覺心頭一驚，一面運功抗拒，一面發掌還擊。右掌平推而出，遙空擊去。

易天行見聞廣博，一看徐元平推出掌勢，不帶破空的風聲，來勢異常柔和，心頭也是一驚，暗道

：「這娃兒小小年紀，武功怎的已練到這等境界？」當下又加了三分謹愼，「紅焰掌」一揮，疾向徐元平擊來掌力上迎去。

兩人動手相搏之情，和一般搏鬥大不相同。一般相搏，都是以快打快，掌力、拳勢，講究勁力威猛，但兩人出手掌勢，却是緩緩一推，輕描淡寫。

但那緩慢一推之中，却是含蘊了極强潛力暗勁，祇因兩人武功，已高出無相之境，掌力沒有擊實，沒有遇上抗力之前，看不出來罷了。

易天行「紅焰掌」掌力剛剛發出，已和徐元平發的掌力相撞。

忽然間，由兩人之間，飛掠出一股極强的旋風，激起了地上的沙石、枯草，如一片灰色布幕，把兩人生生分開，互難相見。

易天行吃了一驚，萬沒想到，對面這位年輕人的武功，竟然這般高强，內力的充沛，竟似不在自己之下。

徐元平推出一掌之後，驟感心神一震，祇覺對方湧來暗勁，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幾乎承受不住，當下左手一提，又全力推出一掌，雙掌齊推出，才把飄飄欲飛的身軀穩住。

那襲上身來的熱力，立時消失。

原來，他一掌劈出了佛門上乘「班禪掌」力，硬把易天行那絕毒的「紅焰掌」力抗住。

易天行久經大陣，內功又到了爐火純靑之境，雙方一撞之下，立時知道自己的「紅焰掌」力並未傷到對方。

正忖思間，忽覺身軀一震，對方的潛力暗勁，突然又加强了甚多，身軀被逼得向後退了一步，心中既驚又怒，當下冷哼一聲，左掌也隨着推出一掌。

又一陣旋風突起，沙石齊飛。

兩人之間，暴起了一片濃厚的塵沙，彼此雖都有過人的目力，但也沒有瞧見對方的身形，想從對方神情間看出一點勝敗的端倪，也不可能。

這情形，對徐元平幫助甚大，他雖然緣遇曠世，但火候畢竟還差上一籌，慧空大師轉納於他的一口眞元之氣，尚未練到運用隨心之境，如若易天行能夠看到他的吃力神情，運集全身內力逼攻，徐元平勢非被當場重創不可。

但老奸巨猾的易天行，和徐元平兩掌硬拚之後，已明白遇上了生平未遇過的勁敵，暗留三分實力，準備最後應變之用。

一個全力出手，一個用七成內力對敵，這一來，形成了平分秋色之局。

徐元平連出兩掌，已感到內力不繼，第三掌不敢再貿然出手。

易天行也不再出手相迫，因爲這等眞功實力的硬拚，一旦功力悉敵，勢將兩敗俱傷。

兩人同樣的凝神而立，運氣調息。

徐元平得慧空相授佛門中上乘調息之法，生死玄關，又被天玄道長無意打通，運氣特別迅快，不大工夫，已氣息均勻。

兩人之間的橫飛沙石塵土，逐漸消落，已可相互看到。

易天行睜眼望去，祇見徐元平氣定神閒，臉色如常，心頭更是震駭，暗暗歎道：此人如若不除，一兩年後，我就難在他手下走上百合了……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身後傳來一陣哈哈大笑之聲，道：「易天行，你一生僞善面目中，裝作起來是何等艱難，今天一日之中，兩度暴露，盡棄數十年之功，豈不可惜得很麼？」

易天行頭也不回的冷笑一聲，接道：「身後說話的，可是宗兄麼？」

宗濤縱聲大笑道：「不錯啊！正是老叫化子！」

易天行道：「好像咱們過去曾經動手相搏兩次，是麼？」

宗濤笑道：「你可是後悔那時節沒有殺了老叫化子麼？」

易天行笑道：「好說，好說，宗兄武功高强，兄弟就是有心想殺，也是殺不了的！」

宗濤沉吟了一陣，道：「你不肯下毒手傷了老叫化子，祇不過爲了要得僞善之名，這個老叫化絕不領情。」

易天行呵呵一笑道：「山不轉路轉，錯過今天，宗兄和兄弟都死不了，咱們日後總還有見面機會。」

宗濤道：「老叫化活了七八十歲，早就膩了，咱們再相遇上，倒是眞該好好的比試一下，拚個死活出來……」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易兄今日恐已無再戰之能，咱們這場比鬥之約，祇好留在下次見面機會之中了。」

易天行舉步一跨，突然間欺到了宗濤身側。

宗濤知他武功高過自己，早已蓄勢戒備，易天行還未來得及出手，宗濤右掌已拍了出去。

易天行左掌一招「廻風弱柳」反臂迎去。

兩人掌力接實，如擊敗革，蓬然一響，宗濤突然向後退了一步，易天行的身子也被震得轉了一個圓圈。

易天行笑道：「宗兄的武功，又增進了不少。」右手食中二指一



併，疾點過去。

宗濤右臂一揮「鐵樹開花」，硬封了易天行點來一招。

雙方又是一招硬打硬接。

易天行借勢又向前欺進了一步，左掌當胸擊去。

這一招不但去勢威猛，而且變化奇奧異常，宗兄左手一架，竟是沒有封住。

易天行冷然一笑，掌勢按在宗濤前胸之上，笑道：「宗兄也未免太……」

忽聽身後響起了徐元平的聲音，道：「鬼謀取勝，何足爲奇……」

易天行回過頭道：「我以掌法制人，怎麼會算鬼謀取勝呢？」

徐元平道：「兩招硬打之後，突施巧招取勝，攻人於不備之中，豈不算得鬼謀取勝？」

易天行笑道：「小娃兒强辭奪理，豈不知兵不厭詐，愈詐愈好。」

宗濤在兩人講話之時，暗運功力，右手突然由下向上一翻，把易天行按在前胸的掌勢接住，笑道：「易兄不是想和老叫化拚個死活麼？咱們各運內功，互較眞力，這樣誰也取不得巧，不死不休！」

說完話，目光一瞥徐元平，滿臉莊嚴之色。

徐元平祇覺他目光中含蘊着一股悲壯之氣，但一時却是想不起目的何在。

祇聽得易天行朗朗大笑道：「宗兄，當眞是要和兄弟拚個生死存亡麼？」說話之間，已暗運功力，一股暗勁直逼過去。

「神丐」宗濤突然大喝一聲，鬚髮怒張。

易天行臉上的笑容也突然收斂起來，神色突然凝重。

徐元平已知兩人開始了生死之搏，各以數十年精修的內功力拚。

正自忖思自己是否該出手相助，忽聽耳際間響起了丁玲嬌脆的聲音，道：「你想通了沒有？」

徐元平回頭望去，祇見丁玲長髮散披，隨風飄飛，臉色一片沉痛，不禁一怔，道：「想通甚麼？」

丁玲道：「宗老前輩的苦心！」

徐元平道：「我一時想它不出，還望姑娘指教。」

丁玲黯然一笑，說道：「宗老前輩一代大俠，仁心義膽，他要以自己之死，換取易天行的性命……」

徐元平吃了一驚，道：「甚麼？」

丁玲道：「他明知自己不是易天行的敵手，却偏要以數十年精修內功，和易天行相搏，你知道爲甚麼？」

徐元平道：「他爲晚輩而戰？」

丁玲道：「你祇猜對了一半，他不惜自己性命，消耗易天行的眞力，留你勝敵之力，好讓你擊斃易天行，既可爲父親報仇，亦可替江湖除害！」

徐元平道：「這如何可以？」

丁玲莊重道：「晚了，兩人以絕世內功相搏，已成不死不休之局，以兩人的武功，祇怕世間很難找得出解此死結之人，你快些運氣調息，準備接手，別負了宗老前輩一番仁慈之心……」以毒辣馳譽江湖的丁玲，似已和宗濤產生了很深的情感，說完話，竟然珠淚紛紛，奪眶而出。

徐元平凝目沉思，默然不語。

丁玲看他不理自己問話，凝目而立，不知在想甚麼心事。心中大感焦急，輕移蓮步，走到他身側說道：「徐相公……」

徐元平由沉思中驚醒道：「甚麼事？」

丁玲道：「我和你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徐元平道：「聽到了，我正在想……」

丁玲歎息一聲，接道：「不用想了，快些運氣調息一下，準備接手吧，如果我預料不差，宗老前輩難以支持到半個時辰……」

徐元平道：「我知道了……」

（未完・四十）

**上文提要：** 令狐爽替四邪四魔除去花和尚與大喇嘛二勁敵之後，西門風與四邪四魔便前去攻莊，不料却發現了長安太守沈長明亦在此，他身邊的「鐵頭」甘天和等人亦在，還有十多名當年東廠大殺手的番子，結果他們受到挫折……令狐爽替他們出主意，可用火攻，於是西門風對着史小豆喊話，沈長明忍不住出面了……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歪歪小爽哥

## 邪魔中計被暗算　小子有心得奇書

這老人不是別人，當然是「中原暗器機關大王」戈然是也，這老頭果然也來了。

他上回在大箱中的機關，被令狐爽發現，未起半點作用，這一回以爲必得逞，不料土匪用火攻。

跺脚氣得臉泛白，幾乎氣結。

那史小豆站在大廳上，他大聲吼叫着。

「大家別慌亂，火上房子再救火。」

那沈長明也大聲叫：「四週燒火，土匪們一時之間進不來，注意火燒房。」

有幾個當年東廠把頭奔到廳上來了。

其中有個紅鬍子大漢大聲吼：「準備着衝出去。」

史小豆大聲吼叫：「不許往外衝，女人孩子怎麼辦？」

那紅鬍子大漢大叫道：「不能活活都燒死在這裡吧？」

那「鐵頭」甘天和道：「咱們曾與這批傢伙過過招，打過幾次，其中有那四魔四邪功夫太高了，咱們必需得要思對策，方可衝出。」

另一曾在東廠當過武士的怒漢，抓着兩把板斧，吼道：「火已眞正燃眉了，還想對策呀！」

甘天和道：「沒聽過急中生智呀！」

「那好，你快快生個智吧！」

甘天和急，急得直拍大腦袋，半天也想不出甚麼好的主意來。

沈長明對史小豆道：「莊主，可有地下道？」

史小豆道：「出莊十丈是地道口，可是如今祇怕全是火堆了，再說對方人那麼多，咱們出洞就挨砍。」

沈長明道：「有就好，比之冒着火燒身好多了。」

史小豆道：「你是打算由地道往外衝？」

沈長明道：「莊主，我與這批惡人早已誓不兩立了，今夜非殺個結果不可。」

史小豆道：「我還是以爲固守爲妙。」

沈長明道：「莊主，沈某當年也受過魏公公的拉把，長安我守了二十三年半，今天就算是回報吧，我帶着我的手下幾個武士，且爲莊主打個先鋒，祇要能殺開一條火巷，你們再殺出來就安全多了。」

史小豆正在猶豫，忽聽後莊傳來大聲叫：「房子燒起來了呀，天爺……」

沈長明一聽，「莊主，別再猶豫了，這個局面很明顯，不拚也不行了。」

史小豆重重的點頭又咬牙，道：「太可惡了，逼得咱們非拚不可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火光照過來，乃是後面大院中的邊牆屋子燒起來了。

那火光一起，整個史家大莊被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史小豆對沈長明道：「沈大人，你們出去搏殺，如果形勢扭轉，大家呼叫爲號，我們便也出去了。」

沈長明重重點頭，道：「祇要我們殺聲起，就表示洞口已沒問題了。」

他對身邊的車風、崔明仁、甘天和、文昌大、伍作人五人招手，道：「走！」

這裡有個交代，那文昌大、伍作人，還有個崔明仁，吉方與席大，這幾人曾在那年助過洛陽知府徐經太在余家莊，那地方就在熊耳大山的清水崖，後來徐經太改名余文，還是被西門風的花子幫與八惡人抄了莊，吉方、席大奔入小龍山爲草寇，才在一次機會中二人成了一家人，兩個人同馬寡婦母女二人成了一家人。

那崔明仁遠走他鄉後與伍作人、文昌大轉而又回到沈長明身邊，投奔史小豆了。

* * *

現在，沈長明跟了史小豆，幾人來到一間小草園地，一邊鋪了幾塊大石板，史小豆掀起兩塊石板，果然地上露出個石洞！

沈長明也未看清就溜下去了。

他身後跟定了車風五人，五個人出氣還有聲吶！

史小豆道：「祝你們馬到成功呀！」

附近已站了幾十個灰衣人，一個個等着出去的人有反應了！

這時候大伙眼看着火燒屋，怎麼救？天空中又是石頭又是火把的，還挾雜着咒罵與笑聲！

有個人笑的聲音大，他邊笑邊還拍巴掌，口中唱道：

「燒得好，燒得妙，燒得呱呱叫！

風呀風，火呀火，風助火勢不得了，小老鼠也完蛋了！」

這人不是別人，令狐爽是也！

附近傳來吼罵，東方東怒罵：「你站在那兒叫甚麼，個小王八蛋！」

宇文鳳還吼叫：「令狐爽，想看你的功夫怎樣了，這把火燒得沒有機會看了！」

令狐爽正要高聲回答，忽覺地面在搖晃！

他低頭一看嚇一跳，地面下似乎有人聲。

令狐爽再低頭看，巧了，他站在一塊石板上，隱隱約約的聽得下面有人聲！

令狐爽低頭貼耳聽，不由笑了。

「太好了，太妙了，鴨子掉進泥巴窩……浮不起走不快，從這個地方上來了。」

令狐爽坐在石板上，他悶聲道：「喂，出來要快呀，附近有道士道姑兩個人，兩個人劍術高，最好兩個打一個，速戰速決才能了！」

石板不動了，石板下傳來聲音了。

「誰？」

「別問了，快出來。」

令狐爽說完就開溜，他指着大莊另一面，道：「我去後莊看一看，那兒還得加把火！」

他叫着往後莊跑，東方東道：「這狗日的，成精了！」

宇文鳳哈哈笑道：「你呀，你就不會大大方方的對待他呀，眞是的！」

東方東道：「我怎能容他爬在妳身上？」

宇文鳳道：「有甚麼關係！」

祇這麼幾句話，附近忽的冒出六個人影來，兩個人以爲是花子幫的人來了，直待兩個怒漢出刀，東方東才厲叫一聲：「不好！」

沈長明急叫：「殺了他們！」

眞玄，車風與崔明仁堵往東方東、文昌大與伍作人堵住了宇文鳳！

那東方東幾乎措手不及，先是拍出一掌，旋身拔劍中途，車風一刀已砍過來，却被東方東以劍鞘擋住！

崔明仁那十分凌厲的一刀反手切過來，東方東尖嗥一聲：「噢！」

東方東的左後肩上挨一刀，半尺長的血口往外冒血，他已把長劍拔出來了。

崔明仁心中叫可惜，因爲他那一刀瞄準了東方東的後腦，他要東方東立死，却被東方東閃偏了！

東方東出劍如風，他那抖手一劍正是「唯我獨尊」，立刻與崔明貴與車風二人狠幹上了！

宇文鳳的劍幾乎被文昌大砍脫手，伍作人往她懷中滾進的刹那間，宇文鳳「猴」叫着往半空躍去，便也打出兩支柳葉飛刀！

「颯」聲不太響，但伍作人中刀不吭氣，他的一對短刀等着切這惡女人了！

宇文鳳又是一把飛刀打出，火光中扎在伍作人的手背上，姓伍的咧嘴去咬飛刀，宇文鳳已撲向文昌大了！

這一邊對上了，附近有兩個六袋高手與方圓三人，率領着花子上百人，立刻團團圍過來。

沈長明大叫一聲：「殺！」

他這是忍無可忍的一聲喊叫，不料地道中的史小豆幾十人聽得清，立刻往地面躍上來了。

花子幫的人大聲喊：「狗東西們從這地洞中逃出來了！」

有幾個花子大聲吼，又把東西兩邊的西門風、司馬元、夏侯金、上官文幾人吼過來了。

這時候，已有幾十個灰衣漢子們從花子羣中殺過去，喊殺之聲震山谷！

西門風大聲叫：「快把咱們的人集中過來呀！」

「殺呀！」

火光更見熾烈了，因爲莊院中的房子在燃燒着。

這時候，另一方的公冶長、公羊山與花子長老等，聽說有人從地道中逃出，立刻也圍過來。

史小豆見花子幫人多勢衆，心中就有些後悔不已！

正巧，他遇上了夏侯金，夏侯金大吼道：「奶奶的，你個小王八蛋呀，老子夏侯金，人稱鐵拐李，你小心老子的鐵拐呀……打！」

他掄動鐵拐一陣掃打，史小豆的雙刀幾乎難應付！

那個紅鬍子怒漢奔上來，雙斧迎上了夏侯金，這人也是大塊頭，比力量，他似乎不在乎，兩個人拚上了。

史小豆揮刀往人羣中殺，他又遇上了司馬元，他見司馬元赤手空拳，舞刀就砍，司馬元反而呵呵笑了。

司馬元好像歡迎老朋友似的伸出雙手迎上去，那根本就是哥倆好的架式，却在快要接觸的刹那間，史小豆的雙刀已力斬而下的那一刻，司馬元突然彈升一丈高下，他的身子懸空中，左右雙手猛一抓！

史小豆握刀雙手來不及換招，生被撕裂五道血口子！

史小豆也夠狠的了。

當年東廠番子們都夠狠，史小豆當然不例外！

祇見他不再收招閃，而是單足點地拔身而起，於是一片冷芒激閃中，「咻」聲不停的推向了半空中。

「噢！」

這是司馬元挨刀的吼叫聲！

司馬元的雙腿內側被切得鮮血流出來，令他忍不住的一聲狂嗥，帶着血雨閃落在地上。

司馬元以爲他一招得手，按道理史小豆應該往外閃躲與換招！

任何人在一雙手臂受了傷都會閃躲，史小豆爲甚麼不那樣閃躲？

這就是豁出去了，史小豆要破釜沉舟了，死，那就大伙一齊上路吧！

史小豆一招得手，忍着痛苦，舞動雙刀又衝上去了！

「殺！」

司馬元見雙刀罩頭，他回以狂吼：「殺！」

祇見這老兒一頭衝入刀芒中，雙手變成了八隻手，拍打抓撥全用上了！

有一把刀朝半空中甩出去，史小豆的人已被司馬元抓得臉皮全碎，脖子碎肉皮也撕裂了！

而史小豆的左手刀子也切得司馬元自後背連上左脖，開了半尺那麼長的刀口了！

「轟」的一聲，史小豆倒下去了。

他這一倒，再也站不起來了。

司馬元反手按在刀口上，他老人家的這個罪受大了。

他歪着身子彈起來，一下子往山邊林下跌跌撞撞的奔過去了。

這時候，史家莊上的火已往前面燒過來了，火光衝天，似乎聽到了女人哇哇哭，小孩尖聲叫！

猛古丁傳來一聲厲嗥，那是宇文鳳！

宇文鳳與文昌大伍作人三人殺得慘烈，那伍作人覷準了宇文鳳又要騰空打出她的柳葉飛刀，他一聲不吭的忽然打出他手上一把短刀！

伍作人一共有兩把尖刀，他很少刀出手當暗器，祇不過這宇文鳳一而再的使飛刀，引得他火大了！

他在宇文鳳人在空中力道已到極限，才狠狠的打出左手尖刀，果然得手了！

宇文鳳的大腿根上被扎中，至少寸半深！

宇文鳳的厲嗥，立刻把東方東引來了。

東方東受了傷，他正在同車風與崔明仁狠幹，聽了宇文鳳的嗥叫，他棄了二人便飛過來了。

東方東最關心的是宇文鳳，他大叫：「穩住，穩住！」

他祇一出現，一劍疾殺，也正是文昌大抖手疾殺刀指半空的宇文鳳，不料半空削來東方東一劍！

「卡！」

「嗤！」

「小霸王」文昌大的右臂斷了，生生被東方東一劍削落在地上，那握刀的手還在哆嗦不已，看得人心頭一緊！

文昌大尖叫往外就逃，他逃入花子羣中了。

花子們當然不放過，他活生生的被亂棒打死！

伍作人就看得心膽欲裂，所幸追殺東方東的車風與崔明仁衝過來了。

東方東見宇文鳳自大腿根部拔出一把尖刀，心疼得好像那刀是他身上拔下來的一樣！

東方東揮劍疾殺中，大吼道：「西門風，你的人馬死光了，圍殺呀！」

附近正在圍殺十幾個灰衣大漢的花子幫人馬聽了這一聲叫，史明與池水率領二十多人反擊過來了！



這時候上百花子也在附近圍緊了十七個灰衣漢子們，殺了個不亦樂乎！

「嗤……」伍作人的尖吼，聽得人心膽欲裂，原來他斷了一腿之後，又被一羣花子打得血肉模糊死得慘！

伍作人也挨了東方東一刀！

如果不是申屠艮與上官文殺到，東方東與宇文鳳就會死在車風與崔明仁的刀下！

現在，宇文鳳與東方東由二十多個花子擁着往山邊走過去了！

現在，上官文堵住了車風，申屠艮遇上了崔明仁！

這幾人應是老死對頭了，也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光景！

四個人也是玩刀名家，四個人捉對斷殺起來了。

當然，若論最慘烈的，莫過於夏侯金同那個紅鬍子怒漢了，這二人幹得飛砂走石，枝斷葉落，把花子們看得臉色大變，就是幫不上夏侯金的忙！

那夏侯金好像半張臉已被血染紅了，那可是掉了一隻耳朵的結果！

他差一點被紅鬍子大漢的利斧砍掉半個頭！

那紅鬍子大漢也夠凶殘，他的頭上被打得差一點爛掉，腰上挨得他直噎氣，却仍然拚了命的往上衝！

誰見過有個人還在火苗子上飛呀！

那是當莊後的人聽了前莊幹上了，立刻往前面包圍過來了！

後莊的火仍在燒，後莊裏面有女人娃兒在哭叫。

於是，從黑暗中奔入個黑呼呼的人影，這人拔身自後圍牆躍入院中，祇見一處暗角中擠了七個女子三個娃兒！

這人撲上去，立刻挾起兩個娃兒衝天飛過火場直往山林中奔進去！

他很快的又奔出來，再把另一娃兒挾離開！

他開口問七個女人：「誰是娃兒他們的娘？」

有四個女人齊聲叫：「我……」

三個娃兒四個娘，實在不像話！

祇不過有個女人道：「我是娃兒大娘！」

那人這才點點頭道：「你們快跟我來。」

四個女人跟上去，到了圍牆下，那人這才一個一個的把七個女人拉到牆外面的火堆外，他指指山林，道：「三個娃兒在樹林子裏，快逃！」

七個女人立刻往林中奔去，再看圍牆外，火還在燃燒，祇不過火勢小多了！

那人不再入莊了，他斜刺裏走到莊右邊，他也立刻的笑了。

這個人不是別人，令狐爽是也！

令狐爽爽不爽？他爽透了！

因爲他發現正面的莊門下殺得凶殘，這其中不見了司馬元，不見了東方東，不見了宇文鳳！

「噢！」

「啊！」

這兩聲石破天驚的大吼嗥，來自夏侯金與那個紅鬍怒漢，夏侯金的鐵拐把那人的腰掃斷了，祇叫了一聲就倒在地上翻白眼！

夏侯金的肩頭挨了一斧，眞不輕，斧刃入肉斷了骨，這一傢伙眞夠他受的了！

祇見這夏侯金握着鐵拐直打顫，三個花子架住他！

「快，快到山邊去包紮！」

夏侯金已說不出話來了，一身的血染長袍！

那面，西門風也閒不着，他同沈長明幹上了。

有兩位長老也加入了！

甘天和同兩個六袋高手與公冶長殺得也夠慘，彼此身上全掛了彩！

令狐爽暗中看得清，他當然要幫幫西門風！

令狐爽拾起兩粒石頭蛋，對準沈長明的頭上砸過去！

沈長明舞動大刀正要砍向西門風的頭，不料空中砸來一石頭！

「噢！」

「嗤！」

沈長明挨的石頭眞不輕，立刻頭上流了血！

西門風不會錯過這機會，一棒打得沈長明往地上摔去，沈長明身子還未觸地，一把尖刀扎過來，沈長明狂叫一聲：「哎……」

沈太守想不到死在這地方，眞叫冤！

沈長明的狂嗥，引得車風與崔明仁二人也吃一驚，祇不過這二人一點兒也不敢再分神，因爲上官文與申屠艮二人的出刀實在太過犀利，一個是無影刀，一個又是流星殺，幾次搏鬥，二人太清楚了！

二人也明白一件事，今夜完蛋了！

就在這時候，花子幫的人一擁到了莊前來，四十九個灰衣漢子要聯合突擊，怎經得花子幫人多勢衆！

有二十幾個花子還把火把往這些人的身上拋，又是尖刀又是棒，早打得這幾十人抱頭往地上倒下去。

莊內的火更加熾烈了！

眼看着火已把史家莊吞噬了，才聽得西門風大聲吼叫起來了！

「救火呀，你們這些王八蛋！」

花子幫幫主西門風大吼着：「救火呀！快呀！渾帳東西們！」

他再是叫，怎麼救，大莊院中一片火海，外面四週架的柴草燒得人們難接近，每個人手中除了一把短短的尖刀與一根打狗棒之外，別的甚麼也沒有。

那條從山上流下來的小溪有水，可是沒有水桶也枉然，大伙只有瞪眼乾着急。

倒是殺到後來，史家莊上的灰衣武士們好像死得差不多了，爲甚麼要這樣說？

那是因爲地上死的灰衣人不少，大概與死的花子幫兄弟差不多一樣多。

近三百花子兄弟圍着一個小場子，場子中央是四個殺得血肉橫飛的怒漢。

這四人不是別人，正是那申屠艮與上官文對上了車風與崔明仁兩個。

看吧，這四人不但對殺，也交叉着搏殺，四週花子幫的兄弟們看得張大了嘴巴直噎氣。

有個六袋高手沉聲對他身邊的花子們道：「瞧瞧，人家這才叫玩刀的名家呀，你們有運氣看到這場面，娘的皮，好生學學。」

另一六袋高手驚呼道：「殺紅眼了呀！」

他指着申屠艮又道：「如入無人之地了，明是刀鋒也往上送！」

另一人道：「這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一刀，看看，不是把姓車的給逼退了？」

就在這時候，四週的花子鼓噪了！

「殺，殺，殺！」

花子們一邊拍手一邊叫，這氣氛是懾人的，顯然對車風與崔明仁二人造成了威脅。

忽的，半空中冒出兩個標血的人影，這二人宛如天兵下了凡，分別撲擊而下，車風與崔明仁就是未注意這一招，一旦抬頭，兩個人那尖嗥之聲，猶似地獄之門忽然開啟傳出來厲鬼的尖叫一般。

二人叫聲中，仍然拚死回敬這二人一刀殺。

「噢！」

「啊！」

飛來的兩個人立刻捂住傷口往外旋倒。

那二人不是別人，乃公羊山與公治長二人是也。

他們四邪是一體的，如今只有這車風與崔明仁兩個玩刀名家，在就要分出勝負的剎那間，他二人從空而降，活生生把兩人刺死。

申屠艮分別與上官文扶住了公羊山與公治長。

「怎麼樣，別是中了要害。」

「老怪，老怪，怎麼樣了？」這是剛自挺起的夏侯金呼叫的！

夏侯金還能關心別人死活，眞也難爲他了。

那公羊山哈哈一笑，道：「死不了，死不了！」

公治長也在上官文的懷中道：「挨刀的滋味是他娘的不太好受。」

上官文道：「挨刀沒關係，咱們馬上有收穫。」

公治長笑了。

那面，西門風與四長老繞着史家大莊院發了瘋似的在奔跑，西門風邊跑邊叫。

「救火呀，快救火呀！」

誰救？怎麼救？

既然不能救，那就等着火熄了再計較吧！

＊　＊　＊

令狐爽爲七個女人三個娃兒開道，從山的這一面往東走，走了五七里，才對那些女人道：「你們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他自懷中摸出兩張銀票，對其中一個女人道：「收着，這是用得着的。」

那女人搖搖頭道：「少俠，我們有，而且很多，你的好心，我們這一輩子不忘。」

令狐爽一怔道：「你們是不是打算等花子幫人馬拉走了以後再回去？」

那女人道：「我們才不會回去，那地方甚麼也沒有，我們去另外地方。」

令狐爽一聽，更是一驚，道：「怎麼？史小豆的財寶不在史家莊？」

「不在！」

忽的，令狐爽哈哈笑了。

他心想：「史小豆果然有機靈，夠聰明，寶物他另外放起來，他身邊盡是玩刀的人物，有道是天下無忠臣，天下盡是愛財人，又道是畫蛇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吶！」

這些人防備着不定有誰會造他的反，他不得不預作防範。

他的這一手段，就是同他乾爹魏忠賢學的。

令狐爽一聽之下，哈哈大笑回身走，那女人立刻叫道：「少俠請等！」

令狐爽道：「還有事嗎？」

那女人道：「少俠都不想知道史爺的寶物在甚麼地方？你不動心？」

令狐爽一笑，道：「我如果動心，剛才不會救你們了，快走吧！」

那女上走上前，伸手拉住令狐爽，道：「少俠，天下經過大亂，太平這才三四年，少俠，跟我們走



吧，我保証你這一輩子吃香喝辣享用不盡，你看……這……」

她把手一攤，嚄，七彩絢爛的金剛鑽呀！

「走吧，我們要你的保護……」

令狐爽笑了。

另外幾個女人也過來了，大伙以目光在求他。

「各位，我可以對你們明說，打劫史家莊的惡人有八個，我還在同他們明暗鬥爭着，如果他們不完蛋，誰的日子也不好過，你們的好意我心領了！」

令狐爽眞怕這些女人拉住他不放，立刻騰空而去，再也不回頭的飛掠入黑暗中了。

＊　＊　＊

這石山後的大戰，自午後開始到半夜三更天，誰不累得叫老娘呀！

受傷的連夜上藥包紮，死的人有近兩百人，當然由花子兄弟挖坑分開埋。

爲甚麼分開埋？

那當然是史家莊死的埋一起，花子兄弟們埋一堆。

花子頭西門風口中直叫「阿彌陀佛」，千萬別把寶燒掉。

莊子裡，宇文鳳對東方東道：「怎麼不見咱們的徒弟呀……」

東方東咒罵：「最好被殺了！」

公羊山喘着氣道：「這史小豆眞不是東西，兩次攻打兩次挨刀，這些財寶得之不易了！」

公治長道：「又得炕上養傷了，眞他媽混蛋！」

夏侯金的臉色蒼白，他開口又閉上，便是雙目也閉上了。

司馬元大聲叫：「令狐爽，令狐爽呀！」

「哎，師父，我來了！」

令狐爽的出現，令東方東大感失望不已。

「娘的，還沒死呀！」

令狐爽笑笑道：「各位師父，這話應該由我說呀！」

公治長幾個一聽大怒，申屠艮忍無可忍的罵道：「混帳王八蛋的！」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們，我小子見各位師父們拚老命的同人刀對刀來槍對槍的殺得血肉橫飛，慘不忍睹，所爲何來？還不是爲了姓史的寶物嗎？所以我越過火場進入內房，去找姓史的寶藏了！」

八惡一聽，齊又圍住令狐爽。

大伙齊問：「你找到了？」

令狐爽道：「找是找到了，可是那些箱箱櫃櫃的全他娘的燒爛了！」

宇文鳳道：「金子燒不壞的。」

令狐爽道：「連個金子毛也未找到。」

八惡一聽怔住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西門風呵呵笑着過來了。

西門風撫掌道：「各位，兄弟們清出一道火巷，裡面的火快熄了，咱們可以進去，不知那位當代表？」

東方東道：「咱們八人傷得重，花子頭，你就看着辦吧，你也不會……」

申屠艮道：「令狐爽代表我們去找寶！」

宇文鳳也點頭。

司馬元這才開了眼，道：「小子啊，去看仔細呀，一定要把寶找到。」

令狐爽心中笑：「找寶？娘的，找個屁。」

他還是哈哈一笑道：「我當然去仔細找，史小豆一定比沈長明、余文他藏的寶更多。」

八惡一聽苦笑了。

西門風對令狐爽點點頭，道：「你是代表，我們走，你的頭腦最清楚，必定很快找得到。」

令狐爽一笑，道：「花子幫沒有一個是笨蛋！」

「哈……」西門風笑了。

＊　＊　＊

由方圓率領四名六袋高手，隨在西門風與令狐爽身後匆匆的走入仍然炙熱的史家大莊內。

幾人在莊內只一看，何止是斷垣殘壁，簡直是片瓦不存了。

西門風把手一揮，道：「快，快叫多一些人，先清理火場。」

有個六袋高手又奔出去，沒多久，召來一百多名花子幫兄弟。

人多好辦事，匆忙的把各處火頭弄熄。

那些燒斷了的橫樑也經人拉扯下地，令狐爽對西門風道：「只怕完蛋了。」

西門風道：「怎麼說？」

令狐爽道：「甚麼寶物也燒光了。」

西門風一聽，舉手一掌打過去。

「叭！」

「哎呀！」

令狐爽摸着戴了帽子的大光頭，道：「岳……你……你怎麼打我呀！」

西門風吼叱：「個小混蛋，這可是你出的餿主意，你叫大伙放火燒，燒得好，你還拍手笑，娘的，寶物燒光，我看你小子怎麼去對你的八位師父去交代。」

令狐爽道：「哎呀，我沒有想到呀！」

西門風道：「怎麼辦？你完蛋了！」

令狐爽心想：「你這一巴掌打火我了，整你……」

心念間，他指指地面，道：「

西門幫主，我猜呀，史小豆必是把他的寶物藏在地下了。」

西門風一聽，一掌拍在自己的頭上，道：「對呀，我怎麼沒想到。」

他忽的一聲大吼：「兄弟們，挖地啦！」

他只要出口一句話，花子們立刻忙昏了頭，大伙就在史家莊內挖地了。

從四更天挖到天亮，不少人餓得肚子痛。

帶的乾糧吃完了，花子們仍然輪班挖不休。

西門風走到林子裡，幾個魔頭在哼哼……

挨刀的傷得不輕，痛得忍不住直叫。

「各位，兄弟們在挖寶了，就快了！」

東方東道：「爲甚麼要挖？找地洞口呀，你們是猪，難道令狐爽那小子也是猪？」

一邊的西門風看看令狐爽，道：「他也找了，找不到有洞口，怕是寶物全燒了。」

申屠艮大怒，叱道：「這放火燒是誰的餿主意？」

「我……」令狐爽回答得很乾脆。

申屠艮罵道：「你爲甚麼出這狗屁主意，寶完了，老子們饒不了你！」

令狐爽道：「誰會知道你們燒得那麼徹底呀！」

東方東大怒：「我就知道這小子不是東西。」

宇文鳳道：「必是埋在甚麼地方了，快找呀！」

西門風對令狐爽道：「你看看，你這狗頭軍師。」

令狐爽道：「走，咱們再去找。」

他當先往大莊上走，走了一半又回頭。

「花子幫主，你何不再派人分別去前莊與後莊，也挖挖地面找一找，也許就會找到了。」

西門風一想，道：「也對呀，不定史小豆把寶埋藏在前莊的甚麼地方了。」

說着，他一聲大叫：「來人吶……」

又是方圓過來了：「幫主，甚麼事？」

西門風指着早已熄火的前後兩個小莊，道：「再各派一百人，趕去前莊與後莊，挖地三尺，我非找到寶物不可！」

方圓一聽，立刻趕去前莊，分別調出二百花子兄弟，前後莊去挖地面了。

令狐爽心中之爽，爽得他忍不住想大笑。

他心想：「累死你們這羣好吃懶做的王八蛋！」

他跟在西門風後面又走進大莊上，左看看，右瞧瞧，花子們累得直不起腰，他却暗地笑，因爲，他知道史小豆的寶不在這兒。

* * *

從天亮大伙挖到天快黑，有人自天水關扛來幾袋槓子頭，大伙啃着槓子頭喝山泉。

三處大小莊院挖了個面目全非，忽然間，有人大聲叫起來：「挖到了，挖到了吔！」

「挖到了！」

方圓興奮的對西門風報喜。

西門風拋去手上槓子頭，跳起來，他拉着令狐爽，笑道：「我就知道打你一巴掌打錯了，對不起我的……女……」

令狐爽急回應：「你女兒她叫西門吹花！」

「哈……走，去瞧瞧。」

令狐爽心中覺得怪，難道那女人不知道史小豆別的地方也存有寶。

他一邊走一邊瞧，來到了後廳花壇邊。

那地方有個草鋪地面一大塊，撥去草皮是石板。

此刻，石板已掀開了，果然是個地道口。

西門風撫掌大笑：「找到了，找到了！」

方圓大叫：「快拿火把來！」

立刻間，所有的花子們全笑了。

火把燃了十幾根，幾個頭目舉着火把要下去，西門風道：「你們等一等。」

沒多久，挨刀的申屠艮八人也哼呀咳的走過來了。

西門風指着洞口笑呵呵：「你們看，找到了。」

他看看八個流血的，又道：「那一位同我們一齊下去呀，這就來吧！」

宇文鳳道：「我們的徒弟當代表。」

令狐爽道：「叫我下去呀，我……」

東方東道：「下去以後把寶看牢。」

令狐爽道：「當然了，攸關師父們的權益，我小子當然義不容辭。」

他跟着花子幫的高手五人與西門風下去了。

那個地洞還眞的夠大．先是地道中放的是大白菜，又放了老醋與酒桶十九隻，醃的肉也不少，好像上百斤。

再往洞的深處走，忽見一個大洞室，洞室中有個大木箱，那大木箱足有一丈二尺高、一丈那麼寬又長。



西門風當先衝過去，他手拍大木箱子，「太好了，至少能裝千斤寶。」

令狐爽道：「抬不動呀，不知是怎麼放進來的。」

西門風道：「咱們管他是怎麼放進來的，打開來分袋裝，一袋一袋的背出去。」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呀，我有個建議，你聽聽。」

西門風道：「你又有甚麼餿主意呀？」

令狐爽道：「這麼個大木箱，必然裝了不少寶物，這寶物必然有各種放法，如果我的八位師父不在場，這個痲煩就大了。」

西門風道：「怎麼說？」

令狐爽道：「別的不提，單祇各樣寶物的分配裝袋，就是大問題，到時候我的師父們必會挑挑撿撿的，到了那時候，你怎麼辦？」

西門風道：「喂，你小子休忘了咱們之間的關係呀，你是我的女婿呀！」

令狐爽道：「我是公事公辦，不留後患。」

西門風道：「看來祇好請他們下來了。」

令狐爽道：「這才是應該的。」

於是，西門風命人走出地道，去請東方東八人了。

* * *

東方東八人正在坡下等消息，忽見史明奔來了。

宇文鳳一看之下笑問：「史長老，是不是有好消息呀，找到了吧！」

史明哈哈笑道：「找到了，找到了。」

「有多少？」

史明把兩臂張開來，道：「有這麼大這麼高的一個巨大木箱子。」

「那麼大呀！」八人齊出聲吼起來。

史明道：「爲了不叫八位起疑心吃虧，令狐爽攔住我們當家的先別把箱子打開來，要把各位也請去，大家當面鼓對面鑼的打開了公平分享。」

司馬元一聽哈哈笑，道：「還是咱們的徒弟有頭腦，你們看，處處爲我們着想呀！」

宇文鳳笑道：「我一直以爲徒弟爲我們出力出神的，好辛苦喲！」

夏侯金道：「別說了，我單腿也能跳着去。」

史明道：「各位，我帶來幾個有力氣的，你們不能走沒關係，他們背着你們下地獄去。」

東方東吼道：「甚麼，帶老子們下地獄？」

史明道：「是聽錯了，是下地下去。」

果然有四個走路不方便的，他們是東方東、宇文鳳、司馬元與夏侯金，另外四邪挨刀在上邊，不妨礙他們走路進莊院。

於是史明帶着四魔四邪走入史家大莊門，來到了花壇邊的地道口。

「下去吧，小心，別再碰痛了。」

史明當先開道，匆匆的下了地道中，他後面四魔四邪也進去了。

洞中的火把十幾隻，火笛子照得很清楚，那地道雖沒有老龍洞與八仙洞寬敞，可也十分的乾爽。

一行來到大洞室，西門風哈哈笑了。

「歡迎，歡迎！」

東方東八人已看到洞中果然放了一個巨型大木箱，令狐爽一邊在發愁。

令狐爽迎到室洞口，道：「師父，你們看，怎麼辦？一口大木箱子呀！」

申屠艮走過去，他拍了拍又推了推，驚喜的道：「怕他娘的有幾百斤呀！」

東方東道：「哈，沒死有命，有命有財，哈……這就是快樂人生吶，哈……」

「哈……」另外幾人也笑了。

這些人挨刀挨得那麼慘，見了寶物又笑了。

東方東對西門風道：「開吧，該怎麼分開了箱再說。」

西門風笑道：「不論甚麼寶，咱們均依老規矩，四六分紅錯不了。」

宇文鳳有感而發的道：「這一次又費時又費事，又挨刀又想家呀，也該回去老龍洞中快活了。」

上官文道：「咱們還要練那『神龍天晁』長生不老術吶。」

申屠艮道：「各位，咱們如果再解不出那兩句偈語是甚麼，殺了兩個老狗。」

祇不過他的話已無人再接下去了。

西門風道：「誰開箱呀？」

東方東道：「叫令狐爽開箱。」

令狐爽道：「好呀，祇不過我是有條件的。」

八惡人齊聲吼道：「小子，你又有甚麼條件？」

令狐爽道：「開了箱子，最好的寶物我先取一件。」

「我贊成。」

這一聲叫是花子頭西門風叫出來的。

西門風當然贊成，令狐爽是他的女婿嘛。

八惡人不知道，東方東道：「怪了，你贊成呀，你們是合穿一條

褲子的嗎？」

西門風道：「過去幾次不都送他了嗎？」

東方東道：「不行，你派花子幫的人開箱吧，娘的，至今才收回一顆龍目寶珠。」

西門風對史明道：「派兩個兄弟去開箱。」

果然，兩個帶刀的走到了大箱前，這個大箱沒有鎖，這個大箱是用釘子釘緊的。

兩個大漢把刀子插在箱蓋邊，用力一戳，再往上方猛力的撬那箱子！

箱蓋發出「咯吱」聲，慢慢的往上掀。

祇不過才掀起一尺高，「忽通」一聲箱蓋往一邊飛掉落在洞壁上。

哇呀呀，不得了，箱子裡面冒出個漢子王，這人一旦站起來，又是搖頭帶甩臂，立刻間，滿室的暗器出現了。

聽吧，各種暗器射出來，祇見……

這人頭上有怪帽，怪帽中甩出的是神箭，雙臂也有小飛刀，金針銀針幾十根，雙手暗器已發完，他彈起來又是雙腿踢連環，又打出許多暗器來。

洞室中的人哎呀叫，各自拚命把手拍又撥，可也中了不少暗器在身上。

這人是個雄壯的老人，仔細看，可不正是戈然。

「中原暗器機關大王」戈然把自己藏在大木箱子裡，他是爲了爭這一口氣，才會動下這腦筋。

此刻，他的全身暗器已打完，他哈哈大笑往洞口發足奔去了。

洞中的人們抱頭跌爬在地上，該死的全死了，不該死的更慘了。

祇有一人沒中箭也沒中刀，他就是令狐爽。

令狐爽原本站在一個大漢的身後面，他在箱子開兩寸的時候就斜目看，然後……

然後他急急忙忙往大木箱的底部貼上去，雙手運起功力準備妥了。

令狐爽也不叫，他的動作沒人會知道，因爲大伙的注意力集中在大木箱子中。

那戈然往洞口奔，口中還大叫：「你們沒有人破得了我戈某的機關了吧，哈……」

令狐爽一聲大叫追上去了。

「姓戈的，破你的機關是我呀，我一根小針也沒中上，你別跑，我看你往那兒逃！」

戈然一聽身後的吼叫，再回頭，果然看到一人快得不可言喻的追上來了。

那種發足追趕，看得出他是沒中到任何暗器。

戈然幾乎大哭：「天爺啊！」他沒命的往外奔去。

令狐爽絕對不放鬆，他直追不捨，而且就快追上了。

令狐爽很會閃躲，爲甚麼？他有頭腦呀！

他貼近了大木箱根部，那個部位是死角，上方大木箱中的人打暗器，暗器不可能朝向自己的下面射。

等到暗器打完，戈然逃走，他追上去了。

* * *

那戈然奔出了洞口，幾個花子吃一驚，沒來得及出手攔住他。

又見令狐爽追出來，新姑老爺來了，他們更是不會出手攔阻了。

令狐爽奔出洞外一聲叫：「快下去救人。」

大伙一聽楞了。

有人叫道：「怪了，不是找到寶物了？」

又有人道：「姑老爺叫派人，快派人下去。」

於是，二十多名花子幫兄弟下去了。

* * *

令狐爽早就可以追上奔逃中的戈然了，他也早可以抓住戈然的，可是他就是不追上，雙方相差五七丈，一路上了大山崗。

戈然回頭看，嚇得又是沒命逃。

令狐爽後面哈哈笑，他爽得不得了。

戈然又跑了七八里，老人家的精力快耗光了，他忽的站着不逃了。

令狐爽走過去，他笑呵呵的道：「你永遠沒有我的手段高。」

戈然抖着一把灰鬍子，吼道：「要殺要剮，挑肥撿瘦你隨便，少損我老人家。」

令狐爽道：「誰要殺你呀？」

一怔，戈然道：「你不殺我，追來幹甚麼？」

令狐爽道：「喲，追來就是要殺人呀，哦操，你看我像個嗜血的人嗎？」

戈然道：「那你追來幹甚麼？」

令狐爽道：「兩個原因。」

戈然道：「你請明說。」

令狐爽道：「其一，我若不追你，必有別人追你，老戈大人呀，別人追你你就會挨刀了。」

戈然聽得全身一緊。

令狐爽又道：「這第二個原因，我是想你的暗器很靈光，我想看看你是怎麼發射的。」

戈然一聽，笑笑道：「這麼說，你是好人了？」

令狐爽道：「我也弄不清我是好人還是壞人。」

戈然道：「老夫以爲你人不



錯。」

令狐爽道：「那就湊和着不錯吧！」

忽見戈然自袋中摸東西，令狐爽一閃三丈外，他冷冷的道：「少來，我才不會上當。」

戈然一笑，道：「別怕，別怕，我所有的暗器打完了，身上一件也沒有。」

忽的，他自袋中取下一本小冊子，對令狐爽道：「這是老夫精心畫的暗器埋設與發射的奇書，老夫我見你不錯，送你了。」

令狐爽伸手一半又把手抽回來，道：「戈老呀，你不會在書中也夾着有暗器吧！」

戈然一聽，雙目一亮，不由的道：「眞是長了一顆好腦袋，反應快。」

他把手上的小冊子抖了幾下，又道：「瞧見了嗎，這裡沒有藏暗器。」

令狐爽道：「你是眞心送我？」

戈然道：「除非你拒絕。」

令狐爽笑開懷了。

他接過小冊子笑了笑，道：「鑑於你老的誠心與善意，我收下了，小子我會回去加以研究的，眞若有成，你就是我的另一位師父了。」

戈然道：「不敢不敢，三次敗在你手，老夫也心中明白，認栽了。」

令狐爽道：「史小豆完了，沈長明也完了，你大叔以後打算……」

戈然道：「回家鄉了，安心過日子去了。」

令狐爽忽的取出幾張銀票，道：「大叔呀，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過個日子還可以，你收下，祇不過……」

戈然的雙目一亮，道：「怎麼，你小友不但不追來殺我，反而送我銀子？」

令狐爽笑笑道：「不過嘛，我最後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問題，要大叔助我。」

戈然道：「你說說，我聽聽，是甚麼最主要的問題？」

令狐爽道：「史小豆一家死絕了，他的人馬也死光了，可是他的財寶怎麼找不到？這他娘的誰知道？」

他一頓，又道：「我在想，你知道，你會設暗器呀，史小豆藏寶之地必由你去設暗器機關甚麼的，對不對？」

戈然搖頭笑笑，道：「小友，難怪你會追上來，眞正的目的是爲了寶呀！」

令狐爽道：「你幫忙。」

戈然道：「這件事我可以對你說。」

令狐爽已把幾張銀票塞入戈然的手中，戈然也顫巍巍的收下來。

他以爲戈然眞的對他說吶。

戈然又道：「我來到史小豆那裡，原本是打算立功賺點養老金，可是史小豆這人夠精明，他的寶藏不在石山吶，他的寶藏祇有兩個人知道。」

「誰？」

「他的大老婆與他本人知道呀，別的人，甚至他另外幾個老婆也不知道。」

令狐爽信不信？他信得不得了。

令狐爽想到夜來救走的那七個女人，其中一人就對他送的銀票不屑於伸手取，還要他也跟她們走，唔，原來她知道藏寶地方呀！

令狐爽一路追來又送銀子，他成了「劃雪填井……費力氣」了。

戈然道：「小友，你要相信老夫之言是實呀！」

令狐爽道：「我他娘的絕對相信你沒說謊，戈老，咱們再見了，你好走。」

戈然大爲感動，道：「眞是個有爲青年呀！」

他走走又回頭，見令狐爽仍然站着沒走，他開口了。

「小友，老夫有句心中之言，要吐出來。」

令狐爽道：「請說。」

戈然道：「看你這模樣，不像是個惡人嘛，爲甚麼同他們混在一起？小心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蛋壞蛋混一起，壞蛋永遠不會變好蛋，好蛋很快變壞蛋，古來孟母三遷爲甚麼？屎香屁臭你要有分明呀！」

令狐爽哈哈笑了！

「戈大叔，你這些話，我很久未聽過了！」

戈然道：「怎麼說？」

令狐爽道：「當年我在虎牢關讀學堂，我的老師叫玄空，他老人家就常常對我們耳提面諭的說這幾句話，哈，當時我還回敬他『放屁』，嗨，氣得他老人家眞的『崩』出兩個大響屁！」

戈然先是一怔，旋即哈哈笑了！

戈然點點頭，道：「保重保重！」

他甩動雙袖走得很愉快！

令狐爽也愉快，懷中多了一本書，那也算是暗器秘笈了，回去好生的研究研究！

他心中又想到了史家莊，心中在想：「應該回去再看一看，這個結局是甚麼樣！」

他比戈然更輕鬆的走了！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唐耕心在西湖看到連蓮與顏鳳妮二女爲魚起爭執，也看到她們身邊的男伴，他認爲應該及早抽身，因此，有人假扮顏鳳妮殺馮雷，唐耕心追到眞的顏鳳妮時問清了有人嫁禍便急離去……潛龍堡主的夫人韋寒香命「三鳳」出手抓冷雪舫，唐耕心蒙面出手相救……顏鳳妮被潛龍堡內總管馮玉書、三地煞圍攻……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 神劍

## 二女爭郎邀比劍　不分高下無結局

「蝦乾」本來還要解釋，事實上是連蓮自己找到顏鳳妮的住處，並非「蝦乾」說的。

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內心一窩囊，就不想解釋，也沒追趕，却悻悻地道：「我『蝦乾』倒了邪楣，才會遇上這種女人，看來連蓮還是比她懂事些。」

此刻顏鳳妮在林中停下來，等着一跛一跛的菊嫂走近，道：「來，我爲妳上藥包紮一下。」

「小姐，我自己會包紮的。」

「菊嫂，妳回莊去吧，跟着我妳會吃苦的。」

「小姐，我知道妳討厭我，可是這世上誰能瞭解我對小姐這關切之情？」

「菊嫂，這次我說的是眞心話，我不忍心妳跟着我受苦。」

「我就是爲小姐死了，也是心甘情願，祇不過希望小姐能體諒我這份苦心，凡事都是爲了小姐好，絕不是爲了我自己。」

「這一點我自然知道，不過有些事由於年紀不同，見解自然有差別，我們很容易發生爭執。」

「小姐，就算發生爭執，我仍是爲小姐好，就拏唐少俠和冷少俠二人來說，要是由我挑選，就不會挑唐少俠。」

「對，菊嫂，妳說得對。」

「小姐是說我的看法很對？」

「是的。」

「那小姐爲甚麼不這麼做？」

鳳妮道：「妳的見解對妳自己也許是對的，對我却未必對。」

菊嫂一扭頭，就不再出聲了。

* * *

此刻的連蓮，影隻形單，她和莫傳芳近幾月來相處，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感情，但却覺得和他一起而使唐耕心越來越疏遠她。

此刻，她在這鎭的後街上踽踽獨行，抬頭望去，「平康里」的大招牌就在前面這大宅的門樓上。

這當然是勾欄，若非神不守舍，信步走來，她才不會到這條街上來的。

當她走近「平康里」門外附近時，忽然聽到很熟的口音自大門內外院中傳來：「小鈴子，我每月鐵定送來五百兩，妳可不能再接別的客人。」

這口音之所以熟，並非和這人熟，或聽過太多次，而是祇聽到他一次說話，這輩子就再也忘不了。

那是帶點江北口音的北京官話。

一個年輕女人嗲聲道：「爺，你每月送來五百兩，我都爲你心痛，何不湊成整數爲我贖身？」

這年輕人道：「小鈴子，贖身費我並非拏不出來，而是把妳放在這兒不累贅，很方便等到有一天我



離開武林，再爲妳贖身。」

連蓮立刻閃身到隔壁的雜貨鋪內，故作購物，背向門外，隱隱聽到這年輕男子和那小妓女殷殷道別。

連蓮探頭看了一下，順便買了一些花生米，她總不能不買點東西，然後跟着此人出了此鎭。

此刻已是初更未到時刻，離鎭已有七八里之遙。

連蓮一個雲裡翻，落在此人前面一丈左右小徑上。

這小子一看，臉色驟變。這顯示他認識連蓮，而連蓮也絕對沒有認錯人。

「你這個狗東西以爲，當時蒙了面，我永遠也找不到你，你似乎以爲你的北京官話說得很標準，其實江北口音太重，聽一次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姑娘的芳名是？」這小子的反應不慢。

他既然招惹不起，唯一的辦法就是故作不識。

「狗雜碎！你休想打馬虎眼，說，是你自己還是受了別人唆使那樣做的？」

「姑娘……」管得寬苦笑着攤着手，道：「你可否告訴在下，是甚麼事？以及姑娘的芳名？因爲在下確信以前沒有見過姑娘。」

「好，你沒見過，待會你就見過了。」連兵刃也不用，就徒手狂攻，每次想起在那潭中夜泳被偷了衣衫的窘狀，就會咬牙切齒。

若非莫傳芳及時趕到，不知會有甚麼結果。

近來和莫傳芳一起，也學了不少，像她這種有渾厚底子的人，學甚麼就會像甚麼。

未出三十招，這小子攻守已經失據，五十招就挨了一掌一脚。

以此人的出身和閱歷，本不該如此不濟，而是一個人作了虧心事，就會自餒，氣餒之下如何能發揮全部的潛力？

管得寬自然不是他的本名，目前他唯一的希望是有機會逃走，所以他狠攻三招，爲自己製造了一個機會。

祇不過他逃出三丈不到，衣領一緊，腰上一麻，已被摔在地上。

連蓮道：「你猜猜看，我會如何整你？」

管得寬道：「姑娘要殺我，總得告訴我理由吧？」

「到現在你還如此油滑，你這一種人留你不得！」

「姑娘，且慢！我有話說。」

「先說說你是何人門下？眞名字叫甚麼？」

「我是南海門下，本名孫祖光。」

「你們孫家有你這個子孫，必然是光宗耀祖哩！不過你這狗雜碎的話還是不能信……」

就在這時，忽然衣袂聲傳來，由附近的一株巨樹上飄下一個蒙面少女，已落在連蓮身後一丈之處。

孫祖光正要說話，這蒙面少女忽然揚手阻止。

這顯示這二人很熟，或者有甚麼親關係。

連蓮以爲這少女的身段頗似顏鳳妮，甚至衣衫的款式和色澤也極似，道：「姑娘是來救人的？」

蒙面少女點點頭。

「姑娘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知道一點。」

「妳知不知道我爲甚麼要整他？」

蒙面少女又搖搖頭，連蓮說了經過。

蒙面少女道：「他只是和妳開個玩笑，不會有別的企圖，把他放了吧，總之，這種行爲都是由於一種傾慕心理引起的。」

「姑娘似乎輕描淡寫地把這事淡化了！」

蒙面少女道：「姑娘已經把他撂倒，使他丟了人也顯了眼，這懲罰難道還不夠？」

「如果妳是我，妳以爲夠了嗎？」

「當然夠了！」

「我看你們必是一坵之貉，老實告訴妳，我要卸他一個零件……」

蒙面少女快逾飄風，趁連蓮不備，掠近孫祖光，解了他的穴道。看她的身法以及解穴手法，比這小子高明多多。

連蓮冷笑道：「本姑娘本以爲妳比這個雜碎正派些，原來是一樣的貨色！」

這工夫孫祖光一躍而起，拍拍身上的泥土，向蒙面少女抱拳道：「多謝這位姑娘見義勇爲！」

「見『義』勇爲？」連蓮冷笑道：「你們不必一唱一和，你們是一伙的，你們就聯手上吧！」「嗆」地一聲，長劍出鞘。

孫祖光和蒙面少女都撤出了長劍，這劍又有點像刀。這更証明二人是一伙，甚至同門。

連蓮展開了攻擊。但她試過十二三招，心頭不由暗驚，這少女比孫祖光高明太多，雖然連蓮仍有把握擊敗她，五六十招內却又辦不到。

況且加上孫祖光，那就很難預估了。

連蓮更吃驚的是，他們學得很雜，尤其是這少女，偶爾有武當的招式，也有少林、崆峒、華山乃至于丐幫的招式。

居然還有潛龍堡的「龍爪十三

式」的影子，那是根據「龍爪十三式」改頭換面過的招式。

這種招式對付別人自然不易覺察，在潛龍堡門下面前施展，自然瞞不了人。

連蓮疾退三步大聲道：「且慢！姑娘是何人門下？」

少女道：「妳是不是怯戰了？」

連蓮哂然道：「笑話！我只是發現妳的招術中有潛龍堡武學的影子，也有其他各大門派的，甚是不解，問問而已！」

少女道：「躭會兒如果妳是勝的一方，我也許會告訴妳的。」

二人聯手猛攻，雖然功力一强一弱，由於武功同出一源，且極爲博雜，六十招後，連蓮頗感窮於應付。

八十招後，連蓮漸感不支，少女道：「『一段香』也不過如此！」

孫祖光道：「這是甚麼話？『一段香』這個『香』字可是一點也不假呀！」二人言來語去，極盡諷刺。

這對連蓮的情緒自會造成干擾，百招稍過，連蓮被這少女掃了一腿，孫祖光補上一劍，雖未得手，但少女這一指却無法倖免。

因爲她學得太雜，防不勝防，連蓮搖搖倒下。

對連蓮來說，這樣倒地，眞比死亡還要痛苦千萬倍，最使她悸動的是，孫祖光那雙有毒的目光，立刻就粘在她的胴體上。

孫祖光還劍入鞘，搓着手道：「送給我好不好？」

少女的目光在連蓮胴體上掃瞄了一下，道：「眞正是聞名不如見面，她不怎麼樣嘛！」

孫祖光道：「只不過在我眼中，她很來勁！」

少女啐了一口，道：「你看着辦吧……」居然離開了現場，連蓮的震駭是可以想像的。這雜碎不是東西，自不待言，但這少女臨去時一句「你看着辦吧」，却顯示了她的狠毒。

因爲她也是女人，應知貞操之重要。

「連姑娘，看來我們很有緣……」抱起她走出樹林，不要說被此人玷汚，就算被他碰一下都會被汚染。

如果不離開莫傳芳，不就沒有這危機了？

孫祖光抱着人急馳，可以體會到，他的喘息並非太累，而是色慾亢奮下的呼吸迫促。

大約在三里外山坡上有個用茅草搭成的草寮，這兒有數十畝瓜田，看守瓜田的人就住在草寮中。

只不過西瓜剛剛收成完畢，已經下市，草寮中無人居住，孫祖光衝入草寮內，寮內雖暗，却可以看到有個人躺在竹子編成的床上呼呼大睡。

孫祖光放下連蓮，抓住此人的衣領和束腰帶，向坡下一扔，這全力一扔，足足把人丟出三四十丈之遠，「卜通」一聲，落入山坡下小河之中。

然後，孫祖光迫不及待地把連蓮弄上床。甚至長長地吸了口氣，道：「終於有這麼一天，讓我得到妳……」

他伸出手正要去解除連蓮的衣衫，忽然聽到草寮外有鼾聲，就像剛才被他扔出那人在床上打鼾的聲音一樣。

此時此刻他眞的無暇顧及其他事物，但背後爲何會有鼾聲？就算被他扔入河中的人未死，他要回到此處，也不會這麼快呀。

何況，八成是活不成的。

但是，孫祖光迴身望去，悚然震住。

被他丟入河中的人向草寮走來，雙目微開，張着嘴，邊走邊打鼾，一個人打鼾表示已經睡熟了吧！

一個睡熟的人能走路嗎？此人似乎是唯一的例外。

孫祖光不信這份邪，撲出草寮，一拳砸向這個中年人的面門，這人脚底也許未踏穩，往前微微一栽，這一拳本是搗往此人的雙目與鼻樑之間，但却正好從旁耳而過。

此人仍然鼾聲如雷，走向草寮，孫祖光在後面全力踩出一脚，這一脚要是踩中，後腰脊椎必斷。

但這一次此人突然回頭向孫祖光的脚上吹了口氣，眞是怪事，駭人聽聞，孫祖光的鞋幫和鞋底竟分了開來，鞋幫子還在脚上，鞋底落在地上。

到此地步，孫祖光該知難而退才對，他居然又全力砸來一掌。這一次他才知道自己蠢到了家，他的手掌被對方兩個指頭揑住。

孫祖光使出全部氣力就是抽不回手來。

這時此人才睜開眼來，像剛睡醒似的道：「你這隻右手去掉哪兩個指頭，不會太影响你握兵刃？」

孫祖光大吃一驚，道：「老……老前輩……去掉任何兩指都會影响握兵刃的，您老請高抬貴手。」

「你是何人門下？」

「晚輩跟好幾位師傅學過，只是雜而不精。」

「狗東西，連師門都不肯說出來……」只聞「格崩格崩」聲中，孫祖光慘嗥着，抱着手痛得狂竄而去。

他的拇、食二指已經斷了，這二指一斷，只剩下中指，無名指及小指，是無法握牢兵刃的。

如果他說出門派和師承來，這中年人也許只斷他一指，或者斷他的食指和無名指，留下拇指、中指，或者斷他的食指和無名指，留下拇指、中指和小指握兵刃，那就不一樣了。

連蓮的穴道被解開，立刻拜下，這人也未阻止她。却道：「所謂盛名之累，的確害人不淺！」

「前輩，這次危機却不是受盛名之累，况且晚輩初出茅廬，又怎能當得『盛名』二字？」

中年人道：「姑娘也不必客氣，『一段香』之名却也不是自己叫出來的，只是不免樹大招風。」

「是的，前輩。」

「妳我在此相遇，也算有緣，說不得要送妳一件禮物……」

「初次見面，又承前輩救命，怎好再接受前輩的禮物？」

「總是有緣吧！我傳妳兩式散手。說它有甚麼大用吧，自是未必，說它沒有用吧！當然也太小看了它……」

「多謝前輩成全，敢問前輩大名……」

「先學了散手再說吧！」於是就在這草寮外教了連蓮兩式散手，道：「姑娘會了沒有？」

「勉强會了……」

「那就後會有期了……」說着，轉身向山坡下走去，十步以後就發出了鼾聲。

連蓮不由心中一動，當今武林中，能走路睡覺的，大概除了莫傳芳之師朴覺曉，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朴覺曉也就是「春眠不覺曉」的意思吧？

「朴前輩……朴前輩請慢走……」連蓮急起疾追，但朴覺曉不疾不徐地走着，連蓮總是無法拉近三四十步的距離，追出十來里就不見了。

連蓮深信，這中年人就是莫傳芳的師父朴覺曉，當然，這可能不是他的眞名，這種人遊戲風塵，姓名對他已經不重要了。

他爲甚麼要在傳了兩式散手後再告訴她名字？是不是怕她猜出他是莫傳芳之師而拒受兩式散手？

或者怕她知道他的身份之後問長問短？

或者，此人正在技巧地爲他的門人製造有利的條件，爲徒弟的這門親事打下基礎……

* * *

山寨大門外來了一輛雙馬篷車，守門人通報龍三，是否放行。因爲這是龍三秘密練武之處，門禁特嚴。

通報的人還未回來，龍三的貼身僕人傳志來到大門外對車把式道：「車中何物？」

車把式知道傳志是龍少堡主的心腹，低聲道：「是兩個活寶！」

「甚麼活寶？」

「傳管事，你別裝蒜成不成？」

傳志獨眼瞪道：「甚麼叫裝蒜？」傳老斷了右臂、跛左足，又捂了左眼，所以是獨目。

車把式還眞不敢得罪他，在他耳邊道：「弄了兩個年輕女人，樣子頗像連蓮，這件事定要保密！」

傳志臉色一變，大聲道：「弄走，把這兩個女人拉回去！快點！」

車把式道：「傳管事，是少堡主要的！」

「不對！少堡主沒有主動要女人，是別人送的對不對？」

「這……」車把式不大敢承認。

傳志厲聲道：「是不是？」

「是！是的，傳管事，你何必管這種閑事？」

「我管定了，你是走不走？」

「我……我不能走，我走了少堡主會怪我！」

「是誰送的？」

「一個是金羅漢送的，另一個是……」

「甚麼事？」龍三匆匆奔來，車把式上前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龍三手一揮，叫車把式把馬車駛入。

但傳志雙臂一張，擋住了大門。

車把式道：「少堡主，您看，這簡直是惡奴欺主！」

龍三道：「傳志，你這是幹甚麼？」

傳志道：「老爺子叫少堡主在此苦練武功，且叮囑不可接觸女人，言猶在耳，少堡主難道忘了？」

龍三道：「傳志，這件事瞞上不瞞下，你是知道，在這荒山之中甚麼娛樂都沒有，偶爾玩玩，有甚麼關係？」

傳志道：「少堡主，堡中傳來消息，你的仇人絕不放過你。少堡主總不能永遠窩在此處，此時不求精進，下山後如何面臨大敵？」

龍三不悅地道：「傳志，你少管我的事，我連這點娛樂都沒有，不是變成囚犯了？」

「少堡主必須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傳志道：「况且，『左手刀』江雨樓、『左半邊』金天聲和『左十八』劉挺三位前輩都只答應留此一年，一年後就下山而去，少堡主不把握機會苦學……」

「你給我滾開！滾……」

傳志長嘆一聲，扭頭一跛一跛地向寨中走去。馬車也就駛了進來。

龍三傾慕師妹連蓮，但他却又不能保持那種高尚而純淨的情操，經常弄些外型略似連蓮的女人來此玩樂，以前尚能欣賞畫像聊慰相

思，現在不成了。

玩膩了送走，再換新的。

當然，他對練功也未荒廢，他以為他盡了全力。

他以為他玩女人是因為有多餘的精力，與練功不相干，只不過三位師父知道了此事，都勸過他，玩女人對練功是有妨礙的。

此刻，他叫下人把預先做好的衣衫讓她們換上，也要她們梳同一髮型，這些當然都是仿連蓮的。

他當然也知道，仿連蓮並非眞的連蓮，但總是聊勝於無的。

一切就緒，下人請他到客室去，兩個女人在那兒，大概也擺上了一桌酒席。

龍三渾身輕飄飄地走向密室。由於心中一直在想那興奮之事，到了這秘室門外才不由陡然一震。

這門楣之上用一根血紅的繩子吊了一隻風乾的斷手，迎風迴蕩不已。

此刻說甚麼利害都沒有用，對龍三來說，祇有這隻斷手能把他散漫的心境或痲木的意志喚醒。

這是誰？是傅志？如果是他，龍三幾乎想殺了這個得寸進尺的奴才，他太寵他了，祇是因爲他殘得比他還厲害些而同病相憐。

通常有缺陷的人是比較容易相處的。

龍三衝了進去，先是楞了一下，接着跪下，道：「爹……三兒知道錯了……」

龍潛坐在椅上，背向着他，冷冷地道：「你錯了嗎？你沒有錯吧？」

「爹，三兒知罪！」

「你並不是眞心認錯！」龍潛厲聲道：「因爲左手還在你的身上，要是有一天連左手也被人家斬去，那時候你才會知道自己錯了！」

「爹，三兒該死！」

「你本來就該死！唐耕心沒有殺了你，也算是上天好生之德，給你一次自新的機會。你知道，三位左手師父半年後就要離去。再請人家來此，祇怕就不容易了。你知道你有多少仇人嗎？」

「三兒知道！」

「自摑二十個耳光！以示自我警惕！」

龍三立刻摑了二十下，龍潛道：「敷衍了事，就證明你毫無悔意，重摑二十下！」

這次龍三不敢馬虎，用力眞摑，雙頰火紅。

「現在我還要看看你學了半年多的左手拳掌和兵刃，都學了些甚麼？」

「爹，半年後您再看好了！」

「來！」龍潛來到院中，把右手插在背後腰帶上道：「爹也用左手，接你的左手鐝！」

「爹，三兒怎麼成！」

「不成也要成！半年後你會下山，面對無數仇人，現在不成，就顯示將來你會死在仇人手中！」

龍三不攻，龍潛先攻上，祇用一隻左手把龍三逼得團團轉。龍三的三位左手師傅在一邊觀戰，他們希望龍三不要太差勁。

龍三的表現却正好相反，他學了三位左手名師的絕招，在龍潛的攻擊下，祇能勉强招架。二十五招以後，開始挨打。

絕的是，龍潛不打則已，每打中一下必是耳光。

有所謂：打人不打臉，說話不揭短。龍潛打兒子耳光，此刻在「左手刀」江雨樓、「左半邊」金天聲和「左十八」劉挺三位師父的感受上，和打他們的耳光一樣。

龍潛是不是故意打自己兒子的耳光來羞辱三位師父，至少三位師父臉上也熱烘烘地。

父子二人才打了五六十招，龍三挨了二十來個耳光，加上原先自摑的，大約在四十個以上，雙頰紅腫，有如吹了起來。

龍潛收手，龍三跪在地上，三位師父侷促不安。

「就憑這點本事，也敢在此胡作非爲？早知如此，還不如讓唐耕心把你宰掉算了！」

這工夫「左十八」劉挺上前抱拳道：「龍堡主，少堡主未學到東西，是我等教導無方，劉某自知不學無術，就此請辭！」

這工夫「左半邊」金天聲也抱拳道：「劉兄所言也正代表了我們三人的心意，金某不敢誤人子弟，明日即下山……」

三個人異口同聲，都不幹了，原因是不願再濫竽充數。

龍潛抱拳道：「三位半途而廢，是龍家的損失，也是三位的損失。龍某欠三位的隆情未報，怎可辭去！」

「左手刀」江雨樓道：「龍堡主，金、劉二兄的情況我不大清楚，小弟自己却已經是傾囊相授，所以，再流連不去，也掏不出甚麼東西了！」

三人意思相同，堅辭此職。

龍潛很爲難，左手高手，祇聽說這三人夠格，如三人藏技未露，實是一大損失，他知道剛才訓子傷了他們的自尊。

這工夫傅志在一邊道：「三位師父看樣子是不會再留下來了！三位說是已傾其所有，我看未必，何不趁此機會請三位和老爺子玩幾手，聊作紀念！」

龍潛道：「這兒有你說話的份兒？」但他却躍躍欲試，道：「有幸與三位印證一下左手絕技，也算一件武林盛事……」



三人剛才曾看到龍潛用一隻左手把龍三摑得暈頭轉向，但是，他們以爲那種左手功夫不純眞，和他們一開始專門練左手的技巧不一樣。

他們祇能說一個人的武功太高，底子太厚之下，哪一方面都可以觸類旁通，龍潛正是如此。

因此，三人內心不服，論技藝，龍潛幾乎是武林頂尖，若以左手而論，他却不是。

「左手刀」江雨樓抱拳道：「江某斗膽接堡主幾招，還希望堡主手下留情。」

「江大俠誤會了，咱們祇是閑來無事玩玩，也不能算是印證，還是咱們四人一起玩吧！」

四人一起玩，就是他要以一雙手獨接三位左手大師，這似乎有點玄，不但三人驚愕不已，就連龍三也十分驚異。

須知龍潛雖然護犢，有時剛愎自用，畢竟身份超然，言行不能離譜，這一手似乎就有點離譜了。

他的動機有三：一是想試探一下，三人有未藏技？二是看看藏了多少？三是看看還有無再跟他們學習的必要。

武林已有傳言，龍三在苦練左手絕技，由於這三位左手名家經常下山，八成是他們傳出的消息。

關於這件事，龍潛十分不悅，他希望龍三在一兩年以後再入江湖即以左手造成轟動，但在這一兩年之內必須默默無聞。

三位左手名家出了手，三對一，且是反五行的動作，一般高手很可能在三五招內就會失招。因爲這是三位左手名家。

左手攻擊就是反五行，高手當然也會對研究這種攻擊下的拆招破式之法，但三個左手齊上，這勢道是空前絕後的。

的確，這三大家這輩子還沒有聯手對付一個人。

儘管龍潛表示不過是玩玩，試想，這三人如何能輸？

三人試了十一二招，這才知道「鎭八荒、踏雪無痕、大羅散人」果然名不虛傳。三人施展左手精粹招術，全是偏鋒，他們估計，百招之後能不敗就不錯了。

六十招後，「左十八」先收手退下，道：「我看不必印證了！龍堡主爲我們留了面子！」

另外二人也道：「吾等汗顏……」

龍潛道：「三位太客氣了，百招一過，龍某就可能失招，來人哪！」

傅志一跛一跛地走近，道：「堡主有何吩咐？」

龍潛道：「明天三位離寨時，各送薄儀五千兩。」

傅志躬身道：「小的知道……」

江雨樓道：「我等承堡主厚待，每月束修本已豐厚，不敢再額外收取賞賜，而且準備即刻下山！」

龍潛道：「龍某總要爲三位餞行！」

「謝謝堡主的美意，以後有暇，還會到貴堡拜訪求教！」

於是三人各帶走了五千兩銀票，下山而去。

龍潛傳了龍三幾招左手的攻防招術，似比三位左手大家還高明，不久也下山而去，臨去交代，那隻斷手要永遠掛在門上。

龍三送走了父親，悶悶不樂，一個人在喝悶酒。這工夫傅志走了進來，龍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要不是你在門外擋住馬車，不准駛入，就擱了時間，怎會被我爹撞見？想起這些臭事，我眞想宰了你！」

傅志道：「奴才還不是爲少堡主好。」

「放屁！我的臉都腫起來了，還說爲我好呢！」

「事實上堡主早看到了，他早已到達，所以我才要車把式把車拉走，可是他未弄淸我的意思！」

「事已如此，還來說甚麼馬後炮？滾出去。」

「少堡主在此練功，心情苦悶，奴才當然知道，所以會設法爲你分憂！」

「去你的吧！你不抽我的後腿已經不錯了！」

「那怎麼會？兩個活寶在秘室內等着少堡主呢！」

「傅志，你……你說甚麼？」

「兩個活寶。」

「甚……甚麼活寶？」

「少堡主心目中的活寶是甚麼？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龍三突然自座上蹦了起來，道：「你是說那兩個姐兒未送走？」

「當然，我叫車把式驅車下山，在山洞中避到晚上再上山。當然，要我去通知他才行。」

「傅志，你……你眞是我的好朋友，以後你不必再操賤役了！」

傅志道：「少堡主，這祇是奴才的一點同情心，可不是幫助少堡主矇蔽老爺子，少堡主應以練功爲重。」

「這個我當然知道。」

「我以爲少堡主並不知道。」

「傅志，你把我看得一文不值了！」

「少堡主，奴才完全是爲您好，因而少堡主會以爲奴才太囉嗦，比喻說，剛才老爺子傳你的幾招武功，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

「少堡主，奴才有幾句話不吐

不快，別人欺騙我們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欺騙自己……」

「傅志，難爲你能說出這種話來，你爲我好，我自然知情，不信我就演練一次給你看看……」

傅志道：「奴才懂甚麼？祇希望少堡主能時時激勵自己，莫忘仇人在山下等你。」

龍三立刻演練龍潛剛傳他的三招絕學，在目前，龍潛傳給兒子的當然都是精華，而且經過一番調整研究，使他的三招絕學像翻過一個袋子一樣，由右手變爲左手。

如此改變，威力十足。這也可能是龍潛對三位左手師父並未堅留的原因吧！

傅志全神貫注地看龍三一而再演練這三招。

然後，龍三迫不及待地奔向秘室，那兒有兩個連蓮的影子。衣著、髮型都仿連蓮，甚至還讓這兩個女人背劍，因爲這樣才更酷肖，也更傳神。

事實上這兩個女人根本不會武功，更妙的是，還在這兩個年輕女人右乳峯下端點了顆硃砂痣。

連蓮的這個部位有顆硃砂痣。

這倒不是由於龍三窺浴看到，而是某次連蓮更衣被龍三無意看到。在這兩個女人這部位點上痣，可能更有眞實感。

這兩個女人是金羅漢和另一個人送的。自古以來，除了好友把自己的使女或歌妓送給知友之外，似乎送美女給別人都不是出自善意的。

試想，金羅漢和龍潛是同輩，且頗有私交，他暗暗送女人給龍三，居心何在？

在此同時，三位左手名家聯袂下山。時近三更，已在四十里之外了。這三人祇有「左十八」是獨臂，由於昔年被仇家卸去一臂，所以苦練左手暗器。

另外二人，都不缺臂而練左手，無非是標奇立異。

這工夫「左手刀」江雨樓道：「二位，咱們被龍潛奚落了！想想眞划不來。」

「左半邊」金天聲道：「江兄，龍潛教訓兒子，確有趁機輕視我等之意，但我以爲，提早離去也好。」

「左十八」劉挺道：「二位不能否認龍潛的深度吧？居然把左手的攻守研究得如此精細，咱們是以左手起家的人，能不汗顏？」

這句話說到二人心裏去了，默默地走了很久。

他們唯一的錯處，應該是明知龍三常常弄些女人上山玩樂，而故作不知，這就失去了作師父的立場。

他們絕對不承認是濫竽充數，誤人子弟之輩。

這工夫「左手刀」低聲道：「後面來了兩個人。」

金天聲和劉挺回頭望去，果然有兩個女人，各提了一盞人型燈籠，也就是用竹胚紮成人型再糊上紙。

這燈籠有三尺多高，裏面點了好幾根蠟燭。

頭臉內一支，胸腹部一支，兩臂各一支，兩腿各一支。看來十分明亮，紙人燈籠前身寫了四個「瘦金體」大字——誤人子弟。

這兩個提燈籠的人，三人却一個也不認識。

他們隱隱覺得「誤人子弟」四字是譏諷三人未能把龍三調理成氣候。這二人極有可能是龍潛的人。

當然，他們不以爲龍潛會派這二人來殺人滅口，極可能是這二人自作主張，要他們三人的好看。

這二人身材差不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來到近前，各自撮口一吹，「卜」地一聲，紙燈籠的左臂內的蠟燭立刻熄滅。

燈籠是用頗爲堅韌的堅皮紙糊成的，而且完好無破缺。二人隔着一層紙輕輕一吹，而吹熄，這一手挺唬人。

如果功力不夠，即使能自前面隔一層紙吹熄了蠟燭，火頭必會向後傾斜，就會燒到人型燈籠後身的紙。

三位左手名家心頭一凜，這兩個陌生人不吹熄紙人燈籠其他部位的蠟燭，偏偏吹熄左臂內的蠟燭，不能說沒有特殊意義。

三人望着這兩個陌生人，兩個陌生人也望着三人。

三人被二位陌生人的銳利目光看得極不舒服，「左十八」劉挺道：「二位可是衝着我們三人來的？」

二人同時點頭，「左十八」道：「我等三人與二位素不相識，可否賜告大名？」

二人同時搖頭，表示不必。

「左半邊」金天聲道：「我們之間可有仇恨？」

二人點點頭又搖搖頭，似乎表示有仇，立刻又表示沒有。

「左半邊」金天聲沉聲道：「既無過節，二位找我們幹甚麼？」

二陌生人同時指指燈籠上的「誤人子弟」四字。

他們深信這二人是潛龍堡的人，可是爲何一個也不認識？莫非來自邊陲，剛剛投靠了潛龍堡。

「左手刀」江雨樓撤出了刀，「左半邊」金天聲撤劍，「左十八」撤出巨匕。

三人聯手非同小可，畢竟武林中祇有一個龍潛，那麼，能接下三人聯手的人太少了，但是，這二人居然並沒亮兵刃。



不亮兵刃是不是怕對方弄清他們的身份，或者表示，兩人聯手對付這三個人還不屑用兵刃？

三人是左手行家，左手聯手另有一門學問，非頂尖大行家，往往接不下三五招就會難堪，但是，這二人的技藝幾乎不比龍潛差多少，尤其是其中之一。

這人內力深厚，路子博雜，幾乎武林各大門派的精粹都涉獵過，所以左手聯手的冷門打法也難不倒二人。

因而三人聯手形成的陣法，立刻即被擊破。

就在這時，「左十八」把巨匕挾在右腋下，（三人祇有他失去右臂，但仍存肘上一部份）左手倏揚。

他以十八種左手暗器成名，可以想像，在三人聯手之下施展此一絕技的威力了。

鏢、箭、釘、針，以及菩提子和鐵蓮子等等，這是十八種大小不一，手法不一，襲人的路線也不一樣的暗器。

這兩個人一方面要應付「左手刀」江雨樓和「左半邊」金天聲的攻擊，又要破除此人的暗器。

二陌生人在驟雨似的暗箭之下，巧妙地利用「左手刀」江雨樓及「左半邊」金天聲的身子作爲盾牌。

大約在七八十招左右，兩個陌生人突然沉喝一聲，閃電似的動作，似在考驗暗器的速度，穿掠於各種暗器交織成的芒線之中，接着傳來了三聲慘呼聲。

暗器停止，另外二人的狂攻也停下來。

「左手刀」江雨樓的左肘已碎，但他還倔强地握住刀而沒落地，祇不過刀已舉不起來了。

「左半邊」的劍也垂下來，他的左腕上部已露出了寸餘碎裂的骨屑，這顯示他們的左臂都已報廢。

祇有「左十八」的獨臂不廢，但却是另一種慘不忍睹的景象，除了拇指，另外四指每一指尖，也就是最前端的那一節也被人家揑碎，眞正是骨碎肉糜。

一個倚賴僅有的左手用暗器的人，第一指節全毀，他的暗器也許還能用，要精準却辦不到了。

三人抱着殘臂殘手在顫抖，二人不慌不忙地提起人型燈籠掉頭而去，燈火閃爍，形同鬼魅。

「左十八」祇有一臂，四指又殘，他嘶嗥着：「你們何不殺了我們？」

嘶嗥聲凄厲而悲壯，在夜空中傳出極遠。

龍潛是較後離開寨子的，正好就在三人附近，聞到嘶嗥趕到附近，他駭然發現三人的慘狀。

他聽到三人交談，才知道事情發生的梗概，他也猜不出這兩個提燈籠的人是誰？且但少知道，燈籠上「誤人子弟」四字有十分强烈的嫁禍之意。

這三個以左手聞名於世的高手的言談之中，對潛龍堡的疑心很大，但却不以爲是龍潛教唆的。

由此可見龍潛在武林中的風評仍有他崇高的地位。

龍潛並未出面，他並非漠不關心，而是此刻出現反而更會增加嫌疑。

他也聽到過有人冒充龍不忘，擊傷少林長老慧空，甚至他以爲陰陽壁下逼辛南星出手的人也不是眞的顏君山。

龍潛立刻向兩盞燈追去，但因遲了很久未能追上。他知道，這種對手最難纏也最可怕。

* * *

弦月初上，西湖雷峯塔的影子遠遠地投射出去。

兩個人自不同方向來到雷峯塔下。一個是連蓮，另一個是顏鳳妮。

她們都有理由認爲對方的攪局無法忍受。

上次二人在西湖上爭魚之後，約定今夜在此對決，由於是以「蟻語蝶音」約會的，像菊嫂、冷雪舫及莫傳芳等都沒聽到。

連蓮道：「我很同情妳，但我和唐耕心相識較早。」

「認識早沒有用，至少在我認識他之前，你們並無婚約，而他落下陰陽壁時要是沒有我的及時救助，現在你我在此爭甚麼？」

連蓮道：「關於妳救小唐以及冒失身之險爲他復仇之事，我也聽說過，我很佩服。」

「關於妳爲小唐護鏢等事，也頗令人感動，但是，妳又何必和我爭？」

「爲甚麼不能？」

「我有沒有他都會慢慢地死去。」

「有多慢？」

「當然不會像自然老死那麼慢，大約最多活五七年，如果沒有他就會縮短。」

「爲甚麼？」連蓮十分震驚。

「因爲……」顏鳳妮突然打住，道：「這件事沒有必要告訴妳，如果告訴了妳，很可能被視爲祈求別人的憐憫。」她撤出長劍。

連蓮也撤劍在手，道：「我們就以百招爲限，如無結果，以後訂期另行印証，在百招之內，不論是挨一拳一掌或一腿，以及衣上被挑破一孔等等，都算失招。但是，我們之間不該有仇。」

顏鳳妮點點頭，她雖較爲任性，却很講理。

她們都以爲自己站在「理」字上，但也不完全否定對方的地位，顏鳳妮不能否認人家認識較早，連蓮也不能抹煞顏鳳妮爲小唐報仇的勇氣以及爲他療傷時的體貼和耐心。

兩人已經開始了戰鬥，她們祇想到自己不能輸，却無法想像，贏了又如何？

贏了對方，是否就代表贏到了唐耕心？當然不是。

連蓮穩沉，顏鳳妮靈活，兩人功力相若。

如果近半年來顏君山沒有常常教些精華給顏鳳妮，她就接不下連蓮六七十招，她們的差距就在這二三十招上。

但顏鳳妮到了八十五、七招時，已感力不從心，連蓮畢竟成名較早，見多識廣。

連蓮相信可以在九十招左右擊敗顏鳳妮，因而她並不急於取勝，最好是在近百招的三五招之內。

這樣對顏鳳妮自是有利，就在第九十八招上，鳳妮忽然聽到耳際有細微的聲音道：「故作馬步不穩，用一招『獨挽狂瀾』。」

顏鳳妮正感受連蓮的極大壓力，對此人的指點，沒加思考就施展出來，主要是因爲這聲音有點熟，而且充滿了關切之情。

顏鳳妮施出這一招時，連蓮頗感意外，劍式一變又把鳳妮逼退兩步，並在她的肩背上砸了一掌。

在此同時，顏鳳妮耳際又傳來那聲音道：「『倒踩七星』，『火中取栗』。」

時間不容遲緩，也不容思考，好在倒踩七星祇是一種步法，「火中取栗」是一招劍法，都不是難做的動作。

然而，在第一百招上施出這招式，而且是以倒踩七星的步伐相配合，連蓮大出意料，因而應變稍一滯碍，「嗤」地一聲，左袖上被顏鳳妮的劍尖挑破。

盡管祇有一寸左右的小孔，高手過招講究的就是分毫不差，雖然有人以爲，肩背上被砸一掌和衣袖上被挑破一孔，不可同日而語。

應該說被砸中一掌的失招比較嚴重些，祇不過連蓮有言在先，被擊中一拳一掌或一腿，和挑破衣衫一樣，都算失招。

顏鳳妮懷着僥倖心情退出圈外，連蓮看看自己的左袖，道：「平手之局。」

顏鳳妮四下張望，沒有看到指點她的人，却十分感激，她不能不承認，連蓮比她高明些，還有一點她也不能不否認，連蓮心胸較爲寬闊，不是尖酸刻薄的那種人。

至少顏鳳妮以爲她自己的心胸沒有連蓮博宏。

（未完・十）